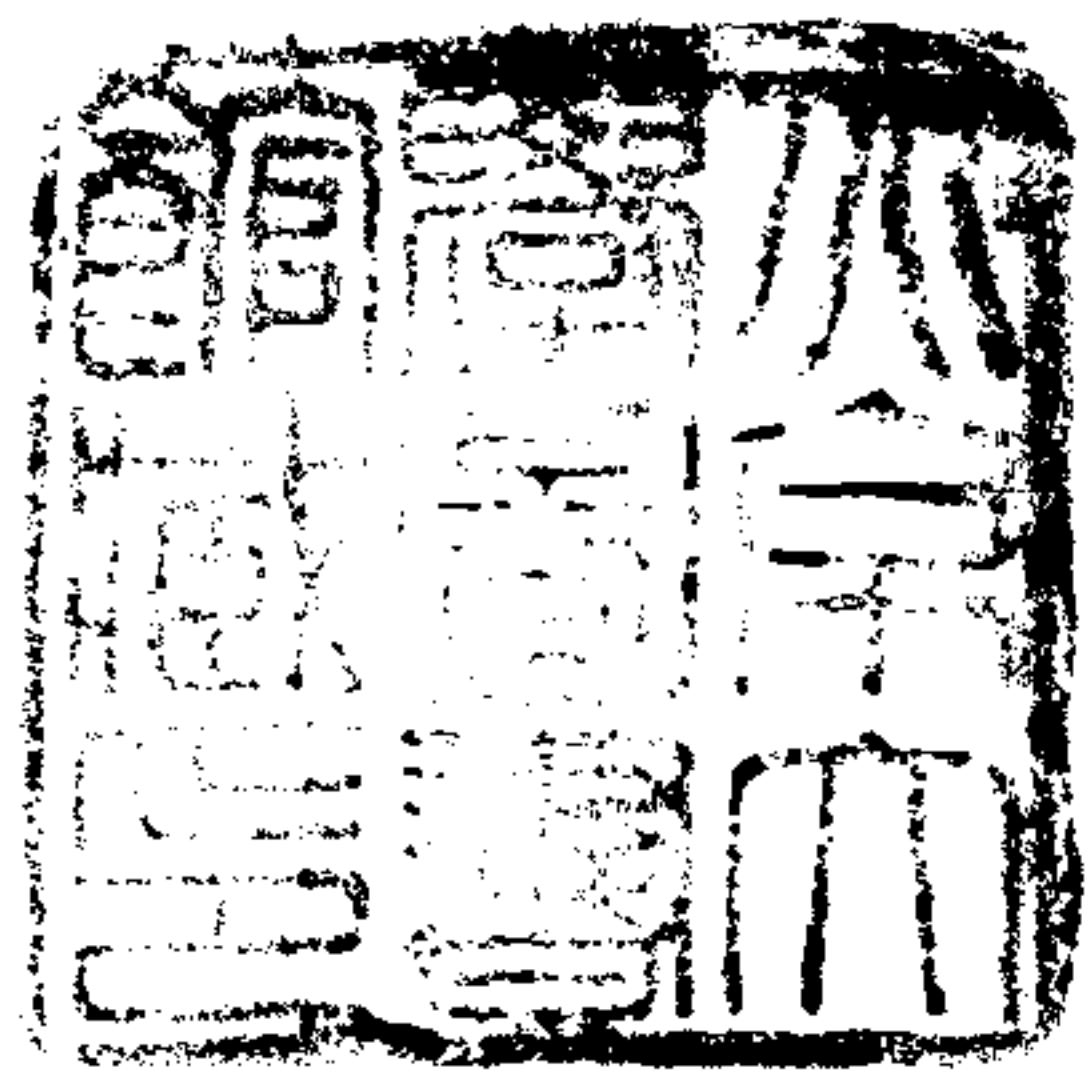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六・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

嘉隆新例附萬曆六卷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至卷十七)

(明)張

鹵輯

……

一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一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輯略所載者今不重錄聊續其所未備云

一是編止據省署舊錄中多脫落草率抄謄未敢選擇往往憶及昔時曾聞海內所傳佳疏及近年諸名公忠謀諫論在人耳目者今多未備容俟購補

一分類三十有七疏凡四百有奇中間事屬經濟者反多掛漏至一事而經二三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時務也

門類先

朝廷後庶事略倣經濟錄及疏議輯略例至各類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隨抄謄早暮序入

一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時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取之以備參考

凡例終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卷一

君道一

獻愚衷以答聖眷疏 楊一清大學士

陳愚見以保安疏 譚續御史

立本慎機明法以保大業疏 沈教御史

稽古脩德以答天眷疏 周相御史

將順聖德請溥天恩疏 鄭洛書御史

慎五始以隆新治疏 任維賢刑部主事

保泰九劄 吳時來給事中

敷陳大政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枝太僕寺少卿

竭愚衷補衮職以隆治安疏 劉奮庸尚寶卿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大忠學士

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湛若水編脩

進太平四劄疏 張國彥給事中

卷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陳以勤大學士

陳末議以裨聖治疏 吳嶽吏部尚書

正國體以全聖孝疏 李儼御史

務學親賢疏 鄭慶雲給事中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生給事中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栢都御史

陳膚見以裨時以疏 曹懷給事中

竭瀝血忱以圖萬一疏 周怡太常寺少卿

罄愚衷以裨聖治疏 王得春御史

勤初政以保天 魏時亮給事中

獻愚衷以裨聖治疏 管律刑部郎中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 聖明疏 蕭廉御史

披歷萬德懇乞 聖明疏 蕭廉御史

卷三

聖學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石給事中

豫戒遊逸以謹石德疏 湛若水

法祖

遵成法革弊以固國脉疏 張紳給事中

率舊章以光新以疏 江良貴御史

陳聖制以裨至治疏 霍韜大學士

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御史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中興疏 洪畢御史

儲貳

出閣講學以養聖功疏 周冕御史

早舉東宮朝儀以備禮疏 羅洪先脩撰

感恩獻少裨東 聖學疏 雲 部尚書

真選官傳疏 東正東宮朝會禮儀疏

早定東宮疏 唐順之司諫

預教儲闈疏 嚴用和都給事中

亟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彥都給事中

宮闈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御史

速請 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郎中

遵成憲以慎藩封疏 條議宗室至切事宜疏 嚴寬松置好徒致親藩以核患疏 鄧光先御史

嚴寬松置好徒致親藩以核患疏 鄧光先御史

四卷

巡遊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戶部尚書

慎行幸以慰群情疏 王治都給事中

命令

審綸音以光聖治疏 鄧繼曾

慎綸音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收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祺御史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給事中

慎睿旨以光聖治疏 顧溱給事中



重社谷以清朝政疏	黃臣給事中
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都給事中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御史
重降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給事中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都給事中
慎政信以圖治安疏	黃重給事中
差遣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大學士
憫人穷以昭聖德疏	楊一清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尚書
憫念窮民奪奪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追罷差遣疏	章僑
停止差官以恤邦本疏	張原給事中
乞止差官織造以蘇民困疏	張嵩給事中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吉崇御史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御史
停止差遣以蘇民困疏	吳幹御史
停止差官以安地方疏	解一貫給事中
慎差遣以廣仁恩疏	郝杰御史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都御史
固政本以隆聖治疏	汪思
敬大臣優臺諫疏	李錫給事中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臯脩撰
宥細故以全大體疏	光懋都給事中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聖德疏	張嵩
急親賢以安大業疏	湛若水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御史
留用老成以光盛治疏	嚴用和都給事中
訪用賢臣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都給事中
召對	
博採群言恭陳親政疏	高儀大學士
重延納以隆親政疏	胡應嘉都給事中
亟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溫純都給事中
進召對錄疏	張國彥都給事中
好尚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辟左道以保聖化疏	鄭一鵬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屠喬御史
黜異端以隆聖道疏	安磐給事中
禁邪訪以歛聖福疏	李錫
屏奸邪以保治功疏	葛鳴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梧御史

關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亟誅蠱惑道奸以隆聖治事 張紳

決聖意以毀佛像疏 朱演御史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大學士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卷六

脩省一

災異脩省應刺陳言疏

楊一清

懼災脩省疏

朱鳴揚都給事中

自陳不職以彌天變疏

鄒守益祭酒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主事

謹天戒以隆盛治疏

唐肖主事

脩德以應天數疏

汪俊禮部尚書

自效以回天意疏

秦敬御史

陳愚見以裨脩省疏

吳仲御史

省聖躬以答天戒疏

郭宗星御史

嚴交脩以答聖心疏

程啓光御史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仲選御史

懼災脩政以回天變疏

劉瑞禮部侍郎

陳急務以消咎徵疏

曹懷給事中

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卿給事中

停止造作以回天意疏 朱衡工部尚書

災異陳言躬先節儉疏 嚴用和

卷七

脩省二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廣聽納以彌災變疏 李時禮部侍郎

因天災以圖治道疏 丘九仍給事中

脩省陳言以實脩省疏 蕭一中御史

務實德以答天戒疏 顧濤

自切以彌天變疏 彭汝寔給事中

實脩省以回天意疏 楊言給事中

脩急務以彌災變疏 蘇信御史

亟脩省以回天意疏 謝大經都給事中

省咎陳言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急勵聖志以答天變疏 王應鵬都御史

陳言脩省以消天變疏 秦武御史

謹天戒以消變異疏 華湘少傅

陳末議以弭災異疏 邵光先

災異頻仍懇乞克謹 天戒疏 嚴用和

卷八

弭違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林俊刑部尚書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御史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泮御史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已都給事中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瑯

更弊端以光初政疏 盧之問御史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都給事中

戒逸豫以光聖德疏 高世魁御史

監前事杜後難以答天休疏 趙廷瑞給事中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給事中

察奸欺以隆君道疏 雷應龍御史

陳切務以裨聖治疏 王俊民給事中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給事中

宥言官戢檢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慎政令以正國體疏 劉思賢御史

擴善端以寬無辜疏 陳相御史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給事中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停止斂取銀兩以裕國計疏 李春芳大學士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國計疏 詹仰庇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魏時亮都給事中

罷徵邊關商稅以寬貧賤疏 劉穎御史

因事納忠以結人心疏 賀一

慎抽取以蘇民困疏 黃

停買金寶以昭儉德疏 李已

崇儉德恤民窮以永治安疏 魏時亮

地方艱災大工繁重疏 雷應龍

時政 蕭廩

陳愚悃以裨聖治疏 霍韜禮部尚書

條獻末議以裨聖政疏 陳以勤大學士

直言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大學士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仕詹大學士

陳愚悃以廣天恩疏 顧存仁給事中

陳愚悃以裨治化疏 王宣御史

陳愚衷以復聖諭疏 郭維藩學士

敷陳愚見以裨聖治疏 凌儒御史

竭愚衷以陳政要疏 鄭復淳尚書司丞

應詔陳言以脩內治疏 劉紳御史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東南糧運繫關國計至重疏 嚴用和

卷十 貢獻 張紳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鄭一鵬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張紳

停免額外進貢以昭大信疏 張紳

却異物以節財用疏 張祿御史



釐弊

卷十一

舉欺弊以慎考選疏 鄭自璧

寢貪圖以保元化疏 章僑

慎幽令以嚴政體疏 夏言右給事中

節濫恩以杜欺弊疏 鄭自璧

查明銀兩疏 劉最給事中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舉正欺弊疏 劉最

慎恩典以節京儲疏 黃臣

懲奸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疏 毛玉給事中

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美御史

省冗食以裕國儲疏 黃重都給事中

節冗費以應脩省疏 管律給事中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御史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都給事中

一羣心以圖治本疏 趙漢給事中

糾劾庶官疏 林俊刑部尚書

戒倖成以圖治安疏 林若周御史

懲斯國以謹初服疏 戒監以神京諸疏 鄭自璧

聖斷議處王府疏 蕭廩

爵賞

杜傳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寢傳奉柱請謁以光聖德疏 夏言

抑倖進以惜名器疏 解一貫都給事中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爵賞以彌弊端疏 鄭自璧

惜名器以絕厲階疏 惜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御史

惜爵賞以嚴主威疏 張九敘都給事中

惜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罷陳乞以重爵賞疏 許復禮都給事中

裁抑進以伸公論疏 許相卿給事中

慎名器以愜公論疏 許復禮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重官爵以全國體疏 安磐

抑濫乞以清朝政疏 裴紹宗給事中

慎重爵賞疏 張原給事中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汝

循典章慎爵賞以重侍衛疏 嚴用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疏 管大勳給事中



卷十二

國是

去疑二專委任以隆聖政疏 張遠給事中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給事中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御史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黻御史

採輿議以定大計疏 曾忭都給事中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御史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明時給事中

正心定國是以保和治體疏 汪文輝御史

導成憲聞言詰以防壅蔽疏 汪珊御史

正名義以杜邊患疏 曾忭

用人

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廖紀吏部尚書

擴大公以贊聖治疏 霍韜

謹用人以圖治化疏 許復禮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編脩

慎選撫臣以安地方疏 解一貫

脩大政祛流弊以隆聖治疏 孫應奎給事中

言官自劾不職疏 盧璫御史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御史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浦鈺御史

任大臣重言路以隆治道疏 張日翰御史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聖德疏 謝汝儀御史

乞禁濫舉將官疏 張原

請免考察科道疏 趙貞吉大學士

卷十三

接直一

乞貸直贖近臣以昭聖德疏 張紳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章儔

宥愚直以彰聖德疏 陳迥御史

保全諫官以開言路疏 鄭一鵬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李學曾

陳未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御史

優容諫官以隆聖德疏 衛道給事中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容直言審嚴謹以廣聖德疏 陳時明給事中

體群情以保治安疏 李高御史

赦過宥罪以光聖德疏 史于光給事中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給事中

宥言官以存國體疏 梁世驥御史

開言路以圖新政疏 王官御史

宥任直以崇實政疏 鄭大



弘虛受以隆致治疏 馮成能都給事中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御史

容直臣以隆聖治疏 朱是昌御史

宥言官以廣聖德疏 沈漢給事中

齊天威以弘聖德疏 鄭洛書御史

寬宥言官以開言路疏 周在御史

重言路以廣聖德疏 馬永總兵

均恩赦過以實備省疏 陳守愚給事中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光祿少卿

宥愚直以開言路疏 浦鉢

宥言官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御史

廣延納以隆聖德疏 容任直以隆聖德疏 王思給事中

聖恩宗用法官疏 蕭廩

卷十四

援直二

宥言官以存大體疏 馬錄御史

述格言以資治道疏 鄭洛書

俯順輿情以宥言官疏 魯綸給事中

信任大臣以光聖治疏 張曰綱

宥狂直以光聖德疏 韓若給事中

宥狂直以光聖德疏 葛鴻

矜狂愚以廣從諫疏 李學曾

宥狂愚以保治安疏 張達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弘聽納以別淋慝疏 王時柯御史

容忠直以保聖德疏 林有孚御史

宥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宥贛直開言路疏 田麟御史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御史

齊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侍郎

垂天鑒以宥罪赦過疏 魏良弼

應詔陳言疏 周良佐戶部主事

優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都御史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給事中

俯宥狂直以彰聖德疏 張煥給事中

表忠

表忠義以維世道疏 楊傑給事中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御史

錄忠裔以均恤典疏 章儵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廣恤典以光盛治疏 王治

錄愚忠以光聖考疏 沈漢給事中

表忠

擬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漢給事中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崇節

額天願代夫死疏

張氏楊繼盛妻

披瀝血誠懇恩身代夫囚疏

張氏沈東妻

卷十五

財計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戶部尚書

節省以定國裕民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國計以保盛治疏

黎貫御史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疏

李邦義

嘉隆疏抄目錄一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禮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都給事中

講求財用疏 臣言疏

詹仰庇 新學類都御史

懇乞 聖明廣延羣策疏

蕭廩

卷十六

邊事

罷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都給事中

平政令以定危疑疏

曹忭都給事中

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忭御史

陳膚見以贊備攘疏

王燁給事中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樞都給事中

脩陳邊計疏

楊博吏部尚書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張秉壺給事中 胡經編脩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奸萌疏

曾忭

明賞罰以靖地方疏

鄭自璧

處夷情疏

霍韜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羽

經略邊務疏

柰崇

正法典嚴勘驗疏

嚴用和

虜情漸改邊事可虞疏

沈涵御史

酷暴邊官讎視降人疏

沈涵

議處江馬糧料以甦民困疏 戶兵二部覆題沈涵議處兵馬糧料積弊疏

沈涵

條議時政以重邊省疏

邵克先

武備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時明給事中

備兵政以固邦本疏 備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管律 曹守禮

薊鎮募兵 都城疏

蕭廩

外戚

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棟給事中

惜名器以全威院疏

王瓚

明公議割私恩以無隳大業疏

劉燾

裁抑戚院恩倖疏

張漢卿



遵成憲重名器以全威疏 張仲賢御史

議禮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瑤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御史

舉大禮以昭聖孝疏 朱制御史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栢

明禮制以崇風教疏 安磐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疏 陳棐右給事中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批

議舉典禮以隆聖政疏 王治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臯

卷十八

士風

大臣當率先庶僚疏 歸大道給事中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民隱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吏部侍郎

議良法以蘇民困疏 楊巍給事中

上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輿地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溥

河渠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淮水漲淤速加疏濬疏 嚴用和

曆法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刑獄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給事中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樞刑部主事

捕逆賊以正國法疏 常泰給事中

除奸邪以正國法疏 俞諫都御史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批

申明律例以重民命疏 葛守禮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愷刑部尚書

守成憲以平國法疏 王溱御史

議處重罪以存國體疏 劉濟

正刑罰以隆聖治疏 李錫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正國法以消禍本 守法除奸以隆聖治疏 龐尚鵬

懇乞 聖明遵成法疏 蕭廩

卷十九

近倖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斥奸佞以澄聖化疏 楊永佑刑部主事

除大奸以正大法疏 劉景

除大奸以信號令疏 林鉞御史

糾合近倖疏 章儵

杜群奸以保治安疏 趙漢

戒專橫以安地方疏 鄭自璧

消奸黨以重朝廷疏 孟奇給事中

逐儉人以端治理疏 張原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儵

全國體振紀綱疏 王廷都御史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權奸一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御史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潤

庸穢不堪憲臺疏 朱伯辰給事中

罷奸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御史

斥大奸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督臣欺橫不法疏 陸鳳儀

卷二十

權奸二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都給事中

乞究不職武臣早振威德疏 張潤身給事中

劾奸貪驕肆武臣疏 謝瑜御史

糾劾權奸疏 鄭一鵬

糾奸惡疏 王燁

早除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疏 董傳策刑部主事

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 張紳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來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刑部主事

糾劾悞國輔臣疏 王宗茂御史

早正奸臣悞國之罪疏 沈鍊

杜大臣奏辯以存國體疏 胡汝霖

究正輔臣濫冒軍功疏 周冕兵部郎中

貪橫廢臣欺君蠹國疏 鄭應龍御史

卷二十一

附抄 以後俱係萬曆年分地方重務

條議榆鎮兵馬事宜疏 邵光先都御史

陳未議以裨邊政疏 邵光先

導舊章嚴申飭以重地方疏 邵光先

省繁文以節財用疏 邵光先

虜部各歸原巢疏 邵光先

敬遵明令嚴別防禦文武疏 邵光先



卷二十二

附抄二

議處虜王代乞減僧僧疏 部光先侍郎

災報頻仍民隱可憂疏 李光德都御史

欽奉 聖諭疏 李光德

查議驛傳以蘇疲困疏 李光德

議處救邑以蘇民困疏 楊俊民都御史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畢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臣楊一清謹

題為獻愚忠以答

聖眷事伏念臣章句庸儒柳蒲弱質遭際

盛時近塵仕籍既廢而興任每兼乎文武求退而進

位乃躡乎台衡頃當近倖干紀之時獲遂山林

優老之願駑駘久病豈有意於騰驥朽木不雕

分宜供於斧鑿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諭夫當主憂臣辱安敢

避難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思誠願以其力之

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適者遽蒙 召還內閣之 命屢疏

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惟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己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

焉大禹之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于茲敬天法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

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治之效未弘

臣切觀正德年間乾綱下移權柄奸竊始則劉

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內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



臣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天人協  
應海嶽效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  
災層見叠出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  
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效之過也臣年  
老久衰非但乞骸骨且恐將就木既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之至切至  
要者疏為五事為

陛下陳之黨蒙  
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治道不為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  
辭何憾哉然此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之心而事多  
苟簡兵政密矣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矣  
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臣昏耗之  
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責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  
顛末以俟 采擇者矣臣不勝拳拳愛

君體 國之至除患病乞休另行具奏外緣係獻愚  
忠以答

聖眷事理謹願請

旨

計開

一曰

聖學臣惟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  
衆欲攻之苟無詩書禮義以維持之百凡聲  
色貨財狗馬奇珍之物遊觀畋獵騎射俳優  
之技與凡異端邪術之流投間抵隙皆足以  
動搖吾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趨附之  
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  
中乎既為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  
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務決去而必行之

哉此講學所以為

人君圖治之第一議也臣切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令紀善伴讀等誦說經史  
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儉人俱不得在  
側故 幽潛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治洽于  
臣民 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祇循舊章選擇  
儒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為韻語以便詠詠至  
於無逸洪範等篇尤加研究書之於心凡百  
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陛下



不遺聲色不殖貨利周公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注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教有足徵矣臣愚切謂

帝皇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文辭之幽深不徒事

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繹其切得其要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効

其誠日講乃常典耳然往年或廢於寒暑或

阻於風雨所謂一曝十寒之弊或不能免焉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詩曰日就

李隆慶疏卷一

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所謂時敏者勉於有

所不及也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

也臣昔官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

摘取書中好語稍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

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廣言外之意以

開

聖心又或於講終獻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

之後日御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簪

色接以

溫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

心義理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

之大原所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

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於古某事當用

於今某事善可為法某事惡所當戒

陛下疑神定慮默議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

近其人監古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

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

講讀之官不虛設心常在於詩書禮義之中

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澄澈而物理自

明推之仁民愛物無所不通放之國家天下

李隆慶疏卷一

無所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

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伏

惟

聖明留心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

之意我

太宗皇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

論思資望深者荐加師保職銜以備

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之意 列



時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與 內閣  
之臣裁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  
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奇李賢  
等所著 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  
臣答問儼然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百餘年來  
政事脩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  
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清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可見人之  
賢否逮至

憲廟稀接大臣而 上下之情始覺踈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三年以後時 召大學士劉健李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昇劉大夏都御史戴  
珊等諮訪政務 面賜裁決昌大休明之氣  
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闊大臣不  
復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  
幾于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 寶曆積年弊政剷除無遺廢黜奸佞登  
崇俊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  
由六部擬議必由 內閣  
皇上摠攬乾綱 萬幾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  
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自

朝參 經筵 日講之外未聞時時接見六部等

衙門官未聞 召見臣聞高宗命傳說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夫既不得接  
天顏則交脩無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  
及其久也壅蔽之患生竊弄威福之人或由  
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  
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取 旨裁決六部都

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有所論  
列亦乞時 賜宣 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不許忌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隱奸非  
惟大臣不敢欺蔽行私急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氣一日不  
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  
盛時嗇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  
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耳目將誰託耶我  
國朝設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傳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



言路塞則庶政紊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論列輒下該衙門看詳來說又或 褒之此所以言無不達凡所建白多見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奈何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

國體實心效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直為高者每過乎激襲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辨論無休或數人而自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

宋李綱言

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王從諫弗咈之美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顧彼言官雖涉狂妄猶勝緘默雖涉慙直猶勝狃熟論事有過當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真必曰我聞風如響不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知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切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諛弊政無由而祛官邪無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

弊矣嘗聞唐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不能知其詳悉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冬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復入 內閣上激 聖怒降二級遠方用夫秩之論臣辭雖無據心實匪私臣之昏老委不當復用

宋李綱言

二九

陛下雖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 伏願

陛下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謫言之美今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詳覆奏上 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置之不問仍 召還侯秩復其舊官或令量才陞用豈但愚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初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目



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為敘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化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孰不思

所以自效哉

四曰宥過恭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享

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 出震繼離奠萬國於熙平園群生

於嘉靖推厥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極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理至再至三既而

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兩盡無復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擴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初說終乃率眾伏

闕喧嚷無忌在禮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履

聖怒將學士豐熙即中余寬等下之

詔獄加之箠楚或克軍或為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

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但推原各官大抵狃於

學術之偏襲於見聞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有乖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克軍者

羈管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氓

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

門所以節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

俯從近該御史張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

覆 題又復報稱衆心感焉夫

陛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

未嘗終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之摧

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

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竄責之又因其能自改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

過然後能改因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

罪既久悔悟已深敘而復之必當有以自效

伏願

日月回照

雷霆震威乞 勅該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克軍者

令其生還鄉里為民者量授一官敘用不幸



因害致死者亦令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罪之人感再造之  
恩而凡為臣工皆興錫羅愛戴之誠矣

五曰和衷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共釋  
之者君臣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  
無間融會流通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  
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踈而難親其分易睽而  
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上下不交則德業  
不成有國家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用耆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  
心崇獎臺諫聽受讜言待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  
三言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  
是衆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有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之道

微垂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

過失務矯抗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

者不究事情之虛實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

混淆於橫議或因一事之失而槩其平生或

信一人之言而輒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

奏章交搆之辭幾成乎罵詈自古大平有道

之世未嘗有此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

世伏望

陛下恭已責成 虛懷聽納 元首肱股上下相須

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 上之情必宣於下

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

仍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襲猜忌

之風以博大成裕無崇濠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

濟然大臣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

體包荒之象求賢如恐不及見善若已有之

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物則孰

敢不服於以和典禮之衷于以迓衡平之治

大臣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

光同塵之謂也不矯為異所以謂和不苟為



同亦所以謂和古之大臣上殿論事互有異  
同下堂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固和  
也凡其比周朋與相非相怨者皆私心為之  
也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由是三  
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無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一清  
未盡之年拳拳一寸之忠所望於今日者如  
此伏惟

照神省察

嘉靖五年五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是見忠愛事關朝廷的朕自處置其餘  
知道了卿宜即赴閣辦事該部知道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譚纘謹

題為陳愚見以保治安事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浸入危亂  
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祐

九廟有靈篤生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存如追  
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  
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群望也臣以為

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天下  
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  
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  
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不治而亂  
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嘗  
為之流涕為之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萬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  
切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



以勉備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輕忘愚陋不避鈇鉞謹條陳四事一曰

澄 聖慮以鑒興衰一曰親大臣以脩時政一

曰開問辯以新

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 聖德昧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封非見遺

少加採納脫或於 新政有補萬一臣九死其

無憾矣

一澄

聖慮以鑒興衰臣切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必歸於

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而置之思慮之外漫

不經意鮮有不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

御四海之廣以一身而應萬務之衆所居者

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委而不切於思乎臣以

為不必遠求唐虞涉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獨至隆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摠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敬畏

天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諫者何

如其培植 國脉者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

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何如

其使諸司之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

樂於效用者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蓋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

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宸濠乘隙而妄窺

寧府諸宗室以此而連禍茲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聞非臣所忍一一盡言也臣

以宸濠之變

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誤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窺 神器而寧府諸宗

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

陛下於此固未嘗不為

先帝惜亦未嘗不為寧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

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以仰思之乎今日



朝政敬

天法 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愛民果能一一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蹈

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 登極以來惟改

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喪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脉正切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

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

臣又不知為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一切舉動澄其念慮此在

孝宗朝何如其在

先帝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皇五帝不難到也但苟且

因循漫不著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上

風俗壞於下民怨兵怨 國步日危後之悼

今亦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氏

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

社稷興衰之介天下理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之

一親大臣以脩時政臣切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心腹之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

不可岐而為二也

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而不在跡宜

著實在用不宜體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事務託之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

不時

宣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行之

漢唐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孝宗皆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未聞一 宣詔 先帝時朝政

日非其弊正在此

陛下嗣登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

相與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誤者不改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切大體者宜

御便殿宣召大臣相與面議斷自聖心以決行止如

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在



陛下不致多濟 宸衷最為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為我如大事大疑該吏部者

宣召內閣大臣并召吏部堂上官相與商確裁決施行其餘別部并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

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其忠其偽其

正其邪其據誠體 國其固寵懷私久則未

有能逃 聖明之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

為去留脫或不公不法蹤跡詭異於人望不

協於公論有違者臣等科道官有所見聞聽

其舉劾如是在位大臣不奉公守法以忠

陛下有是理我如是而 主威不立 國勢不昌綱

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備者有

是理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

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諠辟

之舊規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耳况凡事當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

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取於創立

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延

祖宗之福下蒼蒼生之望者端在此也

開問辯以新 聖學臣切聞人君之致治本

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人

也生而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

曰執者名雖生知亦未嘗不資學以有成也

學而有功於治道有補於身心臣以非問辯

不可故書稱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易乾爻九二

論聖學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唐太宗開文學館一時儒臣杜

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直宿

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解縉等七人在

太宗時旦夕侍左右承 顧問燕裕古纂述之事不

虛寸晷自古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社靈長之慶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

問而得之也邇者傳奉於初二日

御經筵大小臣工無任忻忭

陛下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群望豈復有加於此者哉然道在六經有

是非得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

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啟沃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此然 天威重嚴下情惶惑而義理  
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嚴憚中所能盡以是而  
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  
空談或者無益於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 威重賜以温  
顏反覆辯問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  
會於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  
者於治道殊切務虛 聖懷究極所以如是  
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  
奧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亦無負於格心  
之責也仍乞 再命儒臣於我 國朝遠而

祖宗 列聖近而

孝宗皇帝朝故事有功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編作講章進講之

時序入一條相攬講論一以仰見我

祖宗 列聖致治保邦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祖述之意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

成志氣不日強聲聞不日美政效不日彰者

未之有也臣於

陛下深願望焉

一容直言以廣 聖德臣切聞古者天子

僕公卿列士獻詩史獻書上誦箴諫庶人傳  
語是古之人君舉動凡人皆得言之非持言  
官也舜告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告高宗  
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古之聰明睿  
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為急也前宋范祖禹  
曰天下如人之一身必血氣周流於一身無  
所壅滯而後能生從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  
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  
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間係言路而已我

國朝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

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垂方刑賞踰制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其舉劾言雖過

當必示曲從此

宗社生民至計也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

言而且罪之今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

立君之朝當死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已哉

臣實不忍立

陛下清明之朝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蔽塞言路其初政

類此而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臣恐陰邪得

志巧飾成風忠良喪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辨

勸誠不明縱有竭節盡忠欲報

陛下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

國家之事矣若是而望體統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勢昌有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居無犯顏敢諫

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

有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

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

嘉慶御批卷一

二三四

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

而不通罪至死者晉平公且如此况不為晉

平公者乎望

陛下廣山藪之大納群臣之言勿罰及無罪以昭平

明勿沮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振

作士風以保全大體勿差官校遠出以動搖

人心以遺害地方抑外戚無厭之求以愛養

民力以俯答群情治邪奸巧飾之罪以潛消

人怨以重洩人忿導崇先訓廣開言路虛懷

以待犯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

四事臣以一得之愚感念遺值

聖明不知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御批卷一

二三五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沈教謹

題為立本慎幾明法以廣

聖德以保大業事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之大主

之一人上有

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

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而有萬機之紛叢

一舉而繫萬臣之仰瞻苟願治之志未定而治

道不於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於民心何以

享治安之盛基業弗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

隆君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故自古聖智之

君必致念於修身立政之本而加慎於重熙累

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澤久有

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成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

天下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

臣等方將順承不暇也尚復何言但臣猶有見

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不識忌諱敢試言之望

陛下試垂聽焉臣嘗考宋儒之言曰天下有三大

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得天心中

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化也一曰

救敵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

行師之幾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

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是也是三大也德

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疏其十條目舉今

日之事而縷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早雨旋霽五色雲見天心之昭假是

固有屬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來旱乾水溢南

甸之羸疋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戾異常方

春而地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

行矣入夏而風霾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

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心仁愛之深廼時

出警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尚莫禳夫召致

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得否矣然則敬天之怒

上帝是祗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即位之後 親幸太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

誠翕然於 聖作而物覩矣邇來 經筵日講

一暴十寒聽諫納言怒甲移乙道揆法守可懲

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舊章具在也所

以率循之者何如若是者恐 銳意圖治之念

無以澄瀟於 親近君子之時而 望道未見

之心終亦必止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者今可輕自棄忽我

陛下改元之始 詔頒大赦民樂更生物情之欣戴

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來盜賊蔓延於賑恤

之無方戢捕不見軍兵之用命夷虜肆於洮岷

之潛入驅禦不聞將士之好謀糧運過淮違限

多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劾矣及京衛逃軍

解散久矣官殘吏黷雖憲臣之清解何益

陛下之於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

下加志窮民者今可漫自怠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而利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

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則殺人者不抵坐似

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免發遣亦何以

嚴悉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憑城社者

不顧杼柚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利者弗

啗麤鼠之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

捍而又從而決之則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

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撥軍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而凌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有救其幾正

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至雨雪而先集維

震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退復諫官於斥遣新

用人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大學士蔣

辭去弗惜竟不為 社稷之計尚書汪俊遠

准還鄉曾不亮忠直之心以言為責如給事中鄧繼

曾試御史李本等則遣逐無容而奪之氣因事

納忠如備撰呂柟編脩鄒守益則 詔獄勿貸

而利以庸夫用人猶任木也不察其梁棟之才

而乃斲而小之則柱石無所於資矣然昨者銓

曹舉相而大學士石瑄之 春任獨先則又久

愜輿情而覬倖之萌絕矣識者以為人之善用

其幾亦正如此書曰知人則哲任賢勿貳非

陛下所宜常念者乎夷夏大防不可一日不辨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武舉所以預待乎應

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動搖月糧

乏而屯田之政不脩連年借給 內帑矣枵腹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弗習

臨時以卒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

事之戮不嚴於玩寇之官則曰姑責後效也而

倉卒孰肯効死避難之科不行於改衛之職則

曰方有 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機

將危殆莫察矣奸宄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總督於兩廣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

撥行師者備非不實矣但一當多事飛報



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調邊兵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擄取狼兵不問夫所過之驛驛紉綺膏梁之子不習戎行而手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書而送制閫外何在其為師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此不振矣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為臣綱則臣得以舉其職者亦由上之保全何如而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端拱穆清而奔走群辟則既處之有章矣但禮分闊絕而情意或不孚揆事決策宰執不容於秉持而臺諫不容於補察議禮制度禮官無可

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 詔許直言美言

職切直者則黜削必嚴恐長其漸而習以為常勅同脩省美職效克脩者則戮辱畢及將執其辭而

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解體而讒佞日來臣為 今日所甚懼也

人道之久本乎父子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其分之限制何如而其大則在於無違矣

陛下議隆大統而兼盡至情既行之曲當矣但議論撓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孝情本無窮也而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報稱

而位號尊隆名必須於考實自王國而統天下天命之心固自有在也然始封之地統緒當存而不可忘其所由興先尊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為至也然 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

今日所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為妻綱則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

以保合者何如而其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正乎內外則居之合宜矣

然 宮闈雖近而大順所由關 儲嗣不可不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國本為有繫本

支期於百世鷄鳴警戒而後家人嗃嗃斯祚胤為無疆節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固也則

必近嚴憚遠技能以養壽命之源慎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使在躬也則必檢姻戚杜請託而

奠靈長之脉若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所陳矣但言或有惑心則無他惟

陛下采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省察於念慮之微體驗於施為之者持循於朝廷之上檢飭於燕獨之時事夫必備德以召祥



致治必法古以建極御民必行仁於成化救弊必援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誠以布威君臣必孚志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則

聖德之洽益以廣大 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原抄卷一

三十一

河南道御史臣周相謹

奏為稽古脩德以答 天眷事臣切惟黃河之清

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

陛下為中興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為虧

陛下之聖清而張大揚詡之臣恐諛佞之門開矣大非

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於河

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於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於今

為益烈今

嘉慶原抄卷一

三十三

陛下黃河之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清祭豈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

陛下敬 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以一

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諸古以大將順之美而獨近采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決非區區河神所能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從末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為己力乎奉答神既亦非所宜臣仰竊 明旨免賀則



陛下亦既昭察禮官頭請之非典特以

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准其遣官祭告一節

以示不當從之意但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

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接

於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罷其祭脩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

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勅諭天下臣民

凡祥瑞不必奏凡災異蝗蝻即時報

聞如此則聖德有徵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冒

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黃河澄清自古為瑞遣官祭告河神該部所請

有何悖禮周相這厮肆意妄言好生狂率錦衣

衛擊送鎮撫司打着問得明白來說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將順聖德請溥天恩事臣伏聞

陛下御賜尚書趙監席書詩翰群臣傳誦拜舞感

激稱嘆相與言曰我

天子仁聖如此而不鞠躬盡瘁以報豈人臣哉此古

道復見地天交泰一大機會二帝三王之治非

難也在擴而克之而已夫擴克者何哉

恩之所施必滿乎善端仁之所及必同之一視其最

切而要者臣願

陛下推此心以親賢士大夫於群臣中求其德學如

宋濂楊士奇者經濟如李賢馬文升劉大夏者

導我

祖宗朝故事君臣答問面相都俞吁咈以昭明良善

起之歌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臣又願

陛下推此心以眷存舊臣如致仕大學士謝遷劉健

等尚書林俊孫交等皆海內之望也縱蒲輪之

召老難復亦乞降宸章勞問以示不忘咨訪持政

俾陳聞見則老成典刑是為國基而昌大休

明之氣象可睹忠厚之流風自長矣臣又願

陛下推此心赦過宥罪如狂率獲譴學士郎中等

官豐熙余寬等俯從前後疏請曲為敘復或

量移優恤則仁如祝網德比及枯



聖量如天 聖慈如春矣信行此三者不惟大臣懷

恩而小臣無不懷不惟適臣懷恩而遠臣無不

懷不惟輦轂之下稱

仁聖而要荒之外無不稱

仁聖而天下歌詠太平矣夫

仁聖美名也太平盛福也親賢敬故 故過宥罪感

人心之至德也是在

陛下舉此心加諸彼而已臣食芹負臆每勤於戀

主而陳善納約或望其格天如蒙 採納實

君臣相悅 明時之盛事臣不勝慕望之至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任維賢謹

題為慎五始以隆新治事臣伏觀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諸人

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體元居正係澄源端

本之機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

子作事謀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有不謹其始而能謹

其終者也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聖

藩邸者聞順 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

頒 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脫

距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忻鼓舞易聽

改觀顯仰

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 聖人莫測愚昧難明

葦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潛疑於萬一謂

陛下曩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延

接太踈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

異謀畫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

幸遂寢閣不行罪惡貫盈或實緣得免凡若此

者治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正在疚恭默之餘而適

當一日萬幾 追尊之禮未隆思慕之心甫切

宜其有未遑者闕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今日

也耶志以道凝言以道接嘉靖億萬年太平之

治端肇於此去故即新懲前慮後事機之會不

可失也臣輒忘賤陋謹述慎始五事條例如左

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玉填委瑪瑙用礫而

顧緘默於 龍飛下 詔之初觀縷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責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

陛下慎諸始也慎始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集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美芹而

獻野人區區之悃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誅采納以勤敬自勵以堯舜自期光

列祖之洪休衍 中興之景運宜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干冒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之至

訂開

一曰務學脩德以慎出治之始蓋務學非博問

強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

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辯忠邪親近儒臣切劘

治道 躬覽盡察納善言窮天下之理通

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

勤則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惑矣

脩德非彌文外飾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養

其情存祇懼之心以畏 天矯愛憎之偏以

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諸

禮嚴怠荒之戒絕嗜慾之萌此脩德之大也

而其要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

而無非辟之干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疆則

皇極以建化原以清大本正而天下之治可成也董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英妙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

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

若持衡不容並立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

之機內君子外小人此泰之所以吉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資殆不過此

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嘉謀忠言何皆可達臣愚



以為師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詔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

不為虛文其經勸講亦須

虛心盡下假以

溫顏反覆咨誅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違侍御僕

從擇正人以克之直諒多聞踰常格以待之

正心養德必有助也至若趨和承顏逢迎導

欲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奸人也

招權市寵背非面是此奸人也而凡恃私恩

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窺伺間隙惑溺聰

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

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陰必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人以之

而眾庶事以之而康唐虞之治可以幾也益

之戒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致治之良

規百王之永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置官

日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

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

職以隨事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又許諸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

謹論時聞諱復者似於頻煩諷切者隣於譏

訕援據者幾於撥入指遠者類於迂闊詞激

者近於沽名慮深者熾於過計然惟求其濟

世興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

聽之必行行之必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優

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以濟私假彈劾以

復怨詭道驚愚言非急務曲意阿世則又不

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員無

冗濫各得其分乃簡厥脩周公之戒成王曰

勿誤於庶獄庶慎孔子曰先有司專任之意

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以進學責講官進退人才

聽之銓曹通融財賦聽之民部據禮守經聽

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奸蠶惡聽之

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

行其言糾率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

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遷惑於眾口

不沮撓於近習不煩擾於紛更臣勞於下功

歸於 上夫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

諫則昏又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有言責者盡

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群策必用庶政無隳



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意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其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  
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  
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  
者也其可忽歟今郡縣長吏遴選則主於銓  
曹而獎率實由於撫按是以守令之綱也秉  
心惟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勸懲之皆  
當賢者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不肖者無所  
用其倖而肆其奸此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  
者易驕卑者易凌為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

嘉隆疏抄卷一

四十二

乙非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  
以忠厚為遲鈍或以老成為迂濶或以介特  
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  
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  
者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喜博擊  
或逞於怒將見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  
行之風泯矣臣愚以為事貴協恭不宜獨任  
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按  
有所舉刺則下巡撫覆覈之巡撫乏馬則料  
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廉勘  
必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

設其幹理操持不無可錄而封章存剡脫或

見遺則亦無考藩臬守巡之署而博參臺諫  
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撫  
按而斥陟審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協  
力互察交稽惟以一才為可愛而不以形跡  
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留而不以好惡為進  
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遠不記  
其舊惡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期其後  
效則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  
業其聞聲最卓絕者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置書賜勞或章服示榮或增秩賜金或錄屏書蹟俾

嘉隆疏抄卷一

四十三

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任而超遷之非  
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朱熹  
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之論守約施博之道  
者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  
易所論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無事  
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德誕敷  
萬國躋壽康之域四方無金革之聲口不言  
兵茲惟其時而何犯是不韙耶蓋寡女易溺



傲戒難忘而木蠹始於虫生法弊由於人壞  
戎 朝兵將之制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聯  
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擇之慎悉臻其  
極設苛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頽兵自足  
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畿兵不容置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鑿之胄本出  
膏粱而作養之方亦殊曠缺上之所以致待  
與其所以自期既多平凡苟且無以端其本  
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而蒞事又多玩  
愒卑劣無以矯其習於後韜略則不閑也騎  
射則不習也尅減支齋股削部曲怙勢輕典

靡不為之至於城之當備亦廢棄而不省而  
撫按守巡之就閱或督率而未嚴卒徒懈於  
私役豈仗非其素儲其以羽檄方至桴鼓甫  
鳴固以睢盱震縮而股戰心寒矣而况以行  
伍有限之財供將領無窮之欲鎮守欵之都  
司都司欵之衛所衛所欵之軍旗家無餘儲  
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  
禦侮也臣愚以為脩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  
擇將在素養素養在甲法武弁適乎方其幼  
也悉養於學教之必至而不狃於近規提學  
專其貢守巡課其能撫按獎其進第其優

而藉之以為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克  
任其官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僥進撫按司其  
柄守巡勵其成本兵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  
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勵其氣節治其  
驕慢察其隱占止其誅求慎屯田之備飭馬  
政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  
事之時振作於有事之際將帥其兵兵愛其  
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耶若其材之可  
以推轂而授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武舉之  
科推選之制足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  
舞之術策籌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其權何  
患將之不養養之不擇擇之不良而兵之不  
治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事  
乃其有備左備無患此保治之要法經遠之  
宏圖也惟

陛下留意幸甚

嘉靖元年正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是時來謹

題為恭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

疆之業事臣聞履泰不難保泰為難故易於泰

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

致其堅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

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

艱厥臣尤叮嚀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

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皞之世亦若未

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

下不交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

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

政體之要條為九劄上陳大約鑒微慮著欲

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

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

計開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

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

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

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

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

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

其為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謂困窮

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其

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

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

戒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

天下之大托之

陛下先帝以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

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

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臣觀

陛下天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

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妾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

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常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為

祈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

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

此心為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

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為切要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

四海永賴天命益固

宋書陸贄卷一

四九

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

臣所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 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

陛下之適情也特遊有善有不善與遊得人不得人

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

晏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

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

遊之不得人也宋仁宗與諸臣賞花釣魚賦

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知

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

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

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

陛下慎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

陛下退朝之後凡欲遊幸處蓋 召一二輔臣同遊

或敷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

堂陛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

稍略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謹

宋書陸贄卷一

四九

論有忠益得以造膝 上陳人將指此遊曰

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 今日豈非曠古

盛事也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資

臣猶恐

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教損令名

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

以為息荒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必久而

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授人主之意而

陰移其權則必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

好故誘之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之以



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溺沉溺沉不足必將別為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之持正君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敗人家國甚可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

宋濂疏抄卷一

二五

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有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

乞

陛下留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也伏乞留神

第四劄曰發綸音臣伏觀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贊襄也今

陛下得無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疇咨焉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

宋濂疏抄卷一

一五

議之故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

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度也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朝獨稱盛焉亦

孝宗皇帝延接群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



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之而  
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  
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言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

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

化正在於此夫諸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馬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

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留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數奏以言漢唐宋之盛

皆有面折廷諍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

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

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廷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以對眾

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必 也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習之事一旦

而欲諳練若素官然即老舜以為病矣臣愚

以此為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

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為既定 大庭奏

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荅臣

曾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

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而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

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也如地

方災異也如民間利害疾苦也如不公不法

弊端姦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

門 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

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

事矣由此寧有不盡知天下事者哉臣聞

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

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

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

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知為恥惟以不親為憂長存積習之心



發懷自息之慮庶天下 國家之故可漸至  
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留神

第六劄曰

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  
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  
子之道惟在責相蓋為此也 先朝批荅每

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省不竟未免請  
旨封進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更改者亦必

發下閣臣再詳看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

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四

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

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

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其求

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荅

嚴旨文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

以為此

皇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

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有不由閣

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

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

示 聖意再三詳看十更之未為不可也如

不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

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

何以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

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脩邊賑恤之

類是也至於陞官節有 明禁

祖宗設法防範奸蔽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

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五

太岳太和山事六旬之間六更 明旨已經

該部執奏伏蒙 俞允臣無容再喙矣但如

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

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求必行

其私者耶易曰渙汗其大號禮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况於傳奉一出則人人爭觀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為今後

朝廷傳奉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不可據弗以內降



為必可行即覆議未常 上心亦必下之問

臣稟擬安妥至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

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體歸一而朝綱以肅

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

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

謂慎傳奉所以為侵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弘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嘉言既而厭言

官之不諳事體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

又慨然溫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

爭趨 召命一扣

扈前吐其胷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如此無

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此

泰之象臣方為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寺少卿

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怡言

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阻

敷陳俯飭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

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

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

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

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

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

先帝而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

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溫旨大開言路仍 召怡補之原職使

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

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

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姦萌不得以

潛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

欲害君子則必創為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

之論夫加之以誹謗違抗之名則人君不期

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



得也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  
默胡彙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謙  
致使天下姦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  
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冤聲至今未磨焉  
彼小人不過為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耳乃  
致朝廷之上無過而罪一人成一過是可  
為寒心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  
長非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為不伸誣  
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永樂時有校尉訐  
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嘉隆疏抄卷一

二五八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  
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  
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  
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  
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也身  
依日月之光將順不違又安有所謂違抗  
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  
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為  
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昭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  
告違抗者即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

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  
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其中舉  
措得其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一

二五九



太僕寺少卿臣夏格謹

題為敷陳大政切務以裨 中興盛治事臣自通

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濫廁瑣闥未效涓埃旋蒙謫調漸緣收錄荐歷

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官威儀快覩

天顏咫尺誤辱 甄拔遂貳罔卿感激 洪恩誓圖

報塞顧臣駑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馬群徒循

驗烙之舊茲勤千慮之愚用據一得之獻謹以

時政之有關於 國體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

六事冒昧上 聞伏乞 留神詳覽

四庫全書卷一 六十一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計開

一曰脩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四方人員無問大

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之災

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

下情得以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

今日事雖引 奏竟為虛文而所奏者又多

泛常瑣屑不足以聳聞聽行之既久自不覺

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時間垂 清問下及為免使

舉動可觀萬方易聽下民因之鼓舞職官有

所警惕換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莫速

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奏之事務擇緊

要重大者如某處 奏何災異某處報何聲

息某官保舉何官員賢能某官叅劾何官員

貪濫其他瑣碎不必瀆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心日謹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

戒惕矣至於 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

若經生俗士尋章摘句為也臣愚欲乞

皇上講筵之後即與大臣商確政事評論職官咨詢

風俗料度夷情其有條對失次欺蔽不忠者

料道得以面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備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練施之政事罔有不得其理者

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至矣第 乘輿出入

警蹕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式聽於

尊之禮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南北二郊驚旗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示臣庶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雅容雅飭毋致贊呼迫促拜跪  
參差庶乎致敬致愆各竭其誠來格來歆並  
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  
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之時多燕息  
之間正謹獨之慶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退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  
靜重詳繹 祖訓熟閱 奏章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見食息起居  
威儀不忒前後左右間隙莫窺涵養精純天  
德於茲日懋神元翕聚 聖壽為之日增矣

伏乞 聖裁

四曰隆心膂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  
宰相也故稱君明臣良治且畢張又曰相道  
得而萬國理輔弼之所係誠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擬之未合惟申諭以  
示公苟啓沃之可從務 允俞以示廣而為  
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共據篤恭之  
忠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  
以公鑑別分明深惟誠偽之辨取舍當務  
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德業

西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設以為耳目之  
司故史稱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膽  
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  
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者 朝廷之後乃有  
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 明旨將許義等  
拏送法司重究又申諭王廷等紀綱法度  
朝廷自有主張臣竊謂 朝綱獨奮將必重懲群  
惡追究主使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  
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主使者不究矣李學  
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於此大紊恐非

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閹宦恣肆司吏校尉尚得以磔  
諸市今許義一賤厮耳御史纔行糾參即被  
歐辱身命未保調隨加解風憲之官以快  
近習之忿重不諳之譴而輕無君之誅傳之  
海隅遠夷將謂 中朝御史被內臣痛毆幾  
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  
人敢於 朝堂之間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  
驅策群小耶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

君辱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可不求首



謀之人而薄示切責之竄耶夫御史巡城據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驟遷以獎之平生意氣於此沮喪甚矣况請之乎學道一人不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網紀何臣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 憲章以示懲創其御史李學道仍乞 勅下吏部議擬容令照舊供職耳目無所壅蔽網紀不至陵夷官寺知警而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裁

六日專督撫之任 國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將士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亦密矣承平日

久邊事日非黠虜跳梁為謀叵測頃者遴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諭申飭

聖懷之所以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軍旅之務自古為難西北之患於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目擊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為愷中之勝筭也今眾言盈庭群策角立督撫動而掣肘行多顧盼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勲業耶臣愚以為備邊禦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法紀假以歲月一

捷多錄小劬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無成冒破欺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虜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隆慶二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添註尚寶司卿臣劉奮庸謹

奏為竭愚忠補 袞職以隆萬世治安事竊念臣

一介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邸臣職雖微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

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啓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 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

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疾未消外夷

非不威順而伏幾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權

柄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熱套仍舊凡若此類

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嘉隆疏抄卷一

二六六

皇上者何至切也而近日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潛邸舊臣也處心積慮豈忍愆然謹條列五事冒

死為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主

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幾之

繁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欲之

端此非大智大剛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

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振勵

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 繼今以後思此身付托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

疑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逸樂而輕

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眾欲之攻

如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而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是矣

二曰摠攬政權蓋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

一政一令出自 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

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

大小臣工斂手屏跡竊弄威福者誰與今政

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嘉隆疏抄卷一

二六七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

而無敢自快其恩讎歟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

歟臣未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

之責而今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

礪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

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明作之志獨觀萬化之源於凡用人行政

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參以

聖裁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

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慾以從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國家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

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已數十萬矣求珍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鑲金雕玉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實用果何所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

嘉慶隆抄卷一

李六

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 上或言君德

之臧否或言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險邪之反生猜忌諱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故也 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參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體其情言及

聖德而反已自脩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言及人品而舉措必公言及時政而酌議必當如此則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共樂於效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之臣 國家之幹古之

聖帝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隆重其委任是以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風旨而肆為攻擊以泄他日之憤迎合權要而互相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臺諫之臣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利而為

嘉慶隆抄卷一

一六九

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庸劣揣分遠愧於逐

臣而班行濫竽於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首於林壑乎非 盛世之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降 詔賜還布

列庶位廣寬仁於既往作直諫於將來不惟皇上包荒之德同於 諸臣之感 恩圖報亦

將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省改臣雖冒干斧鉞死亦

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之優容臣即勿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媿矣非臣所



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隆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七十一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劉忠謹

奏為謝 恩并陳愚見以禱

聖政事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

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勅旨了劉健等還着有

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問臣扶

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蟬游妄幻之軀

混麟鳳郊藪之跡一殿閣則駢聯孤御之銜品

桑榆則重拜 問使之旌麾 天光被於綠簑

露滑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

竝收寵竝乾旋老當也邁將危特殆且悲且歡

歆枕授意令子代書乃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

無馬卿遺稿於牀頭切史鱗屍諫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君身所

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天威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

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謀燕

翼之良猷 中國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

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

所謂君子者公清正大廉靜光明其學務以道



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尺度之權  
衡殿 國是之廢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  
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  
小人者陰險奸邪嫉賢妬能納賄招權口蜜腹  
劍結奧援以固寵榮諂言諾以規舉劾鮮廉寡  
耻辱道喪心得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  
奸進援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  
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  
林甫懷毒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狡兔張說  
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

一善臣疏抄卷一

七十三

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  
為第二議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 念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  
啓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  
色以瘦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  
識忌諱而為言諾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  
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  
無納諛言以防深厚之詐欺惜

賞齊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木  
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竿練兵必趨關之  
勇糜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樑

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  
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  
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  
之編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  
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  
况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者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 內閣忝與政幾同官悉三  
壽之良獨臣之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  
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密授

一善臣疏抄卷一

七十三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  
之賢能者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衙下  
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  
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宣撫巡藩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察屬之賢州郡民牧  
之最軍民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明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

德意會率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 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  
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諉責成其未在所舉者  
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材稱其官官稱其才



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不出於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闕十有餘載敢僭垂死之筆少贖狂生之愆但蟻虱已吊於湯沐之方具而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之寶篋雖蓄舊筆亦有愧伏翁口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能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昔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俯賜哀矜曲加采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為此具本令義孫劉稼齋奏以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三十四

聞臣干冒威嚴不勝隕越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脩臣湛若水謹

奏為上下一心同濟

聖治事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

聖政之缺皆蒙

聖德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

安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不痛切而猛省也

臣得以近事明之

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

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

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

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三十五

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

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

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

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

在柁之張弛柁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

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莫不危

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有恃寵外法以敗人

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為安而鮮

不失者如先朝之跡而不知鑿也可謂智乎

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

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親輔導知學之臣



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  
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內外以之今

陛下不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朝綱不奮宰制  
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為蒙蔽天戒屢見  
不實脩省科道大臣交章未獲舉行臣恐如舟  
之柁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

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  
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罰僭差紀綱廢弛是皆  
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  
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  
交者百僚視之以為進退者也今人懷危心是

猶長年三老蒿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  
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  
危也伏乞

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  
百僚以輔理戎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  
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  
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  
有所見不敢不陳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臣張國彥謹

題為恭

進太平四劄以竭愚衷以隆

盛治事臣聞帝王之御世也一本端則萬化理人臣  
之責難于君也大綱舉則細目張唐虞三代之  
治由此其選矣臣備員瑣闥叨直論思自進言  
之外無可為

皇上報者用是謹披瀝愚衷條為四劄以

獻倘蒙 勅下所司量行採擇其於

今日太平之盛未必無小補云爾

計開

一曰議進講之規以培

聖德臣聞昔人有言曰 君德成敗在

經筵自唐虞三代時觀之此言殊有未盡自後世觀

之則誠若所云者且如我

皇上端拱清穆其尊如天臨御之際堂下遠於千里

退 朝之餘門外遠於萬里雖師保之輔導

未必感格於忘言臺諫之封章未必盡徹乎

睿覽所恃以啓心沃心克成

聖德者舍經筵其何以乎况諸臣之進講也固不開

誠布公

皇上之聽之也又皆心領神會當是時天機動盪萬



慮澄清將以二帝三王為不足法矣但恐人心之出入無常理欲之消長甚易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為是故耳乃今堂堂

盛典率於夏冬較之雖休養聖躬何嘗不可而一暴十寒未免前功盡棄臣一念狗馬之私殆有惓惓於中而弗能已者又惟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天下之理本同歸一致臣竊

見五經四書多微詞奧義且皇上素所講習冥會已深求其開卷易見無俟辨說而自能感發其良心者孰有如前代史冊及我朝

皇明祖訓昭鑒等錄與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諸書乎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以後除經筵正日將五經四書照舊進講外其餘日期則專

用前項史冊及祖訓諸書有關治理者反覆開導務俾我皇上博觀往古大鑒將來以後雖隆寒盛暑經筵日講常規慎無一槩盡廢務使我

皇上善言常入於耳善念常萌於中如是則天理日明人欲退聽盛德大業駁駁然與天地同久矣 二曰別章奏之體以節

聖勞臣伏觀隆慶三年八月內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題為酌陳 廷臣納忠事宜仰禱 聖治事已經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今後各衙門章奏務要詞語簡明字畫楷大照嘉靖初年格式 便殿面奏候旨行欽此 臣者詳近日章奏竊具其字畫楷大誠便于覽觀而簡帙浩煩尚難於周徧蓋

皇上以一身為 天地綱常之主內而中國外而夷狄近而百官遠而民庶中間情有所不得伸勢有所不容已者皆得形之章奏控籲九重况邇來 朝廷之上細務漸煩彌文日盛使一

槩詳審則萬幾之曠 若父不勝其勞一槩舍置則犬馬之忠臣子安能自達如臣猥以菲劣前月內會條論新政五事冒干 雷霆無非劾

皇上親輔臣養 儲德開宰執同心共濟之猷鼓臺省直諫敢言之氣脩明史職大寓勸懲以成一代光明之偉績已也顧其間文詞鄙俚且多掇拾常談其不足以感悟

天心而置之淪落無庸異矣但恐將來緩急不分玉石並棄壅蔽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合無 勅下該部詳議今後將內外一應章奏各因其事之



大小情之緩急分別門類如在小文移照驗照詳體式以便

御覽再照知人則哲自古為難進退人才

帝王首務臣見邇來內外舉劾章疏專一馳騁四六遂至毀譽失直甚者官已宦成而議及筮仕文取對待而事出無稽此皆組織浮詞而不務覈實者之過也殊不知人才未甚相遠美刺豈在多言善狀誠有奚必過為鋪張大節未虧焉用備及瑣瑣矧今考察屆期視昔尤宜加慎臣蚤歲家食及前任知縣親見教職佐貳等官有年未五十註以老耄趙甲貪鄙

誤坐錢乙者彼豈不以下吏卑官惡足介意盍思一命以上均為王臣名節利害所關安有彼此若使任情顛倒誰能心服士習之弊端而官邪之日甚有由然矣合無行令兩京臺省在外督撫巡按衙門今後除劾薦異才糾彈大蠹照舊論列外其餘循例舉劾章疏宜比照條陳式樣硃語下總提大意後開應任應罷官若干員應改應降官若干員每官務將心術操守才幹年力分為四項每項俱要事跡可指其所指事跡不過一二考語不逆數言更須明註某某長於學行某某長於

風力某某長於智謀勇敢會計推鞠各堪備其衙門之選以憑不次擢用至於兩直隸十二省例應入覲說堂等官今後但遇考察年分俱要先期將所屬官員虛心滌慮備加體訪俟眾論協一摘取賢不肖之尤者親見其人試以行事然後斟酌考語量議去留毋得偏聽輕忽致生顛倒其陞調守制應在前任考察者尤必秉公持衡不許故為枉縱如此則章奏之親覽在

陛下不憚其難而黜陟允當諸臣亦罔弗各盡其職矣

三曰申許辯之條以開言路臣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常事獨臺省之巨不然者豈故為寵異如斯哉蓋官以言名職以言盡故上自天子下及百僚中間一切政務缺失人才進退世道之隆汙升降閭閻之利病休戚皆得聞風論奏諸人不許辯許故曰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假以重權者其為

聖子神孫慮何深且遠耶臣切慨近年宿弊言官論人人即從而辯之自達官以至下僚率為常態甚者或洗垢吹毛故為醜詆捕風捉影妄



意中傷 朝廷體統

祖宗法令不從茲蕩然矣乎臣聞古之諫官言及乘  
與天子改容事關軍國宰相待罪今顧倒行  
而逆施焉有識之士既嘗扼腕太息矣乃被  
論之人又復群然訾議紛紛焉辯訐無已俾  
業是官者多遠嫌避謗務為容默論一人則  
囁嚅趨趨連疑靡定言一事則瞻前顧後點  
檢踰時且猶兢兢焉業業焉恐上觸  
天威下招物論然則為臺諫者將何以自効其職哉  
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前車既覆後  
車當鑒以是而欲言跖大開公道大明壅蔽

嘉隆疏抄卷一

二二

大去治効大臻臣知其萬萬不能矣乞

勅該部查照前令重加申飭以後一應被論官員不  
許造言騰謗假以認罪伸冤為由將

朝廷耳目妄意推挫違則痛懲一二以警將來併

乞 皇上 少霽 天威將隆慶元年以後

諫言得罪諸臣量行超擢以慰中外人心以

存 國家大體庶

祖宗室諫之設不為虛文而臣愚繆曠之罪或少免

於萬一矣

四曰通任使之法以儲相材臣聞孟軻氏曰天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之人所以建不

世之奇勳成格天之大事非後世彷彿其萬

一者恃有此而已我 朝館閣之臣最稱清

要自昔以來 內閣非翰林不入翰林非庶

吉士不預者蓋 祖宗時內閣止備

顧問翰林止備纂修故取其文學而不須煩以政務

亦勢之不得不然耳嗣後六曹之政必請

命于 天子 天子之令必擬議於 內閣則今之

內閣即昔之宰相濟濟英賢後先相繼誠可謂極

一時之選矣臣恐自是而後人心不古巧偽

日滋萬一雕蟲末技濫廁清班謂三公可坐

而待郵吏治為流俗而政體民瘼恬不加意

將來 朝廷之上亦何賴於此人哉况天下

之事必諳練乃精中人之才縱習之猶恐不

利耳聞雖切何如目見之為真討論於簡編

終不若身親經歷者之為尤愈也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今後將翰苑之臣隨其資望才

識量授拊循方面等官俾其洞悉民隱親嘗

世故俟敷歷既久政蹟有成克稱台輔之器

者不次超擢晉之 密勿其每科新進士初

授悉量擬外官如庶吉士有缺令在京九卿



堂上翰林科道在外總督撫按衙門各舉所知一二員照例考選教習察其文行兼優名實相副者授以編修檢討如是則非特名卿碩輔種種輩出而百司庶府亦罔不皆得其人矣

隆慶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臣陳以勤謹  
奏為除遇 昌期首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事恭惟

陛下劉健純粹之質稟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有以自效其尺寸而况臣曩獲侍 經幄奉清光叨承 恩眷者垂九年餘居常兢馬以靡所裨益為媿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效忠于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陛下紹登寶位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倘舉措云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揚米泣岐途非虛言也臣為此懼乃敢援古證



今條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若有若夫正心講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略臣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覽焉臣竊惟八君欲有為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心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矣夫心有所中遂一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于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王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使按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

純所為盡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慎乃在位曰予臨兆民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恒以保位為難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頽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疎略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嘗恐其携離政雖脩舉也而嘗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嘗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之祚垂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於始也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理則福祉隨之



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梓鼓莫喻其捷可不  
我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通務脩德正事以為順承之實  
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  
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  
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  
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  
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乎佑景福熾昌其於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  
天之誠所當謹於始也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  
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

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惓惓不敢忘哉

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  
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  
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變更也至  
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  
識箋乘典章卒之國無籍焉何以為治洪惟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為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為治人民有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  
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于 聽治之暇尤

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  
臣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遵率如故則曩特平  
治之略足為今日守成之具所謂率由舊章永  
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聖王以身  
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  
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  
六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

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  
宸慮不經於四方君門隔絕於萬里冤痛結於  
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戴君  
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我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  
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水食也無暴  
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默之以悅其心法禁  
非所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  
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



茅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者乎此愛民之仁所當謹於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非食周王卑服民到於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韋烏宋仁宗見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與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於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福而顧靳於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百姓之膏脂故不忍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感

感然窮苦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先命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官中冗食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庶幾速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於始也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嬖孝成委於臣下

至唐永淳間悉歸官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為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為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為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

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躬自裁決

而施行之劑量一出于淵衷咨訪不及于近

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於掌

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於始也古稱明

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

朝俊又在官而所以難任人者猶加謹焉况後

世乎嘗觀齊桓公如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

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

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其

所關係亦大矣哉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知良而不能知姦

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為鑒於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慎簡之

方大抵君子多數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



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  
 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進賢小人多妨  
 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  
 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  
 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  
 衆正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  
 人之方所當謹於始也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  
 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  
 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於大禹曰臣哉  
 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傳說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  
 世君之於臣太相隔遠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  
 遂使經邦之道闕譬若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  
 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朝每朝見群臣講論治道至于  
 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 退朝之暇即 御便殿召文  
 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  
 之道或訊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於簿書之外  
 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  
 道合血脉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  
 理矣此陛下之規所當謹於始也人君以聽言

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  
 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  
 居九重之深而察四方之遠其勢必有所不  
 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闕而廣之所以圖天  
 下之治也方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  
 事矣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  
 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  
 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於訐直  
 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  
 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  
 忠於 國也不諱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  
 忠臣杜口漸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  
 乎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  
 銳意更始知皆優為之無難而臣猶懷此區區務  
 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謬妄者亦以唐虞成周  
 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  
 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繼



之于早晚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  
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

主上下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

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倘

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即 留中省覽一

一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臣不勝忠愛

惓惓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覽奏忠愛懇至朕已具悉禮部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南京吏部尚書臣吳嶽謹

奏為効愚忠陳末議以仰禱

聖治事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自獻其道

無繇每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

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覽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乃置諸左右勉以交脩而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典學是訓茲用克紹

先王為有商令主恭惟我

皇上懋勤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養德進道在是

乎願 經筵牽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辨之功儒臣之

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

承靡暇而感動無繇實鮮效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 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

一切軍國重事悉謀議而審行之則



道詢納讜言諫明弼諧之風將復見

今日夫敢乞

聖裁

二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丞相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大小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願今

皇朝通志卷二

十三

皇上接見群臣不過視朝之頃耳且朝見自有定期即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悽悽之誠自難以上達也臣愚以為常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皇上親御便殿暫免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參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汗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垂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聽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業循否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觀

天顏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凝矣

敢乞

聖裁

三曰容臣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識未通練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諱觸逆鱗有弗違恤者矣伏望

皇朝通志卷二

十三

皇上少霽天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嘉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耳不必加之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首故堯稱茅茨上宮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鳥亦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為



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下蠲貸之詔優後靡之供四海之民莫不延頸踵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內帑匱乏復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邊方奏討兵馬支用皆仰給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充則患伏肘腋豈直司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決不可不省而儲之不可不饒裕也若內帑則尚有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省從奇玩好靡麗之物屏

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久駸駸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撥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己見凡有建白期莫敢違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令朝行而夕改意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簡易可以通變宜時人人稱善即

題覆中亟請施行務有以應乎輿情事苟乖違徒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題覆中明列

是非不必曲徇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官何恩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祖宗朝凡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有執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積誠布款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而大臣之

節屹然矣設以成命不可復回姑委曲以聽回解是自為之地而謀國踈矣脫有權

奸乘釁事伏隱微其害有未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

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勅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奏

者即執奏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奉

聖旨這所奏前四事知道了後二事該衙門看了來說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儼謹

題為 正國體愜群心以全

聖孝事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已用賢登革庶務凡我臣工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輔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陳所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之喻從古則然遂至違迂漸成否隔姦人乘之惑上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能不為之固蔽也今 世廟告成而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

八十五卷禮部考卷三

二十六

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覲覲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則明居上朕朕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疪此其時矣傳曰得四海之權心以事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欲得四海之權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蕩之恩以昭雪幽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之域謹昧死敢以正 國體愜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虛心以廣聖度臣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之於萬物兼臨博愛未嘗有偏臣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死者

姓名籍未蒙

該邊陸差遣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礙

較計議禮異同而替過之未忘爾夫議禮諸臣固守一得之愚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心亦欲以此獻忠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於此拂戾之迹既已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異

陛下平易亮察之也况孝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望 釋去前疑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

八十五卷禮部考卷三

二十七

公向日打死竄謫諸臣 俯從言官論奏量為優恤叙用各該邊轉差遣官員有常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瞭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以消朋黨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幾人才不可槩必正當靖恭分理等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之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為的於天下使人無賢否惟望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工章奏之間必牽引議禮者常七八或以擠



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  
脫免罪逆或以變亂

舊章無耻若郭勛亦將援此遮飾愆尤固不特席書  
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

形白黑可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

意矣蔡京之紹述秦檜之和議欺上罔下用

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况

朝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之效寢以成風臣見內

外百司同事則相傾同官則相陷肆其偏心

以相詬病攻乎異已而代之位者往往皆是

也此豈

清朝盛時事耶伏望

陛下察往古安危之故究群臣忠邪之實奮

乾剛獨斷之權以破背公比黨之私向之議禮是

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掩其非向之議禮非

而行事是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庶府毋

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

仍前諛佞無耻煩瀆

天聽惡怒是馮豎攻陰擠者聽臣等劾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外黨之罪使黨與潛消時靡有爭

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謹題請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事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違和今雖暫就平復寔自天佑之然臣等

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小愈之後尤慎

況以

陛下身為

天地 祖宗社稷臣民之主厥繫甚重不可不謹凡

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省日復一日為疾

益深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

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遠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所

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况於君

臣之間乎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

為忌而不言之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畧臣等之贖少加 采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臣等萬死萬死自昔聖帝

明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無求不得無欲

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是戰戰兢兢  
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  
有一毫之不至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  
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身體強固上以副

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子孫千億萬年之福皆係於

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水之源木傷

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體辱辱

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

每謹於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衆多末

世之君往往不及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人

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能寡欲下之未免

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不同而

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

者邪心之動正心之道自古先賢皆有成論然

其最親切緊要者則莫如真德秀之言曰惟學

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蓋理欲交戰邪正每相形直萬世

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

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披覽凡義理之可以



養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微考究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等官揀擇其忠醇謹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倘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於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昃乃罷退朝之後以禮治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臨汝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在摯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君心強固

君德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億億之福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於國者資焉惟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上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初八日題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石星一本為歲序更新萬祀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象維新之會矧庶職未向之際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燿視朝漸稀章奏頻煩經筵屢廢雄心銳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陋事將

大貽戚于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則歲事方殷難以遽陳欲後此而言則日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皇上不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於此時發憤直言更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

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殆未及之焉

計開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



然養之在節飲食寡嗜慾其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嗜慾咸中於禮無容

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

夫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飲飲食其能節

乎語曰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

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名言今人以為至

鑑

皇上儻不與戒沉湎於茲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

可追陳然酒色之害及今猶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

嗜慾為禹之惡旨酒為湯之不適聲色則血

氣克實精神強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永賴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知特達雖由于天縱

而啓迪開道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

和則工夫之進脩為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

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

於前垂洪庥于後者有此也今

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倏

而春矣修而夏矣又修而秋矣歲月愈邁德

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瀆持再

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經為要將

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

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於

視朝故南面之訓著於書未央之戒嚴於詩

知此為重也

皇上即位以來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視朝可謂早矣

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

月則似稍倦於勤者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

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暫爾優游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

幸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

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

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從此日日視朝以周知于民情以總理千萬機

不惟可以作精明之志亦可快觀觀之私矣

四曰速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其人主之聽人

主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

無隱情上下相違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未嘗不速也

雖或事涉未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至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

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

言拙計不當

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使達於宸聽耶臣常因而攻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

或有以此得罪者如此則雖有指鹿為馬之

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

章奏稍緩可也若於此虜消息軍機重情呼

吸之間便有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

當時進覽庶

繪音速示而壅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

以開治而求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

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

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

言事偶遺

聖旨

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為民夫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

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

皇上已不能容之若有批鱗引裾之臣不審又何以

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皇上廣翕受之量夫樂善之誠仍

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

言至計因而畢陳于冕旒之下矣

六曰察讒諂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之流言昭

帝識上官僂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於

此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宜讒說殄行幾

乎絕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諂無

階上達近有一二內臣專權擅作威福肆為

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日切齒欲行中傷

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為地



於訐直則曰此人欺

皇上過于激切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允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入而

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洩矣夫人臣盡

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

諫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

無忌憚之為而天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

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譴毀之言悉置不行保全

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

虜猖獗 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

知其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

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天下之治可徐

而理也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慾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

之談以徵萬一之聽儻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干冒斧鉞亦所

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犬馬之微思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

俯賜嘉納仍由以此以往 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

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

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凡節目之詳施為

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威威成績精明之志與

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

願幸而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奉

聖旨石星這斯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

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欺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維相謹

奏為慎備

聖德安內攘外以隆 中興事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 清班得覲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特敏群工在列濟濟踰踰奏事承

旨莫不祗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

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 清平景象臣謂

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觀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 維新之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姦宄不作

中國尊榮外夷賓服馴致 盛治頌今有未盡然

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官

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恣頑獍軍逞驕

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

不可長比之 畿甸霖雨釀災傷稼圯廬餓莩

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醜尚多竊負頃者

土蠻東犯永平儉谷西躡石汾荼毒之苦慘不

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見將弱

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 視政者加之意耳臣願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說

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

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

可資啓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論諸臣或輪次

入直以時 召見以備 顧問要知心何由而

可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

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可尊嚴外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夷何由而可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服勤 左右崇護

聖躬俾游處有常度 幸御有常節則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 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

中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

開坐

上請裁奪施行仍 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

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而責之吏部

錢穀會計當何以重入為出以經制



國用而責之戶部 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各分  
以端習尚而責之禮部 誥戒禦暴當何以簡師  
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之兵部 刑罰獄訟當何  
以明允欽恤以使民不寃而責之刑部 水利土  
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紆民力而責之工部  
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  
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時 賜叮嚀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  
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  
於職者言官據事論劾使不敢肆况近日當事  
大臣多有誠心體國甚隆 委托正人布列足

大書卷五抄卷二

三

備 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異

陛下宜及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圖理以預  
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憂勤惕勵未明而衣日肝而食  
苟非隆冬盛寒不宜屢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  
理 萬幾不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  
戚人心向背 天命去留夷狄順逆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通見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  
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所以安中國  
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亟與諸大臣裁酌而力行  
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祈望恐悚之至

隆慶元年十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大書卷五抄卷二

三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陳膚見以禪時政以固國本事臣聞上下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下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舍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詔流澤寰區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復觀漢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貞觀之盛尚延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惑耶果左右匪人而坐蒙蔽之術耶嗚呼多岐之惑涵養可克也蒙蔽之術膏肓可慮也傳有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開元天寶若出二君元祐豐寧紛為殊軌其治忽盛衰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耶臣不暇毛舉縷數上讀聰聽敢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為六條伏乞推轉園之道採芻蕘之言親賜

睿覽次第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計開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氣未定時也椒寢未繁宗祧攸繫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關雎之化則壽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

二曰勤召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

陛下初幸太學時御經筵臣已窺求治之盛心矣第崇重雖隆啓沃未格規諷雖寓問難不加必也退朝之後復御便殿或召元老大臣或

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罷試較之深宮燕閑群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耶持以歲月功效自見

三曰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一不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

累朝舊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以勸百工也夫何柄用未幾二臣建明多未納甚至回話以窘俊而交因有唇齒之疑所以屢疏乞休請骸骨之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如工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供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者也乃留以調用國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五經掃地方乃復賜勉留亦何顏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上哉必



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治功可成矣

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頓一咲昭侯藏蔽袴以待有功 詔罷傳陸乞陸固有出於頓笑蔽袴之外者矣近者內豎之請蔭外戚之請第隨乞隨與大啓私門臣恐曠蕩之恩難飽溪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擯絕不與乃所以兩利而俱全之也

五曰重綸音易云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蓋王者出言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旨意批荅間亦不由內閣如翰林院編脩張潮奏緝聖學以培治本乃批曰談衙門知道不知所謂該衙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議言官文章乃屢批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傳稱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也伏望用遵

成憲俱付內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今出惟行矣

六曰禁偽行晉尚清談祀遂不振宋搖國是脉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蓋孔子大聖也顏蓋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墜近者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雖號為士夫者標榜道學互相推獎夷

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欺世盜名以為利祿之階耳始則甚微而未流無所不至乞

勅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敦士習而崇正學實聖王教化之源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之事關朕的自有處置其餘已各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二



太常寺少卿臣周怡謹

奏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竊惟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陳希世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事中屢荷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因論輔臣嚴嵩等專內有先帝日事禱祀未能軫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械繫五年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續望臣一面而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三

見復愈十三日乃終此皆蒙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答萬一惟朝夕仰祝聖壽萬年皇圖永固庶少盡愚誠而已恭遇皇上膺天景運嗣登大寶念先帝遺詔推廣德意洵滌臣罪召復臣職歷陞太常寺少卿臣以五年之繫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送母終年臣之際遇至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而飲二十餘年之殘喘餘生皆先帝之所賜皇上之所庇也臣之願望極矣足矣何敢復望收錄召用此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來所希

觀也臣當何以仰報萬一夙夜深思惟願

皇上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野心少紓萬一雖然富貴壽考子孫治安之久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富祿之道也學非徒然可能矣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友也者講學脩德之資也自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脩德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臣職專輔弼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三

師友之官也若不與大臣相接面商可否徒以揭帖進呈則精神終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礙何以作乎萬邦而感激天心自古及今未有是理古稱君臣相得如魚之得水魚不可一刻無水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大臣一面語乎臣實狂愚謹據千慮一得之見列為五條開具上聞伏惟俯賜一覽存神深思無徒曰該衙門知道此非該衙門所當知者計開  
一曰定君志以脩德業君道之大在乎知責任之難責任之難在君與相古聖帝明王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皆謂責任之難勝也為人君者豈天固縱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然其欲自肆其情哉天地神人是主 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重也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日惟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機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先定志欲為聖帝則必法堯舜志欲為明王則必法禹湯文武為之臣者孰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謂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君道矣伏惟 存神

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所以奉若天地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盡則天命眷之君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眷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天下臣民是畔此天之可畏也古聖帝明王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天心常仁愛之君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不盡則天亦念之出災異以譴告之垂戒之欲其警惕而備有

之如堯之大水則曰澤水警乎澤水者洪水也湯之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歲水災亦已非常在內則官民廬舍倒塌在外則禾黍泮涘舟楫漂溺糧缸損壞人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邊牆倒卸太多一時脩築實難秋高虜狂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而徒曰脩省則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塞慾一言一動必就於正道則一念之誠上通於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 存神

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帝明王本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飭戒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政殿講官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傳保之職三公之位也三公坐而論道我

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

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



後輩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故大臣者以大臣近已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傅者以師傅成已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與群臣等無有畏心何以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喜送之若失遇之則親溫言霽色商訂可否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開明君道盡而大業成矣伏惟 存神

四曰擇左右以慎近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曰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四三

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况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艷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通聲色又曰遠者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耽于遊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所以警省身心發紆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禮識大體者固多其善柔便佞不少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涼宜 親近儒臣日講不宜暫罷伏惟 存神

五曰勤朝政以教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明王必憂勤惕勵一日二日萬幾不動則荒惰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子所其無逸我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四三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昧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精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脩政立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怠惰無惟乎政治之不古若也伏惟 存神

隆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周怡這廝違抗降二級調外任吏部知道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王得春謹

題為

明詔發慈衷以禪

聖治事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發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

皇上嗣登大寶 朝宇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易聽 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

令主矣臣叨受 簡書巡省兩浙雖未能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大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

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欵遺意或上有關於 國體下用切於生民者條

為八事開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萬仞 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細况臣備 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

以速曠療之罪哉伏望 詢謀不遺於狂瞽

兼及於芻蕘 留神採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

計開

示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一曰正宮閩嘗聞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

始萬福之原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

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皆有所

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過逸愆之漸亦以養壽

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

弱幽閔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

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之一慮乎昔唐

太宗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

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

三千餘人至今傳為盛事况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克弊將陋貞觀之政于不足為

耶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子備充妃

嬪之數其餘婦女若未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官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

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

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

得人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帝 廟而饗神 脊此焉出 所謂惟賢者而後

能盡祭之義者此也我 朝建官置為太常

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

槩可見矣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

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

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

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端雜品而濫側

崇高之地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帥宗記者乃以黃冠

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

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退還

本官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

祖宗之舊制永無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

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

義而相

聖天子之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

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

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

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

焉者矣惟英君詎辟寧捐百萬之資而斬一

郎之拜其意亦猶此矣竊嘆工部尚書徐杲

者廼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

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

于 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 宮殿勞苦

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

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

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

為扼腕而興嗟也臣請

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

姑與冠帶以終其身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

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

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

不得非分遷擢污蟻衣裳庶官不及私昵爵

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得同阜

而牧 朝政肅清而四海之風聞者必為翕

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

常道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

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主多

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莖素

毳并柯兩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

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阜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

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

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

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

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

司奏言栢生花為瑞 成祖曰朕主宰天下

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

毫不言今言栢花為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

癘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

聖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九

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

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

治世而危 明主也今

皇上當履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勅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

邪佞之風以養直諫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

疾疫之災寇賊奸宄之變不時據實報聞使

可以知戒懼而備脩省庶

皇上敬 天勳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

論亦與魏相同休矣伏乞

聖裁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

者孰不懷忠悃竭誠敷陳時政思各建白

以自獻于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

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該部議以覆請于

天子 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旨則當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當事任怨者

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未免狗人之見

每至言官論事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

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

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若

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

為訓乎臣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看持衡參

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

為非即與論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容於

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同協輿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撫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否



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互相糾劾庶乎大臣  
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  
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為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逆之  
患哉伏乞 聖裁

六曰清輸納臣伏讀 新詔欵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派之  
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  
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真 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為革弊固在于清查而善治莫先  
于法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一五

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備舉之者寧  
不在于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戶  
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  
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  
面故軍校不得脇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  
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  
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以故內臣  
軍校視此輩為奇貨多方刁指百計需求有  
白糧一石加至二石乃能上納各項料物  
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廻糧解之人費踰常  
數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

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  
九重上達其困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  
役殆將與死為鄰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  
彼視魚肉平民如秦越也而司 國計者獨  
忍其陷於危亡而不為拯援之哉臣請

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  
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糧或添設科道三

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  
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  
處投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驗收運送

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司鎖鑰紀出納竝不得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一五

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  
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  
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則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 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大奮 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

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

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  
下儁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  
不必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  
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言其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

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緣

在上者期待甚輕遂多消沮自棄今遇

聖主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個儻非常之才奮發

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

緣埋沉歲月壯心已墮雖欲建功立業恒苦

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

勅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

行選貢又先于慎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方

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竝茂而非徒以道

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

以一毫徇已徇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

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

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

國及試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奮庸之

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

不明不公之罪庶幾首薦之士皆得以及時

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

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

乞 聖裁

八日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縣

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

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

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也况加以開

濬新河工役繁興勞瘁益甚今雖竣事而民

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飢無以食其屯住山

嶺者亦無以居皆賙賙相視聞欲嘯起而為

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天樹藝者培其方長

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

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於今民方枯槁而

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

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

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

亡也特 允輔臣所

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

二倉米麥四萬石運使餘鹽銀五萬兩及各

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

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

臣請





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詣彼經畫賑賑以宣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等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

思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

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五百

兵科右給事中臣魏時亮謹

題為

帝命維新萬邦願治懇乞勤初政慰人心以保

天命事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復免朝大小臣咸謂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持哀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

事近儒臣說聖學親經史者不但御門已也

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

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新化之意人心所在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

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

八蠻歸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忽人心屬望尤

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

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

明王孳孳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于此焉即將舉于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

迺今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御門奏事





之傳免再申豈人心所望於今日者哉蓋今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盛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耳

陛下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息忽則

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諳於

陛下者必曰

先帝數十餘年不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

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天命者所當立斥者也蓋

先帝初年日勤政事日御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一五七

崇敬一之學闡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副

於制近習凡要緊章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

不敢以滋壅蔽斷於去奸邪凡中官奸臣素雖

信愛一覺便斥夫君德最莫先於剛明英斷

者而猶不免因朝政之廢遂致海內之虛

遺詔所謂蓋愆成美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萬壽日隆尤不可息况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司

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朝

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宣王也晏起

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朝政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請先言攝養

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

也宴安近幸害精神之醜毒也自古致治之君

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不

由宴安近幸者願明王之自擇何如耳

陛下以御門稍覺虛文懇乞斷然力行科臣所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一五七

請并開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明誦問答務講

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

乾清早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即

少屏左右端坐凝神儼然對越

上帝務希臧幸御後宮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感德大業於此將日隆矣先臣王守仁所謂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改

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失太早或失遲暮

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

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人君

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期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傾仰有年茲必不以

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幸為戒臣固謂

陛下一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

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之屬望拳拳惟天下

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念為心體 天之行健

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史 勤政勤學為

聖功奮 天之乾綱以讀書靜心養性不溺於宴安

近幸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

辨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訪若古

聖帝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

釐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以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付托可永保於萬萬年矣

隆慶元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刑部郎中臣管律謹

題為獻愚忠思梓

聖政事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緣古無專諫之官故乘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

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俗美良有由

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舌以公卿寄耳

日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勲

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

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而未遑逸也但此者

陛下以大禮未定其心尚有拳拳未釋者今

世廟成而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瞽說不忍堅

守口之戒不為

陛下獻為臣聞為政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以

內君子外小人為泰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

曰泰曰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國之盛衰歷漢

唐宋之興替未有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于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匪人博訪旁求勿



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閉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之協也君臣弗協則上猜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崑穴長往之思矣百揆庶務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臣願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精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明王賞不避仇罰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強則橫橫則不可制矣是豈 社稷之福臣願

陛下賞功勿使濫於厥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通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親望萬姓之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其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願

陛下于批荅之間亮事情之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興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蓋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今之制封敕章奏舉正欺蔽責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察貞度責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來惟恐諫官依違乖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願陛下虛懷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輸誠布悃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以遠方一介之士誤蒙擢用惓惓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此五聞也是五者竟能之故黎民於變舜能之故萬邦作乂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今之望

陛下為二帝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績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萬機之暇 賜清夜之思融會

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直委以該衙門知道固非臣寸草之心矣臣無任懇仰之至

嘉靖四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傅孟春謹

題為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清化源以裕國用事臣聞天下

之化始於閨門人君之德成於恭儉故虞舜克

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瀆聲色尤謹

乎貨利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

暢化原而綿雍熙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資天縱洞照理欲之機儉德性成克慎奢

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接出

聖諭祖宗之制官中設六尚預教以讀書使稍知禮

法茲已缺少着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

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進入禮部知道欽此

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遵

陛下乃於從吉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昭

盛德之至部臣仰體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役

於內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

放竊恐幽閉之怨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

沴非所以增宮闈之福也如蒙

勅下各宮量減三百移其廩費以養今日之所進者

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

一以消怨曠之氣一以省宮掖之費所以疑

天和而迓百福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談

戶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取之固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

以其總制邦用出納貨財者戶部之責也今竭

四方之財以輸戶部竭戶部之財以輸各邊計

歲用之缺乏者百六十萬是財用之不足莫有

甚於此時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誠不

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

勅下該部量入為出不必取入宮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

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

而不厭明明

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

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

以聲色貨利獻諛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念宮殿之當鎔下之禮

部卜吉戒期還皇后於宮中以理陰教以為

六宮之表率或新選既備舊役有餘乞



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盈縮之由登為會計實錄上履

宸覽廣集群議講求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縮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不必取而用之以滋冗靡庶

官壺之化以肅而協氣流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

用有節將媿美帝舜邁德商湯不難矣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理抄卷三

六十四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以隆治安事臣近覩邸報吏部一本恭遇

大祀感激愚衷敬獻祈

天永命十劄備 睿採飭臣工以隆萬世治安事覆

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

遇缺推用奉

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都不究戶科都給事中魏

時亮等一本懇乞

聖明仰崇節儉憫恤民窮事內奏停買珍玩寶石奉

聖旨內庫缺珍寶著戶部買裝來進用如何這等說

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寶忠直者治

之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玉者治之

嘉

皇上則薦好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事之好惡

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汙者甚大一時之從違

雖輕而垂乎萬世之觀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

惡得無論臣嘗觀唐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

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妾聞主明臣直

今魏徵直由

陛下之明故也太宗悅之夫以太宗勉强納諫晚年



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歿者則恤錄之度越

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之諫豈不欲以

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將珠

玉繡錦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

繡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焉

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

鮮克有終甚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罷超越玄宗遠

矣今乃獨不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儉自勵

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

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

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

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况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

知

皇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

皇上之所必不為乃今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

止者臣知其故也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

吾以至尊之威雖盡指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

不知君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

故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

之旌導之使諫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

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况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之臣鑒石星之轍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

脂膏之習既勝骨髓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

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為壅蔽之患

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

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收天下之珍無不可

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

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

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

從而淳風之或漓也况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

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或彰



黷貨之風愈熾甚之卿大夫皆徇利以實家士庶人皆徇利以實身其啓交征之患不既大乎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汙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察狂言石星陸鳳儀等言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觀羨之具亟行停賞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聞儉德崇而淳化益隆矣

隆慶三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皇極經世一

卷一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應謹

題為披瀝愚忠懇乞

聖明培養無疆 景命事臣近者恭聞閏二月內

聖躬偶爾違和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震

懼隨又接到閏二月十五日邸報奉

聖旨朕比昨少安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

欣躍匪但愚臣之心如此一時大小官僚遠邇

黎庶之心莫不如此誠以 皇上一身仰為

天地神祇之主宰俯為華夷億兆之 君師上承

二祖 八宗之鴻基下啓萬萬世 聖子 神孫之

大統 聖躬萬年有慶則俯仰上下俱有萬年

之慶一日未安則俯仰上下均鮮一日之安其

為關係莫罄名言故凡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能

已也以臣子懸切之心自不能已仰惟

皇上慎重之心自越常情而凡所以 養壽命之原

而對俯仰上下之望者寧俟臣子之言又寧俟

臣愚千萬里之外之言哉然臣自元年以來每

從班行仰瞻 聖明壯盛冲穆之容竊喜以為

聖壽億萬斯年之慶而伏觀六年間

緝熙時敏之學孰非 養德養身之功乃今

春秋益富正當 天體益克而側聞人言顧若少異

於前者臣誠不知何以也母亦



搃精者必力遠之以養夫

天體如一切取用採辦織造之類足以勞民傷財者  
或悉停之以養夫

國脉則欲寡心清神凝氣定既以培

皇上景命於億萬年而物阜民安本固邦寧又以培  
宗江吳命於億萬世矣此臣懇切祝願之悃誠亦四

海臣民懇切祝願之悃誠也臣干冒

威嚴恭俟斧鉞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萬曆六年閏二月題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若周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以此也恭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陛下加之意焉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於 經筵者三事條陳於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

計開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君急於得賢也咨詢牧岳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  
聽言寬征而治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  
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  
靈以錮善類進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罰  
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  
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  
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  
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  
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  
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  
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於目儆  
於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纔傳免近年率以  
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  
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心自生且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  
時聞即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  
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  
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此之謂也  
嘉靖四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  
奏為豫戒遊逸以謹君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  
觀講官進講之時

聖德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過者以暑月

聖容淵穆

聖德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過者以暑月

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一豫戒也孟軻曰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不親賢講學也書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

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

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深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念此至切也夫以夫舜一聖其臣猶戒之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水傲惟慢遊是好傲官  
是作晝夜頌頌罔水行可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一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  
傲則慢遊慢遊則暴雷恭雷則朋淫而殄世夫  
殄世極矣其殆起于一念不謹之微可不寒心  
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

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

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

念勤郵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郵是念則

觀逸遊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與則耽樂之

心勝故下絕於民也上逆於天也夫天民邈矣

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

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

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

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慶

慶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

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

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

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成

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

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

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

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敬戒之心

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其德成而

萬化理系臣職在於以經義勸 聖學以德業



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置座隅為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嘉靖元年六月初九日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并擇內臣中老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

嘉隆疏抄卷三

二七

刑科左給事中臣張鼎謹

題為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事臣聞之稽考古一  
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  
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適遵祖武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  
等官徐景嵩汪淵盧瓊楊銓王秀等各題欲將  
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燕靜老成的去查照舊旨行或謂鎮守繫  
是舊規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  
欲變更臣竊揆

嘉隆疏抄卷三

一八

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  
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謹合諫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為

異不知所勝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文移不得  
往來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之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官鎮守遼東開元及山西等

處蓋專為隄備邊徼畿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

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

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

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者蓋已不遺餘力矣

及正統之末權閣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邸王監國舉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

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命無以

內官為鎮守而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

右布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 勅遣內

官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

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

練軍士保固城池乞 勅從長計議凡非邊境

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內臣無輕出之勞

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

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按察司差一箇人鎮

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廝不知

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

着他從實回將話來這節詞撫拾不饒又該刑

科都給事中林聰等憲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

群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偽難保未

可遽以為安而即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

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留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隨人等中間冒名

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

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

事妥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

五日題奉

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

各處巡撫鎮守撫恤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

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之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

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

有此等之人應拏問的便拏問照例發落應奏

請的奏來處治夫由前之 旨觀之殆與縱虎

出柙操縱殺人者無異由後之 旨觀之是知

兇臂之不可紓而姑勸以徐徐知難維之不可

攘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

是非輕徇左右率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時

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單之時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享侍寵招權獨留

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太宗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靖萬邦其艱難險阻悉以

備嘗而所以為

聖子 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

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嘉隆疏抄卷三

景皇帝之手耶臣伏請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邸王杜絕諫諍失

德良多之語 綸音載頌天下後世所共聞知

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

戾宜無是法者茲顧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於

景皇帝法之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乖舛之

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乖謬着他

其言似是而實非乃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震

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姦者按察副使胡世

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

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

密於京師臨時竟甘為之降勇則所謂有事來

說之云其終之時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傾國以孤

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冗長無名而

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

各處鎮守內臣革而革心不敢過作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

嘉隆疏抄卷三

踴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食箱竊脂之

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

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

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

於孝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

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

今日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

重以災異迭出邊檄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蠹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

也伏望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省前後臣僚紛不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  
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策曰革鎮守內臣自

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邁迹成王矣顧不偉

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

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干冒

天威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元年十月十九日題奉

嘉靖元年十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

雲南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江良

謹

題為率舊章以光

政事切惟君人之道法祖為先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言人

君能遵先王之舊章成憲則事可以免過而無

愆矣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奉奉以法

祖為心新例盡革務復舊規即詩書遵舊章成憲之

意也天下臣民方切仰賴夫何近日以來事非

舊制者亦或有之本月初九日該河南道試監

嘉靖元年十月十九日題奉

察御史秦武侍班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印

信揭帖一本面帖浮紙一片寫司禮監奏知經

由奉有

聖旨吳良善等免提問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當

即送刑科執稱原無揭帖 旨意不肯收受送

雲南道呈繳臣除將揭帖具呈本院奏繳外切

以 旨意批於題本奏本舊制也於司禮監非

舊制也奏本題本送該科抄出舊制也揭帖徑

送該道非舊制也事出異常人皆駭愕以為

皇上為一內豎輒更舊制而曲全之殆與即位之初

拳拳復舊之心有間矣且王言如絲其出如



王者之所以風動四方奔走天下者言也言一出堅金石信四時有不可得而易者矣所以王者之言也若朝發而夕改前是而後非踐言君子且不為而謂王者為之乎且以吳良善等論之一姦邪小豎耳常緣收放錢糧又不奉公守法恣意侵剋蠹國害人既該同事人負舉發已經節奉 欽依提問却又撫拾虛詞誤惑聖聽今日奉 旨提問明日奉 旨免提諸司何以信從法度何以執守夫提問者至公之法免提者幹旋之私

陛下何惜數有罪內豎反更 明旨而廢此公法哉

乞念 宮中府中均為一體前 旨後

旨莫使異同仍 勅司禮監將吳良善等早送法司

問理更乞今後止是奏題本應批 旨悉付該

科該科抄出其揭帖之類不該奉 旨者萬無

輕批徑發 明旨既出何在必行不復更易則

公道明而奸弊息舊規復而新政光矣

嘉靖元年三月十三日奉

旨這事累經發落了如何入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詹事府掌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霍韜謹

奏為陳

聖制以禪至治事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

禪時政宣帝悉舉行焉漢治興隆蓋嗣世賢君

恒法式

祖宗而輔世大臣恒率由舊章惟奸臣暗君乃陰壞

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為慮甚遠

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

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此

雖不敢顯毀舊典而陰壞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用事當權遂

敢肆恣無忌號於人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

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法矣故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類也且漢高帝御戎馬

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

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苟卒莫有過

高帝者則漢人輕議高祖者罪已不可赦矣矧

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屢年所以為萬世



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

至通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

者即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群臣忠邪察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者及近

年行令有合于

太祖者為例以 獻伏望 勅下該部次第舉行仍

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理之大端

也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劉濂謹

題為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事仰見

陛下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內外臣

工不能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鎮靜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祖宗而蠱之以自用少識治體者未嘗不寒

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

陛下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

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傳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

篇尤憊憊法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傳說周公亦

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成王亦已矣聖王賢臣

明良都俞舉不越此而今之言事者輒欲濁亂

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大

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奸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忿蓄怨者因之以

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為荒道

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藉藉殆無寧日

陛下即位于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

天下企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 讜言

嘉論裨益新治今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



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議此數年之間所以議論繁蕪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化理愈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知變法之禍後神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睹于未萌如此今群邪彙進儉夫接迹恣放任情肆然無忌

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復何所畏憚我朝法制經畫于

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法既久不能無弊聽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之意坐視

嘉隆疏抄卷三 二十九

小人播弄動搖何時底定又非盛世之所宜聞合無勅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奸黨亂政之律布告中外今後究論時政者先查某事舊規如何今日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弊如何可以復原規敢有變亂紛更妄為建明及援引

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

祖宗偶為之事非純懿之典者許該衙門參駁科道官論劾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為臣不忠者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謙冲益收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祖宗之法行不行則臣民幸甚宗社幸甚謹題請旨

嘉靖五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三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洪畢謹

題為正法守申令式以隆 中興之治事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修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

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

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

民肝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

善教之中直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

也

聖子神孫期于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

被群奸煽亂更變不常夷陵而至正德末年壞

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藩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汎掃奸弊之流恢復

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觀青天如循大道天下

臣民權忻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 聖圖治而又選用老成

望布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

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

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

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步多艱奸臣誤

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 樹黨招權巧立名色

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也 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

職者或無其權妄增 濫設愈變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 將移急功新進之徒只謀

近利條格雜冗事例 頗多欲便已私隨意援引

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其人奏

准之例也以此而惑

聖聽以之而排眾議

陛下將伊誰適從乎方今 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

以其人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果 皆盡去已乎職任之外

別置所司傳奉之徒 未盡去官爵之未盡也



子粒在田與民爭利無名之具倍於正供賦從之未修也丁多僭上卑多踰守一食百金一費百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驕傲尺籍罔憑鼠耗狗偷倉儲之絕軍政之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也條例浩繁迄無定主生死出入隨所愛憎刑名之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建置之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奈何也

陛下亦嘗考諸

太宗之時曾何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

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惡教者也雖有才美

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六十有奇西山景暮

來日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務空惚治效未臻老成將盡

朝無人焉誰與其理可不及而為先事之圖乎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玉繩繆牖言修

政當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

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不為此臣所以鬱結

而長歎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

正識達治體者特加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

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

役禮制風俗軍政驛遞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

擬何者為

擬何者為

祖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行於今而不

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剛之冗

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

道毋避忌諱毋阻權豪毋以先朝之所未嘗

行者為拘母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

列纂成中興令典進呈

陛下揭諸廊廡日賜睿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為不易

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循此而行若有法外



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  
奸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聰

陛下于萬幾應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  
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懼之至

嘉靖二年三月十八日題次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抄卷三

二十五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周冕謹

題為懇乞

聖斷早 命東宮出閣講學以養

聖功以端國本事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  
求為建論思以仰裨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

大者雖有縷縷不足瀆 聞臣伏觀嘉靖二十

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以禮臣不能仰承 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

嘉慶抄卷三

二十六

臣嘗聞漢臣賈誼保傳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論選左右又曰教得

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

莫不首舉以為定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子未生

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

則有詩書禮樂之教如拘以為學之年歲不同

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坐

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盾得於大成是以克繼堯以舜

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



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闕速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

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

不得聞稼穡之艱難而所其無逸之言誰則告

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所其寒暑雨之怨咨誰

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

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

處于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

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與其日逸於休養孰

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

日所不可一日緩者矣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

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以收其放

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

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社稷也教

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蚤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

蚤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多聞孝弟忠良之士

朝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

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

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

之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

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

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墮越之至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本二十八日

奉

聖旨這典禮原自上出非外事建白周冕這廝輕妄

擅瀆且從寬降雜職極邊處用再有這等加治

該衙門知道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臣羅洪先謹題為早舉

東宮朝儀以備典禮事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細動舉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觀

皇天眷佑 前耀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而慎選官寮備輔導以隆治制天下皆仰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 令節上 箋之禮少遲以歲

月者意者以 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佞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成而又屢被 霑濡之恩正

思所以報稱而莫為之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

又二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

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

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

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

正當天下庶儒朝 觀習試之期而元日又為二始之吉欲乞

聖裁即于是日候 奉天殿 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 如儀臣思是時內自

畿甸外達邊鄙上計之 下及蠻夷君長雕題

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 王者皆得舞蹈

庭墀必自慶以為朝 覲 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 者莫不矢初服而篤

忠貞必其自慶相與謳 吾

君之子是禮雖止於拜稽而 則可以萃群情可以

塞眾望可以昭大義不 一宮禁而關四海不

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 之休是豈區區節目

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

應臣請暫於 奉天殿 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蓋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疑

膚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

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 幔戴日而出繼

陛下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盪而益

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 狂宣節不無相宜至

於出 閣講讀自有常期 不敢預瀆此正所謂

禮之權也 青輅既乘綵 旆斯備凡



几案之規旌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  
收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  
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在得人徒具位  
至於周盧之士虎賁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  
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  
托干城蓋文物以昭數而 陛下以飭威斯二  
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寮職當引古誼以  
贊助道術今規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  
陛下亮其忠悃察其微隱而早斷之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一

南京禮部尚書臣霍翰等謹

奏為感

恩獻愚少裨 東宮聖學事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寮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

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惠

比也臣等所以萬倍感激圖報無由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

以涵養虛容頌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

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者聖學經史箴誡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一

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朝夕飲聞善言益進則德日崇謗言

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

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

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思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

見東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

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宣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

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典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之知聖王奮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

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術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

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

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后妃任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

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

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卹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雉麟趾之風也十三曰

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誠實賢臣講學諄

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國次先後

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

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負將臣等所繪圖冊時

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

深愈於講解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

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偽

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樹誹謗者專美於

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

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傳說及漢明帝垣

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畧未

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

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

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惓惓臣等

謬誤之故 有臣等不識忘諱之戮

特賜侍內人員時送 東宮慶覽達臣等區區微誠

臣等不任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霍韜鄒守益所進圖冊中間語多回隱意實假

借謗訛非人臣禮着禮部看了從實察來

嘉隆雜抄卷三

三十三

嘉隆雜抄卷三

三十四



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白應祥等謹

題為乞

賜會選以候

聖斷以慎官僚事臣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春坊等員吏部

題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

非人仰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

權服今各缺官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請禮

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近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

推補必有孝悌之行及能博聞今古然後為有

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

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

我

皇上勅諭且不備負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士奇

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以倚輔翼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  
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東宮講讀官尚書楚義等以侍郎儀  
智應詔蓋以儀智道理明操守正雖老精神

不衰是

仁宗皇帝所以倚輔翼東宮者老成儀智一人而

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吳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然

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

守令或從布衣蓋其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

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數臣耳今

陛下且備負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官僚方補而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官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

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於

陛下者不得不犯眾怒一言之爾今

陛下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眾心難服甲可

不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之朝師保之

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



之跡形於董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負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請點用况官僚

太子之輔甚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勅吏部照同推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

人一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

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衆公於

下遵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

世世以為選官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

嘉慶通志卷三

三三七

陛下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

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人

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

後已少遇利害輒返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

不可得也今

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

太子進德之始猶宜斥去此輩臣一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民之幸實宗社

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八年五月初五日題奉

聖旨這厮每既說所選官僚非人又說指摘醜跡不

欲形於疏奏又說奔競之徒不宜用又不欲吏部司其事好生奸佞着為民科道官缺推補好的來着吏部知道

嘉慶通志卷三

三三八



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臣趙時春謹

題為乞舉正 東宮朝會禮儀備內外文武官寮

以崇 國本以慰人心事臣伏觀

陛下以春秋鼎盛之年即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遠

慮萬世無疆之休熙洽之業也天下臣民曷勝

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庶官朝 覲之期勿

士賓興之歲恭惟

陛下雅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子垂及陸齡濬哲滋茂正

嘉隆疏抄卷三

一十九

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天下臣民欣逢快觀之際

也然而 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脩舉

內庭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拱護之徒尚未選擇

鸞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人心對揚 聖明垂統後之至者也臣

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

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

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

可以為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嚶嚶之望豈不

百倍於齊侯哉

陛下盛德謙抑未即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

官僚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 上請誰當為

陛下言之哉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

即乞 勅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

在豐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

外群臣以 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臣又切思

皇太子睿哲冲粹其登輿殿座起居周慎之防非臣

等外臣所能與伏望

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事

嘉隆疏抄卷三

一十九

皇太子務周且備其衛庭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勅所司定議施行及臣等官僚見缺太多存者至

少甚至少保掌府亦缺不補亦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眾望更乞

陛下博簡天下英賢端方直諒之人以充其任則天

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翰林院編脩兼右春坊右司諫臣唐順之謹

題為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事臣聞古者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祀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

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遠深為

宗社根本之重早立 東宮儲二之位以繫宇內之

心二載於茲矣曩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

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暫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將有待今

皇天迪保睿筭日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

米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

咸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之良渚哲岐疑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

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誠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望

陛下俯覽萬物作觀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會一應儀注早為詳訂

與處使一應法物早為完繕

具周慎豐美以

飾采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

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脩官聯既

備及茲正陽鎮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耀增光紫

極而內外官寮之眾四夷

朝貢之臣咸於快觀爭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

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雋矣臣愚不

勝惓惓祈望之至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預教

諸闈以成

慈愛以昭 燕翼事臣伏睹

皇上臨御以來正

郊廟之禮尊

帝后之謚 大祭親承以事

天地 太學躬幸以崇 先師與夫 視朝聽政之

儀 經筵日講之典罔不次第舉行薄海內外

仰 倫制之蕪盡觀 舊章之率由咸稽首歡

嘉隆疏抄卷三

四一三

乎思見德化之成可以媲美堯舜無難致美其

尤有所宜舉而不宜或緩者孰有要于預教

儲闈一事乎我

皇上受 天眷命曩在潛邸

聖嗣早已篤生實惟 宗社無疆之祿 即位未幾

因禮官疏請

諭下內閣且先 賜名後行 冊立事則名正而

儲闈之分已定矣復因閣臣之請

千秋令節文武群臣致詞稱賀則分定而 儲闈

之禮已崇矣然以迄于今尚 冊立未行教法

未備

宸衷睿慮豈非以

皇子年尚冲幼

慈愛所鍾體念諄悉有 不欲遽勞以學者乎夫愛之

必勞孔子所尚蒙 以養正聖功必先昔周成幼

在襁褓即已有教故能日就月將以緝熙于光

明稽諸自古帝王孰有不以早建預教為先務

者我

太祖以及

列聖率而行之視古猶有加焉若 大本堂之建

昭鑒錄 文華寶鑑諸書無非為預教 儲闈設

也今

嘉隆疏抄卷三

四一四

皇子岐嶷妙質來春已及六齡正聰明日啟知識

日長之時預教之圖甚在所宜舉而不宜或緩

者况當

先帝小祥之後 盛典方行既有以合禮制之時復

值群臣

大朝之期 宏規聿舉又有以係天下之望此臣愚

夙積忠悃所以冒昧為

皇上陳之也伏願

遠遵古訓近法

祖宗

勅下該部擇日具儀上 請爰乘首春之候肇正



青宮之位蚤建而預教之俾內而百司庶府在

朝諸臣外而藩臬郡縣來 朝諸臣相率稱

賀快睹

盛典豈不于

帝業有光也哉然教之固貴于預而輔之在得其人

昔賈誼陳治安于漢有曰太子之善在于早諭

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蓋言

輔導之官所係最重擇之不可不慎也故我

太祖之諭詹同則曰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

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

選舉參用誠有見于此爾我

嘉隆疏抄卷三

四十五

皇上深宮法庭之中動靜語默孰非至教然日有萬

幾豈遑時勤

訓迪其所以涵養夫氣質薰陶夫德性者豈非官

僚之責乎于此不慎選以充則習與不正人居

其何能淑必也選夫博聞有道端方正直之士

以充賓客諭贊等官俾之朝夕與處講讀經書

發明義理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無有不

正以清其良知雜其善念矣至于 內侍之中

亦必擇有老成純謹忠厚小心者出入起居必

隨以侍庶幾耳目可以不役逸豫可以不萌官

府一體內外得人預教之道其庶幾乎又必

皇上于萬幾之暇嘗

得歟則

教之曰某事也如何行之方有濟于天下國家也否

則鮮克濟矣或 經筵日講有所得歟則

教之曰某書也如何體之方有益于身心治理也否

則無所益矣人有不同則

教以如何而別其忠邪言有不一則

教以如何而別其取舍蓋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而

蒙養既端斯聖修可至此臣愚復惓惓為

皇上詳言之也伏乞

早賜採納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隆疏抄卷三

四十六

隆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國彥謹

題為 東宮出閣屆期懇乞

聖明特 勅當事臣工亟求輔導機宜以端

大本以慰人心事照得隆慶三年該禮部題為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

睿養以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年再請奉

聖旨年十齡來奏欽此臣等竊計來歲壬申

東宮妙筭正十齡矣雖備官行事尚有待乎新春

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今日蓋

皇太子一身關係最重上而

天命下而人心

宗廟社稷賴以靈長中國蠻夷賴以撫馭矧茲出閣

講學正天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

曲加培養而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使聲歌玩

好陳於前紛華靡麗雜於後則規模一定游習

漸深後雖百計維持將不能挽其既定之心奪

其已成之習矣故自古明王聖帝必加意皇儲

而教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慎始之道

雖非一端要其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忘分

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三者盡而輔導之功

無餘蘊矣臣等謹將科欽遵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義大

矣哉今

皇后母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

處卑謂之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

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天雖

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

故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帡幪則無以

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朕違日深

抑鬱日甚疾將日劇况能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

中央之位

皇后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為中



止於半部論語為之蓋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即

二帝三王之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為哉今

陛下選用 宮僚固必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人

品優劣則尤宜萬萬加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

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推舉老成練達正

直忠厚孝友溫良赤心報

國有道術者一二人不拘在

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填註考語封送吏禮二部

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定

青宮職銜會官題 請取自

嘉慶御批卷三

四十九

上裁如此則甄別薦舉一出至公而碩輔真才計時

可得矣又惟簡拔才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

學未破非所以聯

上下之交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

罔不情意浹洽故有卧則同榻行則叅乘交如

布衣相呼以字者豈過為謙屈如此哉蓋天子

之子榮貴已極不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

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

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災異之可懼不知問

閭徵役之苦不知疆場戰鬪之危與夫一切欺

蔽逢迎儉壬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欲開發

皇太子聰明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嘗  
不欲忘分相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數太拘外  
廷之臣不得時時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  
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輔導  
皇太子焉誠恐  
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  
宮僚雖盛而實用罔臻 睿質徒勞而纖毫無補  
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味斯言也豈非千古入君之永鑑乎臣願  
東宮出閣之日以好善志勢為心以隆師親友為  
急令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為簡便儀注勿拘文  
法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  
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  
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  
白有關  
君德治體者量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  
皇太子優柔厭飲融會有得方始還  
宮每月終師傅官具錄奏聞  
陛下不時  
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內臣導之溫  
習無使忘記此非特



皇太子道德學問與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情忠邪亦

藉是可致矣又惟

上下交親啓沃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

下事何者非

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

陛下之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

皇儲戎使 官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數遷別用不將

以他務為重而以

皇太子為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百執事所司不過

一務所統不適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

何獨至於 官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

崇卑酌量推遷未為不可臣竊謂捐軀盡瘁固

臣道當然而賞賚爵秩皆

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克稱厥職則

何官不可兼何賞不可被雖異數殊恩

朝廷非所吝矣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

勞也哉臣願

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亟處如其人

即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職

庶切磋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

皇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內廷

供奉之人日侍左右

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因其機而導之以正

則為勢甚便為言易入此在司禮監諸臣慎與

不慎焉耳往見 東宮冊立之初

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

皇太子殿下尚幼冲而學庸論語諸書皆歷歷成

誦且其字學疏朗筆法遒健雖

聖子神孫靈秀自別而與聖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

誣者矣矧茲出閣之頃正群情鼓舞之會臣願

陛下嚴責司禮監將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

等第有功者破格陞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

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外加持養聖之功莫

良於此臣學術淺陋識見凡庸謹以千慮一得

及今當預為整理者參酌輿情上塵

天聽其他一切未盡事宜應行禮節併乞

勅下閣部大臣虛心延訪悉力講求務期有裨

東宮德業無負 皇上任使逐一開具停妥上請

定奪候來春次第舉行其有踵襲偷風夤緣干進及

以邪佞矯飾浮躁不堪之人濫送充選者容臣

等兩京科道及大小諸臣互相名劾惟

陛下少垂察焉中外臣民幸甚 祖宗社稷之靈幸

甚冒瀆 宸嚴不勝隕越 期望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要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披瀝忠悃乞加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 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

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身碎骨未足圖報切謂

職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

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臣詹仰庇奏

卷三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

一一煩瀆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治者為

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

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

也恭惟

皇后殿下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宜以而

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排 聖心多年矣而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惟慶祥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之

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

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

聖德之累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命直侍曉事

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鬱之氣已舒而睿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

臣詹仰庇奏

卷三

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官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

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

死有餘辜也用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

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你不曉宮中事多言姑

不究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速請

皇后正位 中宮以光

聖德以端治本專臣近觀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

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

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尔不曉宮中事多言姑

不究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觀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

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况 宮闈事乎今書之

邸報傳之中外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

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

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

萬物能育者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嘉隆疏抄卷三

五十一

嘉隆疏抄卷三

五十六



官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后乃與

皇上共奉 神靈之統者可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違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

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虚心聽納以為天下萬

世法豈可踈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德之光華耶至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幾諫號泣以求

親心底豫而後已况

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命別宮臣豈敢不

號泣極諫以自蹈不忠之罪哉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慰則 睿體自平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彝倫敘矣臣之死生不之恤也

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臣戚元佐謹

題為議處

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臣聞國家極重之

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

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姦冗盡

頓裁時稱一快然 天潢繁衍而椒聊爪生

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征雜派入者不

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

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

具疏 請及今已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開

條格畧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揀弊之方而非拔本塞

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

之事若不能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

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矣今日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處宗藩而使各得所當先

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

蓋

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

北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頻墜河如大寧遼左

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為之堡塞鴈門

南控河山而西局嘉谷如太原關中延慶章靈

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蔽他如

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

翰恭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際

隆平齊谷維譚漢趙旋孽或貸或罪日積熾猜

彘臬益煩兵權盡釋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

無內補之例皆情親而勢愈疏法弊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

涵譎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園

土之收辟有謨蓋之慘况乎邸府繁增經制無

畧髡寬莫解尾大為虞仁人悽惻其寒心志士

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

寡支用不敷假貨揭債朔食望米以致資身無

策日不聊生乃有共違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

未婚二十載而不足語及中壽則言之醜而不

可詳餓殍於道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

弓走馬白晝劫奪於郊衢柔輟者執擁擁杖潛

身竄入於輿阜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草昧之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

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

後世善繼善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繞四十九位

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

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時

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枝造

入王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

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廢上供之輸猶不給王祿之

半為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

宗所入剝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欽



良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皇皇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 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

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僮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燕支尚有本色三十石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減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之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養固知其不能矣至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如 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踏固不可開之以生踏而不善通夫

祖訓亦不可盡不觀諸 祖宗朝乎彼 國初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鹽

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后又不能給而於

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時至永樂祿

數日殊 秦魯唐府各五千石 遼韓伊府各二千石 肅府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

石而 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况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 蒐兵耀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 陞轉如常

祖訓也而 累葉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 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觀今日之困如此



父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此將原禮之初而盡給之手抑變通其術而別識之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未聞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矣  
皇上親親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於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 五三

上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臣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

遂大減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雖慘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

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三不言以至於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借擬數款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三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已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 六十四

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得孰失何利何病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復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事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劑量之爾臣不勝企望之至

計開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 豐林王台翰奏稱宗室之中其繁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擬將 親王限以五子



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  
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 郡王以三子為  
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時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  
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  
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王孫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懋世已二百餘年以  
親論之亦漸降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次子許封其四子

共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次子  
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  
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  
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

請名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與民間俊秀子  
第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

王親事列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商等業從便生

理可也或曰 親王之子例為 郡王

郡王之子例為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

職業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與齊民等

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

然懸絕已為不情况讀書必賴燈窓之資經

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乎畝畝之授工

藝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

為宗女婿尚有婚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

無將 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歲

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

二十歲亦 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

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則 賜之衣

巾若止務生業不必驟 賜各子仍俱給銀

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

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與查訪一節極

當詳慎庶無冒濫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

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業者則

譬諸家有不育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或曰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令既任其生業

則必不能不出城郭恐為不可巨費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

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



守主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郭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與交易慎爭一切貸之則貪婪縱覓凌弱暴寡益多事其臣愚以為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此怨爭而遷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已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恒產可侵臣故曰有司之道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莫不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

朝國之外傳也今之宗黨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儒工隸卒無所不為隱心執役甘心撫按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例而均受舉劾之公分發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遠以言愧矣臣嘗執思而酌議繼嗣者得

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中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則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爾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勳勞於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割絕其統是所以勸百工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緣何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



莫備提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陽皆非之  
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  
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今至  
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懿熙仁皆為藏主則於

祖考然矣而况卑屬乎臣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

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

親疎無等按諸禮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

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

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

為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

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郡各隨父之

差等 請封初不限數之多寡及至選酌儀

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 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

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

其選酌儀履既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是為榮寵合將祿米免給亦無不可

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  
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

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中

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

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宗女宗婿除以前弗論

外以後各女婚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

冠帶婚費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單爵子女

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

不等口糧今既許其各從生理則人自為業

較之每月有限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

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營運

或驕惰游蕩不能生理者一槩革其口糧恐

不能生似亦

聖世之棄人矣合無將已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

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

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

覆題行選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

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就婚或雖經奏 請未受封號而先已成



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燕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甚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人等各色雖各不同皆屬擅婚例無受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禁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各宗格於例無由而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喪養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各從其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隆慶三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殷士儗

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遵 成憲守 明旨以慎藩封以圖萬世治安

事先該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稱

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緡墳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

聖旨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緡墳以後

勿得再行續奏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緡墳還准襲王仍支輔

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

信而萬世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

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 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念天下民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持命會集在廷群議勒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



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 肅府緝贖奏  
請襲封本部議以為 懷王堂叔似非應繼人數始  
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繼襲則奉

皇上聖斷不准繼襲 一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

世所當守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

藩之冒濫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

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緝贖茂 成憲玩

明旨肆然屢瀆

天聽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紛紛奏

擾不已凡 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

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偶未思及前

項條例及 明旨為 成憲所係爾今臣等考

之 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移在蘭州

腹裏並非極邊之地况 肅府諸郡王見有數

人於其中選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

護何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聖旨所當守堅持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各藩窺伺不萌民力可節治安可

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停妥具

疏上 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弗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紊將

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

之至

隆慶四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阻撓

嘉慶四年抄卷三

三十四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

題為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以仰裨

聖政事臣等竊惟當今 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

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 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

惟是 宗藩二百年來茲斯麟趾綿衍繁盛邸

一 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防尤為難處近按

王牌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

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

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數不止

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

運四百萬石之人又不啻倍之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本

根茂盛則枝葉繁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

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教唆控訴有司

則難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

成錮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 彛典無容議矣

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臣陳胸

臆列為九事仰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歲

親王五萬石 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親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

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乏用議更定

親王歲祿萬石 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

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用斟酌節減

如此

聖祖不為萬世計乎查得議處改折 郡王以下哀

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

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屏翰歲祿隆重良不

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

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額數或

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

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

朝廷降勅褒異賢坊示勸儻數月之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

一各 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

限 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奢雜小民恒



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  
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  
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需易與為善數多則黨眾祿  
窘易與為非此周韓代府所以日益多事往  
往越關奏擾甚至毀詈長史白晝劫奪甘為  
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  
以為自今以後凡係 宗室辰多不能並處  
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

王府故絕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為可  
繼夫散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  
不必過為拘泥者

一先年 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  
多至寅緣冒襲乃有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  
費國力莫此為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  
何頒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  
郡王一一承繼正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  
如 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否得  
襲榮端表札之爵又如弟為鎮國將軍

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府如此者尚多也  
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有 王府去處撫按

官轉行長史等官具啓 王親及管理等將  
查條前犯革爵及故絕 郡王弟姪遠孫曾  
經冒襲者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  
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  
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  
實施行毋得再為文具徇情容隱

一 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  
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  
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覆各 宗祿米行文  
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  
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莫

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有  
王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米若干作何撥給  
或如額糧內增加或如額糧區處無有完欠  
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  
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少去處各該  
撫按官遵照近日 詔書督率所屬查確完  
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無得苛損貧民如山  
東太山湖廣恭和香錢之類亦盛者該可補  
奏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爾

一 國家重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



今據 王牒所開將軍以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 臣見該部題覆可謂 疏通而猶寢閣若此何也 蓋議覆雖由該部而 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 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 關節通於錢神文移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已為借債之券矣 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官嚴導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碍而奏 請過二年以上者年終類美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茂著許得一體陞用給與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 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碍題覆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刁豎故違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叅治罪

一 郡王故絕府第屯廠暫歸

親王掌管侍有親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明甚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緣奉歸朝廷者豈 親王規此微利為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動損等有詞幾何不為田潤王誥等所影射耶觀此一府餘可類推乞 勅該部一面查行河南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保故絕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司掌管候本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於花生填育之弊最為實亂 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悖者尚多即有議革實緣復業 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 宗統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



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工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有仍前白恠者重行叅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月六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所在官司申達巡按

御史將輔導官并差遣人等叅奏治罪

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

身後皆有 御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

在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

二處 御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在

王府則欲極豐在有司則欲極儉在 遣祭官則

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

者有一祭費數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

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弊本以敦族適

以病民臣查得 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

其餘祭品止令所屬員辦豐儉未有定數合

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 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為差等移文 衙門通將合

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襲賣 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

一 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

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 王府內使等官管求出外管

莊收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

威福羅織害人重科厚歛靡所不至

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藩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闈人徧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

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

塋之數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

誰何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

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

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

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在內官內

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討不由內監

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創之律并第宅墳



坐違 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  
按御史查叅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九者或  
議勸損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  
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  
糧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  
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惜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  
權宜之計爾如蒙 勅下該部議復上  
請早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有為  
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  
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  
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以  
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  
許 請封則不宜困之一戒使得畢力農費  
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  
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  
惟願 廟堂之上主張肇畫

特降

王勅廣集公論定為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臣等不任惓惓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臣邵光先謹

題為乞

賜嚴究揆置姦徒警戒

親藩以杜後患事據湖廣按察司總巡歷司呈奉本  
司帖文該本司按察使方弘靜命同都司署都  
指揮僉事盧梁布政司右布政使李心學等會  
問得犯人王江即吳江等招由孫人參呈到臣該  
臣看得吳江王鵬劉廷璿李明以淫肆毒偽授  
爵官詐旨逞威戕害多命顧通以王漢蠱惑成  
姦左道亂正通夷習戰落屢煽以上各犯罪  
大惡極擬以重辟情實無枉宋平甫昌聯國戚

皇朝隆慶抄卷三 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

顧應斗私結親王俱朋比為女奴生事誑詐王

世臣以刀筆營納引禮申觀光以賤役濫授王  
官皆竊倖弄權隨事揆置金文世遠在軍校周文憲  
提違抗方岳猾胥竊勢枉法受時軍校周文憲  
賀欽侯廷儒張官張憲文世遠在軍校周文憲  
汝立楊澤王恩魏朝斗梁棟樂田大茂田允  
爵楊芳趙鳳王天奇王濟趙朋瑤杜芳王綺  
等結成蟻蠱之姦共肆虎狼之惡心律例均屬有  
違遣戍俱為允當內金文祥所犯事情先該巡  
按廣東潘御史參奉勘合該臣坦問充軍具奏  
候奉明旨施行今問前罪原係一事合併職



完從一發遣其餘徒杖犯人尹國氏劉廣正等  
作惡為姦各有不同所擬前罪皆無虧枉又看  
得兒產育於樂工之女寄養於軍校之家始  
而宗儀系奉阻不與結以見花生情真繼而冒  
易母姓更改生年則其詐偽益露重復參詳前  
後招情無異除批各犯既覈明白監候奏

請明文至日施行未到罪犯嚴提究結外參看得原  
任遼府左長史陸宏道楊汝江許仕德右長  
史林浩素宗儒張守宗揚悅叨居輔導之官素  
乏弼直之義遂浪隨波既已昧於陳力貪位固  
寵又焉用乎彼相內使田用張相張恩陳明廝

養奴役狡猾巨姦倚近侍而敢於竊權詐軍民  
而奪其財產與典寶謝銘事發指以打點前途  
因而在逃詎該府之金銀遂背主以回籍楊秀  
始以畏威而身事二主繼以藉勢而家積千金  
典寶鄧光宙良醫單栢審理郝憲均屬王官效  
尤諂佞朋姦釀禍黨惡害人典簿龔爵明知有  
主房屋却乃恃勢占居儀賓楊成名既已結姻  
王家又敢濫娶樂婦湖廣行都司荊州衛指揮  
僉事王朝彥職叨武弁甘屈事於強藩身匪王  
官乃附勢以肆惡操練八嶺山內意欲何為後  
獻有主莊由法果安在以上各犯據其情罪似

不同科稽諸名例均當參論但原任左長史陸  
宏道林浩等去任有年并揚成名犯在革前樂  
婦已經退出俱應免究王朝彥黨助大惡罪犯  
匪輕田用陳明罪過多端鄧光宙兇惡最甚與  
楊秀張相張恩謝銘單相郝憲龔爵通應提究  
湘陰王長子憲烟派出

天潢行同市井師遼王為高功妄行邪術既  
祖訓之有違拜王安然為乾娘任意出入殆廉耻之  
盡喪據法難以輕縱相應奏 聞區處及參照  
遼王憲熾性稟戾氣心懷異圖叨享  
世封故違 國憲自承襲

王爵以來傷倫敗度腥穢日以播聞迨奏  
請道號之後怙寵恃  
恩虐焰愈加張熾其逆惡罪狀不可勝數而槩舉其  
不臣不法之大者則十有三焉一各  
王府不許收留孕婦以致生育不明冒亂  
宗枝載在令甲甚悉所以正 國統而降  
宗祀至慎重也夫娼婦張大兒以樂工張紹先之女  
而生長沙市美花街之內一郡人民誰不共知  
共見者遼王收入該府未及半年即生川兒則  
花生之蹤跡為甚明矣乃改已酉為甲寅冒襲  
效為羅妾朦朧 請名希圖襲位復行張大兒



父母藏住府中姊妹之改嫁兄弟絕其往來  
又打死儀賓張棟李三榮等以掛議論者之口  
自謂得計矣不知川白懷孕於美花術偷生於  
雪溪堂寄養於王鵬之家而抱回於毛太妃既  
薨之後耳目難掩情狀顯然在官宗儀官吏師  
生者老千餘人眾口一詞而  
廣元等王各通原無保單手本及將軍中尉致仕  
等連名訐舉花生來心其朦朧  
誣名之罪王即善辯將何以解焉夫公論有在明例  
具存而乃蔑視

國憲冒亂宗統娼婦花生敢於說奏何欺

嘉隆抄卷三

九十一

君一至是哉此不臣不法之罪一也我

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深仁厚澤浹洽寰宇凡萬邦黎

庶一聞 賓天哀痛哭泣如喪考妣况王身出

皇胄叨享厚祿受

先帝之恩寵充為至優渥者耶乃於迎

詔之日不行舉哀而成服五日之後即不縗服且服

內遊宿娼家宴飲如故 正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且復揚言於眾曰我於

今上乃叔父也難以照常文 云天下親王我為第一

人即斯言也誠何心哉 其無

君之異志昭然矣此不臣不

宗室子女名封及以絕府第等項事宜載在

祖訓會典及宗藩條 炳若日星豈容違越王乃上蔑

祖宗下戕枝脉索求 誓言不可忍言如將軍中尉縣

主鄉君應該

請名封者分定等第取使用銀兩湊辦不及者監

比完足倉難無 者不准類

奏致使奉國將軍 等各子女百十餘位男或

逾四十餘歲尚 有名女或逾三十餘歲猶未

出嫁指陷至此可忍言乎或以入

賀進香為由而科收 或以備醮書符為由而索

受謝儀或以送 散作為詞而倍取價值或以

違法抗旨為詞而逼令求恩 盡錙銖撥入骨

髓致使貧宗流 笑所如同丐乞剝削至此可

忍言乎 長垣王寵 泐者堂叔祖也其薨不

請祭號而私自速葬財物 妾從盡收入宮

枝江王致 揮者族叔也其薨不行奏

聞且致死其子 子見今暴露 衡陽輔國將軍

寵池一故萬金家 盡行般進其少妾菊花等

聽王鵬等強占為 妾所遺親生長女則賞王鑾

之子為妻益陽 國將軍致 撥一故新置府第

即行許賣其少 妾聽吳江強占為妾其妻

淑人劉氏則逐 各的親弟姪不



豕廟神主槩行毀奪原奉冊印匿不

奏繳殘薄三此可忍言乎甚至索致棺銀二千餘

兩而又令樂工李明赴席俾之跪迎索致桶銀

三百餘兩而又令樂工杜芳等肖刑斬首澆糞

滿身索致椽銀一千餘兩而又鎖拏其親女索

憲燦銀一萬餘兩而又編為返本還源記以揚

其醜凌辱可忍言乎又甚至奪親叔

廣元王致樞之妾月娥翠兒擡入宮中從姑原陵

鄉君收留園內穢亂可忍言乎又甚至杜氏者

枝江王致樞之妾也逼姦不從則親自執刀刺其

臂肉夫人黃氏者長陽奉國將軍寵漂之妻也

逼姦不從則活置棺中焚其身死况慘可忍言

乎其諸財物洲地店房祿領等項任其奪鷓難

以枚舉夫 宗室孰非

祖宗一脉乎孰非

王之骨肉乎乃忍於傷殘若是其於

祖宗啓佑之恩 朝廷敦睦之典悖逆甚矣此不臣

不法之罪三也一儀賓者聯姻

帝冒作賓王家在

朝廷榮之以品秩厚之以餼廩孰非

親親至意豈王可得以非理凌虐之哉彼因張棟李

世榮欲阻川兒之

請名遂囚禁馮房拷打全副碎其皮膚灑以醇酒渾

身蛆出磔死街衢親屬不容收屍妻孥盡至瀕

落此前古未有之慘也復因郭興爵沈應龍等

欲要落救二人遂槩行緝拏並加非刑或裝樂

工而扒演鬼判或做夫頭而驅逐山林或俟其

刑或犬其狀或為奴李明之家或為高壺為肉

卓為肉登或騎其頸揪其耳掌其面或以泔和

酒逼之使飲或以糞充腸威之使食此前古未

有之辱也至於喬大成凍死望廷羅嘔死涂相

哽死王琮氣死閔克成按井死及施大盛腿厥

李賢耳聾郭興爵等數十人潰死亦屢矣以儀

賓而遭此此前古未有之禍也他如鎖拏縣君

於通衢威奪媵妾以給樂工而害及其妻孥矣

奪房屋以賞姦徒禁子弟之習舉業而害及其

家族矣甚至拶押張星之母逼令掘出祖父兄

嫂七墓之棺擗暴露道旁而害及其祖宗矣慘

刻至此可忍言哉此不臣不法之罪四也一各

王府擅作威福打死人命者撫按官即時奏

聞先行追究設謀撥置之人載在

明例不為不嚴矣 遼王捲羅事情妄拏良善不論

是非輒用全副慘刻之刑且設立剥皮向火泔

水之名色如打死衛軍張文魁府吏雷大夏平



民范增 榮唐項周連周常范腊保朱璉等不可  
勝數以致柳死萬民熙射死李憲燒死黃氏爛  
藥致而魏大才楊雲宿守已等尤慘不可言至  
於開封氏之棺割顧長保之頭燒燎范氏之面  
揉瞎為添興之眼打聾李賢之耳以刀刺杜氏  
之肉以二三人輪姦范氏魯氏等而甘心蒙  
禍蓋有求一死而不可得者斯尤刑過刑剝未  
盡之刑而虐逾炮烙未盡之虐也夫人命至重  
上干 天和欽恤之典 朝廷五載一行焉誠  
慎之也而王乃戕殺人命不啻草菅是心何忍  
哉自古戕暴之甚者亦罕有若此者也此不臣

不法之罪五也

皇明祖訓九

卷三

親王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  
以禮聘娶但是娼妓不許狎近王乃宣淫樂婦  
至八十餘人出入官闈立為上班官身等項名  
色甘至偽封為妃掌管宮事稱為娘娘侍長等  
項名號仍淫心不足差遣四出近則強奪江陵  
監利等處良家婦女遠則收買山西四川淮揚  
蘇仇南北二京等處絕色女子多至數百餘人  
穢瀆離宮別殿可謂選擇乎可謂以禮聘娶乎  
至於強臺親叔 廣元王堂叔祖  
長垣王之妾姦占宮中則躡亂倫理抑又甚矣又

至捉拿民間俊秀子弟鄭沛等及道童行童連  
序福愈等次皆淫穢略無顧忌蓋不但不知  
朝廷之有紀綱而亦不復知人間之有羞恥矣此  
不臣不法之罪六也

皇明祖訓九諸王宮室不許擅蓋離宮別殿而私造  
印信則例有 明禁即 親王不得而僭也

遼王內縱淫心外蔑 國憲自正宮外擅立別宮  
東曰雙蓮西曰芳華又西曰裕昆摩空騰漢制  
逼 天朝豈藩國所宜居乎自

冊寶外擅鑄印信曰雙蓮宮印曰芳華宮印曰裕昆  
宮印紫綬銀章龜文駝紐豈臣子所得擅乎復

皇明祖訓九

卷三

以樂婦陳五兒等僭稱名號分掌三宮印信至  
於搶奪良家子女則蓋有蘇州房聽鶯亭等所  
住馬房到俊秀子弟則蓋有機房芝蘭堂等所  
住馬而又蓋有紅房百十間則以官身樂婦李  
元女等八十餘人住馬夫 朝廷分  
藩國九宮室僕御出入起居皆有定式而乃僭竊  
靡極荒淫無度自古凌分棄禮未有若此者也  
此不臣不法之罪七也

皇明祖訓九除授官員須從  
朝廷選用若大臣專擅選用者斬  
皇明祖訓九敢違之彼吳江李明者樂工也或授



松滋侯或授為彭城伯而衣蟒腰玉王鵬劉廷  
贊者校尉也濫納指揮職銜擅號親軍名色而  
播威弄權申觀光一門子耳賞為典寶王世臣  
等吏役也賞為引禮他如軍校周文憲楊澤等  
五十餘人盡納官職優以服色冠履盈滿錦綉  
奪自一時官號比擬

天朝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分也而孔  
子先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况侯伯親軍為名  
器之大乎而王敢於濫給匪人是尚知有  
朝廷乎斯誠輕 右命如弁髦者也此不臣不法  
之罪八也一各 王府不許凌辱官府載在

明例而長史等官職專輔導所係匪輕豈王所可擅  
白更置者乎 遼王鎖禁張知縣戲侮索知府  
擊罵楊通判方通判俛首被縛免冠罰跪凌辱  
至此其誰堪之至於逐趕越長史逼死王承奉  
尚復知輔導之為重哉且王承奉死即以劉廷  
瓚代之越長史去即以王鵬代之而典簿教授  
等官俱令申觀光王世等代為專用憚人以便  
己私然則必使

天子權柄皆自己出而後可耶夫威福者  
主上之柄而專擅者必蒙首惡之誅王乃凌辱官府  
屏絕輔導恣橫肆虐植黨附私侵

上之權豈細哉此不臣不法之罪九也一王假以

玄脩朦朧素蒙

先帝賜給真人道號及真門金印遂乃拆毀民間房

屋奪占士子書院及

湘府廢基又陸續於府城內外私創庵觀招集流

僧妄行邪術煽惑人心甚至演習遊法擅割人

頭及指倚建齋親自登壇索受宗儀軍民以至

樂工之家謝禮不下數百餘家近奉

明詔將真人高士等項名色盡行革去王乃猶假前

號登壇作法內為

光澤等府主醮外為樂工庠明鑑等家上朝勒取

段近金銀酒席等項為迎駕謝恩之禮夫以奉

詔革去真人之後尚敢妄行而無忌其在平昔可知

矣以樂工之家寡婦之家尚且枉駕而不慙其

在宗儀軍民可知矣辱

先帝之 寵恩恃 今上之 明旨不忠於

君父有玷於 宗藩此不臣不法之罪十也一

遼王於沙市美花街內建官亭以為點樂之所外

建接待寺以為遊樂之所又令田大成等家建

有步香園靜觀亭等處以為玩賞之所每宿歇

街中連宵累日於是荆人有美花宮之號其在

街樂婦每年進銀數百兩名為脂粉錢其樂工



四外買賣每年進銀數千兩名為生意錢故又有美花莊田之號以故男女樂戶三四千人特以聲勢富藏大盜坐地分贓人又號曰盜賊淵藪又富家子弟往往圖財害命莫敢誰何人又號曰陷人坑其為一乃殘穢之害甚矣前奉

宗藩條例改正樂工凡地方士民無不仰頌先帝之 聖明者而王乃大言曰此非

祖宗舊制也仍傳旨田大茂等只管安心照舊不許聽從有司擅自搖動夫出入街中遊樂無忌則

淫邪蔑度甚矣科取脂粉買賣等銀則貪婪亡其甚矣竊盜分贓圖財害命則貽地方之患甚

矣既奉條例之後而猶占據如故則抗違明旨敢於欺 君果於自用如云非

祖宗舊制則言尤為不順甚矣此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一也一問刑條例漢人不許交結夷人互相

買賣引惹邊釁乃尋買賣番貨收買違禁貨物所以竣夷夏之防而切履霜之戒至明矣夫施南

容美等司反側不常非宜結好而西番南粵遠在萬里亦宜私通而莫之忌乎王乃饋金爐

香與田宜撫送李松枝與覃宜撫因而往來交際不絕而西則收買私茶潛通番國而趙鳳等

被巡撫谷都御史等回南則私入粵海收買禁

物而金文祥等被巡按潘御史恭提彼其曲意以結土司之懽而馳神於西南萬里之外志將何為哉夫人臣義無私交載在春秋以

親藩而恣意遠交若此人臣之義不已潰乎不執之謀何可長也此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二也一

親王無故不許出城遊戲條例甚嚴况可出城數百里之外及操演日不返乎

遼王一欲遊戲則與吳江等携婦女百十餘人出城賞翫粉黛盈於道路歌聲振乎林木而遠近

為之溷穢一欲田獵則與劉廷瓚王鵬等謀曰荆州自来為爭地武事宜習帶領校尉樂工人

等一二十人操演陣法金鼓喧天旌旗蔽日而遐邇為之震駭近至沙市草市美花街紀山八

嶺山等處出入無分晝夜遠至公安枝江荆門當陽等處往來幾逾一旬大野馬肥充則有蹄

齧匹夫持戟則有雄心處王位之嚴重當荆楚之寧謐用是果何為哉即過軒章臺詩有千綺

圍獵森森殺氣之句至龍口詩有龍口蛟尾句鼓茲水之詞操演已不可矣而發斯詠也可謂

無懷他志乎憑陵之勢可畏跋扈之漸宜防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三也是

遼王毒害不但異姓即



宗室骨肉之戚亦苦其剝削擅殺不但細民即儀

賓親近之臣亦死於非刑色荒不但娼妓即祖

叔之妾從姑之親亦任其姦淫暴殄不但生者

即家廟神主墳塚枯骨亦忍於毀掘出城遊

樂不但附近之地即龍口蛟尾等處亦因而窺

伺結交樹黨不但通於中國即施南谷美等司

亦陰為應援不但蓋有機房紅房等所以使男

女宣淫也即正宮之外亦敢於擅造別宮不但

已革巴東等府給有教授關防也即雙蓮等

宮亦敢於私鑄印信不但偽授官職也即侯伯

之位亦敢於濫給匪人不但偽封沈妃也即娼

婦之子亦敢於冒亂

宗統他如擄掠良家婦女而雉鳴哀者不止百餘

口強拆民間房屋而鷄失所者不止百教家

嚇詐銀兩而取盡錙銖何啻十餘萬金亦占地

土而田連阡陌何啻數千餘頃登壇主醮索騙

已盈囊矣假真人之名號而法場初建妖術妄

行辱官毒民虐焰已滔天矣

先帝之訃音而宴樂自如忍心無禮逼奉承死逐長

文去生殺予奪威福盡為擅專練兵山、照卷

皇明祖訓千百餘言字字敢於悖違

宗藩條例六十餘款事事慢不遵守釀荆楚三

羊之變孽孽壞

祖宗二百載之綱常五倫棄絕眾叛而親亦離四維

滅亡人怨而神亦怒宗儀處池籠之中痛心切

齒而無可赴訴軍民環封疆之內吞聲飲恨而

莫敢誰何該口覆蕃之日幾萬人填門塞巷悲

泣號呼恨不得即分食其肉而誓不與之並生

也速查該府雖貴哈之降庶人而贖亂曾未能

及其一二近考徽伊雖載輪典槎之發高墻而

罪過亦未能如其深重至於自稱於

聖上有叔父之尊又謂荆州為自古必爭之地其包

藏禍心又蓄異志猶有不心言有不可言者當

此生盛之世豈容此無

君之臣哉臣切任言責待罪地方失今不從實勘

奏亟行處治以杜釁端恐釀成逆亂以貽突棟燎

原之大患雖萬死莫贖美伏乞

俯加詳覽

勅下廷臣再行集議如果臣之所勘匪謬查照條例

覆請

上裁 特賜

乾斷大正 國法以為強藩怙惡之戒以重萬世



并應提問人犯及速官入官給主各項賊私通

候 命下之日行臣遵照會審詳決遣配贖決提問查追

施行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隆慶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廷相謹

奏為獻愚忠以惜財費事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附 顯陵即下南

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

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

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托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忽

然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

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踣淹歷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靈霧所感或為風沙所觸當此

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二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此直隸河南直抵

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

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

千百成群聞傳西平鄖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

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大駕遠臨供應不貲雖本部  
差官畧為協濟終恐誤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  
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懼幸  
而無事近日京中朵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  
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北虜聞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  
不知者自我成祖定鼎燕都即設太倉銀庫  
貯收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克溢今各邊奏  
討無虛日該部借支無止期大駕遠去支費  
又不下百餘萬兩即太倉所貯亦不過百餘萬  
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  
相謀惟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無以善  
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  
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寔生  
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諭他奏了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王治等謹  
題為乞慎行幸以調適  
聖躬以慰群情瞻仰事近聞  
皇上欲幸上林苑海子九重邃密未敢遽信昨見  
閣臣具疏請止未蒙俯從乃知  
聖心果欲有此一行臣等特罪言職豈敢終默哉竊  
惟  
皇上前日躬詣山陵所以展永慕之誠慰  
祖宗之靈教天下萬世以孝敬之道其事有名其意  
甚美大小臣工將順之不暇豈敢諫止今海子  
之行比之前日事體不同在所當止况  
乘輿旋軫未久若復輕出慮煩起居雖曰弛張  
遊息人情之常但人主動靜關係甚大一出  
入之可否人心以之為向背史筆據之為紀錄  
若無事而行似非所以示觀法而延  
聖譽也况法宮苑禁景象備有靜處燕閒  
聖懷自豫似不宜輕出遠遊衝冒風露然後為樂也  
垂堂之喻萬望  
加察又况山川風景前日之行已洞然於  
聖心矣天下奇觀不過如是人間天上烏有知於  
禁藥者哉臣等雖未嘗一至海子要之特林苑叢  
蔚之景物耳較之法宮之壯麗清勝



絕固不必往也伏望

聖明俯納群言止此行幸上以調適

聖躬下以慰答臣民之望實天下之大福也萬世之

偉觀也臣等無任悚懼懇望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疏抄卷四

一四

兵科給事中臣鄧繼曾謹

題為乞審 綸音以光

聖治事臣待罪諫垣職司出納近來 中旨多虞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撮其最大如悅邪說之媚

已則 勅賜優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

目覩出涕口誦吞聲臣切惟 中旨之出臣工

之所稟令天下之所作式九夷八蠻之所視以

為向背垂之萬世又所據以考治亂之迹者故

祖宗以來凡有 批荅以及傳奉俱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議擬陳 覽有裨治理然

後施行豈

嘉隆疏抄卷四

一五

祖宗之聖學乾斷有所不足耶蓋謂天下之事必求

合天下之公理而後行之所以慮獨見之或偏

抑亦防矯偽者之假托也故百餘年來治日居

多雖間有橫政者出入不能以禍天下時如正

德可謂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

旨可駭可歎者

陛下聰明天與聖教日躋其法 祖畏

天之心知人安民之事必能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

可歎之 旨如今日者我左右群小耳不知書

身未練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是故言出無稽

事從繆理一至於此夫若輩惟知假此以求富



貴耳豈知 綸音係臣工之喜懼關天下之盛

衰為夷狄之向背垂萬世之典則也哉頃者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不信仁賢而信

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臣願

陛下熟思臣言遠圖治道凡有 批荅

旨意及傳奉事理一以 祖宗為法仍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據理度時明白條上請自

聖裁然後出其前

旨已出不可以示天下萬世者若果出自

聖翰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群小為之尤望速

加顯戮以戒儉人則

天地明格災異自伏

祖宗默相嗣王早成而嘉靖之治不愧名稱矣

嘉靖三年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這厮好生輕率言詞忤慢著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著問明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劉世揚謹

題為重刑斷慎

綸音以圖長治久安事昨者 清寧官前門長隨白

恭為已故太監郭昇姪郭洪奏乞錦衣衛百戶

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為例

陛下不察即允其請洪遂得濫則錦衣衛百戶兵科

給事中裴紹宗舉以為言則得

旨已有旨了此

陛下牽制因循聽命左右廢 祖宗之舊贖

國家之法

陛下固非不知其失而諉之 成命不可復易然則

曷不於未有旨之先而慎之邪夫趙雲丘麟楊

倫俱冒錦衣衛官秩言官亦累言之

陛下即一誤與一不聽一不改再則知且慎而改之

矣數月之間而何乃至再至三至四邪他日

陛下安得而禁之臣等又安得而言之詩曰小人亦

緩書戒衣裳在笥晉文公以趙衰守原論者謂

守雖得士而議出寺人則是其害賊賢失政之害

今錦衣親軍近侍官員例以若人廁之又出若

人請之異日獨且謂

陛下何哉夫草 先朝乞陞之人今則復容其乞陞

治 先朝交結紊亂之黨今則復聽其紊亂此



臣所大未解也臣觀邇來國事日非公卿諫

臣百執事論諍日甚而天聽日厭

聖心日睽正恐事日益非論諍日益多將至若潰川

不可復救左右制命政在多門

陛下若綴旒不得舉手辭臣職不任事則一變而

為武宗之世不難也武宗之世不難也不足以補天脚

枝不足以填海為所進者小而所缺者大也今

之進言

陛下者實類于是志曰廢忠惑佞象大而天不清蒙

微而日不明象則著矣願

陛下究觀天人容覽忠言奮立剴斷刻剔欺佞先將

嘉隆疏抄卷四

二八

郭洪并趙雲丘麟楊倫革去官秩然後明究互

為陳乞者之罪并近日群臣論諍諸所失政一

一追惟不悛改圖以後

綸音務乞慎重必求至當然後

陛下毋使已誤而群臣論諍徒作一番故事塞責如

補天填海之卒難為功臣不勝長治久安之望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遵信

明詔免收濫役以杜弊源以昭

新政事近談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

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

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業精

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欽此臣等

聞 命駭愕之餘繼之以惜而且懼也夫自

光朝權姦用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

賴無慮數萬京儲告空賴

嘉隆疏抄卷四

二九

陛下登極改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刻刷

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

又元氣賴以綿延 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

心者柰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復不恤

反汗則是自易其 令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

政矣政非畫一豈帝王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

駭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惟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

注切 淵表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

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

欣者變而望者缺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

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

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

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

遏將來志實狗名按圖索駿持籌而往不識司

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

者耗

孝廟之實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

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如

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

臣等之所以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

而仰一人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來天下之技藝以趨事 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為矯激以取批

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 詔令所斬者欲

匱之糧儲所謹者易蠲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

後艱故敢曉曉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青閭巷紛籍彼曰仍以某項下進此曰今不得於此

衙門後必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取安

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况該監人匠

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併力嚴程事亦

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存臻

妖祥疊見

陛下正當備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

天戒豈可更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

必選取以立冒濫之幟缺名人匠 勅該部查

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該清軍御史嚴督

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

行起解送監上工仍 勅黃錦等安靜行事毋

得備關伴門自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廩不費

而 清平之政無疵類矣臣等待罪該科職掌

所係謹昧死

上陳不勝仰祈悚懼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南京廣東等道署道事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喬祺等謹

奏為乞收 成命以安地方以防後患事臣等竊

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

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

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

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

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後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憚

憊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外皆

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

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安地

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

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頓仍邑里

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

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

鄧文見在浙江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

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打有分例監收有供應

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擊

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

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踞以目

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畢真浦智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

絨袍袂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

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

西邊警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北

岷河州則亦有不刺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

不時支給不暇連年動遣重臣震壓其境雖收

薄效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

應不貲參隨爪牙之徒唯利是索有司驛傳恣

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

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

薪以救火也其能撲滅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

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我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江浙為財賦之

區險要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

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

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勢

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

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

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

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

責矣伏願

陛下不以 威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

姓之艱危 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老成安靜之人以

充鎮守陝西織造乞如該部所議者令彼處官

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

擾民生得安而後惠可以潛彌矣 國家億萬

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本內如何將服... 作... 字... 橋... 等本當查究

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刑科左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為慎出

命以示大順事通者給事中劉竄得罪褫職科道諸

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上犯

天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媿微軀粉

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追而深思尤

有疑惑既存胃臆不敢腹誣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言或可聽也不

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聞也又其不然則是奏

擾其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

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

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

命下順道而從之于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

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于此殆有嫌乎

陛下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

謂得重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乖

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疑議馴至今日更又



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官

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

風聞言事自

祖宗以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

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

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勘益難檢邪日肆

矣 聖諭又曰劉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

回話又不認罪寀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

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

陛下多糜內帑寀亦奏所聞耳其虛其實固不可知

寀既有聞不敢不告取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

事詐不以實寀何敢尚詐使寀而不以所聞告

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

文有詐

陛下止令寀查明銀兩耳寀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

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寀回話寀亦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

以為

陛下何能有容宥之恩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寀

陛下爭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

也假使寀更狂徑訐

陛下益彰仁聖今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廢忠直之

臣未見其宜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們如

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敢為同官回護奏擾

聖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况草疏初心已分顯

戮其身且不敢保於寀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

君臣之間更相勅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興嗟正宜

恐懼納言容其狂直今乃詰責諫臣竟斥劉寀

臣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群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 賜第之事

反復議論相率左右近襄必有獻諛貢佞抑或

借此興議將謂外廷於

陛下慈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

此輩為導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之是

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帑銀兩

1 第 46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陛下既知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取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而使取查明以難之俟取言其難然後加之罪也是乃挾術構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議展轉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剖明之資或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

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眾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取之官自今睿旨擬行一切責付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民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

闕庭不勝戰慄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給事中臣顧濬等謹奏為法

祖宗慎睿旨以光

聖治事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中華蠻貊之所以觀望天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福履災害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後可以折天下之私必至正而後可以闢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後可以燭

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後可以銷天下之粗厲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後可以絕天下之窺伺適者服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慎乃出令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來面相告語殿陛之間而家人父子之風行焉命令為得而不善耶降及季世堂陛之階過嚴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之敷也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



無其效職此故耳西漢之時惟文帝庶幾有古帝王風故太史公作史記惟於文帝紀凡詔旨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焉蓋志其有所以傷其無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凡天下情事許諸人皆得章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然後

命下四海康寧

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掌絲綸凡章奏悉下其手票擬訖再上

帝前睿覽訖遂下各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間者故當時 睿旨之頒皆公是公非善善惡

惡苟率於法不諱私昵苟有勤勞疎遠不遺焉自茲以降

聖子 神孫萬世守之萬世之盛也奈何一變於正德逆瑾等弄權欲箝天下之口以傾倒是非之

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愛國弗使已私者多留中不出其出者或著回符話素或便加點

逐或者鎮撫司好生打著問或踏遠餒駕帖到慶寧人朝為廷臣暮為遠鬼生不保身死

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攘奪而不由票擬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

祖宗之德義失天下之心莫有甚於此者故其事

至今天下凡有人心者言之到此孰不揮淚而切齒也哉今

陛下龍飛雄藩 入繼大統 登極一詔凡先帝時逆瑾等弄權弊政一旦剗洗殆盡

聖德神功彌滿天地天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敢增減一字者或 親洒御墨 睿旨一頒天

下罔不稱快暇則時 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問務求至理或 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

之皆擊節稱歎以為虞廷之風亦不是過聖祖神宗正相合德成王高宗不足為也尚何有於

漢文哉奈何邇來道踞喧傳以為漸不如初向之章奏

陛下悉經 睿覽而今日之經 睿覽者十無二三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

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賓之意微向之憂國愛民者多見 俞允而今每不

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多見齟齬而今每得請如此則私議之所以日

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處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誣誦邸報曰已有旨了

曰已有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累有前旨了罷甚至諫者之詞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便



著鎮撫司知道或便著回將話來雖元老大臣  
畧不優禮若此者不一而足夫 朝廷天下是  
非之極也 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  
罔有不定者苟衡為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  
去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故

聖旨之須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苟  
前 旨之未當焉則

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 聖治可矣故從諫  
弗弗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豈  
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審曲直一  
切報罷如臣等所見邸報 睿旨與夫臣等所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三三二

聞道踳喧傳者我况款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  
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每逮乎縉紳忠諫之人夫  
諫官乃權勢之讐有國之寶也彼固欲效忠於  
陛下耳雖所見有偏處其心則無他也故人主之於  
天下一日萬幾而眩惑壅蔽者不少也而進諫  
者又以螻蟻之軀而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  
之所利哉故人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  
尤恐其不諫豈料

聖明在上乃有此訑訑之聲音距人於千里之外哉  
故虧帝王之美德損人主之雅量莫有甚於今  
日之所見聞者夫如此而欲其

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闢天下之邪燭天下之幾微  
銷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  
得也雖曰臣等據道踳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  
至此誠有不自信者蓋

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 總纜乾綱日深一日則親  
賢講學必日篤一日進德脩業必日增一日其  
肯不任內閣票擬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  
非我

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大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  
經史德音亦逮比諸正德殆無幾也可不痛哉  
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三三三

之 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謀諸君  
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

祖宗則重不法

祖宗則輕重則君尊尊則其國安輕則君卑卑則其  
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  
二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後票擬似亦不須臣等  
以為破 祖宗之德意壞 國家之大體必此  
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信則

太祖之德意不足法乎况二言官之言多出於一時  
憤激念亦不到去後日子也適足以為藉口長  
茲之具耳且票擬在內閣主張在



陛下意也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益以法

祖為心凡 睿旨之須須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

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自諱崇帝王之美德

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益聖凡天下章

奏悉下內閣大學士票擬其票擬自

聖覽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而公非毋私怨而

私惡

陛下時賜面語立為稽考仍乞 戒諭司禮監務虛

心求善况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

監張佐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階所聞邸報

嘉靖疏抄卷四

二十四

所見是豈前此執事者之故為有道者累歟抑

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改焉者也

聖諭一須彼此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衡既

定君臣之美竝臻將見 聖旨之須所謂動天

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餘經史之所稱

者媿羨

祖宗之所建立者合德較諸正德遠矣則前日道階

之所宣傳者今為道階之所稱頌前日之邸報

者見疵今日之邸報者見德而

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臣等職在言官

有聞見不敢避罪隱諱謹用

上陳以為規諷萬一云耳如曰偏有所向犬馬之性

甚不慣也惟

陛下留意焉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疏抄卷四

二十五



刑科右給事中臣黃臣謹

題為守

祖法重 批荅以清 朝政事本月十一日該試監

察御史胡劾才接到都察院題本送科內開先

差御史秦鉞前去兩淮巡督鹽課一年已滿相

應更替照得河南道監察御史吳鎰山東道御

史張鵬翰俱各在任伏乞 聖明於內

點差一員前去兩淮更替等因奉

欽依是及查舊日

旨意點差巡鹽必明 批一人姓名今奉前

旨臣因反覆思之該院備兼請之章

旨意應無兩可鹽法有專領之 勅御史難為併差

今該院不敢欽遵該科不敢發抄難欽遵則事

恐廢閣難發抄則罪坐遲延此所以大不獲已

而有言也蓋聞令出惟行人君之治也守正不

阿臣子之職也君有令而臣抗者其罪必誅為

弗順也臣有意於阿君者其罪亦誅為弗忠也

善而莫違惟順之良否則妾婦而已納約自牖

惟忠之大不則嚴折而已我

朝不設諫官分建六科職專駁封封者封還

詔書之謂也駁者駁正臺諫之謂也臣待罪此官幾

有八年守此二字重如著蔡每著心思管形夢

寐今遇此 旨故敢昧死上言伏願

陛下恢 天地之量納藹藹之言啟 日月之明

剖藩籬之蔽詰此 旨意何人票擬何人秉筆以

臣逆料必出左右之手望

陛下重加戒飭使之各保身家

陛下愛臣則富貴之而已爾致使 旨意錯誤至於

如此所當寒心臣又風聞近日錦衣衛缺官兵

部題覆其本不下內閣俄而 簡用四人之

命徑從 中出致使京城內外人心怖愕物議沸騰

言之者齒指縮舌未能出口聽之者握手閉目

幾不敢聞夫何使人至於如此蓋以錦衣掌印

僉事之官其在武職衙門最為緊要遷序當循

公論甄拔必杜私交今乃不使內閣得聞他日

倘有軍國大事機密重圖夜半

宮中飛降片紙則內閣重臣并科道庶僚萬死階

下不足贖罪蓋事權雖云被奪而責任之重尚

存崇卑雖云異階而公論之嚴不貸向者逆瑾

副懷自用常有此舉其後輕逐 內閣

顧命大臣至行 詔諭雖嘗幾壞國常終亦難

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何不近監於茲以遠法我朝

祖宗列聖之良法美意也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



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行稟擬或有斷國謀主  
事須坐論或經邦弘化關係非常必

親幸其閣或召見面議是以政得其理人無間言百

餘年來率由茲道臣今傍觀國是將且日非

朝政機軸轉移就謬外方災盜疊報滋繁今使

內閣虛代言論思之職使中貴蒙專權惑主之愆

竊料此風漸不可長萬一傳之四方人人疑二

甚則流諸外裔在在唯黃使

金櫃石室紀德政之微類

聖子 神孫失步武之芳繩則今日

點差之命臣恐內閣亦不知也

嘉隆疏抄卷四

一五

陛下幸思 祖宗締造之難

天地付托之重萬幾之所叢勝萬民之所怙恃時

臨文淵大資 顧問凡百章奏悉付稟擬先將該

院題本容臣封還惟復

俯從原請於吳鎧張鵬翰內 點差一人令其更替

則 綸音無再失之嫌庶績有全熙之慶天下

幸甚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著吳鎧去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謹

題為慎大柄審大號以保隆大業事臣惟賞罰者

人君之大柄命令者人君之大號賞罰之行所

以勸善懲惡而制馭天下之臣民故曰大柄持

之不可以不慎也命令之出所以通志成務而

昭示天下之臣民故曰大號擬之不可以不審

也自古帝王未有舍此以為治者亦未有忽此

而能善於治者仰惟

陛下嗣登之初撥亂反正顯遂忠良誅竄奸邪與夫

詔旨之 宣諭章奏之 批荅大公至正無罅隙可

議中外臣民改觀易聽雖深山窮谷莫不引領

嘉隆疏抄卷四

一五

拭目思見德化之成夫何逾年以來漸見乖謬

賞罰一行命令一出鮮有合人意者隱而腹非

顯而卷議紛紛然謂國事將日救矣夫賞固有

常度近來以藩舊乞蔭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宦

豎家人乞武階職事隨所意欲無弗遂者恩不

忍割義不見從則賞不以功而濫於私昵矣夫

罰固有定法近來事干內幸與其家屬有犯或

免提問或不查究甚則奪法司見問而委之錦

衣衛鎮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顛倒是非則罰

不及罪而流於姑息矣夫命令固有體要

陛下一日萬幾凡內外章奏必欲一一親覽而自斷



之固不勝其煩宜不能無待於內閣之票擬也  
近來批荅多有未善未必盡由票擬如臣下有  
補拾之請例曰已有旨了各於改過而視之為  
贅也有切近之論例曰該衙門知道略不究心  
而視之為泥也

成命一下百挽不回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如不善  
而莫之違誠不能無愧於所謂大哉王言者矣  
夫人君法天以為治賞即天之雨露也罰即天  
之霜雪也命令即天之風霆也雨露而淫霜雪  
而愆風霆而失其節豈天之道哉然則賞而僭  
罰而縱命令而弗臧豈君之道哉臣願

陛下慎之審之凡有賞罰必先 勅該部定擬某功  
應受某賞某罪應服某罰然後請自

宸斷見諸施行毋順陳乞之情毋容庇護之黨凡百  
命令事無大小悉付內閣票擬然後裁自

聖衷其有未穩即便再令改擬精切然後形諸批荅  
仍將臣等六科日逐 旨意題下付下內閣查  
對某件曾經票擬某件未經票擬某件與原擬  
相同某件與原擬互異參驗明白仍復繳進一  
有欺弊即行追究以杜亂階更願

陛下深宮燕處之餘閱考前代諸史治世之賞罰何  
如而當命令何如而善亂世之賞罰何如而不

當命令何如而不善辨之必明信之必篤行之  
必果守之必定務求與治同道慎勿與亂同事  
此則大柄不移大號不苛  
宗社大業可以永隆而無替矣臣待罪言跽日抱憂  
懷區區犬馬之私實有不能已者是以昧死敷  
言伏惟

省覽 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朝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  
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月月  
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四



山東道學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璜謹

題為乞

聖明從衆論以正職掌以塞禍源以安地方事通者

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

雖衆 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

避狂愚再瀆 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

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

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

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

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

利之乎抑為已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

危為已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

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

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

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

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則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

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

鎮守各官而以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

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

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耶此

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

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六品以下聽撫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

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一款曰在外

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

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

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

孝廟圈點頒行者也文能知憲朝張慶一時偶行之

事而獨不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

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

可以治者也理詞罕官則奸究者將挾訐薦賄

以求逞善良者皆積冤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患

奸究賊善良而可以治也此則勢之不可者也

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

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

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

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

與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謂堂堂本

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我若曰不

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

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



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先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誤惟期治道

之有成毋拘

成命之已下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忠愛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勅書照成化年間舊規換與的已屢有旨了

該部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三十四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事頃因旗校王邦奇等乞

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看了來說該部都給事中許復禮

等反覆辨論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

為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觀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有了來說者所司急施行之意也

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

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三十五

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一十九員名誠所謂積

年宿寤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

王邦奇等係先年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

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在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徇

私有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

於復禮等則漫應之若無大緊要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則直

以天下為戲乎為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

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



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稽之言該司不能及時舉 奏致有今日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似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特許之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

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則又非獨該部之罪

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跋足權倖之門抵

掌玩侮之術何足怪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

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是待

之以恕則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

其情狀大略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

嘉隆錄抄卷四

三三

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維之等

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

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板築之功燎原而後求

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救其後矣然則如之

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事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

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革之則為

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幾如此一反掌間耳豈

不可大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恩舉其

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科道之奏特

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等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

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苟或依違可否之間

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七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錄抄卷四

三三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信 詔旨懲奸欺以正 國法事頃者錦衣

衛左等所鑿與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驚愕

不意

聖治維新之日輒敢有此奸頑欺負之徒以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

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

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

嘉隆疏抄卷四

三十九

奇等係先年廠衛緝捕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事請差科道

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

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十戶

陳澍李經公同會勘各據本衛所開造文冊兵

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一清查磨對扣算停

當備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

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

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

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欽遵先

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抗違

詔書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參出兵部立案未經

究治今又妄引 勅諭撫拾勘官大為欺妄之

詞巧肆朦朧之辯惟欲惑感乎

聖聽不顧詆訾乎 詔書其間至毀勘官為奸邪指

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肆狂悖之

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而不治終將何所紀

極乎且 奏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乃謂近者

嘉隆疏抄卷四

三十九

節奉脩省之 勅諭也臣等嘗請罷冗員裁員

濫乃為脩省敬天之實未聞冗濫復職而反謂

可以脩德動天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韓重等題為脩省彌災事內

稱武職非軍功得陞旗校因行事陞職甚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拏妖言的只照成化年例給賞不

陞拏強盜的應捕人員照舊不陞定為例欽此

大哉 聖訓百世當遵以此觀之則

先朝脩省彌災正欲禁革冒濫而邦奇等乃引此以

為查革復職之媒不亦謬乎且既知



勅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今未遵

勅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蓋在 先朝權奸用

事納賄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權門厮役驟

得羨官金紫雜沓於班行車馬喧填於道殆至

于厥衛陸遷尤為驟易倚仗權奸之勢竊弄威

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拏奸細妖言不經法司燬

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陳

乞陞官神人共憤道踣與嗟幸賴

皇上龍飛九五開 國承家數年冒濫黃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 詔券而為民或削除職級而

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恪守孰敢愆

嘉隆錄抄卷四

四

違今邦奇等屢恃頑冥肆行抗奏是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聞嘉靖乃正德之

改轍而倖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脉而 新政豈可以阻撓譬之隄防一

决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得而漫

邪其 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人似欲以

少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

隨之容一人是容千百人矣况 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

星天下共見 朝廷紀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

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是壞亂紀綱法度

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且正德元

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間竟爾變之非遽

也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

守方徇情以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殷監不遠可復蹈耶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

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况前日查革之餘

邦奇等尚有旗校之藉若果奉公効勞自有榮

進之途何苦惓惓為非分無益之求以自罹於

罪戾邪况又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

邦奇輩自合安分懷刑以觀太平之盛可也乃

敢屢逞狂悖之詞甘蹈克發之罪蓋由今以未

嘉隆錄抄卷四

四

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成奸宄

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痛懲往事守 維新之 詔旨使群

小不得以抗違申渙汗之 綸音伴奸宄不得

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王邦奇等一十人記收

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詔旨押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

明倖進者知所止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黃重謹

題為慎政令以圖治安事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

天下人心者也顯設于朝廷之上敷布于四

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

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

陛下起自藩邸入承宗祧登極之初頒下

明詔凡前數年大小奸弊剷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

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

雍熙太和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不意邇來

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謬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

小臣力諍而莫能入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

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為

陛下言之如傳陞官員已奉詔書查革且武職非

軍功不授又係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

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千

戶未幾楊倫丘麟郭洪以太監楊聰丘清郭昇

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

給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

陛下固執前旨竟莫俞允夫錦衣衛官員職司直

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源既開末流何

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先朝之冗濫矣設齋

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

楊廷和尚書喬宇都給事中張紳監察御史屠

僑等相繼論諫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齋醮未聞明白寢罷

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慕左道而任奸

回臣恐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擡斛面

主事羅洪載輒行鞭笞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

亦有可取

陛下允張瑾之奏下之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

劉濟御史楊樞等先後陳奏異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不從卒之洪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

偏信虎賁之士輕棄文學之臣臣恐奸人自此

橫矣宋鈺告李陽鳳撥置科斂事下刑部未經

鞫問崔文懼怕乃夤緣

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旨著令回話都給事中劉濟御史王

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之事付

諸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諸政

令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

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

耳且今日內閣六部大臣皆

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

陛下耳目之司也皆所與共理天下也今守其官而



不得行其道當其責而不得行其言不知

陛下所與圖惟治理者付之誰歟臣聞尚書林俊去

則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又豈

朝廷之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伏望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往之愆俯

從各官之請仍將趙雲楊倫丘麟郭洪官職革

去以後內外人員不許援例陳乞崔文送法司

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邪說違者罪之

羅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陽鳳

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明義理數召大臣咨訪治道至於科道等

官進言亦一一

親賜睿覽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綱總攬

于上庶政旁達于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瞽

之言冒瀆

天聽罪死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楊廷和等謹

題為乞憫念地方災傷重大停止差官織造事先

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

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誤聽內織染

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常鎮

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

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

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

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

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

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

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土田盡被

滄沒百里之內瘠無一爨之烟流徙死亡難以

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

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月不

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甚該地方官員

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錢糧無

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

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枵腹



其勢必相起而為盜又傳鳳陽所轄泗州地名  
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  
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  
始得勦平將來事勢尚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  
輔導實切驚懼將所前項

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乞 憫念地方災傷

重大收回 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覆題

著鎮巡三司官計度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

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于有誤矣

伏惟

聖明留意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織造段足係

累朝事例况今

兩宮進用并朕常用袍服及供應各項錢糧缺乏

應用官已差了前項勅書上緊撰寫來者再不

必具奏執拗

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楊一清謹

題為惟人窮恤人言以昭

聖德事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

疑為陝西之民困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

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願欲從

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

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

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

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

吉崇王鼎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回

差去內臣連章累贖未聞上回

天聽臣則又有隱憂竊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

在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他方安危誠非細

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

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費宗石珪曾諫

與臣議票當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早送

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駭愕除仍將



原稟封 進外伏念臣久官陝西近又初自三邊取回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默不發一言則

陛下斷自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有自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彫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殷恐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中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牧間一舉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朝廷獨任其怨向非天啓聖衷掃黜弊政群姦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陛下所遣內臣縱是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作人等豈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

生事擾人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類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難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刺賊眾盤據西海近又渡江在我沁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之倣旦夕難測較之弘治年間可憂不啻數倍平涼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劫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匱竭無以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夫奄奄垂盡之民可乎誠恐民愈窮而盜愈滋外寇乘之而入河西

沁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今日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節奉

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瞋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沁蘭州此地彫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其地密通賊



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郎為朝廷之股肱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按等官又朝廷簡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業所在利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聖意蓋以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弗拂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言而罷之則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之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巡等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上用既不有誤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惑於該局先入之奏以拂中外之情哉且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姦巧之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綵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

淫巧之科在今日當申嚴後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無歲不降軫念邊方 內帑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陛下慎守儉德以廣郵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早降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宗巡撫都御史王蓋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 進用惟復照依工部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 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軍民若是年歲荒歉或事情緊急即便具奏停止待年歲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邊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嘉靖五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愛昨已有旨著差去織造官安靜行事不得擾害地方該部知道



吏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臣喬宇等謹

題為暫停差官織造以慰窮民以溥

聖惠事近該各處撫按等官 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十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

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

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上

請又奉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

兵部題差郎中蔡賢請 勅計度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待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

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

奉 欽依各處地方災傷准暫免宴欽此臣等

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

身家碩慮臣下交脩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

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曾懷章喬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論實切驚疑謂郵民之政未臻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之虞敢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屢備省之 諭軫念民窮博求賑

濟之方維 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雖歲派可

免雖馬船一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

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

若差官織造之 命獨未中止則是

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

皇上所以懇惻為民之實意徒為矜念不切之虛文

天雖至高其心惟卑民雖至愚其知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

異近世所無江此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煩擾左遣非人遂致益法阻壞機戶

逃亡國本有傷邊儲大壞覆車未遠明鑒具存

又恐南畿財富之地易致動搖中原盜賊之機

待釁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至

於 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

豈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之



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要以

時解用若有違慢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候年

豐時和地方無事另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渙汗而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而臣等參

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

德化之成矣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疏抄卷四

十四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

楊廷和等謹

題為懇乞 憫念災傷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事

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奏執拗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 體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謂雖正

德年間亦未見 批荅內閣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

展轉以思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

拗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

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

陛下我恐災傷不堪天下之民千百成群起而為盜

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天下公議大相違

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

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

之言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

等考之洪武永繼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系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亦行之亦

非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恤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

何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

舶并提督大霸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

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勅書俱免撰寫海內之人方傳

頌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蒙

嘉納且特降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禮監官所

嘉隆疏抄卷四

一至六

敢議擬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

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管束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

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

心惟欲蒙蔽蠱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

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國

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今

日豈堪再敗壞邪興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決

不撰寫 勅書以重慎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

斥逐在外不許仍前奉侍

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事之漸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等不勝惓惓忠懇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恤民至意朕心已知

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寫勅與他著安靜幹

事不許分外擾人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四

五至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張紳等謹

題為懇乞

天聽俯從謹言停止差官織造事臣等頃見

皇上狗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杭織

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

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

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割剝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幾不惜已諱彼瀝血誠

以入告我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

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姦言主之愈力人心懷疑莫知所為於是

嘉隆疏抄卷四

一五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恢宗社億萬年之圖克不恣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願督

之以上緊撰寫勅書責之以不必具擾執拗

朝著譁然相顧失色廷和等重惟愛

君無已之情體國不私之義復抗顏論

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

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甲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

內臣雖或未免猶恐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

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赦之也今

陛下業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而興之

於再搆之餘雖有朝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

何所忌憚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

之不可不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

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

更主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之厚

望於

嘉隆疏抄卷四

一五九

陛下者不無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

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不聽

者二也况今四方災異層見叠出跨江西北奏

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

荼毒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

項傷重之地多係古時雄傑之區切慮來春二

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徒緣此不逞漢

池多盜弄之孽九重厯宵旰之憂豈時維欲

養生者之肉固已無及於事矣此廷和等言之



不可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居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

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

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

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

豈

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大觀天時人事之變懇察諸臣忠悃之言宗儉

嘉靖現抄卷四

一三

朴以先天下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

之

命亟賜收四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

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

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醜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懇乞 追解差遣事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

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管意

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

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殺已燃之

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

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 道官之命竟由中出

懸河無所施其辨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

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

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 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

嘉靖現抄卷四

一三

太祖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 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

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

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部之

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弊未

起嘉靖之 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舉

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

審處耶何者

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棄其

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節

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



夫又况奇災酷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  
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

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  
求所謂賑恤之方極漏沃焦如恐弗及柰何以  
此舉為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  
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

今日乃爾其終窮矣上崩危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  
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  
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

國家以東南為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  
以保其安康者也為今之計上馬者望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二六二

陛下儉德令圖服瀚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  
培養二三十年口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  
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  
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  
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  
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

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  
洽於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  
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即回庶不煩擾地方  
亦可也二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

人未必皆饑虎之流而所用參隨無不縱猛狗

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參隨之官或官囊纒紳父  
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好語諂求必

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  
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參隨中

之鷹犬織造中之螫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  
力營辦以為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

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意利歸參隨怨歸  
中官利歸中官怨歸

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  
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觀者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二六三

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  
思此終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臣則謂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  
有前項差遣伏乞速

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事  
明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

陛下之所命臣不勝感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停止差遣以重恤邦本事先該

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

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

覆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

為詳盡不圖

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

旨此事關係 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

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

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

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

允其請乎見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

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

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以徵科朘剝之擾

邪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

救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減徵派諄諄戒

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

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

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蕪源一開倖門再啓於是謀

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

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官莊

官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

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

於饑饉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呻吟之聲

疾感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竊

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是反袂而不逞上梗

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

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舻前來打點意圖帶

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

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

請梁瑤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

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

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 朝廷

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

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是賄託

左右夤緣 官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

伸疏濬之術致今差官之

今言請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瑤之擅啓弊端



詔書致

陛下敏衆怨為 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 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 差官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特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行仍 將樂瑤取回究治以杜夤緣則生民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四

一六六

工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張高謹

題為乞止差官織造以蘇民困事近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下教

欲照先年事理請

勅差官前去陝西織造惟復 勅工部另行計處奉

聖旨准寫勅差官前去織造臣等聞之竊謂此等舉

動皆非

陛下意也何者

陛下御極之初嘗禁革各處織造矣

先帝差去內臣即日取回天下至今稱頌

聖明不衰是蓋洞知差官織造之為地方害也審矣

嘉隆疏抄卷四

一六七

豈昔知之而今顧不之知耶子惠困窮人主之

盛德也關陝往歲以織造之故屢驚輦肆為侵

擾財利兩空怨訕四作賴

陛下起而休養之數年方廻更生之望而又回夷作

梗北虜多事歲輸月餉民不聊生者視昔有加

焉乃復重之以此恐非

陛下之所忍也前此蘇杭織造段疋左右以差官請

陛下既誤聽之矣臣等言之宰執言之竟未之能回

至今尚有遺恨可容再誤耶且紵段猶切於用

而蘇杭為財賦之地猶或僅可支持羊絨則固

可緩者而關陝土瘠民貧人心悍勁一有不堪



易於生亂况當此憔悴之極乎是誠不可不先為之慮也異時或有他變為計亦晚矣按請者曰惟恐一時取用織造不前其意真若為公也陛下亦以為職掌則然也殊不知名為假公實則營私不過曲遂欲去者之鑽求而交濟其欲耳使其果出於公則弘治四年正德十一年皆止是齋司禮監揭帖行彼處鎮巡等官織辦其例具在雖非經典猶足為訓何至獨舉差官為說哉我孝廟深仁厚澤培固邦家末年差官一節未免為純德之累然其所可法者多矣該監獨擇其累德者為

陛下當導不亦逢迎之甚哉又曰

四宮供應不敷其意亦真若為公也殊不知窺伺

陛下孝愛之心可以易動故假此以聳天聽以決其必行之計

陛下偶未之察耳不然則仁壽宮舊為

昭聖皇太后攸寧之所急於興作亦未為過而

陛下方且以地方困弊採木之官既差復止其視此舉輕重如何碩乃緩於彼而急於此臣等以是

知此舉斷非

陛下意也夫古之賢君未嘗不以崇節儉為天下先是故禹惡衣服漢文帝衣弋絺我

祖宗一嘗服布素澣濯之衣豈為勢之不足哉事在得已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陛下動遵古訓躬行素約以勵維新之治百凡玩好不急一切報罷海內方忻忻然慶幸以謂

聖人在上當日觀太平之盛夫何緣此一二左右而不保克終之譽切為

陛下惜之伏望

陛下無以得已之請而易節儉之心無以自奉之故而傷惠綏之政俯從臣等之言收田

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項羊絨袍服果不敷用乞勅工部議處經其工費定以數目移文陝西鎮巡衙

門如法督辦完日即便責委人員齋

進既不失

朝廷供應之需而又無累於

皇上聖明之德惟

陛下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悚懼懇切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吉崇謹

題為暫停織造以蘇邊民事臣見邸報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

奉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聞見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袍止

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

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巒等假此大肆科

取算及錙銖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額幸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浮費三四年間疲瘵之民方脫橫征之厄

依棲舊業而窟崖堡洞十常九空重以北虜在

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卜剌占據清河四面受

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守之

計未成倉廩之虛益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况

今派賊竊發平涼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卜剌

壓攻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

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計

買破家幹運供應不前外迫於搶據內迫於糶

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冠履

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維人

不得安枕而卧也當此困極之時止宜

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

啓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京儲銀數十萬

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造獨不暫

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卧茹宿而食

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頌乃務要差官織

造重耗財力疲瘁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皇上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衙門查照舊規減半織

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靈

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頓此失彼之患

惟復別有

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韓奕謹

題為停止織造監臣以止地方搖動事臣等謂保天下不難在順萬邦以答天心積久成化循行無替自能居高不危持滿不溢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萬世一日誰能禦之臣等又謂安人心亦不難在就其所欲止其所惡積成保養真如父母則天下萬邦莫不雍雍熙熙樂其有父母之德怨尤不作大小附順舉天下皆知有聖人雖田夫野父不解人事亦莫不傾心引領願輸賦稅願為聖人氓誰復怨之臣等在兩浙地方遙聞

嘉慶隆抄卷四

三三

皇上欲遣監臣二員前往蘇杭等府監督織造自此風一聞則浙之人士不限遠近莫不驚惶呼動騷然不安臣等亦自相顧望因悼嘆往昔今復使人畏懼如此甚非所以安人心也况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往往即其民之所不安者而晝夜勞思慮廣咨訪而圖以安治之至於宮室車馬衣服飲食每自損抑不欲過焉即今蘇杭地方連遭水旱田野蕭索官司苦催科之難軍民悲轉輸之苦田野多失種之民桑社有停機之虞道途多餓殍之屍郡縣報困貧之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哀乞賑濟整振道跡臣等實不忍聞

若使三代之君值此窮苦固有寢不就安食不暇暖而思以祈天恤民以下答群情更肯厚身棄衆以重貽民患也哉仰惟

明明天子龍飛在上凡往時一切不度之政幸已革去天下方望其仁政深厚積久培養漸以蘇息數十年慘惡窮竭之傷今復如此凡在地之民不問賢不賢皆曰是處吾民死地也臣等竊謂祖宗以來

聖聖相承萬國朝貢四夷來王故自王宮國都以及問巷雖尺地一民至於婦人女子亦莫不皆知尊君上春不敢廢黍秋不敢廢穀臘不敢廢毛

嘉慶隆抄卷四

三三

雖負日得暄嘗味得芹苟適吾意即移為忠思為一獻况當

聖人御天燁燁龍象誰敢不用心耶但織造之臣差不差臣等未知之即其官司之愁科斂軍民之愁擾害怨望沸沸事甚可慮

陛下未差而能止之即有聖人觸機之明既差而中收回之又有聖人納諫之美若欲必差亦且暫收成命待地方寧息時歲豐稔再與

廷臣計議可否以為行止又得聖人酌時用中之道此臣昧死實告者斷非敢欺誤

陛下也人皆謂蘇杭財賦之地素號富庶臣等備歷



巡訪雖往稱殷富加以正德年間群惡兇慘即  
家資罄廢至今尚無完業為人君上若不顧市  
民愁慘不恤人言搖動仍踵前非恐方來之事  
大非計國之善也臣等眼見各處地方不寧河  
南如永城縣歸德州南宿州一帶南直隸如淮  
揚鎮江蘇松崇明一帶浙江如杭嘉寧衢一帶  
俱見今盜賊竊發不通道路此時正宜息盜安  
民以培養根本重地臣等竊謂凡此皆不暇及  
也臣等身歷其地有所咨聞不敢自默故不避  
斧鉞之誅昧死聞告仰惟

赦罪俞允

嘉靖疏抄卷四

三四

特賜停止以止東南搖懼之心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京城南京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吳瀚等  
謹

題為停止差遣以蘇民困以回

天變事臣等仰觀

陛下踐祚以來四方奏災異者無慮數百疏然皆未  
有如東南之甚且久者蓋自紀元初年七月間  
即有風潮之變風潮之後繼之以大旱大旱之  
後繼之以霜雨雪徵迭見幾二載于茲矣恭惟  
陛下詔諭臣工同加脩省通者  
軫念窮民差官賑濟甚盛心也以  
陛下之敬

嘉靖疏抄卷四

三五

天如此勤民如此以之底豫

天心殆無不可夫何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復  
有地震之變越二十六日戌時分迅雷大電兩  
傾如注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復震動以  
雷電交作於窮冬之月坤性失寧於立春正旦  
之辰是又天變之尤者臣等仰而思之莫得其  
故近聞邸報見奉

欽依差內官二員提督蘇杭織造臣等不勝駭愕然  
後知天變不悔禍無足恠也何則東南之民自  
罹災異之後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雖以京城  
大都之中餓殍載塗無日不有臣等曾令該城



兵馬及地方總甲人等逐日掩埋夫以城中如此城外可知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矣

陛下念此災傷之處哀此凋瘵之民矜恤保護猶恐弗及况可差官為提督之舉當此時此地而有此舉臣等不忍見不忍聞今日之民如久病之餘元氣索然動履飲食之間雖百方調攝猶恐弗濟若更投之以毒藥加之以挫折幾何其不急且斃也若差官之

命果行則沿途供費騷擾寔多至於挾

朝命為營私之地假進奉為漁獵之媒東南之民益不堪命矣夫差官賑濟為何心也差官提

督為何心也幾微之際願

陛下加察差官賑濟為何事也差官提督為何事也向背之間願

陛下留神昔者唐文宗服三漸之衣當時柳公權猶有不足之意其言曰陛下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仰惟

陛下聖明遠過文宗萬萬今乃悵悵於織造舉者等知其非

陛下意也此必左右為自私之計以誤

陛下耳即今民困未蘇

天怒未解臣等願

陛下痛加脩省如成湯之素車白馬儉於自奉如大

禹之惡衣菲食差官之

命速賜追寢所有織造一節就令彼處官員提督庶

幾民困可蘇

天變可回矣

嘉靖三年正月初四日題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三年正月

四



工科等科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停止差官以安地方以塞弊源事近該工部

題稱看得

內織染局奏要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請

勅差官前去蘇杭等府織造伏望

皇上念地方災傷恤民艱苦仍

賜停止不必差官奉

聖旨這龍袍等件既急缺應用照老年舊例還着該

局差官二員前去提督織造寫劾與他欽此隨

該本局覆題點差太監吳勳少監張志聰并堂

長十名舍人一名家人五名於兵部討文書馳

聖旨准此奉

十一

驛前去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歎豈

上用服飾真有所不足而差內臣往督豈真出於

陛下之本心哉意者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

陛下未之覺耳臣等仰惟我

祖宗列聖之時或御補綴之服或着布素之袍故垢

不換則曰自念惜福澣濯不嫌則曰非為矯飾

當時未聞差內臣織造也亦未聞差服用不足

也 憲宗 孝宗二帝盛德大業可以法萬世

者不知其幾只此一事一時偶權宜行之亦非

真欲以為萬世 聖子神孫常久法也人猶恨

當時群臣不能直言極諫用使後人之奸貪得

以藉口迨至正德年來權奸用事日肆征取內

臣千方營幹參隨百計誅求織造之弊於斯極

矣幸遇 聖明御極凡取物買辦燒造一切害

民之政剪除殆盡而織造之差亦首先停止蓋

不獨浙民受其福天下之民皆受其福也

詔下之時如霖雨於大旱之後人無不稱其便雖有

儉邪如鼠伏於深穴之中亦誰敢售其奸臣民

延頸皆想望太平甫及二年有餘不意今復有

此差官織造之舉豈前日愛民而今遽害民耶

抑豈前此二年服用有餘而今歲遽不足耶又

聖旨准此奉

十一

豈前日

詔書懇切如此為民而今日豈肯自食之耶是必宦

官欲行侵漁科道諸臣等謂左右奸貪假公營

私以濟其欲者此也今四方災異迭興水旱頻

仍餓殍盈途生意已盡兩浙倭寇為患地方所

傷多矣弊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絨

江西之燒造各省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

庄紛然而起信有如臣原所言者矣臣等特罪

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成大變雖萬死何

贖伏望

皇上念百姓之艱難法



祖宗之儉德納言官之正論斥左右之奸邪收回

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

勅該局先將緊急 上月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

巡府司等官令其議處實辦解來

進用尤望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祖宗良法美德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固不可行而

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可則我

皇上與

祖宗帝王同德浙民亦得以安生而不被其荼毒禍

亂亦可因是以止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浙江等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郝杰等

謹

題為重 明旨慎差遣以廣 仁恩以隆

聖治事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

監李芳傳奉

聖諭著內官監太監李佑與同撫按官照依御前發

去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疎怠違背有

了的陸續解進寫勅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

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著遵行寫勅與他上

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物

御用攸歸或恐造作諸工罔稱 上意故特

命中官責成專理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我以為 朝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

為鼓舞萬民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頌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織造等

臣俱即回京是以 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

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登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德意綸音一

旦廢格是

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帝王畫一之政恐不

如是也且臣等恭觀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虛懷嘉納銀鮮充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營聞言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

百姓也適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况撫按各官

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

孰敢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明命也耶此固

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通年以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全

來困陪持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

乘輿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闈近侍聲勢尊嚴大小有司奉承恐後一應財

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惠不終于天下也一事之微重違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

昧陳之也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法織造陸續上進庶

聖恩得以久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矣

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工部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四

全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何天衢謹

題為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事 聖政事 欽蒙著臣備辦綵幣羊酒親詣致仕

大學士劉健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

恩加者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竊以古之

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蓋五帝雖不乞言

有善則記三王則養老乞言之禮並舉行之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其

於 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見

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著筮足以輔君德而裨

政理也是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

臨之而曰乞言尚其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

隆俗美不可及也已後世養老若安車之召徒

舍魯邸臨雍之拜祇取美觀是皆無養老之實

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怪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毓德 潛邸之初已繫夫

下元元之望及嗣登 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

舊尤加優禮畢恩之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賚有差是與先王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俞

然講 聖中興之業端在是矣然而乞言之詔

未聞於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孚尚德之

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

不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舉 國家而還

于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為哉臣竊

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

臣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乘四十餘年

孝宗擢居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

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眷遇

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而為權奸所擠遂不

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

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于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在今謂之具瞻屢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勅遣使賡子存問殊恩異禮無復加矣臣

愚以為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方耆艾精力

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蓋萬一不欲勞以職

事或 召至京師 賜之延問亦必能有所獻

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縣朝露况今各處災



異迭與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圖治之規臣恐一旦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國之心無以自見而

陛下法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聖王之盛節特降

綸音分遣軺使下造大學劉健諸臣之廬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隨使上聞以備采納則曠世

之隆典創見於一時盛德之光耀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嘉隆疏抄卷五

十三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優禮老臣朝廷已屢有勅了劉健等還著有司時加存問該衙門知道

刑科左給事中臣江思謹

題為固政本以隆

聖治事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政事之

得失在於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

輔治之賢下有謀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

下幸歸於已故夫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

以不慎也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庶務票擬旨意無專恣

之慮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累朝相承獲

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

嘉隆疏抄卷五

十四

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旨而擅易

者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

而不奏內閣備員而已茫乎其無所知也政本

廢拔枝葉凋瘵天下日入於亂甚可畏懼夫啓

陛下嘉靖中興率由舊章一洗近弊群工言之六曹

奏之內閣議之宸慮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

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即位之詔

多付空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廢私於舊邸元兇

逃於誅誣儉邪狃於狎昵陟罰異於

官府訶責輕於耆舊論之積牘而不可入也爭之

盈庭而不可回也臣民蚩蚩蚤夜惶惑於是



不省章奏之疑有不在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三疑者人多蓄之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翺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奏章朕皆親覽與內閣商確施

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慎未嘗蒙

蔽 綸音一發群蒙皆開莫不渙然以釋而復

躍然以喜然徐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

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日 內閣猶新政諸臣也

何闕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望也豈左右

欲之

陛下惑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言之左右斥之

而

陛下遂棄之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

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亦自覺非是而外姑設此以相答耶臣

愚知

陛下必不肯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

盡小心畏慎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道之忠以大弘德化而乃

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惑眾心以致厯

聖諭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

而上行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

同而今也

聖心不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近臣顧猶

若是况疎見乎當今 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

不聞 面議

陛下所與商確者不過司禮監而已縱見信從亦恐

不能罄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既達

而不得盡從者邪 內閣如是况餘臣乎此又

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 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

省前失究其所由果係內閣諸臣向順不諫則

是貪祿固寵誤 國靈政書曰臣下不匡其刑

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以間

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

所不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後信其所不可疎而

加之坐論之禮政本既固帝載用熙



聖光昭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大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

人有飲毒而殆者幸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  
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乎臣自奉

綸音竦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也伏惟  
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采

納則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臣

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李錫謹

題為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事臣切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

為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

體帖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  
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非元首而無股肱耳

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胥無所資動作不前

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

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臺諫大臣亦  
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

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

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

肱也不優臺諫是自戕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

賊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

所當深以為戒者也上古君臣之間都嚀一堂

稽拜祝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木朝蔭闕門明目

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

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寔今龜鑑洪惟

朝酌古定制建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

百僚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遍徵故老歛衽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始勤終怠判為兩途開元天寶迥然二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其執奏之間往往

嘉隆疏抄卷五

二九

令其回話遂使齎志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頌德重望偃仰丘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頌冠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

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體計也於

已無與焉

陛下入都督陳萬言之奏季其屬官下之鎮撫使璜跼蹐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以至

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固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童僑因東廠接受民詞奏季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

氣禮科給事中劉家糾劾太監崔文盡惑

聖心侵欺 內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家查明來說且

嘉隆疏抄卷五

二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家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家之劾耳

豈真有意於 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

外任尤為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

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豪傑皆

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其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前非速遷今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股肱待大臣而

禮貌之有加以耳目待臺諫而優容之必至以

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



過勿聽左右之感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  
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  
以宥其屬下孫交愈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  
俸劉宸仍留供職則 朝廷有雍穆之風天下  
仰身嘉之至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五

二十一

翰林院脩撰臣唐臯謹

奏為崇一德以享天心以昭治理事臣嘗伏觀  
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  
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岳效靈由是兩賜時若五穀豐登

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據誠全  
其君拾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說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者深切遠矣伊尹詳陳咸有一德之  
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彛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

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政以上繼

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  
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  
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伏



事 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  
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奏必於此閱之遇

有懷疑未決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

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令聞以垂無窮且

召見之頃 傳宣賜茶或撤賜御饌君臣際遇

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孰知

先朝典故者曾為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

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

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

不重惜也近來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

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

擬有几杖之 賜以為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

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

話其與

陛下起廢之初心慰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

執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

帳東都

陛下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

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潘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

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擢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

肯令

陛下變勉留之 溫旨為雷霆擊搏之威乎夫自古

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

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于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機

甚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舉 先朝之典虛 顧問輔臣之襟隆

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執法

之忠鑒儉邪作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

君臣如一人之身 官府內外如一家之執則

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 今日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先懋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注念老成 宥細過以全大體事臣聞人臣之事其君也有立朝之大節聖君之優其臣也每矜宥其小過心果盡矣大節果不虧矣則雖期會之間少不集事方且寬以文法假之歲月終不以此槩其平生一舉而盡棄之一以愛惜人才不忍摧剝一以眷遇大臣恐傷其進退之誼委曲覆容直有 天地之量我臣等於七月十二日該司理監太監陳洪等於 皇極門傳奉聖諭這年例今該省四月進到如何違限劉體乾不

嘉隆疏抄卷五

二五

催者回將話來欽此隨該尚書劉體乾回話乞恩認罪奉 聖旨劉體乾累次抗旨著冠帶閑住另推廉幹的來着欽此夫今稱年例是為惟正之供職司戶部是有催併之責例過其限任戶部者罪復何辭即冠帶復其身體乾猶為幸矣臣等復懇乞於

君父之前者非為體乾一人惜也為 朝廷之體統惜也蓋以耆舊之臣足培 國家元氣而進退之義尤關大臣風節體乾敷歷中外幾三十年固所謂老成人也小心敬畏中外信之即一節不效輕奪其位如拉朽振落焉殆非所以

節而作忠勸也矧因災變方殷四方多故財用

大匱調度紛集司 國計者即不可一日乏職掌之臣有臣如體乾老成若此精力強壯又若此而使之脫然於多事之外於體乾自為之意得之矣其如 國之賴藉何哉伏望

聖慈憫時事之多艱念大臣不宜輕棄收回成命復劉體乾官爵仍視戶部事如故則轉移之間洪恩不遺於使過感激所至圖報益奮於將來風勸有位之機亦在此舉矣

隆慶四年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五

二六



吏科給事中臣張寧謹

題為乞信大臣守職六光

聖德事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今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我惟拂於道於是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

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

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

國威而移 主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

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昧殺鑿直以崔文巧於蠱惑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

為天下守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懲奸長

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

奏而不能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

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足

以欲其奉公守法以弼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

以結主之知以勉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 溫旨俊尤荷褒留

顧非以其學術之崇名實之隆爾也迺今

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志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

惡用褒留為我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

安其位必去狗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之且 聖諭近又曰看鎮撫司從公問是為

俊等不能從公者乎竊原 聖諭不過欲遂崔

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法之公故不得已

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而敬信

大臣之至意也哉然文之所以微 寵而不可

解者徒以設醮脩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

為之慶則已晚矣伏望

陛下少留 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

民之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

法司問崔文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

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遠邁商宗矣臣不勝恐

懼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侍讀臣湛若水謹

奏為懇乞謹

天戒急親賢以濟否也。以安大業事。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囚若。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觀昔。可不為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言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

聖學脩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變。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賢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為不忠之路。

皇明嘉隆疏抄卷五 二十九



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舉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一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也我

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 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今日尤為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蓋非家喻而戶曉之難也其為道至約而其為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陛下誠能脩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為之統領求在館

嘉慶疏抄卷五

二十一

在朝之賢明先王之道者俾侍直於

文華殿之側

陛下每日朝罷即御 文華殿向晦乃入俾群賢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為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致知以至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無異本

陛下不時延問口傳心授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為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善成德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美臣於

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才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

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美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為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

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風網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

嘉慶疏抄卷五

二十二

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亦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

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

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初四日奏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葉奇謹

題為乞隆

天恩以禮臣下以勵節行以培治化事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須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斲小其所學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則節行不知所共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通者郭九臯為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寬

翟璘為陳萬言奏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臯則擊解來京葉寬翟璘則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

猶言之不已者正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臯知府也葉寬即中也翟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

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因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貴尊尊之道殆

非若此中庸曰體群臣

陛下不察而體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嘗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繫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榜笞之此豈可以令眾庶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讐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讐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臯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翟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

其心以其違拗而執之有如普臣社行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

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

行此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擊一官明日擊一

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官皆以言為諱有識之

士皆思見幾而作而憐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

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為寒心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

廉恥將解郭九臯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璜

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

俸之臣復行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

惟恐庶恥之不立惟恐節行之不脩有愧於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留用老成以光盛治事臣等切惟人材之用舍

理道所關而老成之去留所係尤重故人惟求

舊垂訓于書而召彼故老詩旨亦諄切焉良以

老成人之不可無也若吏部尚書楊博詎非今

之者舊所當愛惜留用者乎博自筮仕迄今數

在

先帝試之曰能擢置銓衡留為

陛下股肱之用博亦感戴眷知秉公守法其竭忠圖

報誠于 國家無負此大小臣工所共知也今

以題覆差誤之間不當 聖意遽爾着令致仕

夫身為大臣得致其仕而去

陛下之恩禮不為不厚而博之獲此不為不榮矣但

以 朝廷大體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樹立儀

刑以時事多艱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共求治

理以望在博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展盡所長

以人心公議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孚服眾志

臣等列職諫垣官僚進退皆得與聞若或備員

俸位者臣等固不敢冒陳以瀆 天聽有臣如

博乃相視長往不為一陳于



陛下之前是為救賢絀默亦奚以為伏願

皇上特發 勅旨將博仍留在職以付任使俾其勉  
圖後效仰答 洪恩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五 二二七

吏科都給事中臣劉世揚等謹

題為訪用賢臣以圖治安事臣等切惟書曰天惟  
純佑命則商實釋者以為國有人則實今  
內閣輔臣在列大臣忠貞為 國不負委任克大  
負荷不怙利害者亦既有其人歟殆亦不多得  
也大臣去位時無虛月陞遷煩亟如歷傳舍人  
無固志事多苟且吏部據缺推陞或有未得其  
人則姑以補之前日議省官員省至兩京堂上  
官省至兩京部院大臣非不知其不可省實乏  
人故耳昔

宣宗皇帝與楊士奇論黃福曰吾嘗欲得一老成忠  
直之人處之兩京根本重地緩急可倚乃改福  
為南京戶部尚書

嘉隆疏抄卷五 二二八

英宗皇帝謂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  
部王翱老矣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蓋  
宣宗深知大臣倚任如此今

陛下於大臣可以為緩急可倚者誰歟嘗有慮其老  
而思其代者乎棟梁不備雖公輸不能以為巨  
室賢才不聚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願

陛下深思焉夫棟梁之才必其培植久而閱歷深者  
為之今大臣缺之庶事叢脞四方多故非訪求  
祖宗以來養威之賢希滿崇要與圖大政弘濟天下



恐 聖明堯舜在上亦徒勞心力而已矣近者以吏部兩京堂官缺多無堪推補請

命大臣科道官薦舉臣等科道官會舉僅得陳洪謨

潘二人而已公卿大臣卒無見舉一人者何

也豈以天下之大二人之外遂無人乎伏望

皇上申勅吏部行令在京大臣如前議擬各將所知

德望舊臣速行薦舉及行在外撫按官悉心詢

訪境內有家居大臣繫時望者雖或年七十以

上精力未衰者不問新舊去位作急且薦

上聞俱下吏部酌量起用臣等通加詢訪有知當續

薦 聞其議省南京部院大臣員缺候有堪推

補之人宜亦照舊推補以為儲賢倚用之地

嘉靖八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舉用賢才當今急務還着兩京大

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果有才行老

成繫時望的從公各舉所知明白開奏吏部遇

有相應員缺酌量起用不許避嫌推托亦不許

徇私濫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高儀等謹

題為博採群言恭陳

親政事宜懇乞早 賜舉行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

惟八君之繼統乃天命維新之會而初政之宜

布也尤人心屬望之時洪惟我

皇上續承 令緒丕紹 鴻圖 御朝聽政已四閱

月群臣獲觀 天顏者莫不交相慶忭以為唐

虞三代之盛將復見於 今日也是以矢心滌

慮各獻其忱謀猷入告如恐或後如今大學士

陳以勤首先獻納條為十事要皆切於

新政以為 聖明保大嗣服之助已蒙 溫旨嘉納

其他如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之 請

御文華殿接見群臣 親議政事兵科右給事中魏

時亮之再申前議欲乞 親賢勤政兵科左給

事中馮成能之議 親儒賢勤體要禮科左給

事中王治之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禮科給

事中周世選之請 御文華殿或 會極殿

召內閣及九卿科道諸臣商確諮問刑科左給事中

孫枝之請 御便殿遇大政大疑即 宜召輔

臣及九卿大臣 特賜詢問江西道御史龐尚

鵬之請 御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與

翰林科道皆與聞 朝政巡按直隸御史周弘

謨



祖之議勤政事以勵治功巡按山東御史李叔

和之議敬大臣以圖治道巡按直隸御史顧廷

對之請 御便殿或 召儒臣辯難經史或

召大臣商確時政巡按直隸御史劉翺之請日

臨便殿 親決萬機凡軍國重務必廣集眾思

面咨元輔及各不等條陳事宜俱蒙 俞旨賜答然

至今未見舉行近又該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

題乞申 勅部臣查覆

祖宗臨御便殿事宜及

祖宗午朝之制務一切削去虛文無泥舊套及

會極門通進章奏先令科道檢詳 禁苑遊行時

召諸臣隨侍大臣執奏言官封駁以至辭

朝自後得言地方利病科第出身者限令奏陳一

疏等因亦蒙 勅下所司各陸續抄出到部臣

等詳閱諸臣之奏中間意見雖殊皆獻款納忠

均可擇用除各奏內事情當次第舉行者另行

陳請及議論雖善而事體窒礙者不敢煩瀆外

至於請 御文華殿 召見輔臣大臣

面加詢問 親決政事一節深於

聖治有裨今日 朝廷要務莫先於此既經諸臣交

章具奏前來相應題 請臣等切惟唐虞君臣

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虞帝道下之言

也則曰予違汝弼又嘗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

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古今稱盛治

者莫能尚逮我 朝

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臣朝廷延訪大臣或同遊咏

和或燕對無時 明良喜起庶事咸熙

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于此至于 御門之規

日奏數條不過沿習故事似涉虛文惟我

皇上登極數日即出 御門今既久臨 朝守威儀

已復

祖宗之舊矣但 朝堂之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

相懸隔若止循例而 朝一 朝而退

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

既不相接見聞未免日墜其九諸司奏牘中外

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衷而頓然了悟也

耶即今 山陵已畢典禮就緒 經筵日講復

賜舉行諸凡大綱大體亦既燦然明備矣而惟

便殿親政尚未之及似不容緩伏望

皇上仰稽 列聖之盛典 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

開講以後每日 常朝罷即 御文華殿除

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

察院大臣仍乞

皇上不時 召見即將 覽過院部題奏本內係干



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  
與凡一切大政令當詳議者 特降清問許  
令部院官陳述始末 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  
於是

皇上加以 睿斷 親賜裁答儻有事體疑難者雖

再三商確然後答 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

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

當詳令公同評正至于輔臣講讀之餘仍乞

皇上親發 玉音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

擬者令其即在 御前看詳 面請 宸斷如

此則萬幾之理日熟于 聖衷而四海之治可

嘉慶錄抄卷五

三十三

運于掌上于以軼五帝三王之盛于以紹

二祖

七宗之休者誠不外于是矣臣等無任惓惓懇祈之

至謹題請

旨

隆慶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

史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胡應嘉等謹

題為重延納廣 聰明以隆新政事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歡慶薄海內外莫

不顯然以向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

愛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竊以君臨萬邦機務至眾諸司奏牘剖折

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

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又安虞廷風動之化謂

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朝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屈群

嘉慶錄抄卷五

三十四

策者每至於日昃弗恤也迨

英宗皇帝以冲年即位軍國大計尚不能對眾處分

當時輔臣楊榮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令

上陳臨時止依所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

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

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大

臣以及諫誨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

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合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幾至蹟



而孝思方殷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于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得失盡憑紙上以參詳則章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票未悉者不獲而達而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聖慮必煩聖慮既煩則

聖躬亦勞且倦矣倦心一起百弊俱生左右授問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喪禮稍暇強抑哀情念軫國計每日早朝事畢必退處文華殿毋輒入乾清宮雖云梓宮在殯然

嘉隆疏抄卷五

三三五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於依戀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革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賞賚委任除拜之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召對六卿義當疑難則顧問儒臣溫顏款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聖心則事至而無疑滯較之徧問奏章獨營神智者其勞佚難易為何如乞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此舉也臣等又查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於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道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伏乞今後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叅正之或對仗彈劾以面折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之敷奏益存敬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聖心有開明之益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遜於聖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辨之當今首務孰有急于此者故敢據忠竭悃以為

嘉隆疏抄卷五

三三六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特加睿斷即賜施行則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吁咈者同其盛而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事一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將致閭閻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今日者恐不足以答其惓惓之至念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溫純謹

題為懇乞

聖明亟圖 覽本 顧問之要以隆交泰事臣讀

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曰乾上坤下乃知君

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

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

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

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 朝講勤矣言路開矣巨姦斥矣獨

覽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非以

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不言之禮乎

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 問之一一而 覽之將涉於勞而無

其要乎今

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

王延訪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

皇上必思有以答臣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 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 下問輔臣臣不勝欣

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

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儻由此

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

何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

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

中求糧之苦我

皇上誠於此時 動顧問 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

以備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采而行之 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

無難也且 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

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於 聖躬者有切於民

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

者于此辨之不移於章奏可 覽也

顧問非必寸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又

安四夷何由而宿厭于此審之不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乞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

同 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



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通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於 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

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 召閣臣或 召部院諸臣

特霽 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亡之迹君德

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

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

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臣不勝願望悚息

之

隆慶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國彥等謹

題為恭進

先皇召對錄懇乞

聖明特加省覽亟 賜續承以慰人心以弘

孝治事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大學士李春芳等

面奏言事荷蒙 天語優答一時大小臣工莫不舉

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

年來未有之盛事也雖閭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談使自今能行之無數則內外人心其

歡忭鼓舞又當何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尚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精圖

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者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意浹洽中來也臣等嘗伏觀先臣大學

士李時所紀 召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

工終於十五年 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

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 宣召臣寮虛心究

論 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被後世有由

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 郊朝必親 朝講必勤首



幸大學 躬行大閱凡

祖宗良法美政無不脩舉而 面對一事獨久未施

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

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於此者用是敢不

辭冒昧將本科所藏 召對錄二冊刪去繁文

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

條各照次騰寫裝演成帙隨本 上進雖掛一

漏萬無能闡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為

皇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導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燕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

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至 御前俯垂

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儻遇軍國大計聽該管衙

門候 文華進講畢揭具略節 面奏取自

上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臣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於無疆矣臣等不勝惓惓期望之至

隆慶五年三月 日奉

聖旨知道了錄尚覽禮部知道

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楊廷和等謹

題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光

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

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

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

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

月初間已嘗具啟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理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內

各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務選老成

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

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

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 慎始脩德十二

事寫牌扁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預絕其端不可輕信

不意近來無故不時脩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

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

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

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



一端于今日獨以齋醮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

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

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

帝宗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

一則累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

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

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

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

山祠張雄建寶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

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

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畧不蒙

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

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 宮闈之內脩建齋

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 宸聽下誑愚

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

致不知年來遠近水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

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

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從天而降以

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况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調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

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

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

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

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閑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

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 廷以為不如是

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 上塵伏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自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

其餘夤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許仍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教僧道一

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米

用過米麵蔬菜等數又 命內庫查報各該人

自當過觀施銀兩等物各開數 進呈究問這

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無益齋醮

一切停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 德修

身為先務則 聖治益隆 聖壽昌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臣等不勝忠懇仰望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一

嘉隆疏抄卷五

四一五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節財用闢左道以消民怨以保

聖化事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

左道惑眾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

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人惡用夷

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臨御以來汰冗

省費蠲租已責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

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

視光祿寺觀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

知

嘉隆疏抄卷五

四一六

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

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清寧宮好事有仁壽宮好事

有西天西番漢經殿好事有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宮西暖殿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

經日給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

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供具日虛設

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

明王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

以脩齋誦經為事隨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



此為甚臣愚謂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  
銳之餘黨曩時以此術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救藥臣謂此  
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今滿朝嗷嗷咸謂 經筵既疎則

忠良正直之人日遠道場既盛則番僧寺觀之  
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決無此事而復霜堅冰可不為寒心哉臣

嘗散錢糧每一齋醮豆腐麵筋用錢萬八千其

餘所費不知其幾十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  
萬

陛下頃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猶為之者豈非左右以福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耶臣請為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

侏儻不通中國假使來王不過當

陛下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

尊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岳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有不統今

舉夷狄之神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為禱祀之

具其拂經悖禮孰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  
壽全福者莫若堯舜禹湯文武老年一百十有

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  
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

為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已野無遺賢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肇脩

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不過聲色不殖貨利  
曰徽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是

不遑暇食其為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又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違忠直遠

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瀆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  
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貞獸魚鼈咸若天下言

治者莫如焉漢明帝迎佛于天竺而佛始至中  
國梁武信佛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

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  
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



金班金錄道場于天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壅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有書傳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者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報京師之民苦於賦繁役重者無不嗷嗷妻子者有無衣裹席行乞者有母子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為盜賊其良者往往糜爛於刀兵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

嘉慶疏抄卷五

四十九

戈而不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昔景公病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億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脩德而後可景公說命有司毀關寬政薄歛已青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今之民怨耶樂耶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豈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 旨却之忍斂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燬書

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可不懼民臣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恆特御 經筵召儒臣咨誅善道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改西天殿為寶訓殿

祖宗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殿為古訓殿五經子史盡貯其中漢經殿為聽納殿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今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理小心畏慎者司其鎖鑰

嘉慶疏抄卷五

五十一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遊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榮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嘉靖四年閏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天符錄承齋醮暫且停止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屠喬謹

題為黜異端崇正道誅蠱惑以隆

聖治事適者道路傳言 宮闈之中不時脩齋醮或

於 乾清宮或於 坤寧宮或於 清寧宮或

於 仁壽宮或於 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

好事或一永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

再舉令光祿寺實辦素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

皆太監崔文王領其事名為高公督率番漢經

廠僧道人等導引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

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

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

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大學士楊廷和等

奏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

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 宮闈禁密之地有

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

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

示罷革乃復泛然 批荅雖獎以忠愛之言而

不見聽受之實徒諉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

所知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

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

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

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

以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

誠得而論之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

為道也供奉之感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

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

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

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佛於清涼靈帝奉祠

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

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

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

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符堅崇道安而

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

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

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

信於儉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

大乎崇道 永終者事莫過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



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蹈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卻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斥之毋為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人主尚稍

不動檢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化緣脩寺祝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夫論語中庸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備

身體道朝廷日近乎儒聖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有聖人之德盡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萬民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為視達四聰而用衆人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我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又

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真者矣其曰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脩身樽情節欲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為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脩德遇災而聽言重交脩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于敬止故三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于齋醮之祈禱乎

陛下稟仁聖之資當奮大有為之志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舍 經筵之所當習講與

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于秦漢梁宋之

太宗聖諭抄卷五

五十三

太宗聖諭抄卷五

五十四



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水終無救

陛下上法

祖宗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明言於躬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感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

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經筵必勤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鳩毒以保身服忠

謹之藥石以享年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大監崔文并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通關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嘉隆疏抄卷五

五十五

陛下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屏塞群議息於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皞則聖壽之罔極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

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玄明經山等項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

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欲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

懇悃激切候

命之至

嘉靖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嘉隆疏抄卷五

五十六



工科左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事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  
如禱祀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又最  
甚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  
懺為齋為醮為清祀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  
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  
禍福國之安危年之脩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  
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之又甚  
切

嘉慶御批卷五 五十七

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右瞽

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

南綽吉出入 豹房矣番教既請即從事取佛

於是太監劉光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

番教無資於祈請西佛未見其踪跡靡費大官

騰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光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 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襲故

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除二氏之害人其水火其書

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反舛戾若此臣愚何望

焉然非

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也謹接崔文本以鍾鼓

嘉慶御批卷五 五十八

廝後黃緣 青宮用事冒陞太監幸

陛下降革邇來營求遂還舊官今復導

陛下以此使

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

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為之臣謂文

可斬也文之意以賞試

陛下也

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欲登壇則登壇欲拜

踊則拜踊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

貨利無已則導以游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淫

伐又以此而致也諸餘如人頌者又將率其



便求所欲逞也

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以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

曰文可斬也望

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等拏送法司治以

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 講學

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

眩 恩可遠施 澤可下究以之祈天永命其

為功效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

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伏惟

留意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嘉靖疏抄卷五

五十九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李錫謹

願為禁邪誘崇正道以歛 聖福以光

聖治事臣竊觀 先朝群小蠱誘 先帝無所不至

幸遇

陛下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

者豈肯帖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將今名下

人員投間抵隙以中

陛下之欲者久矣

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

陛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必將復試

先朝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謀天下國家必至於極

嘉靖疏抄卷五

二十六

敝大壞而後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為寒心也

哉通者中外傳聞以為

陛下因天災示戒 聖體違和及 前星未耀屢

聖明之憂懷無妄之虞誤中群小之邪術為此齋醮

之謬舉 親蒞壇場自行拜禱貢觀賞賚所費

不貲光祿寺之供用已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

屬博謬物議喧然皆以為 經筵 日講

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

請自 退朝後以御之

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

賑荒 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



屢請出內庫銀以給之

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而至賞賚則不惜其費

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勞之不

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反費之豈愛正

不如崇釋術保赤子不如寵群小哉臣知

陛下之意矣

陛下之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

明可以彌災可以保聖靈斯能之慶可收果

然則不惟

陛下欲為臣下皆願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但臣

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

為

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乎二者誕妄

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轍實今明鑑漢武帝嘗

事道美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

天下豈有神仙蓋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

病而已文成五利旋被誅夷史稱武帝惟才大

略蓋謂此也其後宋徽宗專事道教迷而不反

遂躬繫虜庭竟葬五國則道之不足信也明矣

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

誅殛梁武帝崇信無比賊死臺城韓愈佛骨一

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舉群

小亦自知其無益持假此可以盡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叨

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故誘

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盡惑 先帝先帝竟被其

惑卒之 幸豹房蓋新寺邀遊歲月不知止極

遂至於子道乖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以絕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也耶

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九五福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

福之本福者極之效言君之一事一物一言一

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

是故堯之福壽多男本之于峻德舜之祿位名

壽本之于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謂也固

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欲建此極必清心必

寡欲必節飲食必慎起居必公好惡必親賢臣

必遠群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從作又視之明作

招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聖夫如此則德合天

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彌 聖壽何患乎

不若堯舜益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哉伏望

陛下體洪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及

先朝之弊 大奮乾剛 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

科道等官張翀等所題先將崔文等拏送法司

問以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臣前項

所陳一一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

自求之益 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葛鳴謙

題為屏蔽邪以保治功事頃者

陛下怠於講學移心齋醮臣疏將進一日

朝辭見 駕幸文華私心以為 聖明既回心向

學乃復有言是為煩瀆獨齋醮一事猶未釋然

及訪諸人則謂

陛下不舉此已浹旬餘矣臣乃仰而嘆曰

陛下從諫弗弗改過不吝如此雖古之聖帝明王何

以加焉然此等事原非

陛下本意而煖殿答應太監崔文所為謹按崔文實

為 先朝漏網元惡 大內事無不備知善能

窺伺人主意向且其智術千態萬狀神出鬼沒

變幻足以生風雷輕儇足以回視聽蠱惑足以

移主柄狡獪足以陷正人

陛下本無喜而文諛之使喜

陛下本無怒而文諛之使怒

陛下本銳情經術而文導之以異端

陛下本優禮大臣而文導之以斥辱幸賴 天啟

聖衷旋悟所為乖僻已 賜改正但文未有處分臣

私念

陛下雖雅能改過然與其事事而更之孰若屏奸邪

引誘之人自無過誤之可更也近日傳聞內臣



家人轉相控造近侍云萬望扶持崔文又聞中門內臣亦於各近侍處為文求請臣思崔文近日已能轉移

聖心顛倒政柄有何號詭陰相結納求救是蓋自知力沮忠言輕搖 國是因公事科歛財物庇家

奴潛奪邦刑尤不為外廷公論所容

祖宗法度所宥恐

陛下洞燭其姦行將得罪故多方索緣私要暗結

恩旨曲庇良有以也然 恩旨雖數為曲庇而崔文

愈自懷危疑以自懷危疑之人侍洞燭其姦之

主臣恐君臣從此有隙矣况黨與成於下則主勢孤

嘉靖疏卷五

六十五

於上曾謂 聖明在上致有如是之事乎主岳

罪而八黨興 先朝之誤可為永鑒彼極力為

之扶持者臣亦不知其所終矣伏願

陛下念嘉靖初政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崔文壞之

而有餘乞將文即 賜斥逐以杜厲階仍

命司禮監選安靜老成之人充煖發答應之職如此

庶

陛下不徒知其姦而能去其姦嘉靖將來之治功可

以日望清明而不至於墮廢矣

嘉靖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史梧等謹

奏為崇正黜邪以隆 聖治事竊惟帝王所以尊

天下之上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之巧而其所

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正臣

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初 詔毀添蓋佛寺神廟石經山洞而

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為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下之今不載甚遇有邸

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

武廟前日之所為而今復為之

陛下之昔以為非今顧甘心以為是而行之耶夫天

嘉靖疏卷五

六十六

人禍福之幾之不可微幻誕誣妄之妖之不可

信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張原御史屠喬華等蓋

已連章累疏援古證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

等不容復贅矣臣惟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

止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相勝者其幾每決於

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今而指佛為非

日佛為邪匹夫愚民而皆能辨之豈有人主德

高天下而智獨屈于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福

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于天夫人而

皆辨之豈有人主為天之子而獨不辨也特不

勝左右群枉之讒焉耳今左右之事其若者亦



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繁之說貽笑於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至欲眩其若者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佞忠似愛之奸繼之縱恣思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說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貳之心誤落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為

陛下惜亦深為

陛下懼也况正道異端勢不兩立 朝廷之所作為天下臣民之所趨向千百年道統正脉之所繫不可不慎也夫既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向則上有好者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為天下生民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于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既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浮屠之說其誰啓之

陛下生百王之後亦肯甘習釋老之教而壞道統之傳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

陛下今日之所為以為順也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列有如是者為其違也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

正而使在 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日月之明也耶此臣等所以共為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為

陛下終之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為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于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于過強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過者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于講學養身復聞聲色之過過而不節

何有于節欲順理主事羅拱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于過強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而崔文之奸固結不去何有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如是而徒佛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我臣願

陛下尊崇正道養身講學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畫行燒毀僧道盡行屏逐將其蠱惑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勅禮部嚴絕僧道內使往來之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法潛使



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者即送法司拏問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五

六十九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等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慎崇尚關異端以隆治化事往者

聖體屢爾違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慰

群臣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見

邸報伏聞於 乾清 坤寧等宮復開番漢經

殿設齋醮

陛下親臨跪拜行香受錄或一永日或一日再舉甚

至三晝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于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私

議豈將以求福田利益也臣等聞之將信將疑

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嘉隆疏抄卷五

二十七

陛下初無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

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目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利耶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

况佛為教又不足信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

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

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狄之法怪誕

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脩理之

實而非緣于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

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

梁武帝之于佛圖澄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



不事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  
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莫之救此萬  
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監  
觀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  
迎取活佛以七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糜費  
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  
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淫祠及  
前項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心而親革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  
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之所為耶不然或

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所言  
亦不足信也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况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醮壇紛紜誦讀誠為瀆  
瀆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教傳  
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  
窮財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  
憂者然臣等之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  
有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  
儉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測以為投間  
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則

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  
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雅術啓以宮觀  
之興造一竇微開羣蠅畢聚人主之於好尚可  
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已微  
聖體違和禱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  
輩但希圖富貴利己已身至於誤君誤

國彼又奚恤伏望

陛下舍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大學士楊廷和等尚書  
喬宇等科道官張紳屠喬等所奏詳加覽察痛

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  
人拏送法司明正其誣上行私之罪祈禱之

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  
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  
移於左右之引道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  
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  
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不大幸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張紳等謹

題為聖誅盡感遺姦以隆 聖治事竊聞治功難

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蚤而去

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

邪正感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絃轍

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 乾清等宮下而東次經

殿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

建不時傳聞 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

賞賚逾涯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

中而頌假之以 宮闈備設之徒例用緇黃之

流而顧屬之于內監議者皆以 先朝罪人各

名下掌家管事人負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

嘗試之計而欺

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釋老之教不覺墮其愚弄

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

後世使

陛下負素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宦寺等之罪固

有不容於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廷亨等題為

慎選左右冰清齋醮以光 聖德事

誣妄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盡感誘引人員從重究治

并賞緣阿附之黨盡為斥逐更望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脩德修身為先務廷和等

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其為

陛下甚忠伏讀 批荅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

項盡感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

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

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

高董實挾此術以誤 先朝教鑒不遠殊為可

惡茲復踵其故習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牽於其說昵於

其人彼必以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

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

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

目為小人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

不忍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

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

已疾交謹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

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



尤物之滅周女謁之敗晉慎之遠之福慶用昌  
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誦也昔宋太  
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  
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  
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  
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福祿  
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  
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暫御之時多而親學  
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煽惑罔非物慾豈惟敗  
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  
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  
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之道要不出於此臣  
等則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  
人者號為點慧柔曼為惑尤甚是以急于  
日講疏於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術度時  
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迎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悠無已之欲於  
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  
狄之術 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踈而月遠  
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  
也伏願

陛下思

皇明嘉隆疏抄卷五 七十五

祖搆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  
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請先將崔文并一樣盡  
感誘引人員實緣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  
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 講筵以親孝德之士  
日謹閨闈以塞情竇之非或古人治亂人心向  
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詠之益詳或鷄鳴淑女  
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  
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剛德不捨於柔脆有以  
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體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  
無足置之牙頰者矣臣等千冒

皇明嘉隆疏抄卷五 七十六

宸嚴伏俟斧鑕不勝拳拳願望之私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



河南道監

不演謹

題為順 天心快 聖意以毀佛像以永絕異端

事臣竊惟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君之所為以天之心為心天必默相以順成其美以決其意向所趨之正故甘露降黃河清兩賜燠寒風時若年歲豐稔此皆

陛下聖德隆盛禮教休明之徵應也即今大興隆寺火災之故臣又有以驗

陛下之驅斥佛教深有契乎 天心天固默相乎

陛下以順成乎此志然耳夫佛本夷狄之教非聖人之法自漢以上未之有也明帝之時始入中國

嘉隆錄卷五

二十七

嗣是以來漸崇信之乃聽其宏殿峻宇雕梁畫棟圖形塑像繪彩泥金群聚天下滄沒三綱之人而養之惑世誣民耗財蠹政莫此為甚唐臣韓愈佛骨一表闢之甚詳足為聖理者無不知其為非然流傳既久因循成習未之有能盡除之者此豈天之心乎恭惟

皇上既百世之沉迷洗千古之陋習乃 命京師內

外毀寺宇汰僧尼申 勅天下臣工勸諭僧人

還俗將以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此

何心哉 天之心也

陛下以 天之心為心 天之所以感契乎

陛下者諒無不至矣臣故於今大興隆寺之火有以驗其然也蓋

陛下前日之獨存此寺者非謂其有益於治而存之也蓋曰姑存之漸以圖之耳則盡其教而除之者

陛下之意也夫先師孔子之像

陛下謂非禮之所宜亟 詔去之天下始而駭然終而翕然信而安之以為

陛下見高千古意出百王真足以垂訓萬世也則盡去佛像以息異端以崇正道臣知

陛下之有是心也久且切矣今者之火并其佛像所

嘉隆錄卷五

二十七

居之殿宇而煨燼之 天於佛像示可毀也蓋

默契

陛下之心而順成之云爾夫此寺者天下之寺之宗

示毀于此則天下之寺之佛像之當毀也可知

矣臣聞天下之事得其機則易於為力欲息天

下之佛教必當先毀天下之佛像蓋毀佛像者

王化之機也伏望

陛下仰承

上天順成之意俯察王化易行之機降 勅禮部

明禁結頒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

之投諸水火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也失其



所依彼將自散迨數十年天下將不失其所謂佛者耶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之所作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又不在此舉耶世之惑于其說者謂佛有靈弗可毀也其果靈耶何不自庇其身而一朝煨燼之如此則其說之不足信也明矣如其有靈能為禍患臣請以身當之臣又觀夫大興隆寺之基地甚開廣仍乞

勅禮部從長集議或將此寺改為習儀祝聖之處庶近且便於禮似亦相宜臣待罪言官久慙徒祿摠一得之愚報萬分之一臣之分也亦臣之心也仰惟

皇明嘉隆疏抄卷五 七十九

陛下為道統立的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其佛氏也如韓愈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端有在于 今日臣無任戰慄之至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少保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大學士夏言謹

題為除邪妄以彰 聖化事比者恭遇

皇上詔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兩宮以備

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盡倫蓋制之 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

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奉

聖旨命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所謂大喜殿者臣

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

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

皇明嘉隆疏抄卷五

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之梁拱之間與夫金

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

且謂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傀儡

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始

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

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

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鮮聽且深罪愈竟逐

斥之臣意自此厥後人莫敢觸其非凡畜夷特

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顯佛者皆相為

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宫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

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

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乃始議徹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

留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

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

類皆屬穢污不宜使之尚存臣 請乞以此物

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俗疑

惑之端實為 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

大功德固極臣不勝幸甚后幸甚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奉

嘉隆錄抄卷五

八十一

聖旨卿說的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欲

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將來必有竊

復惑民可別議除禮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劉世揚謹

題為亟絕異教除邪類以建 皇極事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脩省侍

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

休德天下引領相望太平皆謂雖前之舉措間

有差失猶幸

聖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

何過惑太監崔文等妖安之說大興異教各

宮彌日開建齋壇脩齋誦經內外供具糜費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有漢經殿西天經殿靈濟宮

顯靈宮等處備設上下傳降中外扇誘以為福

利噫此何等事佛圖澄徐知常王老志欺君誤

嘉隆錄抄卷五

八十二

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陛下甘心乎竊痛恨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自此天下之事不

可為矣夫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治也

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稱

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

致治蓋可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欽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

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安義理體信達

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

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

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



數錫福于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寧曰  
攸好德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口  
憂曰貧曰惡曰弱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  
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係於訓之行不行  
禍福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異教惑邪  
說而背正道持此以求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  
命之事豈不甚遠矣哉夫以

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場以  
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冥福之及此不過使後笑今  
猶今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迴管世天尊  
神將驅魔降祐此間閻山野愚鄙所為轉相誑

誘積久成習遂假以誦召無賴群聚邪孽為寇  
賊奸宄每自此始况  
天子法宮躬自崇信天下聞風翕然竝趨細民無知  
鼓倡易從此姦宄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大誥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  
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  
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欲燒毀六字  
以保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  
禁律違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令嚴矣其見理甚精而慮患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聖子 神孫世世守之今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  
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引朋比習學異  
教欺誑

陛下扇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官不貲之財奈初紀  
清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 祖訓處崔文以  
死并究其黨及表裏扇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  
無赦仍頒降 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  
禍源惟

陛下遠監古昔宜遵 聖祖上畏  
天命下卹人言斷在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  
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不顧者良由

先朝姦黨吳亮崔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  
允愚弄 先帝齋送番供奏討鹽茶遠涉烏思  
藏迎來活佛騷擾天下耗糜百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奸伏罪而允止降級間住亮寧止  
發遣籍沒顧得保全首領倖逋天誅此崔文等  
今日之所以肆行無忌也然前日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姦誘引欺 君誤 國之非而前  
治之今崔文等朋姦邪類違 祖訓法所不恕



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為庇護不蒙顯戮是縱之也縱使為姦何

所不至矣 先帝以吳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而不得正其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

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下痛之惜之伏望 大奮乾剛亟為殄絕使

宮闈之內肅肅雍雍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

除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而

陛下一意崇儒重道日御 經筵虛受 日講為涵

養薰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明作招聽聰作謀

言從作人貌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敬事無

替使嗜慾寡禮樂備敬義立而身脩

內令嚴而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

故建極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

終命之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

憂貧惡弱之禍故雨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

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民又安至此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故彌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

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之區區異端邪說徵求福利

符呪經傷警勳小術祇見其幻且妄而無所用

之矣夫義理明則邪說自息志向定則他岐莫

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強聽納 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志立未

定恐他日又未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為吳

亮焦寧也此又愚臣區區片曝之願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天聰明而廣納為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七日奏

聖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  
楊一清謹

題為災異脩省應制陳言以贊治功事通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脩省次日又欽  
奉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  
繩愆糾謬之章矣然實有未可繩可糾之事亦

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  
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

奏言官不敢論列

嘉隆疏抄卷六

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  
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

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  
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

之論者室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  
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 詔以文而已竊謂今  
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

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呈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

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

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  
亂自防嘗謂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

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  
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

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消

深可畏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  
以為不足懼也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

德以彌之則轉禍為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  
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

嘉隆疏抄卷六

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言之曰舉賢  
才以備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真言以

防壅蔽敢為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

矣且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  
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俗則小過不

須計才畧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  
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

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  
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

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實有濟陰



應變之才四出沒陵實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  
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危安者誰歟有若人焉  
令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  
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解為逆  
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  
為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責其成因襲之弊  
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加釐革宜仍令再行查  
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  
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途荒  
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又任之規

大清高宗純皇帝

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  
民之失業甚至 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  
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  
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  
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  
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兩澤愆期  
禾苗半稿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漕河道有  
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  
遭水飄蕩屋廬湮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  
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  
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

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  
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糧待收成時  
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傷照  
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  
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  
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  
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准  
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  
糧或折作價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暗  
陪之弊貽貧徵之害以負

大清高宗純皇帝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物料歲徵月派源源不絕  
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之不  
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一切從省稍紓民難至于直言不聞  
尤今日喫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  
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  
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不上  
聞則伏奸度慮何由而知讒諂面諛之人進矣然不  
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  
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

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

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糾道官遇凡用行政之失失

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庥之量齊 嚙嚙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言上聞

官邪必糾民隱必達於以廣四方之視聽於以

决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于上群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

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二五

聖旨覽卿等奏是見忠愛至意舉賢才固邦本二事

委係急務該部便查照議處了奏說科道官以

言為職今後一切利弊各處據實直言不許浮

泛朕當采納施行

泛朕當采納施行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朱鳴陽等謹

題為懼災脩省事臣等竊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祐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迺於 大祀回鑿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

實則天為雖云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專各微所形而指示之機

持顯臣等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歟直

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縱失歟外戚驕盈

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是召災况茲數愆

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二六

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申私情則有傷於大義

尊 皇號是反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在桓僖乎

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火

災其所居之鳴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踰

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

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

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滅之

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救凡



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

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

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

襲蒙蔽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

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

流閹進雜超之途方塞而幸隙大開文規京官

武圖世襲皆藉 興邸為詞不知公議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濫官

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

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據初建宇寺孰非塗囊

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皆攘奪民利必須盡數

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消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名

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

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賢教之以禮慎始防

微之意不為不至迺若指揮邵喜雖聯戚屬宜

抑其踰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

而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 賞賚過多

恩寵太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

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其一也至

於 綸音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倭幸

聞得轉移而 聰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

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

守是米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于

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潛操默運以致旁落

下移所謂貴近驕濫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

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拘乎

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 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

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

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變之所自由知禮之所

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源 聽納無倦容受必弘

大號渙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

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興邸臣僚除原係科

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

等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授職

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覈

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

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

財產及賞過即喜房屋田莊仍



勅法司并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開  
祖產新產盡數抄沒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  
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科其寺宇亦乞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也是以

天意而庶政交脩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嘉靖九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知道了

嘉靖九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知道了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鄒守益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彌天變事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奉  
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

天戒嚴交脩以隆 聖政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警所宜痛加脩省以實

事 天而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  
衙門條奏務切民瘼 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況  
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聞  
隆古交脩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艱厥臣政乃  
又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  
之心為心是為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  
之心為心是為善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  
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於伊陟以德勝妖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  
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鼎  
而鳴孽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  
邦至于大小無時或然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  
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脩省之所以  
引年綿祚 國家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



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於一念之真純及一念之或轉搖而已矣

天心仁愛火及 宗廟往古災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然艾諭告臣工痛加脩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搖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决江河沛然無俟外求矣臣感激而泣

仰屋竊嘆以為

嘉隆疏抄卷六

十一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脩輔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大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無竊祿位而糜民膏脂臣伏念大學古稱豪俊之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

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哉

尚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

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於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練達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脩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脩省以實而災變可彌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六月內奉

聖旨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刺本當治罪姑着革了職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嘉隆疏抄卷六

十二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劉世龍謹

奏為務實勝以答天戒以隆

聖德事臣伏觀六月二十九日 聖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及脩省之儀禮部便開

具來者此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

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

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 明明天子真大有為

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臣聞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嘉隆疏抄卷六

二十三

陛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

所從來實在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

干 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輒引咎自歸

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

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

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脩省之誠務欲見

諸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

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茲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

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贊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寧冒好名

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

取夫不韙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恕臣狂妄之罪深惟為治之不

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一得曲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

幸甚

計開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

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

嘉隆疏抄卷六

二十四

之也人心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

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寡廉鮮恥之

徒多寡廉鮮恥既繁有徒而正色直氣日以

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

恃以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

人心臣不知其成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

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依仕者日壞于上學

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為鬼為蜮彼倡此和

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逮於身

家或一笑未及終而戈戟已礪於膏臆是以

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沉之輩則雖以



安分守己為高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于大壞極敝不已也臣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久之弊安能一旦而不變邪伏望

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已以來忠讜之益仍勅大小臣工各相戒

三書陸疏抄卷六

二一五

勉務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

之形迹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絕夫壅蔽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適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

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報謙虛自將延訪多術猶懼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仰惟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

三書陸疏抄卷六

二一六

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真知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由真主難逢明時不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承德意之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心所



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  
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  
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  
以為非獨堯舜湯武為是尚也三代而下如  
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  
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紂劉毅則  
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  
且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  
直之過亦自難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二十七

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損焉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言  
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  
事情以次錄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  
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  
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  
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益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 盛德大業始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  
漢晉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下有不孚和  
氣有不應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  
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  
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  
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關係豈小小者  
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博太纖悉何事不周而臣  
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  
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也臣聞  
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  
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勳威實國家休咎之相  
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  
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  
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  
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  
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臣人者勸哉夫臣  
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  
全其體乎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是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自効以禮而退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廷齡家憑寵為非勢所必至罪既難議法所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贅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釀成今日之禍殆未可知矣矧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自貽伊戚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天之靈

嘉慶隆慶抄卷六

二十九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恐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頌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 祖愛 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謂南京

太廟之災方在目前

陛下脩省之誠正達 天表 五廟之靈俵俵焉何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燬燼之墟未知應否重建如不可不建也則今

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之以漸殆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盛而業日益隆人事脩于下天心格於上和氣氤氳災變消彌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少備採擇之萬一乎

嘉慶隆慶抄卷六

三十一

否也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奉

聖旨劉世龍這厮譏訕君上結庇逆惡恃慢肆行好生無理錦衣衛便差委的當官校齎駕帖去即拿械來京來說不許輕縱



戶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唐胄謹  
奏為謹

大戒以隆 盛治事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  
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乘時也必奉天以成大  
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能守文者皆  
可為之若當傾覆殄瘁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  
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  
而君之乘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  
哉大哉 上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  
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革

除午時之傾覆垂盡又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

列聖百年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之群姦又篤生我

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

非常之君也故我

太祖太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

以啟乾坤萬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服

素以自警言上天愛子一萌意向即垂象以兆

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

陛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

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自警者未能如

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

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  
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  
獸之異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  
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脩已行  
政之失則出警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  
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桑穀生朝之變  
即脩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  
雉鳴鼎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  
治

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

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

四方無處不告變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

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

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安得至此且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

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臣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

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聞近檢部牘

見有前差官及文移內稱有假其

賜黃棍之威欲以肆閹御史之橫暴殄貧民而道路

騷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

貨挾於巨萬百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營



差之時群臣曾以為言

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  
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今  
經過地方夢影恍惚猶驚聞談神色亦變及荷  
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下近准內織造染局之奏復或差官蘇杭督造遠  
近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  
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于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  
死傷之灾不可摧殘推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  
損剝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汗皆極言其

太宗皇帝隆慶抄卷六

二十二

不當差有謂管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至殘  
噬之毒過郵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參隨虎  
狼之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  
謂原局置於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違今織  
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是幹辦皆言其不必  
差也至於惜大體以彰令甲之信借優容以  
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  
至明至切而

陛下無一所聽何哉豈以兩宮之進用為急歟則  
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

心惟恐飾實恐暴殄天物利傷民財大哉言  
乎實萬世之鑑矣故唐肅宗母明德馬太后惟  
服大練左右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  
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為

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為奉恐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  
以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  
見稱今日比我

太祖素服儉變此又異時而同事也

聖心亦知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者之過激而恥  
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

太宗皇帝隆慶抄卷六

二十四

諫為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  
改過不吝况此事既布朝堂孰必聞後

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于拒諫

為美乎今外人皆謂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

無案於宮掖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

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誘引故成湯桑林之

責必以女謁譏夫言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

僕從罔非正人故隨備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

心之人若有干營即為譏佞宜亟去之以免後

悔况詔書草弊多端而此條尤為痛切若先

破格復之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



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能體而於正德群奸之

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為敬天之誠

哉天既傲矣且示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念思

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

仁愛之戒乘此差官之事未舉明告在廷收回

前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

祖宗之舊凡稱有過舉曾經諫論未納者皆傲省改

易視朝之餘日玩經史

嘉靖疏抄卷六

二十五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

經筵日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屈已容納以成大非

常之治則禎祥自見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萬世矣臣分雖疎賤義同委身血

誠所激觸犯

天威恭候夷滅下情無任戰越恐懼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部尚書臣汪俊等謹

題為乞脩德以應天數以承

天眷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

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臣等先推得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為

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後其象果伏而不

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

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

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之淑慝何如

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

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

嘉靖疏抄卷六

二十六

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

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之聚房周

祚以昌聚于南箕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

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

一福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

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

益脩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靜寡

慾脩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

心悅而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靈賀矣臣等  
 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  
 者至於脩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  
 意更乞 延訪文武群臣博求脩德愛民之道  
 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脩協贊以成  
 此大慶必不使 天眷別有所顧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  
 于營室則所以內脩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  
 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  
 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  
 以承大慶更乞 延訪群臣博求其道而實行  
 之又欲加意內脩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其  
 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外形穆穆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翼翼之敬適五星有聚室之祥所謂有  
 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  
 福有大禍惟顧人君之德何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  
 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云者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有不可易者  
 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得私之也繼  
 之曰允執其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  
 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  
 王治天下之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是民為保天下之先  
 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 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

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深知之矣 馭臨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  
 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  
 執其中者

陛下亦允蹈之矣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冗濫糜費蠹  
 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並立國非  
 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  
 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  
 莩相望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  
 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謂四



邊困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弊道大投艱上天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身也拯溺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慰群情伏望 仰稽乾象俯順時

宜圖任老成斥遠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自是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

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於足

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

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凡係無

益即 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

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國用

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

習不敢旁引曲證以瀆

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

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群聖言之

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 垂情經典

堯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資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

夷狄之謀者合無候 命下之日移 旨部臣

自查議具奏仍乞 勅令各衙門同加寅畏勉

修職業凡事有關係

國體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

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治以答

皇天之眷實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上天垂象朕心惕然卿等所言事關朕躬的自當一

一體行各衙門官員還着同加敬畏勉脩職業

以盡應天之實

嘉靖疏抄卷六

三十一



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徐敬等謹

題為自幼不職乞 賜罷黜以回

天意事適者 仁壽宮災

皇上憂惶深用祇慎戒膳徹樂素服避殿上告

天地暨于群神下 勅百寮同心儆戒此其心即克

舜憂水成湯憂旱商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之心

也臣等竊惟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

心最不可欺者已之心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

諸已心而已已心無愧則人心可感天心可回

矣不然狗虛文應故事未見其有濟也恭惟

皇帝陛下入繼 大統于今四載臣等竊謂

陛下有帝王之德四天性仁恕視民如傷可謂有帝

王之仁未明視朝聽覽不倦可謂有帝王之勤

躬行節儉勤循典禮可謂有帝王之度四方利

病無不洞照可謂有帝王之明自古人君於是

數者苟得其一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兼而有之高矣美矣 踐祚之初天下習聞

仁聖之德翹首企足以為太平之期朞月可致夫何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是果何自而然哉變不虛主必

有以感召之者矣比年以來元老大臣如

林俊 潘沅 汪俊 等或相繼而去或見幾而

臣抗疏如豐熙 安磐 王時柯 等或謫戍于

發為民呂柟馬卿等之降過在可原王相王思

等之死情尤可憫張璠等之陞乃倖取于捷徑

郭南等之諫顧逮械於道塗莊田地土紛紛奏

討利歸勳戚害及小民也鹽商掛號往往奏

准利入權門害及商賈也錦衣之冒濫近復查勘

御用之匠役近又增收陳林等之征抽稅木陸官等

之奏乞俸糧

先朝弊政漸次踵行臺省執奏俱未

俞允此皆臣等學不足以格 君心誠不足以動

天聽既不能因事納忠又不能隨事救正以致多闕

失上千 天和今復強顏就列實愧於心伏乞

陛下信任宰執優容臺諫改過不吝從諫如流

官中府中為一體 君臣上下同一心凡去國者

召還其位降謫者復其官職被逮者施以寬恩

已死者厚加恤典罔利病民者嚴行戒飭冗員

冗食者照舊查革室室交通之路杜僥倖之門而

又崇敬畏謹賞罰親君子遠小人尊天地而抑

私恩務力行而簡議論夫如是則

陛下反觀內省必無愧怍天下之人皆歡欣鼓舞歌

頌 聖德而 天地 社稷 宗廟神靈皆有

以諒

陛下之心矣然而災害不消至治不臻未之有也



嘉靖四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

上天示戒正宜同加脩省豈徒文詞視聽務各效職  
業勉盡言責之任這本所言多有浮詞除敬等  
着照舊供職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一

廣東道監察御史吳仲謹

題為陳愚見以裨脩省事臣伏覩近日禮部以災  
異數多具疏上陳奉

聖旨各處災變非常朕心驚惕你部裡便行與各衙  
門痛加脩省其有利弊與軍事宜還會官議擬  
來說欽此臣竊有以見

陛下之心要之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  
彌災必有其實不徒責善於上

陛下應天之心至矣盡矣為人臣者可不思鞠躬盡  
瘁以補過披肝瀝膽以盡言乎臣聞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

充塞而禎祥至君臣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  
而災異形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  
致此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畢直等數十人裁抑內外冗員  
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如鎮守浙江太監鄧  
文達例請 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船之差亦  
漸次臃腫增復矣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江彬等數十人裁革錦衣衛冗



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如武定侯郭勛驕矜剝削六軍怨容而黃富貴通之徒亦漸次隳隳傳乞矣

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則議禮諸臣有不一言而以衙門列銜含冤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來招權樹黨如張璉輩之攻排費宏出位妄言挾恩肆志心迹昭然幾於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恃祿固寵如費宏縱

嘉靖疏抄卷六

三五

子犯奸國法已彰家醜已露恬不為惟幾於喪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恥近來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近來浮靡剋剝相交目為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為棄人矣臣所謂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垂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例以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單冗費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讜言銷朋黨而

嚴邪正之防重廉恥而勵進退之節進正直無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淫有跡者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頌

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充塞禎祥自至而災異自彌矣臣留心雖久常慮誠意之未孚適

明綸下頒竊喜進言之有會是以昧死盡言伏願陛下俯察微忱追思初政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惕懼誠懇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疏抄卷六

三三六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郭宗臯謹

奏為乞省

聖躬以答 天戒以永保治安事通者流星為變事

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

聞又矣臣不敢贅臣竊惟

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

懼以思 天意之所在又不知當何如籌度以

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敷陳愚悃以求不負

聖君緣 皇太子故意 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

比見 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

聖人之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冒死上言

兩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一

夫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

而為之應者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

理微難以人度深求的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

反躬自責側身修道為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

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於已倪焉以身當

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則天心眷顧將亦消于

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喻其故

若能起敬起孝齋栗周旋於傍有不底豫者寡

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

之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

哉

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

也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

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

之事為足應而圖之於速不以前人紛紛牽合

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

涵偏覆之量益 隆謙冲虛受之德血

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充養

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

信也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

誠再望

兩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一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諫以備

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為億萬年無疆

之兆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郭宗臯這廝職居言責陳說自當明白直奏如

何疑君欺上含糊為詞着錦衣衛拏來審問實

情來說不許推避



浙江道掌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程啓光等

謹

題為嚴交脩以答

天心事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謹告之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雉雉兆祥大戊則祥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致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剗削弊政放逐奸黨踈黜宦寺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暨天動靜語默俱能克享天心上帝監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郊災變遽作皇天之于

嘉靖元年抄卷六

三十九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陛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于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變不虛生

清源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剝牀以膚也意

者狗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本之經遽薄大宗忘情所後且外政撓于風肯戚哂肆于合求輔臣執議以因仍空付於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于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違天理以遂私昵之情假 母后以箝天下之口廢

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大禮不罪禮官不能黜邪說是固應天之虛文也

矧夫 國且漸搖初政漸改正人漸遠讒巧漸

近 旨由中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二

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

于 經筵詞既 朝循乎故事諫臣斥逐耳目有

壅蔽之虞上八臣踈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

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委于宦官近雖譴謫而

復潛萌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影射邇臣則

貪汙乾沒以紅累劾而遷除邊將則驚帥庸夫尚

依違而未暇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少戾乎群

嘉靖元年抄卷六

四十一

心莊田之當 養太多 藩府之乞陞未革廉退

之風未熒中心輒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典

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

昧于糾察以此多夫上于災變致塵

宸衷伏望 陛下 仰畏天明俯從眾聽正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官府之體以肅

聖化毋徒虛應以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黜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祥畢至

災變不生宜也 宗社無疆之休矣

嘉靖元年七月十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南京廣西等道監察御史臣仲選等謹

奏為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以禱 聖政事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

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以德應則災變為祥不能

脩德以應之則災異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

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畧祥瑞唐臣張守

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

情苦則慮深故能轉倘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

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

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因以為益惟求其應之

之實何如耳該禮部類 奏通年四方災異歲

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

等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觀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

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克和氣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

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

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惟於人事驗之而已

人事脩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

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

或者 聖學之未敷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

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

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

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採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

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

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

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

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

才器或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

之始終利害或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

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敷也伏願

陛下燕閑之時 召密勿儒臣 顧問天下政事四

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體

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然後施行或大臣

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識制行

應當特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

罪坐舉者如此又而行之積少成多其諫可以

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勵所以祈天永命者

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有作福



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凶于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序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群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過者或以奸黨

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奉擊官而

即與擊官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覆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於下移而無惟

手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

以禮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

遽賞人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

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

致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

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

為否所謂泰者世道治平之謂也所謂否者世

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

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待

左右張璠桂萼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棻以白丁而久厠 內閣蔡昇蔡銘吳大田

以無望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

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也

臣等伏願

陛下太奮 乾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閑住或令其致

仕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各守常憲

各脩常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為明后

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

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納賄賂

文雖廉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

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

君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

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

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脩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幾  
至速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等為民如馬  
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逅等調外任如呂柟  
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  
原諸臣之物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  
鬱而不得其心是豈  
上天生才為國之心哉近者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四十五

陛下於衛道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已上諸臣  
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  
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與  
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  
效其愚而死者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  
立君以生養之使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  
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  
令者又皆寬厚幸怨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

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  
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  
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  
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  
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  
徭役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  
民者大家怨容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  
夫 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  
而不動心哉此災異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四十六

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  
審派徭役除殘暴毒酷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  
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  
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  
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  
事凡地震冬雷兩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葦蒲之  
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  
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市人唯充以而  
不辨行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



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六七  
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  
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  
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  
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  
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  
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  
乞 勅南京兵部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  
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  
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軍訓練弓馬務求閉  
習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

嘉靖五年抄卷六

四七

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  
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  
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實義當陳力平時  
不能隨事納忠臣等救闕失致使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  
一倘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辭職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劉瑞等謹

題為懼災脩政以回

天變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夜地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  
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一次案呈到  
部臣等切見南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  
災荒視諸省尤甚去秋以來飢饉日甚一日流  
徙成群死亡載道至人相食哀號之聲顛沛之  
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可謂非常之變  
矣仰賴 聖慈詔旨屢下帑藏數頒深切憂勤  
亟為拯救

嘉靖五年抄卷六

四八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  
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日地動者再雷電交  
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雷不宜震而震  
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於南京此何地  
也動不于他日而獨於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  
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

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也而軍民又南都之

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不敢汎舉謹條

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其一多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于查盤有藥



空於士馬民間之富十室九空况益之以水旱  
飢饉公私俱困幸蒙

聖慈撥賜鹽十萬斤又給賜銀七萬兩江北淮揚等  
處亦給賜銀三萬兩 恩至厚矣殊不知江北  
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南者動以萬計若三  
萬兩給之其何有濟况水旱之餘牛具種子一  
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  
伏願

陛下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付賑  
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日  
前之急更為處置牛具種子以為日後之資庶

手頽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  
石銅錢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  
外嘗以荒告

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  
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于一  
城

祖宗救之如其急况今日之災傷重大者乎惟

陛下念之其二嚴督逋賦邇者軍儲告乏矣  
朝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以濟大悅  
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

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  
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  
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  
虛報管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  
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非無部屬之親  
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送制不過  
得一依准文書爾又何望其救然肩之急况  
今南畿告荒軍士所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  
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念軍儲 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  
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

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  
所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  
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完則倉  
庫充溢而軍儲不乏矣其三督察賑濟官員自  
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  
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府州縣官  
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  
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奏效於  
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協力選委府州縣官  
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



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  
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  
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  
民隱或剋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  
賊也即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  
庶人心警畏不致害事而殃民矣其四脩祭告  
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  
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神禹成功九山刊旅  
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祭之  
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  
傷廣矣飢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

朝廷畧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

陛下懷天下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齋  
香帛告于 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為民  
請命則 皇天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  
不作生養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飢

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太山弘治中南京大  
風拔木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浦等祭告  
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

陛下念之其五謹戒備飢寒者盜賊之源也戎兵者

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應倉卒之變法不立  
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飢寒甚矣盜賊可憂也蓋  
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不獨  
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

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 勅南京內外守  
備叅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  
豪之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糧盡於賞閑做工偏  
於窮卒悉皆掃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  
人抽十千人抽百萬八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  
伍操練以精其能賞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嚴  
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衆約束明簡如岳飛  
而能不犯秋毫庶幾武備日脩兵威日壯倉卒  
可恃矣雖有宸濠之叛逆劉六劉七之橫行不  
足憂也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特脩於  
政事者耳其大本則原於

陛下仰惟

陛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  
雪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

天子相為流通者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  
惡疾風暴雨伏願

陛下善事 天地如事 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  
之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



天下之財諱行言聽以采天下之善齋醮無益  
之作也不以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  
吾民爵賞刑罰一付至公而奸佞之徒不敢肆  
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  
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期時而自時鬼神  
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

天意之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大馬之誠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初九日題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五十三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陳急務以消咎徵事聞之洪範天人相與之  
際感應甚微五事得則休徵應五事失則咎徵  
應故曰王省惟歲蓋王者休咎一歲驗之耳頃  
自癸未夏迄今甲申春一歲之間災異迭見四  
方奏報無日無之如曰水曰旱曰天鼓曰雷鳴  
曰白氣曰山崩曰地震曰土裂史冊所書莫不  
殆徧天心仁愛之意豈虛示哉嘗考之天時參  
之人事曰水旱者陰陽之氣愆亢也其極也飢  
殍盈途骨肉相食災氣至矣天鼓雷鳴者陰陽  
之氣搏擊也未熱而鳴天折必盛暴氣至矣曰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五十四

白氣者陰之凝兵象也王道微矣山崩地震土  
裂者陰道不寧坤失順也若正月初一日戌時  
地動連綿千萬里尤為非常之變地維弛矣  
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宰陰陽而育萬物轉災為祥  
消禍為福以冀感應之機者大要在端本澄源  
親賢遠奸洪範亦曰肅乂哲謀聖是也然而面  
可見之形趨易為之迹其急務則有五焉一曰  
備運道二曰防江洋三曰撫流移四曰停工役  
五曰重統領伏惟  
聖明俯察亟賜施行則已然之變可消而將至之休  
以迓 宗社生民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備運道南自儀真北抵直沽河渠數千里  
舳舻相脚京儲百萬胥此焉漕之近淮陽一  
帶荒歉異常正汭沂之衝襟喉之地况山東  
河南地方流賊出沒萬一不逞之徒群起為  
盜或把截運船或搶奪糧米救救待哺之下  
根本動搖多矣乞 勅兵部議處作急行文  
各兵備衙門督率軍衛有司各照地方量撥  
精壯兵快計日齎糧如遇糧船去處晝則護  
送夜則屯守陸路輕齎一體施行如運船已  
盡仍歸營伍如此庶京儲可保無虞矣

一五五

二五五

二曰防江洋長江萬里雖號稱天塹流賊盜徒  
往往乘波上下殺人劫貨遠年如劉通近年  
如施天泰殷鑒不遠見報有九江等處強賊  
百餘人穿紅執鎗對敵官軍又聞江陰地方  
殺民快頗多即今不除恐成大患且江南荒  
歉之餘飢寒所迫不可不為之慮也乞

勅兵部計處查照先年副使謝際事例奏於浙江按  
察司內或副使或僉事選取一員著令常州  
太倉州住劄整理兵備候地方稍寧仍奏回  
司如此庶東南財賦之地可保安堵矣  
三曰撫流移近該各處災傷賑濟之方有限飢

渴之欲無窮老弱者已填委溝壑少壯者多  
流離失所昨今春作已動生理有資乞

勅戶部行文各處災傷府縣或出示本境或移關隣  
封一應流移之徒招撫復業或量給資糧或  
為牛具種子使乘時耕種限二三年內復其  
糧差如此庶顛沛之中寢其盜賊之計矣

四曰停工役地道宜靜也或工役頻興瀾漫浩  
大土木披文綉臺閣摩雲霄則力竭於不支  
財匱於無美容嗟怨憤之餘皆足以致傷和  
氣一應不急之役所費不貲設移此以活飢  
民則輕重緩急福田利益相去較然矣乞

一五六

二五六

勅工部查奏暫請停止待他時年豐次第行之如此  
庶休養生息可收樂利之福矣

五曰重統領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要莫重  
於統領三邊重鎮安我藩籬各設巡撫都御  
史以時簡閱以調兵食誠良策也但遇有聲  
息未免自分彼此雖假便宜行事之權嚴互  
相策應之令然緩急之間形勢頓殊勝敗互  
異用力多而成功少者坐此也惟立總制都  
御史一員以統領于上則營伍有聯絡之勢  
號令有專一之規兵氣不揚武備不振者未  
之有也昔言官論列近該部奏請



聖心猶有顧慮者豈謂自聞以外權有偏重耶蓋都御史歸之于總制承之於司馬司馬奉之于神謨廟筭內外相維體統不紊豈周之方岳唐之藩鎮比乎又見邊警屢報狼子野心窺我邊鄙近五星營室之聚占為兵謀白氣一道徵為兵象此正思患預防之秋也乞

勅兵部詳加議處仍照前請特立總制都御史一員勅令鎮巡等官以下悉聽節制如此庶統領重而患害彌矣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一

吏科給事中臣周郡謹

題為乞脩省以消天變事臣伏觀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霾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存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脩省之詔亦見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餘閏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特異及震雷迅烈人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矣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則宋襄戡師之應也魯隱公九年書大震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五十八

電則公子翬搆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展氏隱隱之應也夫星失其度雷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况逾月之間而二變交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曷不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特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

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論請直奪一階以竄之遠方而且連坐僉事罔問之旁初以竟其治夫嘉閑可罪也獨不為求言計乎



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軍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之所共知也

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時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押赴所在以報勘罪狀若將與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寵雖丞相得以檄召議辟蓋懼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歛民利勢亦熏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易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官府無復一體之視矣夫文可寵也獨不為履霜戒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入繼也以公議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

陛下於興獻帝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冒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安陸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于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可不慎乎臣愚欲望

陛下慎選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釋服曹嘉

閔闕以大啟言路亟黜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 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免卒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彌矣不然雖 繪音日降宸慮日瘁亦何裨于災咎之應哉臣又觀

陛下於災異之來其始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仰窺 宸慮豈不以災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成周三川地震應在十年李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又而益徵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

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脩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朱衡等謹

題為財用匱乏災異頓仍懇乞

聖明停止造作以回

天意以裕 國計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內官監太監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張來看欽此七月初一

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每樣畫一張樣來

奏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掛燈樣方圓鰲

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後五掛燈每照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方

圓鰲山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

監本監欽遵行據油木工官郝江等開呈該用

南杉板枋木植金箔銀珠青綠銅鉄鮫片等料

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添雇各色匠役并

搬用人役與同本監官匠相兼做造呈乞題

請合行工部照例奏辦等因到部臣等伏惟前項傳

造 朝殿掛燈五對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尊

嚴如蒙 勅下工部照例辦送仍委幹濟司屬

官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

人心嚴肅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送辦送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美約該銀三萬餘

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

庫收貯物料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

造成 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 都城重

城等項工程約該銀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

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頓仍因已極實難盡法

徵解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

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方圓鰲山

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之要本部辦雇一節

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

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不勝

驚惶切惟自昔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

約之於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可為則為

人臣者必當懇祈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

之職人君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

該臣等十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

并年例緊急錢糧方且仰給各司府徵解奏用

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

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 奏報災異者踵接於

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 畿輔澤水東省

蝗蝻殆遍真定其他處如徐沛河漲蕩析萬姓



之居爪鎮海盜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  
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脩明刑政以  
仰祈 天心昭格轉災為祥即使造作之萬萬  
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不急  
之事如鰲山燈者是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  
天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  
日食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之食於二旬之內又  
在歲首寔傳記所罕聞今鰲山燈必為明年元  
宵而設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心為遊  
宴玩好之圖乎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嘉慶抄卷六 七十四

先朝原設者歲久敝壞稍加修整費亦不多查得該  
監尚有備用錢糧支給足矣亦不宜有省

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時與義俱不可者乃費銀  
至三萬餘兩將來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耶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 仁儉天成於此等事少留

聖思必惕然知其不可臣等忝居股肱之末職守所

關不敢緘默以蹈不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將前項物料

毅然停止庶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變可

彌臣等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隆慶三年柒月初十日奉

聖旨朝燈歲久敝壞你部裏還辦料送該監脩造其  
餘的罷

嘉慶抄卷六

七十四



工科部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災異陳言懇乞

聖明躬先節儉以承

上天仁愛以恤下民窮困事臣等近見浙江南直隸

撫按等官各題稱抗嘉湖及蘇松常鎮等府水

災異常風潮大作田禾盡行淹沒人畜悉被漂

流積骸盈川橫屍遍野其有僅獲生俘者又皆

身披魚鱗體沾泥口食無資待哺枵腹扶携

流離之狀見者心寒愁苦悲號之聲聞之額蹙

即其受災深重較諸淮揚徐邳山東河南真保

等處大率不殊夫 國家財賦全取給於東南

茲財賦所出之地供輸有常之民遭此數十年

未有之涸水我

皇上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一夫不獲視猶如傷矧東

南億萬赤子淪胥以亡可立而待寧忍置之度

外 德澤略不少施乎則夫 敦節儉之政俾

浙直群黎尚得解倒懸而延殘喘者實近日

恤災傷國邦本第一義也欲 敦節儉宜從

服御裁靡費始今蘇杭織造南京供應機房織造原

不係

祖宗額設其所需一絲一縷皆取諸民間而用之者

也小民當年穀熟成孰不樂於惟正之供偶值

水潦凶荒此惟救死而恐不贍正我

皇上宵衣旰食殷憂民隱之時雖 發帑濟饑破格

寬貸猶恐不足以拯民於危溺也然且布

蠲賑之仁言鮮衣被之實政錦繡文綺競奇巧於機

梭金彩雲霞貫輝煌於杼軸匠役廩餼之給顏

料採辦之征民不堪命未免傾產蕩質以應賦

竭繭絲取浚膏血東南垂斃之民何忍使至於

此極乎是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谷中虛則揭稱

額徵歲造段足銀兩其勢難以徵辦合無停免

浙江布政司察政王世貞則奏稱地方顆粒無

收有秋絕望欲將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悉

暫停革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問明則題稱

國家上供之需將無所出欲差緩諸征以為救時

之圖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則因供應機房錢

糧無處至欲引疾求去無非目擊時艱效忠

陛下期為

社稷固萬年之業浙直活萬姓之生是以文章題奏

相繼陳 請大有見於時勢艱難不得不如此

爾先儒董子謂天心仁愛人君迺先出災異以

譴告之今河決海瀾雨水為災寔 上天仁愛

所在也仰承之策奚容緩圖昔成湯表正萬邦

必先子惠困窮茲民溺於水昏墊可虞其為窮



田極矣俯恤所加豈曰無要伏願

皇上欽崇 天道 體察民瘼紹

成祖永進浣濯之良規循

仁宗念民成織之家法 特發

勅旨將蘇杭織造太監李佑南京供應機房織造太

監趙玠行取回京其已經織完者責令作速親

自齎赴交納其見織未就者伏乞

勅下工部移文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委官如

法織造遇有織完陸續解 進至於料物缺乏

工緒未起者俱各停止免織以宣播

皇上軫念東南至意此後雖遇時歲豐稔民困少甦

嘉慶三年八月

六十七

之日先今所織取用有餘仍望

務從省約免行傳奉織造藏富於民如或 服御所

供不可已者並乞

勅行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遵奉 頒去花樣

顏色丈尺數目在於各織染局內委官織造完

解不必專差監臣前往提督徒增地方勞擾且

於 登極明詔有違其一應應該 蠲賑事宜

併乞

勅下該部酌議杭嘉湖蘇松常鎮被災分數或將來

歲起運糧木量與改折或將以前帶徵錢糧悉

為豁免或將該年額辦官銀候豐歲帶徵或將

蘇杭船商稅課兩浙運司私鹽及新開事例應

解贖罰等項銀兩多寡不等留備賑濟如兵餉

不敷亦於此通融處給毋泥故常議擬停當即

便題覆請

旨移文各該撫按查照動支務在救災恤患彌盜安

民通俟下年秋成之後逐項徵銀補還照舊起

解不缺如此則浙直民庶雖未蒙 發內帑之

銀留轉漕之粟獲慰目前饑饉然 蠲免多方

荒歉有賴咸知

皇上愛民一念直至 省在躬之服御 惠遠地之

蒼生視夫夏禹惡水而思民溺猶已文王卑服

嘉慶三年八月

六十八

而惟懷保於邦者同一揆矣其與徐邳以此寧

不同此感戴祝願之誠我臣等下情無任激切

祈望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 日奉

聖旨戶工二部知道



禮部尚書臣汪俊謹

題為脩省陳言以復初政以光

聖德以答天戒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奏金等題先

該禮部咨為 勅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

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凡關係吏治

民隱興利除害政務俱要著實舉行以回天意

欽此欽遵備行前來臣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

惟 朝廷四方之準君心萬化之源皇極建而

休徵乃應中和致則位育自臻粵自

皇上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厲精圖治革積年之

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頌自去歲迄今四

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熯之繼

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

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

懲已往思補將來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

以便宜興革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

者各另條具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

為 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

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勿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無

以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

氣

陛下可不幡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之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

凡百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

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

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機務

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夫所謂

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體貌之而已也比聞

諸司章奏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從中改師傅重臣諮訪踈闊至有緊切事

情不同疏請

陛下徒答 溫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

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

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欲為之志今貌



敬而心疑各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碩慮有志求去

陛下欲誰與共理也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干涉威威宦寺雖九卿奏執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先朝名器之濫冗食之繁凡傳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監趙山等弟姓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之除爵非平亂祿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俱

命錦衣衛拿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

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機密重情俱下鎮撫

司問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

守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戶部將 御馬填上等倉場正

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

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然乃因太監閔洪等飾辭實 奏遂寢查覆

積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回人于

永等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 蠱惑之言乃於 禁嚴之地備設齋醮或盡日

而罷或連日不止耗盡財用溷濁

宮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克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松柏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顏未能如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閒之

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固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

望也凡此有一皆足以干和氣况兼之乎是

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勿加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

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

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子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

卿以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

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是謂政在 朝廷主威

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

操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

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

曰摠攬而權實移於下矣伏望

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

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脩德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

召大臣諮訪治道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

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

列可行者務見於施行諸司奏執當從者毋拒

以前旨停止齋醮而斥蠱惑之奸如崔文者決

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乞之濫如趙雲等

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束必

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

之要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懼不可消更忽忘者蓋人當血氣

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嗜欲能節於壯

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臍無

及矣伏望

陛下保壽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事則思曰恐

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進

御以時寢食順養有節處嬖濫猶在廣庭慎幽

獨如 臨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

千億之祥可冀矣以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

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

世幸甚臣等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懇悃願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奉金等題為備

省陳言復初政以光 聖德答

天戒數事及稱為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悅和

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一節忠愛至誠溢

於言表除本部并各衙門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 命下之日仍行各衙門

并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勅諭內事理著實備省勉備職業以消災異其有未



盡仍聽各衙門另自具奏施行尤望

皇上垂情省覽前項章奏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

視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此則上下交脩一以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

災變未有不消者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各衙門官員著同加

脩省以消災異

嘉隆抄卷下

禮部右侍郎臣李時謹

奏為廣聽納亟祛時弊以彌災變事臣伏見本年

三月二十三日夜

仁壽宮災變異非常中外驚駭次日欽奉

勅旨命文武百官痛加脩省以回 天意臣仰窺

聖心遇災而懼側身脩行雖古之聖帝明王不過是

矣臣聞變不虛生皆由人作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感召之機有不容於毫髮裏者

皇上踐祚以來奉 天勤民法

祖敬 宗親賢講學納諫弘仁真可匹休堯舜禹湯

文武漢唐宋之英君在所不論宜乎天人協應

禎祥迭見碩乃有此災變豈無自我蓋是臣等

臣下之過而於

陛下之德意奉行有所未盡也臣謹以致災之由出

於臣下之弊為

陛下言之

陛下孝養 兩宮恩滋黎庶和德於上矣而廷臣尚

餘乖戾之風

陛下清心寡慾抑絕貢獻端本於上矣而四方尚多

誅求之政

陛下用人以公委之銓部而仕進尚假奔競之捷

陛下黜污去濫為民擇官而有司尚肆貪黷之私



陛下躬行節儉屏去玩好而稱世祿者奢侈之風未

珍

陛下寬仁容恕 恩詔屢頒而陷刑辟者冤抑之氣

未伸

陛下求賢圖治冀得真才而君子小人有雜進之譏

陛下綜核名實以懲欺弊而百司庶府多冒昧之失

凡茲八弊皆今日之大害其所以召災致變未

必非此

陛下端居法宮無由而知所賴以 上告者股肱耳

目之臣夫何比來以言為諱忠鯁之士有懷欲

吐然思及罪譴輒復中止用此公議不行人得

肆志八者之弊日新月盛災變之來有不可遏

者伏望

皇上念天譴之非常思時政之壅蔽益弘聽納廣求

直言亟下 明詔布告中外使耳目之官各指

實陳奏以杜時弊務協輿論期於必行庶人心

得而和氣應

天意回而災變可彌矣臣不佞待罪禮曹偶有所見

不敢緘默謹昧死 一上言瀆冒

尊嚴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給事中臣丘九仍謹

奏為乞思

天災以圖治道事臣伏觀自

陛下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有作無息四方凋徧而南

京尤甚前年水旱風雹黎民食乏當時群臣各

具奏 聞矣臣謂敵寇相襲難於善政繼今惟

有上祈 天心連賜數年豐稔貧民庶幾更生

耳夫何三四月間霖雨不息五六月間土石皆

燠彼民有麥薄收又傷腐爛即今有秧當插拆

裂何堪夏去秋來生意將絕縱今得雨禾稼無

望禾稼虧而民窮民窮而百患生重傷之餘豈

宜有此此臣所以為之深憂也臣伏思南京豈

惟 根本之故而郡縣租稅實

朝廷仰賴以活者夫以軍民殘喘餘息而更加以

今日之災是皇皇 上帝為仁愛

陛下耶為先盛其本耶天道高遠查不可測若消災

弭變自古歷有蹟驗殷憂啓聖實又為

陛下今日自新之由臣庸陋奚足以言然壤甸微誠

欲增海岳謹條陳四事開具于下期於切廟時

務未敢泛畧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如蒙 准行則脩政立事之規消

變弭災之實端有在矣



計開

一開言路以求得失切近日以來諫官畏而不敢言言而不見聽論而不改屢執而不回或以直而謫遣或以諫而駢死所以致此者

陛下未嘗不求言而言者或過當耳然言者之意以為不激切不足以一聖心邇來少有言者是又

陛下懲之太過也

陛下承先帝大壞極敝之餘由朝廷以至四方弊根無恙謂宜見善即不及從諫如轉圜庶

足以救萬一今也偏聽心勿恤沮抑遏塞往往

有之此嘉靖之治所以未成而

上天之災所以未息也因災思所以求言古來賢君之首務而史書特筆以記美者也

陛下仁聖宵衣旰食勤中勤政海宇共聞彼賢君奚能彷彿四方以病朝廷缺失隨日以滋非一人之所能知者乞

勅大小臣工條析具陳無或諱以言之善否為政之從違是

陛下隆大澤合已從人之善漢唐以臣不逮之休

一親大臣以資治理臣伏觀

祖宗之御群臣或於東角門或於左順門與若便殿自公卿以至科道等官皆得召至

御前從容商確面諭政治得失蓋

祖宗亦以勢分太懸患易成於隔絕股肱一體情貴相為流通况面諭可否灼見於

一心廷揚獻替率協於衆論此古之帝王致治成化之要道也今日視朝經筵之外中外分

隔真仰雲霄大小同心徒切葵藿雖率見之奏章得言者無幾近來所圖政治似若未多

近古開閣延攬賜生史冊焜耀以為美談

陛下即位以來學古以蓄德法

祖以憲治臣謂如此美政獨何為而不可遵

祖憲伏乞視朝經筵外不時臨御諸門便殿悉召文武大臣及翰林科道等官

曲賜慈顏一咨講論

陛下運乾剛之明凡有所見一斷自聖心所言所

得揭若日月况言出而千里應之政成而萬古仰則嘉言美意四海傳聞禽獸草木亦

莫不歡忻鼓舞獻靈呈瑞由此而雅樂興頌聲作矣

一遠儉人以信君子切見



陛下即位之初，召天下耆舊，選朝以興政治，豈

不以正德年間群小擅權而正士鮮少耶？不

二三年，尋復罷去，是豈諸臣不足以厭

陛下之望也？或有二以貪賄著聞，是

陛下之心必疑於是在。廷之臣，其皆君子耶？

抑亦小人耶？二者竝論，小人居多，夫君子小

人之心迹，古人論之甚詳，但今之小人情狀

難盡此，宋人所以患其難識，而論者多未得

其情也。臣今之懇乞，非為彈劾姑且未指其

人伏乞

陛下於投機赴會，希旨取寵，諂媚交結，趨乾鑽刺

苞苴沽術，厚貌深情，巨奸大詐，陽假善名，陰

濟實利之輩，凡此皆世之真小人也。近日言

官惟指議禮之臣，自臣言之，奚啻於此。邇來

申救比互，太為分別，臣恐黨禍將形，更加攻

擊，斯不可救伏乞

陛下留神獨察於其間，則進退予奪之際，即旋乾轉

坤，扶陽抑陰之機也。小人去則君子來，君子來

則小人退，雖關氣運之盛衰，陰陽之消

長，然實在

陛下之一心耳。臣不惜區區之命而諄復為

陛下言之，蓋懼禍患將及耳

一恤民困以固根本，臣伏思自正德年間，毒痛

四海，群黎嗷嗷，已無生意，伏遇

陛下中興，真倒懸之解也。今五六年來，富者就貧，貧

者就逃，逃者不息，死者不已，戶口日耗，村落

彫散，杼軸一空，雞犬亦盡，比諸往年，未見其

愈也。豈撫按多乖，其方郡縣多非其人，而然

與抑

陛下理之未得其要，而澤不下究，歟皆未然也。蓋政

仍其舊事，不可缺，民力有限，而弊端益滋，故

耳。為今之計，求弊為先，求弊而悉其隱，革之

斯祛矣。姑即應天府一郡言之罷

神帛堂額外富匠，以歸於府縣，則無影射縣閃之

弊，而貧民安致，獨累軍府衛納月錢之劇弊，

以歸於行伍，則得差操勞苦之衡，而貧軍何

由致逃覈，豪宦占買之田，而過收其稅糧，貧

戶奚有重賠累獄之患，嚴富猾買囑之禁，而

均平其徭役，貧民奚有勞苦弗息之歎，若此

之類，難以枚舉。今如次第舉行，行之必盡，其

利革之必去，其害大小，貧富歸于一均，母若

近來止於文移一番，安有逃移困苦之患，耶

生民弊病，不啻牛毛，四海之遠，大率類此，伏

乞



陛下俯念民為邦本勿鑿其根而沃其枝民為元氣  
勿割其肉以充其腹凡所以愛養之道樽節  
之政一一講求天下之人必有條分縷析燭

照數計為  
陛下言之者矣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治實  
宗社無疆之休

嘉靖五年六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續修四庫全書

七五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蕭一中謹

題為備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隆治道事近該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開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

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罰有未當冤抑有未

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

一一著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

臣聞臯陶賡歌於舜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眾事

事康我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眾事

皆安由臯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脩省之事臣

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

在

陛下耳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饋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冤抑曰困

窮是已臣伏思之 朝廷政教固亦多矣若夫

登極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

此亦政之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背

戾遠甚使人信之而復疑之至於近年大禮一

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固惑於桂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蒙報罷



且自畿甸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式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式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比來傳乞多自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邢福海顧錦以荏奉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錦王欽以黃緣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佑等本無勞動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泚李本陳迺林應驄言事忤旨而逮下詔獄尤其甚者是刑罰誠未有當也若

至冤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犯人廖鵬王獻齊佐藍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決之時彼方百計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為所移但不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帑飭重臣賑貸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不親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糜朝廷之費而窮民固有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遣不免於騷擾土

木之作大勞於民力則困窮豈能盡恤乎臣願陛下聽朝之暇於此數事徹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圖之登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之事罷而不行又敦本以先天下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邢福海陸宣等濫受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欽王錦俱已發遣而百萬之贓仍行追併馬明衡五臣固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罰當矣廖鵬王獻齊大惡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冤抑雖有奏辯在所勿聽織造土木等二事固

業已為之而俯念災傷特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貸之令尤行申飭如此則冤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圖報稱而况當

陛下脩省求言豈容默默而已也惟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十八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御史臣熊蔚謹

題為陳愚見以實備省事臣查得

陛下踐祚以來日食星孛火災水旱兩雹地震人妖

物怪虫蝗餓殍無歲無之往日禮部類查不下

數百千處上天仁愛可謂極矣而太史不奏其

占群臣不言其失臺諫不陳其故而止于更衣

傳諭以消大變豈禮也哉臣愚以為天變感召

在人 聖德罔愆罪在臣下群工士庶不體

陛下畏天弭災之心方且從容朝著優游自得則天

變何由而弭治理何由而臻臣將致變之由為

陛下陳之夫臣下僭擅威權大移足以致災刑罰未

當卸寬無控足以致災風俗侈靡暴殄天物足

以致災言路荆棘爭臣杜口足以致災嘉政害

人倖位中外足以致災賢哲遭斥豪傑喪氣足

以致災政務紛更成法變亂足以致災啓釁開

端厲民病國足以致災民勞穡廢用兵四方足

以致災

陛下誠熟思之九者之中有一于此乎此皆致災之

由也臣願

陛下將臣所陳一一垂省虚心晝夜淵默精思誠有

未通鬼神將啓之其或巨奸大惡有在

陛下之臣列者思以除之讒諂巧佞有亂

陛下之聰明者思以斥之庸惡陋劣有濫

陛下之厚祿者思以黜之雄狼暴厲有殃

陛下之赤子者思以去之凡如前所陳致災之事一

一正之處之斷自

聖衷達之天下勿姑息以傷

國體勿乖戾以傷和氣勿斥直言以傷人望勿縱

暴橫以傷天心尤願

勅下群臣各宜閉閣思過滌心自察勿以惡小而目

怒勿以事微而可忽勿即直言勿償私怨引咎

自歸勉脩職業公以輔

國勤以養民扶陽抑陰遷善改過開誠以裨

九重之聰明安靜以養

朝廷之元氣如此上下交脩務臻實效粉飾文具

一切勿為此脩省之實也

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給事中臣顧濬等謹

奏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副

聖懷事近該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變見於上地震見於下自古至今其理有決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於軍政

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素盈箱臨事則空伍離

次勇力者盡投於權門庭羸者多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木鎗竹刃倚為長

枝露體空腹日為勝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達權

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粥也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

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

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

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或不能聚任非其人

則患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日之教莫有甚於邪

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之義既薄而空虛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

稱學道異言異服惑人心或罵言周孔而行多盜跖或詆忤程朱而踈似癡狂或公論不容

而故下奇著或議禮多舛而脚踏兩邊或厚饋土儀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

軟堂官首領攘臂喧呼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汚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耻掃地索

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此黨誠為惡黨此今日之邪說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飭怒耳惟公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飭喜耳惟公則賞

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關節而連歲得以滋出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

吏得以移生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



禁未嚴甲第連雲而 賜宅 賜莊之

首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

實足以見愛君以禮也而竟為賜歸壞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

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

鋤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乘狙詐

長則直諒消輸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

罪權勢熾而寒素棄君門遠而情事鬱府部以

顏色之厚而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

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

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名或盜跖而

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有如

勅諭所慮者蘇松以止徐淮以南窮困之民誠可痛

哭去年無恙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

嗚呼犯此三者小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

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

食死人固以救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死白骨

磷磷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

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亦下究但賑濟之銀屢

頒而實惠不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

勤惰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處以

賑濟為先而蠲免為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為先

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於未徵之先而賑濟

須濟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者何事既

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

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疊求名實則名

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冤抑也困窮也四

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

之外哉

勅曰利有所當與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

剋也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別有

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請於

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

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士人力既齊則馬足

自捷將帥既良則下情自勇此今日弊革而利

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者

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

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

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

窮民淹滯之弊革則沾惠者必救死勸者既勸

則情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



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關則捷徑之跡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持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軟膝自疆尚廉耻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懲故慢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畧從違則大理平嚴傳陸乞陛之禁則封爵

慎貴 賜宅 賜莊之

肯則 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罰者如此誅賊所以明冤鋤強所以助弱息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客權勢則寒素何為不作顏色希而後法意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冤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名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

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後者嚴加責罰以勵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麩粟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麩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分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麩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於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耳災固出於已上八者然又有說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之言進則言路塞閭閻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國是搖天下攘攘皆足致變故天變於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此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未



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

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

汪俊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今桂

萼則取來京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前日

之議即在 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

神建室稱考之議願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愈尊禮失則尊者反

卑議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人之家禮有

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况

陛下乃天下之大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

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

心矣伏望

陛下復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之主

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深 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君臣相合朝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

諸福之物皆至兩賜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也

川固不泰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於不

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皇皇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

奏事宜臣等謹 題伏

勅下該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伏願

陛下留心焉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彭汝寔等謹

奏為務實德以答天戒事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矣地地震泉竭揚沙兩土地之變於下者亦累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之屬無不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仍庶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已於此而不亟求

嘉隆疏抄卷七

二十九

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觀

皇上再下交脩之詔固已竭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

等失職尤宜速賜罷黜矣是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

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

責也臣等願

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至其淵然靜

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至其淵然靜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學也書曰王省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時不可以寒暑而廢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昧也人不可以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以再歲而春秋之進已愈盛矣豈可以堯舜之資而不務堯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音聲問難畧無恐不可以言心得也 內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

嘉隆疏抄卷七

三十三

詢咨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敬皇帝與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

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詢問可否令各擬

票 面賜裁決親御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

院大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畧多或連日謁

然家人父子之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

今四方歌誦不已者有得於 召對求言之功

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

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

適用人之可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闕虛廢



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  
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晉俱得無恙志士所扼  
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臺斛面者誠不可也而  
脩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主事羅洪載可乎  
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  
益越度不問以致拏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  
孤媚蓋群枉之赤幟百凡夤緣者多矣乃敢謂  
止因家人而纔一屬託乎蔣輪狼貪蓋戚里之  
谿壑既得富貴足矣乃敢以非族之子而上祀  
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給事中張紳劉  
濟等所論近日缺失切中時弊皆我

嘉慶歷代抄卷七

三十一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却乃照常批荅真可為長  
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著實脩革而欲望天意  
之回人心之感亦已難矣臣等私愛過計莫知  
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脩時  
政之所未善銳意興革則天意之不回人心之  
不感臣等所未信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言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其餘已各有旨  
了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楊言等謹  
題為自劾不職速 賜罷黜以弭  
天變事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上天垂戒  
仁壽宮災

皇上特勅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天變也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天變奚  
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  
中所以舉攻欺弊今欺弊日積天譴不可遏也  
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去大

嘉慶歷代抄卷七

三十一

學士張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  
漢卿等編脩王 等相抗諫而或謫戍或為  
民或箠死張聰桂萼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  
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儉樸不聞而陽和地上張崙等請索無厭益商  
掛號崔和等貪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而  
廟社精靈無併饜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勘錦衣濫職鞫設山海抽分增  
收匠役五百陞賞帶俸人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



如郭楠等施榷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糧

內監陳林等請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急

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

故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上以動

陛下脩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固

宜交脩而君臣重於責已伏望

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

還謫戍之官復為民之職恤箠死之法益課地

土蘇農商之困抽分押解免征貨之貪當籍沒

者正其法加桎解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

罪乞陞求俸者削其官將臣等速

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復責六部

以各條列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深行之

誠持之久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中興之

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

諱萬死

嘉靖四年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上天示戒正宜同加脩省著實勉盡職業不得

虛文徒視這本所言多有浮謗楊三等照舊供

職該衙門知道

南京陝西等道監察御史臣蘇信等謹

奏為實脩省以回

天意事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

兆見或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

符應天之示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

思正德年間群奸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

先帝之心政出無經 國是顛倒諍臣罹禍小民怨

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

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然也幸遇

聖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鋤奸民隱吏治興釐得宜

言路開而 國是明 恩詔布而人心悅固宜

和氣致祥

天休滋至矣夫何災異相仍年滋月甚有如

勅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故何耶臣等有

以仰見上天之心矣蓋其仁愛之至責望之深

固不以吾 君既聖而或已也夫人君者天之

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

陛下稟大有為之資荷 上天無窮已之愛其所以

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蓋事天之實者無

所不用其至也茲者

勅諭之文深思上天示戒之故民情政體詳示



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者伏觀之餘不勝忻躍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哉然愛君無窮臣等至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臣等之職亦臣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矣而未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脩省者皆虛文又何以仰答吾

君事天脩省之心哉臣等請得而盡言之蓋脩德所以事天也

陛下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

經筵之輟已久而 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本勤政所以事天也

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三

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今則錦衣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用之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今則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跡復開取舍之失宜者有如此廖鵬慈浮錢寧猶作疑獄李隆禍階邊關不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事或連於內官太監例談迴避也而每有守備會議未之

旨戶部主事羅洪載之事罪實起於逆瑾錦衣衛例談迴避也而頃者有擊逆錦衣衛打著問之

旨政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船之差別有定數今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沿河之夫役益困矣南京 神帛堂等戶舊有定役今則託逃亡而影射富家用計包占莫能裁革而平民之戶役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革者也臣等職司起居罔知忌諱惟以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敢冒昧言之伏望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省之實以盡而所以

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通吉康臻至然後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天經謹

題為時事多艱懇乞

聖明亟加注念併祈申 勅臣工脩急務以弭災變

以致治安事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  
警戒相承者君臣保治之要古帝王所以制治  
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  
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  
若改觀而實政之未脩宜治化之有未究也推  
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

飾而踐履之有未至歟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然幸都俞之盛復  
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婉羨於古矣儀章條上竟  
爾寢閣以致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宮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

四方桴鼓之音不絕臣下怠忽之習日甚而治  
之未登於理也不有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  
語致治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  
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之念  
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息湘湖之  
水患滔天 畿輔之聖輔徧地近日京師陰雨

浹旬雲霧四塞陰盛陽微莫大於此顯患隱憂

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豫儲人  
才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脩  
求端方之士於今也恒易而事鮮責實求任事  
之才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按羅虛心延訪不問  
顯晦資格取長才可以禦侮者十數人馬破格  
推用或列職卿貳或分布 畿輔至於材官將  
士亦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取其  
節不責其全或實之營中或儲之督府萬一緩  
急藉以措手不至於倉皇之際勿計其能否而  
姑試之以聽其敗此方今急務也至於用財一

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  
焦心苦思其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漏卮夫中  
人之產必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  
營為長久之計決不忍坐視窮乏以至於備也  
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乏一至此極尚  
爾恬然莫為之計儻寇賊一警竊發無已而旱  
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  
束手以聽其斃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  
於儲材一節詎吏部題覆行內外衙門各舉所  
知延至歲餘僅見一二撫按言及而無當於用  
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覆給事中溫純



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郊廟  
無聞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為  
安者方今郊壘多虞經費詘乏天災時沴雜然  
竝至顧不以為異焉識者又將何以喻之伏望  
皇上愍然覺悟奮然改圖察天變之異常憫民窮之  
劇甚情冠盜之橫行 念國儲之空匱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詎善道人  
材何為而乏財用何為而匱天變何以屢形盜  
賊何由充斥俾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實  
濟夫 宣召訪問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六書卷之七

三三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感格於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厲乎百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

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之

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疑沮則

君臣合德人心之鼓舞自神 上下交脩事功之率

作自信由此以圖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

第舉矣再照人材之生也不數而用之貴及可

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長咸備

六卿之選替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材行相稱

考矣間有清德著聲而賦才或艱於大受偉節

素勤而力異或勸於奔馳者得捕其今之所短  
或恃於輿論之公槩執其昔之所長又歎於分  
量之濟以致一遇有缺動稱乏才者何怪也乞  
勅該部於前項官員若肯見機高蹈引疾陳乞察其

望重公評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  
酬不稱者止與覆題致仕用全晚節不得一槩  
擬留致罹人言以垂素履才望年力不在此限  
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籍口於此希冀高尚員

缺聽乘素擅才名薦有異等者需此銓補庶甄  
別之下無關其之具員而遴選之加獲譽髦之  
實用矣財用在天地間決無神輸鬼運之理欲  
講生財之策以濟燃眉之急特取之官歟帑藏

六書卷之七

四

罄於搜刮之無餘抑取之民歟膏澤竭於誅求  
之殆盡惟有加意節縮去其害財者而已伏望  
皇上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慮慮先根本深自損抑

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御以及

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

計四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推務一歲所

入幾何 朝廷中禁之經費六軍郡吏之資贍

所出幾何九邊主客之兵餉原額幾何今增幾

何 王府之祿糧先年幾何今增幾何逐項覈

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也 益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計錄每季進呈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編給文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員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備采用當事臣工各宜實心區畫度長揆大剖繁折滯異以有裨國計以濟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卑官下職足為了此幹辦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眇之用徒見文移雜沓紛然可厭後日勢窮事促咎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嘉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

皇上天語叮嚀 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恣玩愒無以事有主者而漫不經心務期戮力備職無墮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開裕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時艱反復疼心把愛日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用塵 清干冒

宸威不勝祈懇之至

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未說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

奏為目擊關中地震異常災害十分重大懇乞

聖明亟賜軫念痛行備省以回

天意以慰人心事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

月十九日申特行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省城東南起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南鄉村灰塵障天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垣廬十室九歇及至咸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城無完室舉室無完人悲號之聲徹于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縣莫不皆然如咸寧之霸橋柳巷涇陽之回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原昆沙里朱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七丁全家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三月初四日戌時震動以來未嘗停止前次損傷人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較少若在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不附體考之載籍以來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反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嘉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奏為目擊關中地震異常災害十分重大懇乞聖明亟賜軫念痛行備省以回天意以慰人心事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特行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省城東南起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南鄉村灰塵障天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垣廬十室九歇及至咸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城無完室舉室無完人悲號之聲徹于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縣莫不皆然如咸寧之霸橋柳巷涇陽之回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原昆沙里朱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七丁全家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三月初四日戌時震動以來未嘗停止前次損傷人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較少若在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不附體考之載籍以來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反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郊祀親矣 朝講勤矣 臨雍耕籍大典舉矣 惜 國用之艱難而留心樽節 慨遑事之久壞而亟 勅圖新黜遠左道 裁抑冗員 凡所以畏天命而悲人窮者 以次舉行 幾無遺策 固宜導迎善氣 凝承天休 乃今地變異常 如此是曷故哉 臣反覆思之 無乃 天心仁愛陛下 故預示非常災異 以警告之 欲其脩身脩德 以為至治之圖 歟 臣敬為

陛下陳其脩省之畧 惟

嘉慶御批卷七

一四三

聖明留意焉 一曰脩聖德中庸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先儒真德秀曰 人主脩德講學 則天下安 昆虫草木亦得其所 何也 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 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 關天地之動靜 其中節與否 天地之位不位 因之如響之應 聲影之從 表無毫髮差也 今茲地震 夫豈無因 臣願

陛下覽此 惕然興思 法宮之中 一言一動 一舉一止 或喜怒或哀樂 果皆發而中節乎 朕或發而未中節也 則坤道之不寧 未必不由乎此 也是河是也 曷若遠法成湯 痛自省改 兢兢業業 無

急無荒 凡百游幸 服御降輦 升輿 悉依祖宗舊規 每日視朝 之後 依

祖宗故事 駕詣 文華殿 留心 經筵

親召輔臣 託為心膂 與之商確政事 勿以祈寒暑雨 而間功 勿以君門萬里 而隔越 如此則

聖德懋脩 一人享安和之祉 聖心寧一 兩儀收

奠位之能矣 二曰宏納諫書曰 惟木從繩 則正

后從諫 則聖言納 諫有益也 自古人君遇災知

懼 多求直言 以聞闕失 蓋以陰陽升降之機 君

子小人消長之際 寔係于言 詰之通塞也 臣愚

以為求直言 不如宏納諫 唐臣陸贄有言曰 諫

嘉慶御批卷七

一四四

者 多表我之能好諫者 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

狂 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 彰我之能從有

一於此 皆為盛德今

陛下求賢若渴 從諫如流 往者建言 得罪諸臣 今皆

一一起用 如近日給事中石星 陸鳳儀 正所謂

諫者之狂 誣也

陛下覆載含弘之量 獨不能容此二臣耶 臣願

陛下俯允 臣言 下之該部 將石星 陸鳳儀 查照 胡應

嘉事例 及時起用 幸希 聖聰 益宏 諫納 輔臣

親臣也 凡有建白 虛懷 聽受 九卿 大臣 也 凡有

執奏 曲賜 允從 科道 諫臣 也 言之 而是 則重加



褒納言之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  
委靡之風從此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  
人之道日消猶曰休祥不至災沴不除者臣未  
之信也三曰務實政切照地道不寧感召有自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試觀  
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偽之心科條紀法之內  
絕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之義疎  
民庶設機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強暴自恣交馳  
於中國寡弱無告含冤於四野百姓安矣日見  
艱難而恐潰也綱紀張矣日入朽腐而恐裂也  
上自為上下自為下譬之頭目手足氣脉俱不  
貫通是以陰陽乖舛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  
亦大發泄天之示人顯矣為今脩省之計豈可  
徒事虛文大小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  
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治協高下異同之心  
振偷墮苟且之氣仍乞  
勅諭百官改圖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悚然自省  
曰我何如而可以變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  
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重任在撫按則兢兢然  
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至百司庶  
職莫不反已自脩求各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  
元年以來一切題 奏并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舊格未行者逐一開列前件  
著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監囚犯一一審錄  
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行在外諸司一體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  
暢爵抑仍限一月以裏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  
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自然陰陽順軌和  
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四曰飭邊防臣見地震  
不獨關中為然近而京師遠而延綏河東河南  
地震一時叠見冰雹火光又復相仍說者曰此  
皆夷狄不承於 中國之象也去歲京師淫雨  
遼東火光宣大水雹未幾哈虜兩路入犯破我  
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陵寢此其往事  
可徵明若觀火矧今虜酋黃台吉賓免見擁重  
兵侵擾葑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  
又屬叵測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疎虞伏望  
皇上軫念京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  
天語叮嚀令該部通行各處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  
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  
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敢戰先  
鋒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  
邊大臣據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  
益餉各該鎮巡乘時調度在固其聲勢無掣肘



而避任推艱各懷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蹟如此而妖氣不靖 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五曰恤災惠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骨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數多傷折商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沸興人懷恐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失囚儻有無妄之徒乘釁而逞腹心之患為可憂且各處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脩理若夫責之痛瘡呻吟之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忍矣臣願

陛下亟廣好生之德弘施賑濟之澤

六十五卷 續修四庫全書

二四七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各該地方被災人戶分別等第先在庫官銀量行賑濟仍將隆慶二年夏稅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舍官為脩理毋得重累疲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朝廷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順而震變自弭地方可保無虞矣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病痾瘵者則必呼天不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但疾痛痾瘵已也為若

令者米如痾瘵在身而曲加撫摩之乎臣固不得而知也昔者鄭災裨龜推象謂鄭必復災于產復信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一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為有司者亦悲其人窮而吊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擬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今三年大計

朝廷纔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所科進士

六十五卷 續修四庫全書

二四八

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遂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關之常矣參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冒負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疴遷延安避私曠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克責甘聽察斥外臣待罪該科職在采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星馳上

聞則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瘁為可懼俯納臣言痛行

脩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儻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隆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前二事知道了後四事該部看了來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應鵬謹

題為省各陳言以回

天意事准禮部咨本部題奉

聖旨彗星三見為妖必有其由

上天垂象朕不敢祇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

武群工皆有關輔之責可不痛思省改匡朕一

人九卿衙門官還各省各自陳以聽裁處其餘

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持及引假公報私

欽此欽遵臣本菲才重任官職已經具

奏乞休荷蒙

溫旨勉留臣無任感激思奮因不自量直欲講求治

亂之原以圖安靜平和之治惟

陛下寬斧鉞之誅幸甚臣聞天人一理也太甲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不求

之天而求之人求之人者不俟乎天之既譴也

俟其既譴而求晚矣

陛下嗣天歷服十有二年于茲臣仰觀

曆意向真欲以堯舜禹湯文武自許而陋漢唐宋

於不為也故講明敬一之學敬

天勤民蚤夜孳孳惟恐弗逮方

大禮既定大獄既明之後

陛下蓋有以真見乎世道之敝而毅然有傷今復古



之志矣於是首定

西郊之禮兼考百神之祀 躬籍田

親蠶桑改服色辯儀位尊孔氏黜異端於凡用人行

政之間苟可以補偏救敝者靡不殫志悉力三

代以下求君道如

陛下者豈非千載一時之會耶乃者休祥濟至諸福

竝臻此固 聖德之徵矣然而

國是猶有未定民生猶有未遂者是小大臣工奉

職無狀之故也臣請以義利名實四字而槩今

日之事言之夫義者無所為而為之也利者有

所為而為之也然義與利相形名與實相須未

嘉慶御批卷七

五十一

有義利不審名實不副而可言治者嘉靖之政

猶良醫之治大病一時群邪潛伏而元氣尚微

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而議者昧此徒知事

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速徒知積弊可憤

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議論紛然公私雜

出蓋有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者遂使老成任

事之臣禁而不敢語非不敢語也不得語也此

其為有所為而為之也耶無所為而為之也耶

陛下有更化之善矣而贊成者或未至

陛下有法祖之美矣而守法者或未謹以用人則屢

進屢退而進者未必皆賢退者未必皆不肖也

况退而復進乎以行政則屢興屢革而興者未

必皆是而革者未必皆非也况革而復興乎名

曰慎刑獄而煩苛自恣名曰恤困窮而力役未

已邊儲之虞給未周武事之因循如舊異端未

斥左道復行賑文方下蠲賦猶征鄉間有愁苦

之狀學校無絃誦之聲其他類是者不能枚舉

若是而曰我能為君求治理興教化祇見其徇

名喪實而徒取天下之紛紛也由是末流之弊

遂成刻核長如許之風傷渾厚之體識者寒心

昔宋臣李沆有言君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斯言似亦甚

嘉慶御批卷七

五十二

謬而君子以為得大體至于今稱其言不衰蓋

沆之意以天下之最可患者人心之不一也人

心之不一由於政令之不常也如使祖宗之法

人得而議之則天下何時可定况祖宗之法閱

歷世故未嘗不善第行之既久不無小弊救其

弊斯已矣而議者不察遂謂天下有全利全害

之事此真武士之狂談也是豈可不於義利名

實四者之間求之哉伏願

陛下因往察來愈備敬學之功益謹精一之訓精則

察夫四者之間而不惑一則守其至當之論而

不移凡諸衆言之相軋佞說之要求辨詞之奪



正者

留心省覽裁之至理使不得逞至於任事之臣必求其所謂中正和平老成持重者而後用之又申經久之法備畫一之政如此則王道昭明邪說退聽政有恒圖人無異向

國體有渾淪完固之勢而君臣可常享安靜和平之福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此道也臣所謂不求之天而求之人者宜莫有切於此臣狂悖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奉

聖旨

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知道了

巡視東城河南道監察御史臣秦武謹

題為懇勵

聖志以蒼天戒事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黃華等坊兵牌黃富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標地方城上旗杆天雷打破碎一根張見地方洪福寺天雷打破碎旗杆一根韓榮地方城上旗杆天雷打破碎三根鍾紀地方住人史洪家天雷打破碎灯杆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觀家天雷打破碎棧房脊一根李朝地方裏官中房內天雷打破碎枕頭房柱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城五

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奉

聖旨

城之望旗杆東城之望地莫近焉者也物莫危焉者也况天不虛加于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健者雷天之怒氣以張其健者也

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僻而於其危是豈無意於其間也其殆以

陛下剛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欲

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大張其怒而欲

陛下震恐耶其殆在各道邈不之知必於耳所親

聞目所親視而欲

陛下竦然動心而速改耶其仁愛之切眷顧之深



陛下聖資猶足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於赤子提耳而呼之者也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今日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為

陛下言之踐祚之初兢危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

始入 朝而霖雨效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徒切脩省之虛

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而所以動

遵法禮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錄之

命雖下而所以昭雪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脩

陛下敬天之心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大正隆慶抄卷七

五五

陛下也 踐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

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以解

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高為樂

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奏帶而於生事害

人者之未聞 輦轂故於征求而於攘臂稱首

者之不察老弱盡於溝壑骨髓困於虎豹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 踐祚之初深惟舊制蓋釐正德變亂

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考之吏部

而恩幸以革獄獄則下之刑曹而嚴律不預

陛下法 祖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

肆更張或以義子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

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撓既多法司之律

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三也 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廢棄振拔賢俊登

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

九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達於四海

陛下禮臣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

實意 勅由中出而 內閣不得贊其詞法以

私行而臺曹不得據其志或以執法而反貽回

大正隆慶抄卷七

五五

話之羞或以抗章而徒取 溫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四也 踐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

從納犯顏之章則稱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

以舉行臺諫效其悃誠田野獻其芹曝

陛下納諫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憎厭言及

權貴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已有

旨了或謫之外任以挫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

俸以摧其英發之氣

陛下納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五也 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



御經筵常親翰墨雖在

先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寒暑不倦而道理日明勤苦雖深而涵養益到

陛下講學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益加廢弛竊句讀之末而不究義理之歸務口耳之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屢日告休適在忌辰則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六也 踐社之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箴清心寡慾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無偏側之私由

深宮以及大庭悉見光明之行

陛下脩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狎奸邪之人始為頗僻之事如道家之教至虛至妄則屈九五之貴而齋醮淹旬佛氏之說無父無君則利福田之私而蔬果必事公卿執奏科道文章猶且

暱庇崔文甘其誑惑

陛下脩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七也 踐祚之初家規必飭持正大之道以遏恩私守光明之正以杜請託內治外治歸於至

公 官中府中均為一體

陛下齊家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昵宮闈之愛始懷戚里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

也則重違其意而不恤道路之沸騰貪得無厭

蔣綸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命如嚮而不顧賞賚之後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八也凡此八事在天下有離散之憂在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搖動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天固

陛下之父母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叫以趣之者哉安有父愛其子之甚而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終矣伏望

陛下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循天理必遏人欲必親君子必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汚下必虔恭

寅畏以敬其天必節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以禮其臣必虛

已受喜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必舉動不懈以脩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



而天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  
慶雲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于阿閣  
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也是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之間耳臣

干冒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本內詞語狂妄好生不知大體著從實回將  
話來談衙門知道

嘉隆抄卷七

十一元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奏為陳言脩省以消

天變事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  
流通政事之脩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  
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禎祥見於彼故曰天人  
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充於兩間苟不常  
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  
一令之敗其度天必懸象以示其警是故震電  
雨水隕石生蛟孽入於斗鸚鵡來巢六鷁退飛  
四時之忒五行之舛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尚  
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  
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而災可  
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觀本監  
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戌寅而雷  
震焉臣嘗考之凡陰氣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  
則奮擊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  
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  
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  
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官  
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震於下陰異於  
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祈禱  
以竭愚衷是以



上天罪之而震怒之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哉粵若舜之為君古今稱聖也格於文祖之

目首明四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

聰明則紛錯眩瞀而是非賢否之實淆然顛倒

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趙高梁之武帝

惑於朱丹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至天下大

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天景命曆數攸歸起偏剔垢疑神化理凡

利有所當舉而弊有所當革者品式條貫規制

區畫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

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特臺諫屏權倖以抑私昵汰冗

濫以省浮靡祛釋老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困

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義意藹然見於

改元之一詔內外嚮風華夷仰德罔不跂足以

待而思見其德化之成不啻如漢文帝之感

山東也柰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

如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

氣孚合而怡然交驩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

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跡濶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眇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

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其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

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

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哉陸贄

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

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君不可以不受諫邇來

言者封章奏牘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

聞其嘉納一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殆為

清朝之剩員此不如其始者二也聖王出而撫世酬

物其慮之也周其防之也固於近習之臣唯恐

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摩積染之

久雷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鋸也可以斷

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慮

之也彼其臣君朝國如勃貂如鄭眾呂彊今遽

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

衝決於其中則不能屏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

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逋租不

下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也不

足以供所出蘇軾曰不知其有急將何以加之

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近復見夫閭閻無聊之

人私門奔逐而鼠冗肆出將如曩時之不可救

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為人害也久



矣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  
錮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  
豈但以其為吾民衣食漏卮而深惡痛絕之若  
此哉今以 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  
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  
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懷漆室之憂焉此不如  
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營費不貲西山諸  
寺魏業相望而毅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  
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當嚮於民者而

賜戚里史遷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嘉慶御批卷二 三

節之以禮而顧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  
必傷豈所以保全之乎况 紫宮之建司空之  
力竭矣復令新其甲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  
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二焉則甚於此  
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而奔  
走騶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  
不遺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  
示懲也天下之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  
不然無功者猥賞而輕爵以啓其倖門有罪者  
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勸惡何所  
懲我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沴氣而刑賞猶顯而

可驗者焉蓋天有四時春夏為陽而於君為仁  
賞者君之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  
之義也刑賞不中仁義乖則陰陽繆戾而災害  
於是乎起災害起矣顧乃設齋致醮而求以禳  
之是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惡厥  
而疾走也其施於政其見於行者如此輔臣言  
之而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  
天心或有時而愈怒將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過計  
陛下所以漸不如始者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遠撫  
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事觀之

嘉慶御批卷二 四

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其惑  
於群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繹  
叛藩作亂而南土震驚兆庶愁困疆圉虛耗物  
力悉屈而海內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  
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龍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握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  
憂勤砥節脩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爽之靈蒼黎無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  
入繼大統莫賢於漢之文帝者夫由藩邸而踐  
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必出災  
異以啓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常帝能率下



以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漢道故呂祖謙曰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如賈誼猶痛哭流涕太息其當時之勢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勅財貨盡於供佛而天物不恤議禮違乎常典人心有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戎踵其故習節餞無所制不能行天之夏令也執法滋惡喧傳萬口不能天之秋令也

賜宅興工勞費百端不能行天之冬令也由畿

甸而及海宇民則苦於征求而鮮康阜之樂土兵則疲於肢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淬振刷而不見乎脩正廉節之純士風俗日漓紀綱漸弛天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緩數而徧及譬諸腹心受病之人貌言動作如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已索然也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苓之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玩愒而不思所以治之治之本唯在脩德而已矣心之不正則德之不脩德之不脩則心不可正

故宋朱熹是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願

陛下經筵進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幽獨體驗於施為察理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辨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乎治理面諭臺諫以通手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原闕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器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明刑獄以鋤兇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布必應時而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天之心為心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民安兵強

俗厚紀綱整肅而時雍遂衡之治於是乎成何星霜水旱昆蟲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茲我斯言也諸臣進說屢矣

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陛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

祖宗以來本監未聞有今日之變者乃敢忘其謏陋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惓惓也冒瀆

天威罪不容死願造請室以待斧鉞之誅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



南京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史梧等謹

奏為乞謹 天戒以消變異事臣等伏惟

天運無常而其願治之心雖不可見至其所以監之

人事而示諸人以趨向者未始不託諸五行之

運陰陽之布也二帝三王每得其意於升降浮

沉之表以謹之於配合之餘逮後賢否殊狀休

咎異徵經史所載宜無餘蘊而否泰俱有明證

亦紀當時昭後世以志畏也春秋魯隱公時三

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宋臣胡安國以

為人為感之也汪微以為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已近於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地震有聲二十六日早陰雨至戌時分雷電交

作大雨如注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亥時分地

復震有聲歲值餓等陰陽愆忒况自泗州等處

地方寇賊猖獗掠凡在臣鄰慄慄憂悸謂有

後憂恭惟

皇帝陛下至誠格 天痛恤民隱宜無有此轉而復

求之他臣等思惟 天心願治不已出變示戒

再變示仁也變不虛應理有或召近得邸報與

夫傳言臣等展轉聚議仰承

陛下欲廣賢哲以自助本心也然忠佞並馳而狂直

或遭挫折恐人人驚疑將閉其言

宣德意以哀民隱本心也而織造之

命堅不可回恐百姓德若將在烈燭之旁矣陽貨竊

寶王大弓仲尼猶惡之况景賢崔文竊弄國柄

中傷善類如之何復置諸左右之旁是縱之盜

也實憲善交賓客某伍倫猶疏其驕伏况陳萬

言淫泆無節如之何窮民力萃工巧以蕩其心

是養之奢也王欽犯順待以不死啓釁禁錮之

人於 朝廷何有遂蒙如此之倖耶邢福海寅

緣武爵而有正千戶之陞媚寵由徑之徒在法

所不可長反中如此之計耶一月之間善有未

集者屢屢若此即汪微論天道八日之間再有

大變者也夫天之有道猶之人有行也天人一

理互相感召天道失序豈胡安國所謂人為之

感耶天心仁愛告不旋踵日月之蝕復在須臾

臣等不能不為

陛下憂也然人之常情方駭愕於驟事之異隨即釋

然於再事之間夫駭愕於驟事之異者情之所

迫釋然於再事之間者奪之者勝也聖人之情

與眾不同臣等急急以為言者蓋陰陽不調春

秋圖說所謂至謹則臣子之所不忠諫也伏望

陛下上思天變而恐懼脩省以消之者拳拳於今日

明臣言數之言下悲民窮而思以區處之者展



轉之於如何如何之時收織造之

命示天下以節用愛人之心寢軍民之役昭人心以

義掩恩之公傳奉以寢典刑以正直容君子義

黜奸邪而於江南窮民尤切之慮焉則

天心可回太平可致矣

嘉靖三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胡廣監察御史臣郜光先謹

奏為竭愚忠陳末議懇乞

聖明採納以格 天心以弭災異事臣近聞邸報

開五月內平虜地方地震有聲大同地方天雨

冰雹頭畜打死數多房屋亦多打損又詢之止

來者每稱京師自五月以來霖雨如注連旬不

止房舍傾倒無數田禾盡成巨浸等因臣思變

不虛生必有所致乃臣等內外諸臣奉職無狀

不能布宣 德意之所致耳臣不勝震省臣聞

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宋儒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

足以勝陰漢儒有言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

邪氣姦於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

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恭惟

陛下體元建極端拱清穆用人圖治宣政布仁無非

奉若 天道宜乎天地清寧雨暘時若以躋太

平今乃災異疊見又俱屬陰勝之象若此者何

也是可以深長思矣臣濫竽言責待罪楚方時

變激中不揣愚陋謹以召致之由及消弭之議

備為 皇上陳之伏願 俯賜垂覽而採納於

嘉靖疏抄卷七



萬一焉竊惟 祖宗朝時每召見人臣商確政事與許好問論祈天永命之道與傳獻論水旱災異之警執分相忘油然如家人父子至今仰為盛美今我

陛下恭默臨朝諸臣祇肅 天威祇完引奏見辭數

事近聞 御經筵時不過講說虛文初無問辯

相及閣臣并九卿大臣未嘗一 召見面議

國家大政諸臣章疏少經 省覽或下情不通則

和氣未孚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

陛下仁厚天縱慈柔性成如查盤內庫

明詔之頒行也多依違於近習官廕錦衣酬功之

厚典也顧濫予乎官闈姦惡憮臣高拱猶豫而去之

不決黨邪小人齊康稽疑而處之太輕革弊或

有未嚴去邪或有未果則陰氣潛滋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又或者

朝政之暇退居深宮防檢有疎馳情於娛樂溺志

於幸遊宴樂張馬文謁甚焉而兢業以勅時幾

憂勤以畏 天命者有未至也夫

君心上與天通一念不正天必鑒之

天心之所以仁愛而示儆者其在是歟臣嘗聞之

商高宗懼災克正厥事周宣王憂旱側身脩行

皆轉禍為福而治成中興及時脩省消弭以敬

述 天休者在

陛下當汲汲加之意美臣願

陛下因 天變示戒之嚴念 祖宗創守之難思

先帝遺命之重脩德省愆戒膳徹樂避殿露禱思過

求言親信閣臣及九卿忠直大臣不時於

文華殿會極門平臺等處 召見

溫顏款洽與之面議政事講求安內攘外之畧裕

國足民之方務期措諸治理諸臣章疏摘要者或

書之 御屏或陳之几案時每

觀覽見之施行常事照舊疏 聞有大不公不法者

許科道官大班糾舉以防壅蔽 畝神萬幾

獨覽則斷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用人行行政臧否得

失及天下利病經九卿覆 奏閣臣擬票允合

公議者 斷然行之毋使喉舌寄於近倖樞機

移於左右一應傳奉 諭旨悉行停止

萬幾之暇時每檢束此心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嚴禁

四勿之私恒存敬一之念不偏於聲色不溺於

佚欲 宸居獨處益篤顧諟之誠不覩不聞愈

切對越之忱持此心於嚴恭寅畏凜平

上帝之日臨斂此心於端莊靜一儼然

神明之時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以涵養此心接宦

官宮妾之特少以澄澈此心時覽無逸篇及大



學衍義諸書以明瑩此心務期無一念不出於  
至正無一息不合乎 天心仍

初內外大小諸臣痛加脩省許敷陳直言以為消變  
弭災之助庶乎下情通則和氣洽陽明盛則陰  
濁微 君心正則

天心悅災沴消除庶徵協應天下可臻治平之休而  
宗社永保靈長之慶矣臣無任仰望激切之至

皇明嘉隆疏抄卷七

三十三

工料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災異頻仍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無益興作以克謹

天戒事隆慶三年七月初六日接到內官監掌印司

禮監太監孟冲等一本題為欽奉

聖諭事內開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札

朝殿燈後五掛每照樣造一對通高一丈

方圓鰲山燈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傳奉到監臣

等仰惟前項傳造事體尊嚴如蒙 勅下工部

照例辦送物料仍委幹濟司屬官一員與同本

皇明嘉隆疏抄卷七

七十四

監委官協同有管庶工役早完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此臣等竊惟

元夕張燈在

祖宗朝或間一舉行然必時和年豐海內晏然而後

樂此與臣民共之未有當四方多事之際輒預

為遊觀無益之圖者也伏見近日以來

畿輔山東蝗蝻徧野宣府湖廣水雹非常兩廣之

兵燹未銷九邊之塞烽孔熾通復黃河橫流濱

水民皆魚鱉海潮湧溢岸江地盡沮淤譬猶厝

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故謂之安方今事勢何

以異此且郡邑燔于括索之空里甲困于征求



之烈常例起解錢糧每不能供一遇修理營造  
事有弗可已者工部往往告匱無以支持今據  
該監所用物料等項與夫雇匠搬運人力等役  
費且不貲雖見在錢糧或可辦送應用然竭澤  
焚林後將焉繼設遇緊急重大事務不知何從  
給之又况燈掛鰲山昇平樂事原為

上元令節而設今據欽天監節奏隆慶四年日食  
于元旦月食于望夕此尤天變之大例該  
禮部通行天下救護則正月十五前後數日寔  
皇上恐懼修省避

殿徹樂之時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隆慶元年

卷七

無敢馳驅歲在春孟日月相食

天之怒而渝也甚矣未有變見于上猶且戲豫馳驅

浮瑞煙于禁苑宣鼓吹于掖庭忽然不加

諸意者也播之四夷傳之萬世其將謂何臣知

皇上

聖明必不為此則是燈掛鰲山之造虛費錢糧重煩

人力不惟作之無益抑復置之無用矣夫作而

用之然且不可知造茲無益之具奈諸無用之

地先儒有言朝廷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值今

民窮財盡之日詎宜盡錙銖之取同泥沙之棄

畧不少加愛惜乎昔元旦日食

成祖納儒臣楊士奇之言朝賀宴會悉皆諭罷

萬歲山架樓棚

憲宗是監生虎臣之奏傳旨慰勞即時拆卸貽

謀迄今紀為盛典伏願

皇上敬畏天變遠法

祖宗

備德行政求所以轉災為祥之原

節用愛人思所以理財足國之要將傳造燈掛鰲山

並行停止則不作無益而功乃成罔遊于觀而政乃

理

君道有光於

隆慶元年

卷七

列聖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三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臣林俊謹

奏為陳愚悃以附餘忠事臣侍盡海濱尋中風疾

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

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憂臣受知 四朝敘復起廢者屢屢既無能又于

位而先有微功

陛下新政之召臣已衰老矣又無能又于位而力乞

休致願蒙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

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又居人世

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又

墓之傍備委蛻馬前頃致蒙

皇明嘉隆疏抄卷八

恩典及身後英祭通乞傳免以為臣存歿之安臣又

做古人遺直遺表之儀情有獻焉夫議禮聚訟

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乃大也若粉墨大辯恐

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恤教

復日候而又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儼德克瘳于湯何有哉伏望早降

溫旨以容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眾

辱之而已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者亦非

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見廷杖三五臣容服

厚綿底衣加以重氈疊把猶且林溲數月於血

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啟去衣之端甚非

國體所宜釀成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

新詔優恤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

治間 詔獄 詔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

著問刺唬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歸不衛鎮

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

說之 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甚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

未舊臣謝遺殆盡

朝著為空伏望 聖明留意既去者禮致未去者

皇明嘉隆疏抄卷八

慰留與數三大臣特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

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焉 聖政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無任懇結願

望之至

嘉靖四年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楊爵謹

題為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

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

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

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

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

暫而不懼為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

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

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

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

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

一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

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

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 國之所恃以為國

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獎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觀大比之時百司多士濟濟來廷延頸思化人人切

仰極重不可不察幾失於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

居人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

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

耿每思 國事日非而臣于 國恩有未報至

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其  
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  
者為

陛下告陳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平生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

馬臣切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以當為

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

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

盡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

夏末入秋恒陽不雨 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

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微雪即止民失所

望沟沟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

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

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乎安危利害

而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

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

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

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

者中外皆知其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

勛舉動踪跡豈能逃乎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怒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縱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非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南城一廓耳共計五城未計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垓以方士之故腹民膏血而不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廢其根本也而國

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于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侵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猶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息故能壽躋耆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勤與敬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歲頌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以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父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豫之具也陛下 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百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憂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



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  
化庶官入 覲雖雖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  
鞠躬委曲北面舞鶴望 龍顏以慰快觀之心  
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  
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仰有乎顯若之敬  
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  
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  
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 廷苑之  
間金紫赤紱賞及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膺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

嘉慶帝御批

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  
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  
而昇諸誕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  
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  
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  
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和氣致  
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  
妖誕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  
聖躬之福耶此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佞平

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  
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  
取百世之譏于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之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  
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聽納諫其於狂直敢言  
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于直言冒瀆 天威言過激切而獲  
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  
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  
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蓋人臣

嘉慶帝御批

持祿保位者多而亡身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  
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  
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  
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  
大聖人也仲虺告以過不吝從諫弗弗高宗  
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龜鑒也臣  
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



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開法口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護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間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家之安危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重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踞屏邪佞之術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迹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觀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泮謹

題為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事臣聞賢才為國之利器言路係國之命脉有國者能用言則興不用言則替言路開則治言路閉則亂自古得失靡一未有不由斯道者考之經史昭昭可見也陛下嗣統之初信任儒臣喜從直諫釐革弊政屏斥奸邪政事紀綱煥然一新用舍賞罰罔有不當天下欣欣企望太平年穀屢登祥瑞叠見于時群賢滿 朝直言盈庭此皆

陛下任納之明效大驗也頃歲以來漸不克終朝廷大政多自中出而宰執不盡其議甚至携手同去而不之恤也舉措刑賞或失其宜而臺諫不得其言甚至駢首就獄而莫之顧也夫宰執以輔政宰執之議不從則善政何由立臺諫以防奸臺諫之言不聽則奸黨何由懲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政事日弛紀綱日紊

陛下有願治之心而聰明壅蔽天下之治漸隳陛下有愛人之念而恩澤不究生民之命漸促豐年不作災異頻仍雷電不時雨澤愆期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曹宋同類相食赤子弄兵于潢池軍士不得乎一飽此近代所無之變而忠臣義士之所為隱憂也上屋



聖慮為之惻然脩省之 詔屢下而政之不節猶故 賑濟之策累施而民之失業無補以臣言之

陛下任言納諫則有前日之治志意少衰則有今日 之變今欲易變以為治亦惟改今日之所為由 前日之所行以任賢納諫而已耳

陛下俯從臣言特尋初政優禮忠賢信而不疑政事 一以委之而不問以非人大臣已去如蔣冕陶 琰汪俊林俊之賢仍加召用可也崇獎直諫采

納不倦聰明一以寄之而不謂其逆已言事被 罪如劉最鄧繼曾陳迥季本馬明衡朱泚林應 聰呂柟鄒守益之直仍 賜勅還可也

兩宮孝養 聖情既以無間而 昭聖援立之至

恩起敬起孝可也 恭穆大禮

聖衷既出獨斷而席書桂萼之奸邪放之遠之可也 而又罷織造之官停土木之役謹名器之濫慎 錫予之節杜請托之私抑僥倖之漸罷貪殘之吏汰

浮冗之員藏閭閻之富廣邊儲之蓄

陛下又御經筵以講論道化而深戒逸欲日

召臣僚以咨訪治理而重防壅蔽引伸觸類不舉一 而遺二勵精化理不勤始而怠終若然則正臣

日親正言日進 聖政日新

聖業日隆而天變不彌四羣不至兆民不安天下不

治萬無是理也如不能然臣恐因循玩愒非惟 不足為治而飢寒迫切將來之憂又有甚于今 者

陛下聰明天縱洞達治道臣不揣愚陋冒死謹言伏 惟

采納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十一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已等謹

題為聽忠言信

詔旨以裕國儲以防欺蔽事近該內承運庫尚衣監

太監崔敏等題稱急缺年例金兩珠寶等項乞

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等因隨該臣等懇

請停買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又該戶部反

覆執奏奉 聖旨發銀買金進上緊催來用欽

此臣等拱捧 綸音堅確嚴切切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行陳請必激怒

聖衷禍且不測然忠 君愛 國乃臣之素志糾正

封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家

國雖生死有不計者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

是以冒死再陳冒犯鈇鉞惟

陛下矜察焉臣等伏觀

陛下登位之詔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內

一欵又云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

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

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革除

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

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

科道官即時參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詔旨也豈虛假以欺人也耶蓋誠留心

省節加意 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 成命一頒懼騰海宇以為有

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

請紛紜奸巧百出眩惑 聖聰動搖

國是遂致買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

托於空言社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

失其仰望之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者指

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部科執奏

陛下終未允俞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所取

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

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皆聖經之格

言人君所當慎守而不易也今

朝廷新政顧曲徇左右夕改朝更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為虛文其何以示信于天下乎且尚書

乃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之

可信從者抑有何人臣等切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

玉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床碎榻在古先

哲王我 朝 聖祖行之俱有懿規此等玩好



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糜費財用以故棄而不惜方今 國庫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古哲王及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

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年例奏發者無

時省直飢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千方那

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玩好之故而用數

十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况各處錢糧舊

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

盈餘正宜存留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

而無繼于後也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

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 國之意而迺不蒙

允俞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

求蓄奸懷詐意在假公用以充私囊以致

陛下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墮于奸計而忠謀不用

誤 國欺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切恐將

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

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伏望

皇上念成命不可紉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庫奏討

金珠等料備從部議申信 詔旨以昭

陛下之儉德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等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速行罷斥楊蕙諸臣仍乞

天語嚴戒切諭各使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詔所載革除者不許妄行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

臣凡有奏請悉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

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

係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命令畫一

朝廷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隆慶四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屢有旨李已這厮沽名竊視君上好生無理著

錦衣衛擊在午門前打一百棍送刑部監候陳

吾德著為民

續修四庫全書

十六



吏科給事中臣周瑯謹

題為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事伏惟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有前代帝

王畚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故宜任

直亮為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為腹心以資

其施為茲固適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

上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日一切漫不加省即

此豈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

請撮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為都督同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

道等官余贊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

嘉隆疏抄卷八

二十七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萬言為奇貨將沽直以自賢

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

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之

於始而徒懲創于後也今萬言所沾之恩庇非

一所給之地宅不貲亦足以敷肺腑之親矣乃

以公私俱困之際又欲驅既罷之民於版築之

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幾于以飽食鞠子

者耶臣于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撻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司

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

孫友等言之

陛下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黨以

相死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為汝

耕女為汝織汝何故陵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

汝作家為汝擊賊汝何故嫉之君子謂高歡為

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

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所坐非重

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電之威矣乃以儔類飲

恨之余昇之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為

青報求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薪者耶臣於

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閣暨之請屢於官閣之內為齋醮之舉

嘉隆疏抄卷八

二十八

隨談給事中張嵩言之不報又該大學士楊廷

和等言之亦徒被優答未見

明賜施行豈以諸臣類儒士緣飾經議不能窺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也耶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

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福于上而舜文

卒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奉二

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柰之何復效

之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

此特聽斷之失也昔魏少府楊阜欲止書省宮

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以禁密不得宣露

阜杖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與此等



為密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為知言今廷和等皆卿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弼相與都俞吁咈于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閣暨陰柄其議而廷和等皆不聞于其始又不得幹旋於終則

陛下非與此輩為密而與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致理之要以為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

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今

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無異也而

陛下一切處分

內閣或不與其票擬而閣暨檢小時得恣其竊弄

嘉靖錄抄卷八

二一九

則政事出于多門是又委政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群情凡前項諸臣奏議一切早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委於虛誕務使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體凡一切政令必付之

內閣票擬而以宸斷主之凡二左右皆不得

睥睨掣肘於間如此則聰明不致壅蔽政柄不致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盧之問謹

題為更弊端以光初政事臣切惟

陛下登極之詔天下臣民忻忻拭目勢若更生以仰

嘉靖維新之治柰何不二年而事漸不如初至

於今日綱紀大事漸多乖張姑以今日之人者

言之禮樂刑賞 朝廷之柄也異姓主祀

帝舞陳番而禮樂之制未明賚豐戚畹獄慘郎官而

刑賞之典不中甚或卑官殊錫而孽丁蒙賡矣

股肱耳目

陛下之一體也大臣請速停齋醮 諭以

溫旨而不查停則手足無運動之體臺諫請寢杜濫

嘉靖錄抄卷八

二二〇

爵 吞以有旨而不改正則耳目之視聽之司

甚或氣血未理而趨蹶動心矣以至兵部近日

議處南京御史林若周查單鎮守分守私隨人

役奉

聖旨近來各處鎮守等官多係新政簡用未聞有生

事害人的其奏帶隨參人役亦各有定例不必

紛更欽此臣惟中官之賢者間或有之而生事

害人者極多如經薦晏洪輩之守法百無二三

若陰邪張銳輩之貪奸十常八九陰類肆行安

保其終申明戒諭一日不可無者臣伏覩

登極之詔恒以貪刻害事侵越職掌戒飭裁革夫何



今日不能保其終即以未聞有生事害人的右  
之 綸音是朕其好貪之局而弛其戒飭之防  
天命不易汝往欽哉廢職者刑勿赦欺公者罪  
必誅以此繩之猶有玩法以偷生寬之以未聞  
彼將何所忌憚哉况當司禮監大監張佐新用  
之時臣恐天下之鎮守分守將曰某人新用即  
傳此 旨吾屬有死而無患矣不惟為

聖德之累抑為太監張佐生不善之助寔貪奸逞欲  
之機逞而不已則 朝廷之法何行天下之民  
何辜焉乞仍照兵部議處戒飭查革及禮樂刑  
賞齊醜濫賞政事之大者俱 各部查如吏部

右侍郎何孟春禮部右侍郎賈詠等大學士楊  
廷和等給事中張嵩張僑劉世揚李學曾張原  
安警等前後建議一一改正合天下之公論俟  
百世而可行臣又願 陛下凡群臣建議章奏  
悉經 睿覽裁處務遵 登極之詔漸如初政  
之美并臣所舉數事速 賜施行采擇庶災異  
可彌休祥可期實千萬幸 國家無疆之慶矣  
臣待罪言路知而不言則負緘默之罪故敢冒  
死上陳望乞 俯賜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四月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余璿等謹

題為一法令以全治體杜私恩以隆 新政事照

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訖

清寧宮後被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碍不宜蓋造節

奉 欽依著該衙門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

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所堪要將沒官

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來別用其餘變

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

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

脩理支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擡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賞與皇親邵茂住阜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

屋西二所賞與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

南房屋俱賞與奶子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

隨該工部題稱高整房屋數處節經奉

旨賞賜皇親蔣綸蔣山蔣壽蔣泰邵喜呂國夫人訖

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 大婚禮在邇將來

三宮戚院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

行天下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內王獻江彬王

淮三所亦頗相應合無分給皇親邵茂等居住

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以備後來

三宮戚院賞給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



等惡昧不知所因果在工部所獲量器以備

未別用之 旨手押符變實價銀數貯以備

理後占之 旨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

皇親邵茂等居住之 旨乎反覆思惟莫知所措切

惟信者君之大實昔齊桓晉文區區伯國亦知

以信自守卒成其業况

天子君臨萬方政令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

適從哉

陛下天資英睿學問夙成法

祖意專求治心切臣等固知必不為此也邵茂等垂

涎甲第萌覬踰之心鼓動

宮闈為求索之舉而

陛下篤念懿親重違 慈訓遂不顧前

旨而有此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屬之疏近人品固未

敢泛論也但邵武等叨濫 皇恩依承餘蔭已

肆拾餘年矣非不知 累朝憲章也乃乘時射

利鑽刺之尤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

災賢妃隨各號 乃依住之苦乎徒知

皇親貴戚可求也獨不體將來 三宮戚畹將何以

給賜乎徒以一己之私欲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以來奸黨

相繼弄權 先帝又加巡幸天下之民被

隨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興藩入繼 大統中外臣民所以仰望

陛下如何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以下中主不足

倫也雍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倫也今

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邊

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糧動踰數年關謀之

間害及巡撫白日之內創劫都城

陛下誠思之以為天下果雍熙乎抑小康乎况近日

以來火災屢起黃霧四塞人無寧馬變不虛生

此固

陛下聰明仁孝有願治之心故天心仁愛屢垂異以

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何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

日之推陞者迺 藩邸之牧圉也明日所推陞

者乃藩邸之廝徒也冒濫可革而獨不革於藩

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之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明日之所賞者 皇親之房屋也傳

乞可罷獨不罷於將邵數家矣蓋

陛下在興府則興府之人固

陛下之人也今日君臨天下則天下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乎天下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則陛下將邵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祖宗列祖而言則先朝威範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之骨肉乎今日之困窮已極而飢寒餓殍者誠

不知其幾也不聞有實惠之蒙而所加惠者惟

藩邸之人九廟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

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典而所賞賚者惟將

邵之家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謹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將以為何

如其於新政能無少累也耶該部所以畫惟夜

思殫心竭慮勤勤懇懇不避煩曠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禍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

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

科莫知所為不敢緘默冒昧上言者伏望

陛下留神省覽察狂瞽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

窮為當恤以祖宗基業之艱為當念以天下

神器之重為當保以心制事以義割恩將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將

錢寧東鵬房屋特降諭旨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邵茂等毋入下

人之言毋聳官闈之聽安靜保守共享嘉靖

之休必不得已即如該科所議將王獻等房屋

量為給撥仍乞勅司禮監以後凡有當行事

件務下內閣及該部議詳可否奏

請施行毋得傳奉以掛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

全私恩杜絕而新政可隆矣

嘉靖元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已賞了罷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抄卷八

二五五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高世魁謹

題為戒逸豫以光 聖德以保

聖治事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 國之長乂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勞苦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始知敬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王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早朝勤政 日講勤學故事

神祇孝享 宗廟凝神淵默端拱 深宮一念勤慎

雖古聖王亦不過是近日孝奉 兩宮觀騎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標 賜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也至于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為逸樂之漸矣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于舜廷之十臣乎然此實非出於

陛下之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

能遽移 聖心平日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蓋諷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祖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於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民宜之也臣近覩 旨意輒引故事如鎮守鄧文之換勅則曰這勅原是 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則曰這陞官受職亦依做先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茲以往巧立機關傍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戲于遊田于荒淫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

于淫巧紛更接踵至也臣不慮陛下無快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為物所遷之心矣臣觀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漸日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嘗其至此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尤物移人逸樂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

意哉且陛下以為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官之允



內之九州果如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如有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成熙四靈果畢聖臣切以為未也方今之時止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無事天位信爾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逸之戒慎起足以節嗜慾遠花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為可樂而以匹夫匹婦不難為可憂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之誤先朝而臣子

陛下庶幾無愧于十臣之望舜矣臣不勝戰懼隨越

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趙廷瑞謹

題為鑑前事杜後艱以答天休人望事臣近見諸大臣弼違之疏言官隨事論諫之章逾月之間凡數十上雖仰恃聖明胥得危言於有道之朝然寔因聖心頓易於反正之初刑賞大政一切未脩舊典以是不避諱復且多舉

先帝為

陛下言者夫先帝初年豈非將大有為也哉况當孝皇之後海內當庶又天錫英資卓爾無前使永肩一心篤任者舊則何泰階之不平也夫何群奸漸次惑誘乘間雜進先帝為其所蔽十六年

間政柄下移遠近騷動億萬包桑之業陵夷幾不可震不有上天純佑祖宗在天之靈陰庇而默相之臣愚不敢謂有今日矣誰生厲階商鑒不遠諸臣進言之私蓋欲藉此以感悟

聰聽懲前事耳

陛下昔當龍潛亦已洞知非先帝之意今乃躬自蹈之事涉貴近畧無滯疑語及愴頑牢不可破臣切疑焉臣意

陛下於近日章奏苦於逆耳已不敢望沃心之益而謂涉於煩數則厭易茲甚矣前事不省後艱必至臣恐萬方臣庶驚然失望治之心豪傑聞而



解體也其何以答滋至之天休哉臣願益軫  
聖念載慎初服試于 臨御之暇思之曰敗

先帝之事者誰哉又曰大小之臣臣臣救恐後者果為

其身謀哉興言及此則從違之下自有至當之

歸中興盛治可坐而策矣臣叨祿諫垣深慙無

補敢以在廷之論申瀆 宸嚴倘

陛下少留睿慮將諸臣前後所論悉見采納斟酌舉

行則不獨臣之慶幸也

嘉靖二年五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源抄卷八

三一

刑科給事中臣張達謹

題為陳弊端以圖美業事切惟

陛下臨御之初二年于茲當墨衰勿遠之時汎洒紛

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

天心克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嘗

時進言者往往以不克終為戒蓋慮夫今圖難

終政成或怠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漸乖

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

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親致太平而

卒之為後世嘆息者然猶服勤幾二十年未有

若今日 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

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常嘉慕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

顧足異哉方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先朝勵精雖切代理未敷茲欲

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一時號令政事煥然

可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

新化首乖事有昨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

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易黑白朝令夕改臣

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以初即位不異

於正德年間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者舉一

二者言之惟

嘉隆源抄卷八

三一



陛下垂聽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

醮繁興 先朝嘗鑿群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

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而今日

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也 先朝嘗棄法司

賂大獄矣而今日法之不行于貴近者非一也

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擾豈嘉獎忠言降救之初

心大臣執法而詰今回話豈召用典刑者舊之

初意至如崔元封侯蔣倫市寵陳萬言乞西安

門新宅 先朝貴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原鵬

繫獄劉暉得言李隆復差就彼勘問

先朝之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戒鳳守邊未違歸

關今日之外寇多梗也曠徒弄兵流毒諸郡今

日之潢池有警也四方萬里災傷日聞畿甸股

肱來牟絕望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陽肆雪

雨土示沴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擬拾僅

惟數節其餘蒙赦

陛下背理盡政禍民危國未能編緜塵實者猶不知

幾伏惟

陛下赫然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

間之燕深惟 杜稷之面遠規億兆之計絕嗜

慾之私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委政柄勤學問

之功使德常清明無以奸邪奪天機則治何以

不若商宗壽何以不若堯舜彼周穆王唐太宗

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孝皇熙洽之餘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異較

若甚明

陛下苟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危臣切未見其可

也臣願愚之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

雷霆之誅拾細微者身富貴之利願臣今日之

所得能幾何而不為

陛下陳之臣不勝惓惓憂惻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聖心豈不欲一振而新之使 治高千古 名冠百

世與堯舜爭先乎必不肯習前弊蹈舊轍甘于

狗人以負天下之望也故 即位之初善政叠

出如裁軍傳陞乞陞之官員取回買辦之內臣

禁約鎮守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

掌除天下之大弊造天下之大福孰有要於此

者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太平之福豈踵可

望也於今五年矣不知

陛下以天下為治乎為未治乎比於 即位之初為

過乎為不及乎 聖志之所為者為盡副乎為

未副乎

陛下試熟思之當自有惕然感發不容自己者矣夫

奸欺之所以誤人國者孰不始于利其身哉今

左右近幸之臣今日乞一事明日乞一事不知

所乞果於 聖政有益也耶無亦自利其身也

耶利歸于奸欺而政因以病欲望治也斯難矣

臣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張忠為官匠工作乞陞

官蓋欲市一己之私恩而不顧

陛下有官人之失也才永請差織造羊絨袍服蓋欲

罔一方之厚利而不顧

陛下為儉德之累也賴恩乞照例兼理沿海地方鄧

文乞照成化私治年間換

勅豈不為有所援引可以欺罔而得濟其私哉抑不

知竊弄權柄擾害地方其於

陛下守法愛人之仁所損不細也

陛下于此少加詢察必知此輩利其身而不顧其

君且將罪之不宥矣奸謀何由遂哉

陛下偶未察之隨所乞無不應之如響該部執奏勿

之聽臺諫執奏勿之聽既輕信而悞于前又吝

改而持於後是其為鄧文才永張忠賴恩輩謀

則誠善矣其如

陛下何如地方何茲不近於失已以徇人乎夫心之

察與不察所係之重如此寧可忽也耶臣嘗以

精一執中之學上陳 天聽望



陛下為堯舜矣雖誠意未至愧無足以感格然臣區

區忠愛之心終不能以自已伏望

陛下俯聽臣言深惟自愛之計將鄧文刁永張忠賴

恩董諸所乞請盡行革去乃各加黜罰以懲其

奸查臣前疏 賜垂睿覽繼今無幽無顯無巨

無細必加精察持守之功使無一事之不當乎

其理萬一有誤即從言官之論則奸欺莫逞

聖政無愆太平可致堯舜真不難為矣然臣臨楮不

能無感焉昔宋儒朱熹嘗入對或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百世之下猶有遺憾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復如今之視昔則非直臣一身

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幸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王俊民謹

題為陳切務以裨

聖治事臣伏見近日 聖治精明 聖斷果決深快

天下之人心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証之

如定國公徐光祚奏討地土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續該戶部尚書秦金執奏

節奉 聖旨這地土着與民照舊管業欽此又

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永旋被謫降雖

累經臣工論救未蒙 俞允人心亦不無疑慮

也續該吏部尚書廖紀執奏節奉

聖旨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二者

綸音一出人心踴躍稱快臣於此仰窺

陛下有天地包涵之量焉有 日月照臨之明焉夫

勢已去而終回事垂成而終止其視前代史冊

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 聖斷何果決也是非特秦金廖紀

感遇思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奮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為太平之治可計日而致也臣又因

此仰思 聖心於天下之務惟務至當之歸必

不厭臣下之言為煩瑣也臣故舉今日之切於

聖治者四事伏為



皇上陳之如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臣愚幸甚天

下幸甚

計開

一有小臣之過切見學士豐熙等謫戍遠方已  
經累歲禮部尚書席書奏乞原宥及都督馬  
永回話又蒙 聖旨豐熙等 朝廷自從寬  
赦宥欽此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寬放  
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未蒙 處分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勅還使諸臣再覩天日

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規大臣之失近該侍郎張璠詹事桂萼攻發

三原隆疏抄卷八

一

大學士費宏過尖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  
風也節該給事中葛明御史張祿等劾奏伏  
蒙

陛下兩賜優容俱有 溫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

大臣畧其細故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  
懷忿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意多  
於奉公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  
照葛明等所奏當罷斥者 亟賜罷斥當罰  
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  
三臣無懷忮憾之私則群臣益成暢恭之美  
矣

一重賞功之器近該御用監官為已故太監王

英奏乞 恩典奉 旨黃富等俱授錦衣衛

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科累奏裁減未蒙

允俞臣切以為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家所以待有

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至七八人之眾以

賞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懈天下立功

之心啟後來援例之患寔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器塞無厭之求仍照該部該科所奏

即 賜裁革著之今典永為遵守使人無望

外之思則各奮立功之念矣

一罷不急之功近該工部奏稱欲先脩

三原隆疏抄卷八

一

仁壽宮其餘王德安喜景福等宮暫停脩理又該工

科亦奏前事但未蒙 俞允臣切惟事有大

小工有緩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皇太后况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

財力亦當汲汲焉為之若夫王德等宮則皆

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未免有時絀舉贏

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特

勅修蓋 仁壽宮其餘王德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



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 兩宮之威德益昭著于天下矣

嘉靖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 卷八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為 體剛德親政權以折奸防亂事臣聞天下

政權必出于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

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

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

失一蓋於今日誦 詔令溯政機切慮深思殷

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

言之言之不信且易致禍逮事之至言又無及

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

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切觀

陛下入繼大統 御極未寧登用者德嘉納忠謹申

救法守裁抑僥倖竄竄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欣欣引頸

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乖令

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巧

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以為常

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官矯以毀訖好矯

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賞

罰將米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

矣臣為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謹文左道

罔 上師臣言之謾答以知道言官文章勿論



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又庇崔文奪法司之職首罪林俊以違 旨怒言官之奏擾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 溫旨於法有碍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廢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申救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庶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為去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或復懷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 武宗時病已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 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億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 武宗之禍也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亂機已形臣言

今已晚矣伏願

陛下超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勇齊威素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

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竅且餘類然後務舉親政遠色去讒勉留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

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克輝治可商周功可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弼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

天命難忱固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臣實畏之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史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題為廣 德意省言官戡險士以杜亂階事臣

近觀 朝報內該禮科給事中劉取劾奏太監

崔文而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到取有調外

之命遠近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君當道為 國惜財顧乃

倡與左道盡惑 聖心虛糜錢糧不可勝計罪

彰彰矣劉取為 朝廷耳目之官彈劾是司志

在闕邪心存愛 國

陛下不思寬容獎用調謫者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逐言官坐 國家之耳目

拂士夫之公論壞

祖宗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

女以潔尚恐不潔而况教之以不潔乎教臣以

忠尚恐不忠而况教之以不忠乎今

陛下選用臺諫專以言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

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萬一有奸臣逆子竊發

不軌以圖危 社稷誰復肯為

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可不

謹昔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逆瑾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官從而論之 武宗復從而怒之斥

之械繫之在 朝廷之臣則燭機察各緘口

閉舌莫敢言其過於逆瑾徐起挾

天子之威權震動天下之人心機積勢乘尾大不掉

遂謀篡逆幸賴 天佑 皇明元惡就擒不然

則今日天下之事又不知何如也

國家官官之禍一見于王振再見于曹祥三見于

逆瑾雖奸謀勿遂 國非其國矣此

陛下之所知而亦崔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

崔文之禍不戢必將與三逆暨同

陛下為 國家計崔文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非

臣等所知也傳言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

滴易于滔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之後將

何極夫小人之輩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富

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垂涎漆指回顧却走而

不敢竊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

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罪一言官則此輩小人者蜂然而起自以為得

計凡可以遂已私圖已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

者無不為之矣彼將謂以後諫官必不敢言而

已不必有所畏憚也不亦可憂而懼也乎臣等

又伏觀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 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

贈官敘蔭於廢者敘復超遷振作士氣開廣言



路實中興第一美事不意一二年間至此極也  
况今天變見于上人事垂于下四方饑饉盜賊  
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詔求直言之日柰何復動舉若是伏望

陛下即將劉最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 賜罷斥毋

使其惡日深為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

陛下不能容言受諫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狂愚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劉思賢等一本懇乞

聖明慎政令以崇 國體以安人心事臣等於隆慶

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

內閣傳奉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

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

致傷和氣著嚴衛暗訪來說欽此欽遵臣等仰

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

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嚴

衛暗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嘉慶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

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

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

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馬推赤以御下而下不

懼下馬輸赤以奉 上而上不猜一體相仍太

象斯舉比時嚴衛之設止于盤詰奸宄稽察非

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蓋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署西廠潛移

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鑑此弊一洗更新故

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忌



此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媿都喻吁弗之盛矣  
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之官不能糾  
舉在三四輔弼日侍左右自足以備顧問資鏡  
照奚必以容訪之權付之殿衛哉且訪曰暗訪  
則事必真秘恐以是為非以無為有向不可為  
往日西殿之事可鑑也况殿衛既得以訪部院  
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悃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是  
所信者獨殿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  
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

聖明在上如太陽當中群陰退伏即殿衛諸臣固未  
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  
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殿衛殿衛以耳目寄之小群小  
之中萬一有韋英王英者鼓扇其間雖使呂強  
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且夫小群臣  
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者皆由  
皇上推至誠以體群臣本大公以弘聽納之  
不調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於天下輔  
臣計議恭候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  
聖明的議施行殿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法同生事  
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群疑自

釋庶職畢脩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  
殞越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陳相謹

題為擴善端以寬無辜書者舊以保至治事臣聞

天下之政本出于一人而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然

養之之要惟在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

用人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垣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

陳萬言房屋事荷蒙 聖恩免究鴻臚寺宣讀

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

下若有大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體之明也及觀昨者百官早

朝侍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莫不稱慶以為推此而

治於從政乎何有夫何人心獨見于

明廷而天光不照于豐部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

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忍人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郎中葉

寬等以之繫獄者為不用恩焉耳陶澤革去官

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大監內景賢之慰留知府郭元

臯之妄等者為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之

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于奪法司之權遂使者舊大

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曇夾帶私鹽律例合

當有罪御史累次劾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聽于挾仇之訴以致盡職小

官如程景者久禁淹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

所關非輕章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詰來則曰且不查究是果敬禮大臣

之道也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為職

風聞不敢不奏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于後是果廣開言路之道

也耶臣恐自今以後林俊去而九卿之官仄矣

葉寬罪而百司之體懈矣郭九臯之被等則守

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關隘者

喪氣天下臣民以為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敗

如此而見賞如此而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

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清穆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

佞諛於後閣宦弄權而怙勢戚昵恃寵以張威

臺閣不得預政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脫正德之餘

習而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 懇切

具 奏誠事勢窮促有萬不得已者也



皇上嗣登 大寶屢下寬恤之 詔躬行節儉以先  
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  
用 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  
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  
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  
日乏懷儉德以永圖節賞資以省財用停買辦  
以寬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于 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  
軍國重大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  
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殫越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九日奉

皇明嘉隆疏抄卷八 五十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  
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兩來卿等傳示下  
必再來奏擾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懇乞 俯恤非常災變停工罷織造以固  
邦本以全 聖德事臣等竊謂眾非元后罔戴  
后非眾罔與守邦君臣上下相為一體故民安  
則國本固而君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  
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審已裕民日慎一日深  
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  
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席書等給事中曾綸等  
御史梁世標等各處巡撫都御史李克時何天  
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姜鄭光琬黎  
貫俞集林鉞范永鑾等知府馬曾田賦曹蘭龍  
誥于貴胡潛等衛所指揮等官張勝軍餘許聰  
等各奏告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  
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亢旱逾時繼以霖雨  
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闔室病死  
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淦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  
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控草剝樹以食或賣鷲  
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  
甚至無人承買委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河而死  
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百里無煙  
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求食無路一時自  
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夔

皇明嘉隆疏抄卷八 五十四



奏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  
號哭不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  
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夜號呼雖

九重深閤靜亦可徹中宮責戚誰不見聞至於白晝  
通都盜賊公行洪澤滁陽之間嘯聚已至數千  
水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  
可知救濟之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  
頃年各處豐儉或雖不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  
災無一年不災之虞離析殍亡百餘年未有如  
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祇畏 天戒動恤民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

嘉隆疏抄卷八

五十五

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之粟不急征徭  
一切停止再責撫巡等官用心賑濟務使小民  
沾實惠 綸音懇惻聞者感泣雖堯舜之心不  
過是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者則為  
皇親陳萬言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勳等之蘇杭織造  
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且土木繕營不急之  
務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言新第尤  
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部執奏科  
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  
焚火呵凍汲汲完羨甚至一木用銀七八十兩

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糧  
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  
日多官議賑 內帑太倉至無可發之銀多方  
湊借僅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此若移  
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損  
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况邸報相傳  
地方災變萬言亦有人心者乃欵怨欲速恬不  
不辭避又豈萬言之福哉昔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喜謂侍臣言曰朕夙  
夜兢惕勿違底寧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  
已而後為之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

嘉隆疏抄卷八

五十六

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倍于今 宮殿興作且不敢侈  
陛下為戚里興作槩不量時宜而為之可乎臣等以  
為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寧刷卷不急之差近  
以災傷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之差尤不急之  
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內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  
宣歎驚歎率謂先年織造中官害地方蓋自  
京畿直抵蘇杭水陸舟車往來騷擾民間雞犬  
索然皆空參隨人等嗜利為害不可勝言  
臣等書裁革中官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交通左右



倖嬖之人竄惑蒙蔽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請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補緝故衣喜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夫

孫法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守率行崇尚恭儉乃棄信差官再開弊端下擾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

可不已者也况先王以一民之饑則猶已饑之一民之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于天下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乃忍忽天變棄人言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字內困窮盜賊駢發未免上屋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威哂而忘天下之大計乎邇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乃以具擾執拘拒之且數奏而竟未從夫內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之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既不參預至其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

治之道乎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絕怨糾謬仍諭之曰卿等奇 國家舊臣凡政事缺

失或群臣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 朝無失政民不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匡輔之益

陛下以具擾執拘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即今奸小並興於內而政治日非災變疊見於外而生民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顧有出於正德之所未有者此又

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蕩析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

豐稔之年再行從長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論今內閣不必撰寫 勅書即 賜停止仍查黃緣

蠹惑近倖之人并投幹參隨人等通行等送法司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止

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公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再不必議差內臣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 天恤民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循舊制 面與內閣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州

科道凡覆奏執奏建言等項 留神睿覽必使



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群小不得抵間  
以紊 朝政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  
致災變可消邦本可固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靖疏抄卷八

五十九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為慎予奪以全大體事臣惟予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予則是以勸天下之善奪

所當奪則是以懲天下之惡予不當予奪不當

奪則為予奪失宜予所當奪奪所當予則為予

奪顛倒非惟沮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不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

之吏部為慎時令宣治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誣劾及言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為民

充軍尚書等官楊旦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

由上請無非順

嘉靖疏抄卷八

李

陛下前 旨該部看了來說之仁心也戶部為導例

報中正課接濟邊儲滅削引鹽污陷民商資本

乞 恩請給原鹽以蘇商困事將投托勢要報

中引益虛出通關擾害鹽法奸商李勤等下法

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參呈上 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旨仍照舊例查革再來奏擾重治不饒之義

斷也

陛下正宜克仁義之初心完予奪之大體則何善之

不勸何惡之不懲或本於吏部之議則曰罷於

戶部則曰李勤等急送問夫揚言天下之所

謂賢也李勤等天下之所謂惡也賢者棄而置



之奸人遂而宥之不將近于予其所當奪奪其所當予哉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多見謫斥或多不能盡其用而奸偽小人往往得志如楊旦以下諸臣及李勤似亦無足深惜所深惜者 朝廷予奪之大體耳况是舉也使楊旦等益增其名李勤等厚罔其利而朝廷獨受予奪之失然則臣之此言豈區區為楊旦輩及李勤等謀哉伏望 陛下移眷李勤等之心加諸楊旦諸臣移棄楊旦輩之心加諸李勤諸人仍 勅吏戶二部將楊旦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將李勤等查革引盜送法司問罪則予奪得宜喜怒中節 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惡知所勸戒矣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臣李春芳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停止 欽取銀兩以裕

國計事昨者恭覲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

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乞欲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看得

祖宗朝 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倉庫俱有贏餘

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邊費日增

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

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贖贖事例

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

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欠銀一百五十餘萬

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 國用之費日出

無絀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

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

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

歲不知何以處之况今邊方軍餉在在告乏聞

都民役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或

蝗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脩省之

秋也及今不圖末流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于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也對

大庭亦此心也待近臣亦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

觀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于聲

色不惑於近習推誠任賢虚心納諫慰留林俊

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

議辯明郭九臯之冤獄免除李學曾之罰俸時

親

內閣日御

嘉慶隆慶抄卷八

二一三

經筵如此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克舜之君可並矣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

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眾非聰

明聖哲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

而止之亟也昔仲虺稱成湯曰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

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

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人之戒則益絕去

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為臣民之主至今

稱之若夫昏庸之主侈心一生遂不可遏忠臣

進戒拒而不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

金嘉慶隆慶抄卷八

一六四

保社稷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

勅下戶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莫不

仰頌聖德謂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

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求價值市

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蒙溫詞容

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庫內缺珍珠著

戶部買辦來你們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

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聖德也然忠臣

愛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汲汲不已於言者

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一復不聽臣當



將順君德亦何俟于言哉然切謂臺諫未有  
論議之先

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

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

旨罷免而反曰姑免寃臣恐

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群小得以

乘間投欲四方因之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

因

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銀數千

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

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北方多事之秋正

國家之用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

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

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民人之賤而珠石之貴

也災異存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彰彰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自脩省以答

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倣畏復有採買之

命欲其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

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未足則罷之後或有以

玩好之物陳惑

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

不脩誤之於昔猶能罷之於今也

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

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八

六



戶科都給事中臣魏時亮等謹

題為府庫空虛百姓窮困乞崇節儉停買取以隆聖德以圖治安事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隆慶元年十

二月內該 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查見在庫

銀兩若干數幾羊用該部以銀數僅穀三箇月

餘上 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

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蒙

皇上軫念親洒 宸翰特賜 聖旨這銀兩軍糧如

何缺乏至此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

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措處以濟

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具 宗社無疆之休四海

億兆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海

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穀三箇月者尚以大倉

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

之外求一月之餘有不可得故昨者賞邊借支

皇上內庫銀兩又青差御史三四員遍括天下之財

以補隆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發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

天下之缺乏為尤甚者也乃若天下百姓則

饑而號哭者遍野流離而展轉者盈路加以今

歲各處荒旱白關浙北自淮屬西白川

苦怨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

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

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請 內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窮民莫可為救又若此皆我

皇上所當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

皇上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十二日

司禮監傳宣戶部恭捧 聖諭買麥貓睛礮寶

石來欽此臣等伏見傳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

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召諭之也今 諭之者為買

貓睛寶石等物大小臣民莫不驚愕臣等切聞

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

之日而貓睛寶石云者飢之不可食寒之不可

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况此異物乃宮中庫藏之所必有者

原自是用奚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為中人之產不肯妄費如貓睛一顆不

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用之物諒節用愛民

之心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買之竇深損

皇上節用愛民之德稍知忠愛者孰不為此懼焉夫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代侈奢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却陳氏

鏤金之床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

悉令以銅為之曰朕富有四海豈吝如此然儉

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沃亂之源未有不

由小以致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神孫

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之初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一自末年小人欺

誑開召買貓睛寶石之門以及土木齋醮之費

遂使 祖宗累世之積費用盡竭而天下之民

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除未載之弊政四方之

內權若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

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節儉 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猶未盡

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而臣工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

之 先帝承 祖宗富積之後不節儉猶可支

持 皇上繼 先帝既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

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事為

皇上言者乞 皇上憫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罪之

必深絕之仍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上十分減省未嘗妄費之旨出自親洒

宸翰惟時 聖諭一問吏部朝覲官一問戶部錢糧

銀兩又獨於戶部覆旨特洒

宸翰賜下臣等因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真是

以動天地配 祖宗克承 先帝之令德也今

猶睛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謂用度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

妄費哉 聖謨洋洋言在人耳今天下之民方

切傳誦要必求保 聖謨於恤民乃所以示仁

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制用乃所以示義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修際之開甚非

國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

堪此者寧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分減省之

旨恩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賜收田

成命將猫睛硃石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一意專尚

節儉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

隆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

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

而弗替矣臣等無任頌越之懇祈之至



隆慶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慶改抄卷八

七十一

陝西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穎等謹  
題為懇乞

天恩罷征邊關商稅通貨財以防邊事臣竊惟

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患至為深遠苟可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民生不貽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矣豈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

夫 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

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非不慮及經費而嚴

防之也亦非無所為而漫不為之所也其體國

之深慮慮患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

嘉慶改抄卷八

七十一

所能窺測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

慮蓋不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商貨

有征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也關譏不征所以

禦暴誠不忍病民也哉

太祖 太宗奄有寰宇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

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

則有河泊所之設鹽鈔有場冶之設至于竹木

有工部有抽分廠之設舟舡有戶部鈔關之設

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

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洪惟

陛下續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



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

罔利者詔書一切裁革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一 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首折慶其

老羸者咸愿須臾無死庶幾見德化之成也今

太監李成不能仰承 德意圖惟治理顧乃陽

假脩築邊關之奸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欲

於山海關抽分商客往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

墩臺脩築之費上以熒惑 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下非之而

無可舉事若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

嘉隆疏抄卷八

七十三

該部之所奏論者誤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禁制其弊不許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實又懼夫病民真公天下

之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

誠使李成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益於國不

病于民臣有以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

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

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力之利以為生耳且

所經過稅務部嚴驗稅抽分輸于官者屢矣今

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

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少稀民用

不貨未免仰給客商今也又使客商告病則財

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

其不可者二也又况 祖宗設立邊關止以譏

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保墩臺少有坍塌摘撥

軍夫隨時脩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貨費用則兵

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

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歛怨生禍之端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

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今

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

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之曰鳥窮則啄禽窮則

嘉隆疏抄卷八

七十四

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

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夫豈不為

國家盛世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臣願 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莫識忌諱伏

乞 陛下垂念邊關干係匪輕毋視小利致昧

經國之圖亟收成命勿徇偏私之請則

社稷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等不勝欣慶願望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賀一桂謹

題為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隆化理事臣巡視西城近奉

勅諭選民間女子臣獲執事聞

命之初竊嘗欲盡其愚冀幸停止繼思

皇上登極例應選進一次是以不敢竟

贊然一念拳拳無已之心終有不得自釋者蓋色荒

之戒古人所謹其漸誠不可長也茲欽遵

聖諭已選三百名進則足以供使令矣臣愚以為

新者既入舊者宜出何則陰類盛積必干陽性

女謁幽閨官闈其鬱怨怨曠之氣誠足以上戾

書庫匯抄卷八

至和結成災青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天下之心

為心故撫子女則知人皆有父母之思御妃嬪

則知人皆有室家之願

陛下發政施仁將草木群生均得以自遂者忍使深

宮中多怨乎况新進者舊皆有成例也汰去冗

積亦節財省費之道臣願

陛下宣別幽滯以基休禎臣又聞天子以天下為公

財無私入費無私出今戶部所入莫非

陛下之財戶部所出莫非

陛下之用

陛下所宜加意者惟有節愛之方焉耳伏觀戶部接

出聖旨取銀三十萬兩來臣愚忽聞驚異以

陛下惟正之供皆有常度邇者該部會其所入計其

所出一歲尚少五百餘萬兩民窮力屈百計欵

求終無所措體國者方用深憂今一取忽至三

十萬兩不知此銀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其取之

也將以為私藏乎亦為公費乎皆臣愚所未解

也夫財者民之命民者

陛下之命也萬姓嗷嗷待命

陛下宜有以愛惜而保全之况糜費之源一開則橫

流之害無已恐紛紛自此多事矣臣願

書庫匯抄卷八

陛下詳覽得失之故深為社稷蒼生計將前項銀

兩俯賜停取留為軍國不獲已之需庶不至腹

削窮民以殘傷其命而所以培養元氣興化致

理者在是矣臣本菲劣誤蒙拔擢諫諍之官雖

損身殞首無能報塞竊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成湯所以稱聖臣犬馬微忱因事效忠所拳拳

致望于陛下者惟此為至伏乞留神加察焉天下幸甚

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都給事中臣黃

題為信 詔令慎抽分以

天下之大命也自古英

臣切以為天地自然之

以藏富於民而已况可

之耶臣等伏見御用監

勅南京守備轉行南京御用

官一員公同前去直隸

肩抽分竹木局委官處

數內揀選印記陸續關

差人搬運本監委官宜

續該工部報奏前事奉

板枋准抽分陸續解京

來驚愕失措悉心詢訪

國家之定典而罔弗戾

合求所以將順 繪音

上言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即下 明詔

節該荆州杭州蕪湖三

來兩京各監局相沿具

杉楠等木數多又有內

年有餘致將造紅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

利揭借缺舡運糧候國計原差大監李文等

詔書到日即便取回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除欽

導外當此時 明詔一布天下軍民如出更生

以為堯舜垂拱人人踴躍思見太平夫何甫及

四年該監遂有此請

陛下遂有此旨况蕪湖抽分竹木查自正德十年

武宗皇帝額外添取以供泛濫之用今

陛下愛人節用出于天心何用此為始以裝載起運

一事言之所費以為不貲其民已見不堪以故

南京兵部等尚書李克嗣等以為不可南京工

部尚書崔文奎等亦以為不可南京吏科給事

彭汝寔以為不可况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題

稱火燒漂流等舡二千二百餘隻議欲查催蕪

湖抽分未解木價買料打造尚未至于差中官

抽分也今又遣中官矣推斯舉也破裂

祖宗之成憲蹈習 先朝之弊政絕商賈通貨之脉

傷江淮轉輸之力奪運餉以困漕河疲武士以

妨戢守騰謫沸怨抑鬱人心誠足以上干

天和下招民亂

陛下何樂而必為此也以為供用之器不可以或缺

等威之辨不可終乏也臣又以為



祖宗以來未嘗專遣中官抽取而用度甚充等威亦辦姑以近事言之

陛下詔罷抽分亦已四年其四年之間服用器仗未嘗每每告之何急如此抽分為也抑何急於遣中官為也伏望

陛下念民財之當惜民力之當紓

俯從工部所請 收回中官抽分之命其蕪湖三處木植仍照舊收支脫或缺用內而該監外而該部自有定制必能充裕供應仍望

聖明於凡非時之役不急之務一切罷舉上以彌天變下以求民順天下幸甚

嘉靖四年初九日奉

嘉靖四年初九日奉

嘉靖四年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陸續抽解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已謹

題為帑藏空虛疆場多故懇乞

聖明軫念軍餉十分匱乏傳買金寶等物以昭儉德以裕 國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本官送到內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石等項事內開猶睛祖母綠珊瑚馬瑙等項各數目不同欲令戶部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等切惟財用

國家之首務節儉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意節省以永保萬世無疆之治我

嘉靖四年初九日奉

嘉靖四年初九日奉

皇上節儉 天成同符往聖臨御未幾即詔令傳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觀其先年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們還宜悉心處措以濟

國用大哉 皇言真 杜稷蒼生之幸也矧今二

年以來災沴頻仍稅糧不繼寇盜蜂起所在皆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自右衛以達陽和天城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絕雖目下未敢長馳而禍機實難遙度此從來未有之事遠近無不駭驚臣等昨查得大倉老庫並外庫實在銀錢三百餘萬兩糧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



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難支持萬一烽高  
馬肥黠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蕩犒賞  
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警惕之時與臣子扼腕獻籌之日該監乃  
欲輕動太倉銀兩買辦金寶等項以供一時之  
玩好如

陛下令德及先年 詔旨何哉臣等訪得猶睛祖母  
緣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珍珠每顆約用銀二  
三十兩夫

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為美有之於  
陛下何加無之於

陛下何損臣等不為財用惜獨不為

陛下美德惜不為九邊慮獨不為雲中之燃眉慮乎  
縱或上供之物不能免

陛下亦須俯念民艱查照

祖宗 列聖鴻規 先帝二十年以前之事酌議多  
寡量行買辦以崇儉朴以實

帑藏以備邊境不時之需臣等職掌所關義不容  
默故特披瀝肝膽昧死一言之伏願

皇上宣召輔臣查問太倉銀數大同虜情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閭閻枵腹之可懼少  
賜裁察更降 明旨將該監前項奏買等物逐一斷

自 聖心擬定數目應停止者即令停止應減  
去者即令減去候邊報稍息從容查照施行後  
不為例如此則

皇上之儉德益光中外之懽聲愈茂府庫充足而不  
匱邊塞有警而無虞億兆手太平之基端在此  
矣 宗社幸甚

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



戶科等科給事中臣魏時亮等謹題為懇乞

聖明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事本年九月內我

皇上諭買猫睛等寶石未幾荷蒙 賜罷中外大小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匱乏真 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聖主節財之義罷珍玩勤聽納炳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 聖德傳播如是臣等犬馬愚衷曷克揄揚于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七日司禮監乃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精

綠多買於三日要隨該戶部具 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足臣等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保守天位在人民而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王珍玩不事異物不貴

汲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所以致治一時施聲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

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用是寶於是却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

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

儉戒是以 聖子 神孫祚貽萬世無非太祖之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

王近法 祖宗天下百姓何幸焉 社稷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各樣物料所費

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

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忍欺侮矧昨者猫睛罷買薄海內外已傳令名一旦改之殊

駭觀聽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石于殿前謬

令名于天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然玄宗之令名竟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

未必不是沽名一念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儉德不終令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猫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有買辦之 諭遐邇臣民寧不為

皇上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况買珠寶等物寧忍於不諫

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堯舜之臣自待也况近日災變異常人



情恫俱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殞地震山崩兩  
豆兩虫諸怪即近月山西以一男子變為婦人  
前代所未聞史冊所有不載陽變為陰朕兆匪  
細

皇上一接于目寧不做于心乎長至之後京師陰霧  
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歛藏更值寒雪  
乃或霧連晝夜舉自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  
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  
風不正虜患已深 宗室眾貧不可以為生兩  
廣危朝不能以保暮言及根本最可痛思

聖主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脩其勛  
之日要必喜怒刑罰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  
之機輒勤 睿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庶四  
海更生遠者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屏翰  
寧而元氣固庶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當  
急而速者乎今惟珍寶之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我

皇上節儉 聖德性本 天成茲者懇乞俯念民窮

益光 聖儉將異物罷買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懽呼愈甚即一事一念之間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  
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臣無任殞越涕泣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內府缺珍寶著戶部買步進用你們如何等語  
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



巡視光祿寺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為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事近該光祿寺  
錢糧見有所謂鷹犬食肉虫蟻食粟每歲豬肉  
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菜豆菽林共五千二百餘  
石臣竊疑之

陛下即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異之  
好為耳目之伎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  
以為小事不足惜哉夫聖如周武王受一醵之  
貢似不為過其臣召公奭即作誥致戒謂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于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况今災傷連年民窮財盡前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頃牲口雜糧多係小民典田產賣子女方能辦  
納固不可使糜之于禽獸之口又况近因祈寒  
京城內外乞食貧民死于凍餒者道踞枕藉而  
莫之能救何忍使無用之禽獸反得饜飽於百  
姓之膏脂也孟軻氏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遠者臣未暇論昔我

太祖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恭養  
民間飼之以犬參軍宗師顏言其無益  
太祖即忻然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以  
官此誠萬世之良法也伏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  
虫蟻之畜停免肉豆菽林之供為天下惜財不  
為玩物而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以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

圖治以安民生這鷹犬虫蟻一無所益每年畜

養仍耗費猪肉菜豆菽林多至萬千有餘着該

管官員便查數目來着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廉謹

題為地方艱災 大工繁重懇乞

天恩俯賜裁省以安民生以彰 聖德事恭惟

皇上道本生知 聖由天縱自 居潜邸而

仁孝之德敷聞九有及 登大寶而 寬恤之詔屢

被多方內則裁省光祿諸費外則停上織造諸

工凡今四海之內稍有生全之望孰非

陛下五年之間力侍節省之 賜也適以

上用之絨差官陝西織造一時人心竊謂

明詔方新何為復有此舉臣則以為 聖性克儉所

以復有此舉必是十分缺乏不得不然想所織

造亦不過百千餘匹取足一時之用而止也近

據司府報監官開數 各色袍服凡三萬二千

二百四十四套而撫按諸臣會計諸物料價七

十五萬餘金其他 進貢之盤費匠作之工賞

機張之脩整監官之供需備從之廩費尚不及

計要之雖百萬未已也一時急緊議將各正項

錢糧數萬那移應用待秋後派徵漸次措辦臣

日行邊陲雖未與議而一聞此報深為震駭夫

上用誠不可缺則織造似不可已而數至累萬不已

太繁織造既不可已則工料必不可無而費至

百萬不已太重然使民力可供則

上用惟急亦何足恤也但陝西一省僅有八府其五

府皆在窮荒套虜番夷歲行搶掠三府雖居腹

裏而山寇曠盜時常竊發民生憔悴貧多多以

牲芻市井蕭條居止多依窯洞錢糧逋負倉庫

空虛內供 四藩祿糧而 宗儀積欠者幾十

餘萬至於官師頻年缺俸又其次也外供四鎮

軍需而老家軍不得請給者凡二三年至於冬

衣布花屨歲末須又其次也重以去冬無雪今

春無雨入夏以來通省亢旱臣近經行如臨蘭

等處正係出辦絨線地方而一望赤地黃河以

西則又冰雹連天生計既窮民心轉棘至有一

家三人而駢首自縊者言之殊為痛心欲請賑

則帑藏皆空欲請蠲則供輸難措臣日夕思之

中心如焚唯恐外患內憂之相繼挺作也而况

當此繁重之 大工計其所費雖加派一年之

賦役尚未可辦也而謂艱疲災傷之民其能堪

之乎夫人情困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其心

豈不知嚴父母而畏天其情誠迫其心自不能

已也今陝西之民可謂困苦痛疾之極矣其引

領

陛下而呼 天呼 父母者亦孔亟矣自非

聖慈俯念民瘼將前項織造 大賜減省則臣知民



刀必將不支而大工亦將何時而可竟也且臣聞陝西羊絨與羅段迥異其織造必視天時非若羅段之可常織其收貯僅可一二歲非若羅段之可常收若使多織而久藏之或致蛀壞是又可惜也如蒙

天恩勅下工部會同該監將所開數目的量緊等行令監官織造其稍可緩者

俯賜裁省數目少則易完物料少則易辦而加派少則艱疾災傷之民亦尚易供而不至驚駭逃移且監官亦自易處而不至遲久留滯

陛下休養之恩同符父母而陝民生成之感永戴

天地者寧有窮乎民生又安聖德彰顯此又愚臣

一念憂民愛君所以不避斧鉞而拳拳言之者也臣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萬曆五年八月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南京禮部尚書臣霍韜謹

奏為陳愚悃少裨

聖治事臣伏覩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陳說來行欽此臣切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陳長治久安之策為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

不為國謀也臣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年又錄奏疏二帙仰塵聖覽矣切念臣之

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朝廷革盡積弊立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臣今再錄嘉靖第二劄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召各官詳議萬一少有裨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

獻上愚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

計開

錄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

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自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

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

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規風化矣知



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于此推問廣詢可乎如蒙 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需

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

供億幾何 藩府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

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

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

者乎沿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

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

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

猶夫昔也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弊冗

政紛多門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

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

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

要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糧

圍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

久愈冗糧食無措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幾何內臣

幾何儀賓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

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官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

則久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脩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軍器脩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

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

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

情真著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生不

有倍於昔者乎經奏有此數也敲椎冤死不

有加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

冤 國體攸繫蓋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

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

一人享之其百費饒也固宜再世再有五人

馬則為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

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



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

復圖二百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

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

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

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也

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官

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

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且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未流之

嘉隆御批卷九

二四

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

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承夫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

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

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由內臣外臣協心同憂

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

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

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

且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

以舒目前之急

國家得衍久大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愆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

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功之感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嘉靖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昔年朕已備覽多係浮文如何又來瀆奏

該衙門知道

嘉隆御批卷九

五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陳以勤謹

題為披竭愚忠條獻末議以少裨

聖治事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凡百執事  
咸願竭智盡忠鯁馬懼蹈于曠職之罪况乎  
公卿大臣祿位宗厚責任異于他人若但憑籍  
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  
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  
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上恭已圖治虚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于  
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

嘉隆疏抄卷九

已多講求而措于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  
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  
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血氣衰殘理當退身  
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垂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無愧歎謹書  
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  
多之言實于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  
乞

聖明加意垂覽 勅下該部早 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計開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主所以

厲世磨鈍恃有此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  
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  
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躋級必在再歲時乃  
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  
晷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  
夫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  
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  
崇峻乃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嘉隆疏抄卷九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  
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  
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  
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  
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于內外相應官員慎  
簡以充其餘乃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  
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  
所拔于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  
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  
第一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  
臣歷官所親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  
碩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起物議者蓋亦不  
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副



而姑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斬殊擢于前而復難其任使于後此其故何也蓋由于識拔之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為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

嘉慶御批卷九

二八

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難乎今欲曠然一矯其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論議其優游循默低回庸眾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純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

郎中都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任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膺之任卑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 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較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嘉慶御批卷九

二九

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做而行之而施于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任者各踰為一切因循觀遷執肯盡心于政教科條為數世利耶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吳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化以臣



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似循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一隅而不徧于天下在州縣則惟于舉貢而不及進士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于舉貢不久于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君不能驅之使安于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為善者無幾也其

嘉隆疏抄卷九

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于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且將懈弛而墮于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于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夫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推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

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博采輿論總校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聖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即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于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酬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

嘉隆疏抄卷九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群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美行之不過數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謂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按羅人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臣准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浸漁百姓聚斂為姦者居其首順帝特遣使察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于枉法受賊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

皇朝通志卷九

十一

失寢以成風不可禁治故先臣何塘謂受賊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賊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特務之要臣切見比來仕路雖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慾如饕餮剥民之財罄于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察多為所欺蒙不即擿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舒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劾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賊私

籍眾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利治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于為名也其始也以井市狙獍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迺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楊楊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目為雄傑矣今欲禁吏而止于罰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非其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

皇朝通志卷九

十一

敗露褫職又竟隨其策中至其甚者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復賈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為而洩 國之紀綱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參 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係入已賊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則追完放歸重則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



聖裁

自常俸外皆是股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  
往往捐妻賣子殞命蕪穢以應其求蓋切齒  
腐心欲嚙其肉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  
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  
踏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  
然畏刑憲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  
疲民得以湔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  
日月薰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前而  
樂于盡職追賊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  
敢為非臣之議所宜竝舉而實以相濟者伏乞

皇明嘉隆疏抄卷九

一四

一廣用人臣惟 國家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  
羅之法至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  
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  
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  
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  
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又嘗下詔  
求跡地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  
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荐舉意以天下人材  
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  
求而引用之如此其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  
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

禎幹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  
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有膽畧  
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鈴術數  
者有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  
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  
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畝畝屠沽商賈醫卜  
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  
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又抑心下氣觀  
籍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  
幸一旦有事環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群然  
彌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

皇明嘉隆疏抄卷九

一五

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則  
為夷狄效力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  
前所為豪傑往往皆是山之東西河之南北  
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  
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  
招納亡命殺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  
流且具自以仕進無階居常快快如鷹隼疑  
駭不能忘飛揚奔騫也夫當平治之世而其  
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告  
至弄兵萑苻此輩相率攘臂其間是謂之  
繁之則貽禍必非小小于此而彼為之計



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持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牙爪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謬濫憤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

輻輳而出于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取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遠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

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時臣心竊危之近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鷲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南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曹角藝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 京師但恐處治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益臣以為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餘勿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

勅下巡撫令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做成周因

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餘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一子一人九弟三人報其一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餘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戶籍呈送巡撫兵備官以備稽查練操之期定於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每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



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錄  
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役悉與蠲除仍免  
本身丁銀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毛  
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頭役  
于官既無所損而無丁者又得優免以蘇其  
困無別差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其  
用之為兵而萃于行陣不用之為農而散于  
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為  
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既已奉  
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  
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

嘉隆疏抄卷九

二十八

者大行賞罰以為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  
即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以防禦至于都城  
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  
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  
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為幾軍每軍以一大  
將領之通共計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  
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壯

國威固根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  
宗時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寇至則翔集赴  
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三丁取一教  
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

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  
擇當給以衣裳器械至操練時不能不懸賞  
以勸今須豫為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  
畿內勲戚地甚多俱有租銀其真保一鎮各  
山口撤兵後即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  
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無用其他尚  
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  
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  
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嘉隆疏抄卷九

二十九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于此宣德成化間嘗命  
各布政司增添叅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添  
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  
穀賑濟著令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安四海  
之道甚備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  
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求利太急民心搖惑游  
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出重以  
急政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四顧莫救弱  
者轉瘠溝壑積悍之眾奮臂起而為盜蓋跡  
勸課不行停積無策以至於此所關係非細  
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



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此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墜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所潴積及屆農期則遽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舒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鑄而逋畝者鮮矣夫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未有

嘉隆疏抄卷九

三

農事舉而人不充衍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緩之入而為已應得往往取充私囊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度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于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畧做

隋唐遺制皆立設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金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與各倉之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與每倉擇一有才力人戶充義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查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為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斂散送戶部照對仍乞 勅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

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一

見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稟使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此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有不周反致擾害于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隆慶四年六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治理具見忠猷該部看議了來說



大學士臣張居正謹

題為披瀝愚忠直陳時政切要以仰裨

聖治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

身建極以為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

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

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

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

立矣但近來風氣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

之漸有亟重難反之機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

嘉隆疏抄卷九

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夙

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

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

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

有賴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

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

主德而齊一眾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

謀在於眾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

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

而朝由暮駁或前發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

亦指是非清議皆廢用舍決於愛憎攻多紛

更事無統紀一每見督撫等官到地方即

陳一疏或漫口數事或更置數官文簿競工

覽者每為所惑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

事其實蒞任一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

嘉隆疏抄卷九

賢否豈能洞悉不過採聽於眾口耳讀其詞

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

或拜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近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一行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

時眾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

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行若果有實效否

耶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

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能兵

士詳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

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

害人所有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



酌長短之所宜委任青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政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

三原陸疏抄卷九

二五

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奏章務求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脩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綱紀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

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狗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於微賤而強梗稜峻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禮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

三原陸疏抄卷九

二五

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夫狗情之與拂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狗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狗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  
權綱而貞官守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  
曲徇手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  
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  
所枉雖疎賤必伸仍乞勅都察院查照嘉  
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公持道  
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  
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  
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  
來說必是緊關事節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  
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  
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  
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與泛常  
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下之號  
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  
化之機泄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  
來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槩從

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  
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  
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澄之人半  
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  
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  
非何由而當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  
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  
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  
得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  
勘 奏聞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  
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  
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  
以違 制之罪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  
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  
命而已欲得用舍賞罰之實在於綜覈名實  
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  
才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  
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  
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



擇之不精... 上之受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并駕而俱疲墮筮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畧言其弊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駕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值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個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膏逢迎者以巧慧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及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大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敷陳連篇累牒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既失職事何由舉凡此所謂名不實實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

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用名器愛惜賞爵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頻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與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規凡京官三六年考滿母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頃明白開具稱職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斥者乞將

誥勅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准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襍之於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等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

陞授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再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



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  
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才亦  
不患其缺乏天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制欲攘外者必先內安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維極治之時  
不能無夷狄此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  
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以無虞惟  
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  
乘之而起蓋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

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甦生  
獨昨歲以元年蠲租一半國用不足又邊  
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御史分道督  
賦及都御史清理屯田鹽法皆一切權宜以  
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  
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  
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  
催解以致各省虛糜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  
死而不能賑兩虛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  
是國用未充而氣已耗矣臣切以為

生財在官在民以此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  
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  
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  
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  
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歲足  
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  
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  
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  
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為  
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

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乞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  
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  
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  
次擢用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  
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汙  
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賊私嚴行  
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  
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



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會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查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田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嘉慶御批卷九

三三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

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謂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通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心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

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効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聞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特權則忠勇之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息偷安則雖有兵

嘉慶御批卷九

三三

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時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揀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時簡精銳伺其虛實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著實舉行俟欵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

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久習驕

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

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

武事而戒不虞今 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

常以為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飭軍政

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勇士之

弱強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

即以汰易不惟使 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

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

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

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隆慶二年九月初二日奉

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

慮懇該部院看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臣殷士

儉謹

題為懇乞

聖明急圖政要以保治安事頃緣災異疊見時務多

艱該言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

一疏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等

九卿義不容默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

財始于君子先慎乎德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

足間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萬化之原

幹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詳科臣

原疏所惓惓懇望者在乞

皇上宣詔大臣咨訪商確俾各以職條對務求實濟

而該部覆奏亦請 仰法 列聖俯采群言將

宣詔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以消天

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不此之圖雖條奏叢

委封章山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

也考覈論薦冊籍俱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

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知之外乎若吏

部雖知不敢舉必有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悉

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筭



啟露源委又懷隱憂即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若戶部雖知而難于議難于章必事有掣肘窒碍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材而任之惟

宣召吏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實心用事與論稱賢

無問卑遠廢棄竝許破格論薦某宜于南某宜

于北某過今可原宥某例稍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確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

之下自熱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乏材之可慮

嘉隆疏抄卷九 三六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沿襲宿弊浮沉當覈

無問 官府織鉅竝許備陳直指某額可減某

費可罷某宜年月當清查某宜即時釐之一一

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臣 面相商確毅然獨斷則懲艾振刷

之餘自然源潔流清可期饒裕何匱乏之為慮

我昔宋人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其

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官者充外使多妄奏

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

使史傳記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

達其誠悃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二臣嘗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嗚呼竝從

報深是吏部所薦且未蒙 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

和香稅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

仰贊我

皇上愛民膏之至意非有他也言出懇獲 譴可是

戶部所陳且未蒙 嘉納矣則諸司臣庶即人

各一疏所薦所陳又孰能適當 而至心仰回

天聽者乎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古言敢諫中

得之故用人者與其下收斂類之士不若優骨

鯁之臣如前吏部所薦二臣蓋嘗經履邊方乃

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必能忘身殉國

始終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決可恃賴

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輦益開倖進之

端乎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浮必求浮

之自然而杜之故節用者與其加察于法不若法

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雖浮冗不在此

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

弊源漏卮可實也及今日圖之樽節

實効不愈於毛舉瑣穢為移甲就乙之

嘉隆疏抄卷九 三七



斯民之困乎臣質劣寡事體茫昧誠不敢當  
臆度妄有塵 竊觀言官部臣建議拳拳意  
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故迂愚之見  
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  
臣所言當理 俯垂聽納  
廣仁恩以容翹直 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脩  
繁文可省所以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  
保萬世治安端在此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隨越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一

禮科給事中臣顧存仁謹

題為陳愚悃以廣

天恩以昭 聖化以保 天休事臣聞宋臣張子厚  
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  
家相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至聞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  
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  
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  
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  
怒君道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不垂祥以示喜  
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  
嘗不以天之心為心天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  
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之機父  
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故  
帝王之治始於羲農成於黃帝至堯舜則通變  
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  
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  
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又而海不揚波當時之  
贊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足  
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

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一



人文之未洽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  
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  
未嘗不寐歛神功休養生息以凝天下之志此  
其治所以稱盛說者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  
間者有自也自成周之後歷千餘年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之制而一準於成周  
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  
我

皇上中興十有七歲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  
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  
然大備而寶露靈鷲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 配享稱 祖稱宗而景雲晝見亦不旋踵  
及至昨朔 冊上

皇天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垂歆天日精明當其時

宇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  
周之際真元會合之道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聖朝之禮樂可謂曠古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在備員該科濫  
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迺

天休頌 聖德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以負  
陛下抑且以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上陳伏  
乞 勅下廷臣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  
下得睹虞周之盛而萬世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一時也  
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又惟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聰  
計開  
一曰廣曠蕩之恩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而况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古未有之  
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  
見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  
詔暫罷上廣 天恩又該御史胡守中奏決罪囚而  
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目今 詔示中外使不溥承天意以廣

天恩察破常調以垂 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其何以昭示華夷而超越

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皇天之所以子愛者不止於

京師我

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今天下罪囚

暫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畿輔之外業已處決而不及 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

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

嘉隆疏抄卷九

四三

昨因 廷臣建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

者止於馬祿楊慎呂涇馮恩等數人爾即今

顛沛歲久創艾日深而劉濟豐順聞知病死

其他摧沒風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

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

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滿堂燕笑而

向隅獨泣臣决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矣萬一不蒙 恩宥而齋

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至仁之累哉

伏乞 勅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

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曲賜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盛世之民同歌太平之

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

薦舉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

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

者亦乞 賜優容豈惟臣民之幸哉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也

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俗吏矯

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

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今我

嘉隆疏抄卷九

四三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蓋世可謂咸備

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

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

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日也夫

何邇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

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

書期會之間不詳主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

於毛錐聲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興一利也名曰愛

人後之欲自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未及而民不勝其擾矣况未  
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節用後之欲自附  
於節用者欲復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度固  
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生矣况未必節  
乎此自昔之常態豈有甚於今日者使為當  
道者更復惟其名不惟其實形之薦剋考課  
之最者俱若人馬則後之為政者安得不效  
尤之而日復一日人甚一人耶信如是則政  
體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  
不得不銜奇以華眾屈指以待遷蓄患積弊  
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民以助

嘉慶詔書卷九

四四

陛下宣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

國柄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  
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頌之 詔諭詳悉  
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覲官員欵開利病  
吏部擇題者皆簡要而切當但當官之到任  
不齊而郵報之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  
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不視為故紙束  
之高閣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眇為不足觀  
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

皆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不由於此伏乞  
勅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脩職業不必好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

部即將近日條陳利病及查近來

欽奉事宜凡有益於郡縣者悉梓成帙遇初選官員

如降頒知事例人授一冊或行司府遇新官

到任之日授一冊以便省覽未必不為筮仕

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

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三曰重撫按之責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薦劾是撫按者

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所

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

其人耶如往年

皇上勅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先盡

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

急缺風憲官員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你每

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

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臣惟撫按之薦

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巡行之懲勸皆請矣

而尤貴不絕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



人而天下懼者用是道也以薦劾言之如近年之指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言之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輪者固不足道至若以羨餘為課最而委之查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強為能更而託之訪察者惟願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者也他若唯諾擎拳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安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

嘉隆疏抄卷九

四

御史顧璘兵科都給事中宋隆禧已言之矣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才不甚相遠而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旦夕臨之於民上當道者據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長吏送故迎新所易更新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黃霸之言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守職業共持大體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

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交固其心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乘矣

四曰精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材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鯨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皋陶為士執法而克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考察京官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而精考校臣恐以二卵棄干城以能言信宰我不肖者漏網而為善者懼禍矣臣聞

嘉隆疏抄卷九

四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脩飭而考黜數少至成化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京官而至今稱冤者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怨恩失之太濫而過刻也適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屈於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汰濫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黜者與其憐舉之於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於未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况



皇上御極年久 德化之浹洽諸臣比前特深而諸

臣之漸染涵濡視向亦異此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於乘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於

家人父子之日者即今 大禮告成

皇上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

奔走後先周旋 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典以優其身家以矜

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勅下部院明年考察

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正開誠

六 嘉慶原抄卷九 四八  
布公比年前事例特加精恕以仰體

陛下之意以上各

皇天之心

陛下之於自陳待罪者亦乞 賜優容待天下以

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

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

之言盡之矣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告顏淵

而又終之曰放鄭聲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

易惑而可畏也乃今 明堂告成雖因豐坊

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璋何人也

而議禮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禁止有 旨矣葉凝秀何人也而乞度其

他蟬噪哇鳴紛紛不已投書獻頌源源不絕

適此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不預

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贖

聖聰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以搖 國是者不特

於葉凝秀矣伏乞 諭中外以昭示人臣

使知吾 聖教大明如日中天或有前項之

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衙門務要參駁

究治及照考察京官目今在即邇來遊食之

七 嘉慶原抄卷九 四九  
徒多有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

京師希圖教唆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

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暮夜粘貼糾習成風

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近

該禮部參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名色人員潛住京師以建言

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唆挾騙人的者

緝事衙門訪拿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意先已得之矣伏乞 通行巡城御史緝事

衙門預令用心緝拿重則問罪口外輕則滿

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勤惰務使公議



止出於臺諫而無容象於蠶蛙

國是常持於廟堂而不搖惑於萋菲則政教一

而風俗美人心定而士習端國家之元氣

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奉

聖旨這本內云釋氏之徒却稱葉凝秀本是道士如

何謂之釋徒僧道同皆謂之異端但

皇祖於道士用於

郊廟付以春秋告報

大醮凡為民也又敢藝

大儀之典援救早惡之囚顧存仁這廝實邪佞之尤

嘉隆疏抄卷九

二五

著錦衣衛拿來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發口外

為民不許起用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王宣謹

題為陳愚悃少俾治化事臣一介寒儒誤蒙

聖恩擢居言路自念平昔有忠

君之志有愛

君之誠無階以達今幸遭遇

聖明勵精圖治容受直詞乃臣自效之秋况官以諫

為職尚緘默不言負

陛下也謹條切於特政者四事伏惟

少賜睿覽

計開

一曰節寬嚴臣聞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嘉隆疏抄卷九

二五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

和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陛下通以禁網開闊人心懈怠一舉而激勵振作之

使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可謂得糾慢之宜矣

但嚴寒之後必有陽春糾而不已竊恐觀望

成風未免失之急迫而流於綜核操切者有

之伏乞

陛下稍舒前日之嚴濟以寬厚和平之治使天下之

人知前日之嚴者所以抹弊也今日之寬者

大聖人德合天地不以耳目隱發為明其道本如

是也則威惠並施罰柔兩盡而天下之理得



矣

二曰慎興革臣聞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羨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得宜則可善治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陛下始以法度漸弛弊政日滋一舉而整頓脩明之使利者以興病者以革可謂得化導之方矣但先王之政協于中道竊慮更之不慎則革者未必便民而利者適以啓患不如循常習舊之為愈也伏願

陛下周思審慮長慮却願必求理無愆違情無舛錯宜于一方面足以定于天下行于一時而足以垂於萬世則綱維不紊體統有條人心安足矣

三曰貸狂愚臣聞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虞舜所以稱為大智者非以能好問好察而隱惡揚善乎邇來言事之臣多以聞風失實自取疏外責固無所逃矣但唐臣陸贄有言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伏願

陛下不追既往許其將來言之當者採擇施行陛下固所不棄其或未當亦乞 曲賜包含弗加譴責則 聖德大於有容人心將以無怨善言

日聞幽隱畢達矣

四曰和臣工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至於事有可否是是非非於一堂之上惟善是從不必出於已有失必諍不暇顧其他及夫議定事成諧和如是以故庶績咸熙諸祥畢集漢臣匡衡曰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聞之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可不戒哉邇以化理更張依違往復在廷之臣或不能釋然於此今議既定矣事既成矣可以諧和如是矣伏乞

天語叮嚀戒飭期於同心同德效唐虞師師之風無詐無偽監衰周諭諭之弊則公道有托私意難通况群臣和于朝而後萬物和于野不如是而望災異之消禎祥之應有是理哉四者時政之急務治道之大方臣之所聞見如此陛下不以為迂闊幸甚

嘉靖七年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翰林院學士臣郭維藩謹

題為陳愚衷以恭復

聖諭事今月十二日伏蒙 御筭賜到 內閣

聖諭曰今日講官會日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又

諭維藩曰去急躁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規

御等以朕意諭問之令其將所指開陳以採當

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所以仰見

皇上愚夫亦間通言亦察與大舜其異世而同符者

臣承 命警惕周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

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躁急者博大之反更張

者博實之反臣觀近日人情喜彼而厭此誠有

皇明嘉隆疏抄卷九 一五五

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于 會典者可考也

今官及士庶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之

服以至祖僧之賤亦有然者此更張之見于衣

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畧於人事之實深

察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訾先賢號為

禮樂此更張之見於言語者也及其相接耳言

詭為鞠躬為禮交手相懽究其中心誠意畧無

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

若夫居官者以講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腐鈍以

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矯俗以

軟媚為適時譽彼毀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

更張之見于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

風俗者也如是則風俗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

也如是則政事靡矣是豈細事而聽其所至哉

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然我

太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

近侍衙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

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置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疏壅滯畧器

使也而邊方之貢不限年資止考居優等其法

皇明嘉隆疏抄卷九 一五五

則又踈也蓋以邊方之士學問文詞不及腹裏

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英妙之人

既於科目中取之而歲貢又復參取則年長者

者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

先王之制側者守門瞽者司樂無廢人也今年

長之貢其才縱無可取然所習經書未必盡至

廢忘使司教訓亦可以責效今如此則

祖宗曲成人材大小并用之意失矣若夫提學之官

以道德教化之效非可以近卜責今以考選歲

貢生員黜退五名不問歷任久近一槩降用似

亦誣矣夫士之類資生有遲敏識見有淺深功



力有生熟考校之際于曲下優劣前後懸異雖  
當事者亦不能自定况提學乎

朝廷以道德教化授提學而以考校之細故罪之  
是放飯派獸而問齒決之類也非所以重教化  
而求實效也近又邸報中觀各衙門條陳事件  
雖多為國之至計但立法過嚴求人過深者  
間亦有之伏惟聖心虛明神妙萬理深涵聽  
言用中若决江河恐采納之下普

賜施行則天下或有受其弊者臣愚有激於中犬  
馬之誠不能自已故於講章內及茲重塵  
天問豈敢隱諱以重不忠之罪哉輒敢披表

上陳伏望

聖心念 國家政教之重審 垂憲貽休之謀復庶

吉士之選寬考貢之例免提學之罰

明諭臣工戒異尚崇本實以脩職業仍乞於條陳之

言擇其籌慮弘深事可經久者行之如是則

國家有利生民蒙休其於時弊或可少祛矣

嘉靖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凌儒謹

題為敷陳愚見以裨

聖治事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遘可言之會

乃不能殫心畢智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

臣無知待罪言責父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

君父之前式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

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

者未聞改轍姦態屏除矣而賢哲之伏處者未

遂登崇此皆海內日昃眇焉延頸企踵以俟而

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臣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計開

一曰重貪墨之罰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

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

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

知縣等官苟此輩不貪即貪不甚則係釐司

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廖矣奈何此輩

提方寸之權任意伸縮朝夕營私執敲朴以

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

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歛甚至假借軍餉名



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推髓剥膚  
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  
賊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  
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  
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  
為哉臣謂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  
遠苞苴而明旨屢頒復諄諄乎私覬是禁  
迺日聽外官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  
民之倒懸何合無勅下部院通行撫按將  
屬內貪贖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尊甲科  
可惜不得待以朝覲解斥差完論劾即不  
時指實奏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  
參者不得槩擬閑住為民務須重擬以憑拿  
解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提問者該  
部仍酌量地方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  
見行提問久未報者通行切責為何姑息長  
姦如此則禁例之申飭盡嚴風聲之感  
別而懲一警百之餘庶貪贖者稍知改  
轍矣伏乞

聖裁

一曰革虛冒之六以求實用益

國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薇  
之戍最其善也奈何法久弊滋有虛名而無  
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期赴營積弊頗少者  
姑不論外獨江直隸臣自束髮以來未聞  
每年有一軍士上班有一批迴附卷者邇來  
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參提降罰殆盡卒  
不能使一人來京何也蓋中都留守司所轄  
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  
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  
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內又  
該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  
役送巡赴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東支西吾  
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  
役者又多在京積猾之徒專一用強包占而  
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  
同掊剋賣放者十且八九此其勢有所資既  
不能來而姦有所售且不必來其為弊非一  
日矣夫朝廷外則歲費銀十餘萬兩以給  
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毫  
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使  
存羊而不知採華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直隸操軍免其赴京止將原



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兵部以十分之三以為各營夫役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蓋所謂一舉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來者則嚴行清查一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既覈而名亦存財不歛而用自足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伏乞

聖裁

嘉慶原抄卷九

一六十一

一曰拔隱逸之才以振士氣蓋人主遠姦為其妨治籲俊將以維風固有竝行而不容偏廢者也我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來壽考作人凡布列在位者固濟濟多譽髦之士然其砥礪名節伏處山林者求之海內可謂盡無其人我舉臣所知則充應純粹與論父乎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行藝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上海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得其人者廉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以上其徽其人者履毅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棟其人者此

數臣者或懲創益深而行能可用或沉痾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身處祿畝之中非不忻忻然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錄用而使少者日以壯者日以老焉則沒世而風采不表見于後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考黜不肖人才亦幾於之矣於此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今日之所不容已者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謬妄將羅洪先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既不使臣冒不知而

嘉慶原抄卷九

一六十二

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不復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詳許地方撫按各拔其尤錄其名以聞毋以濫舉以樹私恩若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坐連所舉如此則江漢鮮垂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斯市恩賣直無故奏擾錦衣衛等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著為民



尚書司司丞臣鄭履淳謹

題為竭愚忠以陳政要事伏惟時方多故萬姓怨

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置煩終之及民之澤下

實窮愁踣躄畧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各失其

業兵災徭賦率主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春也

擊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

洪波蕩析則四鎮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

強狼憑依而彌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

師勞費劇而奸宄未殲搜斂日新耗露日甚請

給日倍於增剋帑度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散飛

輓多艱杼柚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

可息散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莩荒原朱殷邊

圉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凌夷卒伍驕怨內

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

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吉凶災害游

至緩急無備根本潛搖殆有陳涉阿骨打之徒

窺伺於世維李綱宗澤之十展布尤艱天心人

事種種可駭臣等慟哭流涕於

陛下前

皇上應卧新嘗膽於宵旰也饑寒迫身易為衣食

罄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

切虞廷困窮之懼則天所以驚動海內者適以

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

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陛下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

一當 聖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乎憂虞閱茲

天步艱難文值不容靜逸之時矣寧曾

召問一大臣 面質一講官 俯納一諫士以共

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亢睽孤危乾坤石隔

欲見君子阻于車鄰遇巷約牖寂無取舍忠言

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簪之

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 親絕疇咨之益

便殿邈晉接之期回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

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于因循賢愚

襲於玩愒功罪之名實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

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啓乎奄寺言涉

宮府輒肆阻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今也童牛羸

豕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逮其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風行勢脅釁積權移會使台

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愷悔于孤立威福倒懸

于冠裳茲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患起

于明光傍觀于內果何時也而慶堂燕雀蔽日



雲霾牽制游優深頽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  
决裂不可復救萬姓涵涵皆謂群小侮常明良  
疎間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可以永安者寧願  
委之由順裕盡而端拱淵默遂可濟蹇亨也  
乎

陛下不自以宗社之憂為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下之憂亦無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以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

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子而勿為嬖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量栽培傾覆之命為難謀下

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若險之情為可畏

宋書陸倕抄卷九

一

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

而和庶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

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

省納毅士僂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訐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

親授 緣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義理漸

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

踰此不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臯夔伊傅接踵

都門晁董公孫昌言盈耳終何補於國是之萬

一旦三年無及於畜艾機事一去不可為矣愚

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

清時迺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表

冒犯 天威觸怒權侍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垂鑒臣心無他更 勅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

議如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

俯賜施行蒼生幸甚臣不勝敬應之至謹具奏

聞

隆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鄭履淳這厮假借陳言妄議

朝廷好生懷奸生事著錦衣衛等在午門前打

百棍送刑部牢固監候

宋書陸倕抄卷九

一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劉紳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脩內治以消外患事竊惟自

古英君必先內治而後外治未有內不治而能

外治者亦未有不內治而能長治久安者近日

軍士作亂大同番達侵犯甘肅上馬厘

皇上西北之憂下馬啓宰執安攘之慮然功思告成

治必及內固無待於小臣之浮說但臣伏親近

降 聖旨這本內所言典禮還行曉諭天下臣

民事在 朝廷的自有處置關係各衙門行令

各官著開誠布公保民體國不許恣意怙勢有

負任使臣又伏觀前日 明詔爾內外諸司百

察務實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

盡其忠以見

陛下圖治求言之盛心也臣以菲才備位言責而於

國之利害寧忍緘默不言庸庸保祿以負任使乎

切以大同甘肅患固可憂而其內治未脩尤大

有可憂者焉

陛下試于深宮獨居之時靜思文武之臣平日疏附

先後所託者誰與臨事折衝禦侮所託者誰與

先事運籌決策直言敢諫託以消禍患于未萌

者又其誰與

陛下念及于此良可寒心臣所以寢食不寧日夜

心而所謂大可憂者此也然濟濟在廷綽有其人願

陛下委任何如耳誠使委任之專不間讒佞則忠臣

義士必有感激思奮共圖內外之治者方今

大孝以成外治將舉而於內治不可不汲汲以脩之

也此臣用是勉誠效公披膽瀝肝謹以脩內治

一十事條陳于左上竢 天聽伏乞

皇上法大禹好善之心體成湯從諫之美事在

朝廷者留神省覽事係各衙門者 勅下部院採

擇施行則內治可脩君臣同休國勢等

天日之尊治安同山河之固區區外患自爾潛消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

計開

一緝 聖學臣惟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臣前叨侍 經筵幸聞進講雖虞廷

都俞吁咈之氣象不過如此較之崇異端而

禁道學者霄壤不同臣願

陛下自今緝熙 聖學誠意正心好惡不偏喜怒惟

公 經筵日講有始有卒又必于退講清閑

之燕以所講經書慎思明辨何者為脩身齊

家之理何者為治國平天下之道體貼身心

措之躬行或有疑難 召選老成講官使之



分直講說以解疑難久則

聖心豁然義理貫通是非邪正昭然明白則德業自

成太平可致

一近正士臣惟正人在位則天道開明朝野肅清如堯舜親賢而天下治此其明效不可誣者

陛下登極之初優禮老臣召用名德天下舉欣欣然

而望太平羨莫加矣臣願

陛下廓天地之量忘形迹之嫌凡内外文武官員老

成練達公廉才智盡忠報國輸誠愛民者此

皆正人之類也自今視如手足置於腹心託

嘉隆疏抄卷九

二六八

以股肱之寄仗為牙爪之資又必勿貳勿疑

惟和惟一使之展布四體以立治功則凡為

之臣者誰不爭相濯磨開誠布公以圖消埃

之報乎如其不然自有 國法如此則内外

有人緩急可託天下之治自然興隆

一遠佞人臣惟邪人在位則元氣閉塞邦國殄

瘁如堯舜四罪而天下服此雖已往于今可

鑒

陛下登極之初斥逐佞人澄汰冗員天下慶幸至今

無已臣願

陛下平其權衡以驗所為凡内外官員心術回邪踪

跡詭秘攀援附和竊取美官變亂是非誣陷

忠良無事則攘臂橫行有事則緘口不言此

皆佞人之類也此等佞人能阿諛為容逢迎

為悅若少不加察則墮於計中其誤國敗事

誠不難矣自今必阻而抑之疎而遠之不使

變亂是非顛倒賢否紊壞政事覆敗邦家如

此則舉朝皆正人而天下之事自不傾頽矣

一畏天變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

告之近來星隕于上地震于下虫蝗為孽水

旱作沴非常災變紛紜奏牘之間然變不虛

生必有感召即今奸邪得志貽害善類辨言

嘉隆疏抄卷九

二六九

亂政叛軍逆命以致番達回賊深入搶殺則

其兆應已昭昭者甚可畏也

陛下登極以來宵衣旰食用賢圖治可謂脩省于上

矣但臣下不能效忠致有此變臣願

陛下自今 君臣同心恐懼脩省 君盡其道于上

臣盡其道于下一政之出與金石同其堅一

令之出與四時同其信不朝更而夕改不前

前是而後非潛消亂政之臣默奪奸邪之志

則叛逆不起邊塵可息人事既脩天變自消

矣

一恤民隱臣惟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不



可不養民隱其可不恤乎

陛下登極以來賑恤貧窮蠲免徵徭近又停差掣官可謂恤民幽隱矣但通者加以師旅饑饉閭閻窮悴生理蕭條言之實為傷心見者無不刺目無以各處鎮守奏差等官其害不可勝言者臣願

陛下為國愛民益加優恤凡百官在外或有不公不法貪污害民被人訐奏者勅下都察院移行撫院從公查勘如有回護一體生罪自今再勿差人一槩掣官以翼假虎張威之勢以中因公徇私之謀如此則官得安位行志民

得安居樂業自無騷擾之害愁嘆之聲也元氣壯則身強邦本既固國自寧矣

一容諫諍臣惟君仁則臣直為臣子者孰不欲苟圖便安以保祿位乎但言責不盡則上負朝廷中負所學下負百姓何賴以立清朝而朝廷亦將焉用此人乎是以目擊時弊不避觸忤不顧利害盡忠諫諍直言論奏要之上以為國下以為民非為身家計也

陛下近降明詔欲臣脩職盡忠此實禹之好善湯之從諫之義也臣下將順豈敢後乎臣願陛下自今虛已聽言平心察理如其諫奏果為國為

民之謀非一人一家之私或可以消禍惠于未然懾姦宄於不萌也必容而納之

勅下部院議其可否可則見于施行縱使過當亦須委曲涵容以開言路不必索垢尋瘥深究其過以塞言路以蔽耳目以乘股肱也如此則天下利害生民休戚得以上達而無壅蔽天下自治矣

一立綱紀臣惟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蓋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也

陛下登極之初總攬乾綱政出于一紀綱不可謂不立也但近有奸邪之徒夤緣屬託排斥異己是雖名假激揚其實欲快私忿報仇怨耳致使忠良喪氣權柄下移是豈

國家之福政事之美也臣願

陛下派立紀綱慎重名器自今凡有事機必裁以聖斷而後施行其黜陟銓選委任該部禁其專陞之失刑罰獄訟盡付法司絕其報復之非至於錢穀禮樂之事各付所司惟執要以責成不紛更而變亂中間奉公守法者固不待於戒飭其玩法迷惑中藏奸計者曉以利害使各盡臣職各保身家毋貽後悔如此則權不下後名器必重朝廷自尊矣



一平賞罰臣惟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人主制馭天下之大柄賞罰適平則人心悅服否則物議駁興何以駕馭豪傑鼓舞天下乎

陛下登極之初酬功懲惡惟明克允賞罰不可不謂平也但邇來有無功受賞無罪罹罰者亦有功罪相同而賞罰或異者又有冒報功次希圖陞賞者人心渙散職務廢弛職此故也臣願

陛下平其賞罰自今付之公議責於所司如天地之于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不可有一毫之私果有功也與衆賞之使無功也不得以

濫受果有罪也與衆棄之使無罪也不得以濫及至于功罪相同者不分親疎不論遠近而一體賞之罰之焉則賞罰均平人心自服職務必舉矣

廣恩威臣惟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于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然政豈有大於戎兵乎蓋戎兵凶器所關匪細而驕兵悍卒不可一日不在紀律之中不然則流于寬縱志氣驕橫難以制馭今日大同叛軍是一等亂賊乃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也

陛下止誅首惡不問脅從誠天地好生之德也但恐冥頑玩愒益長驕縱若徒事姑息不振

國威而提師止亂者倘或不恤國體不為遠慮苟且塞責欺罔蒙蔽是又誨而翼之也萬一各處效尤奸賊蜂起何以處之可畏之甚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剛為主以嚴濟寬明詔欺罔伸法振威施陰慘于陽舒之中沛雨露于霜雪之際一張一弛竝行不悖或操或縱兩全無害嚴威峻命常施于驕兵悍卒之衆以折其縱橫難治之氣而其盡職者未始不結

之以恩謙諭溫詞每施于賢良方正之士以勵其直言敢諫之節而其曠職者未始不制之以法如是則恩威振舉天下懾服矣

一設總制臣惟天下之事有綱有要舉綱以張目則有條而不紊執要以御煩則力少而功多此理勢之必然即今各處邊境事多失機亂日易起其故何哉蓋由總制不設卒然有警而鎮守等官各守信地自分彼此不相協濟故耳

陛下登極以來思患預防總制非不設也但設而不久又况夷性險詐視總制之設否為在已之



出沒其出與沒速如雷電而總制旋設徒勞  
無益譬之激西海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殆亦  
晚矣欲地方無事得手近該兵部題設總制  
以圖兩全事奉

聖旨是楊一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少傅兼太子太傅仍舊著提督陝西三邊等  
處軍務馮勅并符驗旗牌關防都給與他著  
上緊前去臣聞之不勝忻躍有以見

陛下奮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得綱要之舉矣臣願  
將宣大等處地方照依陝西亦設總制一員  
勅下廷臣議舉內外素有才望夙著忠良諳練邊務

大臣二員內選一員設為總制之官付以關  
外之權鎮巡以下悉聽節制陝西在于固原  
宣大在于宣府各常川住劄居中制外以綱  
統目無事則責成屬官處置兵糧備設險隘  
有警則詳審機宜量調兵馬互相救援臣知  
號令一傳將士星馳聯絡勢成彼此協濟以  
守則可固以戰則可勝以攻則無不服也又  
必議立定期或三年兩考一換如有陞遷等  
項照依巡撫事例必候交代而離任如果有  
功仍乞

皇上俯念邊臣不次超擢以勵將來否則

國典具在誰敢輕放若然則禍本潛消任久成功  
庶無臨渴掘井之患而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嘉靖四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魏時亮謹

題為時值匱乏計處時務最要三事以濟艱難以

圖久安長治事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

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 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支矣仁民則

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立 東宮首念 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警

會集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重軫國家匱

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

若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私而切念 國家之計哉

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 天潢乎迺今 宗藩日盛

廩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

厚者猶可展轉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

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

識之士方抱長慮矧目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

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實詎所謂及今不治

必成痼疾者多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區

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己嘗伏思之有一時教

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何蓋

宗室最多之處貧困為極矣子弟失教之數不檢

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關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俾宗學為緩圖也

世祿之性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

勢眾易於變生困極易於為暴苟不藉此禮義

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 宗藩條例首載乎此

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

原則事可就緒今宜申飭巡撫如例內所謂悉

采 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脩

譽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學一應事宜專責巡

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本原既立然後教授

師生入學出學及稽考賢否中有放縱傷教者

叅奏竝用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者實舉行

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宜責在提學若地方

大遠并責在該道守巡等官其宗生多處特建

一學果少處即于府縣軍民學內闕處空地一

段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

學教訓專在德行宜訪其性度實加舉檢詢其

素行立為警戒凡貧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訓



教之中更宜申明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覺蚤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各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貧窘

宗室于中有行最著者宜加風勸責令巡撫舉來在學于常祿外養以訓導官一員之俸舉必真賢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依所當賑濟及行誼應舉者亦宜於常祿外量給學米賑之有貧不能葬者具呈到學量助之其宗生回宜少課文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踎延取醫師教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藩之急務焉但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忍而親郡王之支派伊邇者何獨忍之况祿厚者坐享貧迫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宗學之建定議

親郡將軍鎮國各仰咨  
祖宗之靈深恩之誼特開勸學敦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薄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衙門悉收作宗學內風行誼賑貧之助斂葬之用夫勸學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匾書扁額以獎異之各分祿之數歲著為

例此尤宗學所當聯屬之誼也凡此皆不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計宜及今蚤為之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于有餘之外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邀為挾制之術皆如古語也茲急宜散之於宗室最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某府州某大縣去處守巡稍便地方可安插宗室者奏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爭奪可弭但分去原封不遠稍便搬移原分除什物自行變賣外其房屋歸官變賣以助分封房舍之費分封房舍皆限於狹小有制凡分封有王地方正官伏乞著為令典例得管理宗藩靡從以防撥置即宗室有異常橫肆者有司仍行暫許拘管守住一面咨知該管親郡一面徑自奏聞一著為令焉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地有廣閑其在各處則宗富者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錫之地皆不可不措處者伏乞嚴限各該撫按守巡查有官



民無碍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若干各給貧宗  
抵折祿糧若干彼各令人佃種更嚴查勘之法  
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干投獻私佔者 嚴勅撫按守巡查  
勘并諸人首告除以前不論外以後美該租利  
幾何抵折祿糧幾何查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折祿米只許穀足三分之一  
其二分仍給祿米若以穀足三分之一者凡多  
餘田地通行扣出給與別宗此地利所當均者  
不容緩也嘗聞非族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可混

嘉慶錄抄卷九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恻惻者迺今花生子女禁止

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抱養汗混 王牒者全  
無重罰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慰 祖考之心乎

若不嚴立保勘又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  
能敵怨伏乞 申議除保勘舊規已行外今後

責在 親郡通行嚴禁凡 宗室及本家官眷  
親屬牧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

府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  
給賞銀五十兩或三十兩若已混汗

王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 請定奪熱削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百世經久之計

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庶  
幾或以一行可採議者又謂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宜如漢宋得應制舉及工商各治

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議但  
窮則變變則思通苟不可措處冀謀國者重加  
留意仰惟

皇上憐貧宗 勅下該部查覆申嚴宗學之法定議  
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 特賜聖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推祿宗學尚義敦宗凡事體應責  
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一

年 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慮者一也  
國家定都幽燕去虜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  
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練將士不可欲結士

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藉商人中  
鹽屯田於邊商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邊屯廢而鹽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焉去歲  
仰遵 明諭 廷議籌邊申重理鹽法之一策

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蓋誠有見於此而思  
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  
為塞下非內地也迺今

為塞下非內地也迺今



欽差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  
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江南者兼理  
江浙湖廣雲南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川  
等處屯田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屯田在所畧夫  
屯田鹽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  
地之屯田原與鹽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  
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有巡撫以專管則  
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按御史  
封疆既闕事體亦疎今徧以大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防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  
地方添一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

明事體專責成保民足

皇明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三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并舉劾不用文字直書某  
事之條如錢糧違欠不許離任及申重鑄錢之  
令一一乞 勅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遠  
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計處者  
三也凡此三事實為拯救匱乏中要務遭值  
聖明躬節儉以先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焉臣嘗  
伏讀 聖詔

聖旨有曰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  
分毫大哉 聖謨臣民懼動然伏欲或生於履  
盛德德恒於可終惡之我

皇上念 宗藩之至急因以固未然之防懷邊廩之  
至虛求以消脫巾之患計民窮國匱之已甚務  
以真聚人守位之謀責在當事嚴議實行經畫  
措處於先稽考奏報於後力挽之必勝身任之  
弗辭在  
皇上遂親親仁民之心 朝廷定安內攘外之畧不  
惟艱難匱乏之已濟而且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隆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皇明嘉隆疏抄卷九

三十三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東南糧運繫關 國計至重乞

勅臺臣兼理以振漕務事臣竊惟法宜更端則不可因循以滋弊事有明効則尤當專任以責成故易稱聖人代作通變宜民而復繼之曰變則通通則久蓋深見夫弊積於法之窮者在所必更而隨時變通斯於治道有裨補也然則糧運之在東南所貴亟通其變不宜仍踵前轍者孰有要于臺臣兼理為最便乎夫浙江之抗嘉湖直隸之蘇松常鎮總轉漕各省較之額數殆居其半營操軍士之仰給京通倉廩之儲蓄胥是賴焉其於軍

嘉慶疏抄卷九

十四

國重計關係誠為不輕往以錢穀隸於戶部專差主事分任接管立法非不善矣然部屬于所在官司原無監臨體統事權既殊作為難展文移之往來規條之約束府縣衛所大率視為故事未必一一奉行中間猶有不知大體者堂緣禮節以忿爭弗思振作者惟圖苟完以塞責因循日久玩愒成風催徵不前完納常後時當收穫里鮮登倉之糧期屆輸將邑無高廩之積比於船到水次輒爾講兌紛如在有司則徒恤民隱每欲減省以市恩在軍衛則藉口

國儲復欲取盈於額外徧私各執旬月動淹又甚也豪強大戶積粗惡之米而故意耽延以售欺久猾旗軍得欺隱之利而濫行收受以阻眾弊端種種難以縷言彼時監兌主事豈不身沾地方親見其弊執既難行則亦置之若罔聞爾如昔年嘉湖屬縣軍民兌講未定糧交太遲遂至登城鼓噪舉火傷人揆之事體豈宜有是又况過淮愆期抵灣違限船多守凍何以接連于來年軍半逃亡無可稽查于在路運官之通關未掣

嘉慶疏抄卷九

十五

國家之儲蓄運虧漕務至此豈不大壞極弊哉是以該部科有見于此將浙江江南漕運題覆奉旨更差臺臣往理行方一年即有次第數年積弛以興往事廢隊漸舉在起運處所則依期上倉交兌無爭擾遲滯之虞及轉運到京則如限報部收納少折耗賠賂之累令行禁止人心罔不貼然過淮抵灣視諸他省獨早若前所陳數弊一起而振刷之里甲旗軍莫不願夫臺臣之兼理也此雖該院選委得人亦以衙門體統自別蓋

臺臣

命所按地方有監臨糾察之寄職官賢否率得而奉効之軍民利病竝得而興革之隨在奉行惟謹



理勢固無足怪者夫以部臣監其弊端漸積既如彼臺臣往理其明効昭著又如審時度勢信當專任臺臣不可仍差部屬明矣近于隆慶二年復該戶部題奉

欽依選差御史一員前往交代接管隨該都察院題稱各道俱委乏人別無相應差用查得監察御史譚啓見駐浙江等處查盤事將告完堪以改差管理又查弘治二年相沿迄今俱于戶部司屬內推選督運除今歲專差御史接管外以後年分不必再差憲臣等因奉

聖旨是這僭運御史准再差一年着譚啓去以後只

照弘治二年例行欽此夫該院具題無非慎差遣以免紛更明職掌以崇體要申議最為周詳已

經奉有

明白何可復易但今日東南漕運非得臺臣理之則事已舉而復墜弊雖革而漸滋將來所必至者况今御史譚啓領差未久旋報陞任去訖即今歲漕糧求如往年早完尚不可得于此弗思遇變而通補偏救弊何以維法于不窮乎臣看得

光田印馬原係二事向俱分差臺臣提督專管今該院題奉

欽依將屯田一差歸併印馬事亦不煩人咸稱便見

今兩浙巡鹽御史係是交代接管之差且督理惟是鹽法及地方水利才力優裕者每以過于清暇為嫌又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其按屬地方或撥浙江旗軍充直隸糧餉並得而理治之匪若浙直巡按不得相兼比也倘照屯田歸併印馬事例請

勅一道給付兩浙巡鹽御史欽遵兼理則臺臣不必專差而漕務有振舉之益部臣可以無差而地方省供應之需寧不為善通其變一舉兩得者哉或者則曰鹽課係運司多官分領巡鹽止提督之匪若僭運之瑣屑也臣則以在浙江有管

糧察政在直隸有兵備帶管與夫府州縣屬莫不設有管糧佐貳等官而各衙門正官迺其專責差御史以理漕糧寔藉以糾察振肅之正與巡鹽相類又何瑣屑之有况漕糧鹽課均屬國計詎可軒輊于其間乎或者又曰兩浙鹽地廣遠巡歷難周今若此恐顧此失彼矣臣則以糧運在於冬春宜出巡浙之杭嘉湖及直隸之蘇松常鎮清鹽法而兼理運事其餘夏秋月分仍於寧紹台温金衢嚴等處遍巡歷焉以專前鹽法先後緩急自不相妨且如刷卷清軍各事例有專責今皆責成巡按御史兼管况漕糧鹽務



委之巡鹽御史事體尤甚相宜何別有所窒礙也伏乞

勅下該部備將臣所言酌量詳議如果弘治二年事例不可復行於今日臺臣兼理糧運信可利益於

國家即便覆題請

旨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查照隆慶二年三年事例備運隆慶四年漕糧一面請給封書細開糧運應管事務以便遵行督理其按屬府州縣正官及管糧佐貳等官於每年起運之後查將怠惰不職濫糧遲誤者先行論劾前來該

隆慶抄卷九

二十八

部即便覆題究處以示懲戒其有職業修舉糧餉早完者俟差滿復

命之日一併分別舉薦以俟錄敘擢用更乞著為定例載之議單每遇年差兩浙巡鹽御史該部隨即請

勅一道給付前去兼理浙江江南糧運庶差不加增而事可畢集其於漕務有裨不小小夫伏乞

聖明留意

隆慶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紳謹題為乞罷額外進 獻以重

詔今事竊聞之書曰今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今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今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為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山 獻新果該禮部覆題奉

隆慶抄卷九

二十八

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遵承 詔今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 諭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 宣諭與述年太監康賈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

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 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取其時

鮮以隆孝思之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在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



素存

皇祖之意特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  
因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沿於無窮耶  
會典之不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為不刊之書

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  
以進貢為名貪取早課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  
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詔墨未乾而破於奸  
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  
夫匹夫食言人且非笑而况  
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散

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  
并浙江福建湖廣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著自行收買進

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出於已資  
也既而尋復有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知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  
本重地百姓連年流離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  
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奠邦基乃敢陰懷側媚  
之私外托牟測之說曰黃船則襍以人夫曰芽

茶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

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徵夫索錢

騷擾地方幫貼折乾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薦

列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况倖途一開四方效

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

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敵天下皇風因以不

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然明主謹無逸之

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步事為之慮哉大都

宦官出守若非早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

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

所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

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並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

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備

於天下尤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

但有違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

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却貢獻以光 聖德事近該甘肅地方都御

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進貢獅子

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

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方應

否起送你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

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

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

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

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者不受

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是為羨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即位之初珍禽異獸一

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不嗜好古帝王莫能遠

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縱必屏而不納焉者願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備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何為而

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

今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

民人有進鷹三十餘連者皆仰大官日費諸羊

米穀黑菜豆藟林之類以歲計之亦且不啻臣

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

魯迷復有此獻且獅子等獸即非土性所宜必

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聖獸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

臣聞議者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

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

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至邇

安之效此目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

踵穆王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

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強買市井之物或凌轢

伴送之人或折辱尉傳之吏其貢獻玩無益

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

王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者盡行起送

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

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子一切珠玩之物

通行遣退庶幾夷人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

盛德不惟替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

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得專

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



縱放該寺供應特 賜停止仍乞

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美臣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十

二六

戶科給事中臣張紳謹

題為停免額外 貢獻以昭大信事臣聞帝王之

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

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

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觀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

仰窺

陛下仁聖天生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

而海內臣工懼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

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嘉隆疏抄卷十

聖懷講求 德意或托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已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

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香得 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

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納

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

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

所 貢紅花蓋不繫 令甲之內特一時喜蓄

獻謾之徒創為此舉以為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  
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  
外與北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鹹鹵  
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耘耨看守採擇之  
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督趣窮  
軍出錢賠補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操切嚴峻莫  
敢或後而又程途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輿  
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  
貢之數徒以患苦民軍招其怨讟此愚臣之所以

嘉隆錄抄卷十

一八

為長太息者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  
獻馬之舉名為謝恩此實先朝敎風所宜  
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  
官員受命閩外僅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  
之類出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  
者而知之也先帝不逆其奸而顧為其效順  
於我蓋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  
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  
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踞依憑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  
張玉等恣為奢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

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  
計而西土之膏血竭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殘官  
員仰荷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  
人但其進馬之說猶仍故習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迹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  
不得而知也然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懇懇之意而入  
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以為彼職分之所宜此  
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  
媚之徒類以啗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  
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於靜是以百計鑽伺  
嘗試

嘉隆錄抄卷十

一九

陛下以求售其姦  
陛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  
於他日譬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  
也而况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  
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年之基  
絕龍花蕊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黜  
內侍斐愈之悖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  
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篔簹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



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獻進太原進葡  
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  
養人為務豈以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黃驥賈胡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  
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之言

英宗拒柳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涼頭  
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  
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我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  
者其典則具在是固 聖子 神孫所當服膺  
而遵承之者也况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  
之後

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以量免其  
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疢癢無細不知  
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

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

請蠲免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

貢獻而乃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

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

冒昧以 聞伏願

陛下上經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

喪實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  
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永圖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

邊之害及通行訪察凡不係有司額 貢者在

今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

貢獻以擾軍民其總兵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

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

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

不搖矣

嘉靖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

嘉靖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十一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張祿謹

頴為却異物以養 聖心以節財用事臣聞經史

所載周武王却旅黎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

有獻馬及寶劔者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唐太

宗時有獻名馬者遂悅李太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貴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

太平之治澤被萬民後世也頃者魯迷地

方進獅子二頭十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兩頭送內府交教原素慣熟從人五名照

例留用調養欽此臣聞西夷西方之人獅牛西

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

皆

三嘉隆疏抄卷一

十二

陛下威德所被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生亦異

今留此人以養其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

之性也况獅牛不可耕不過為觀視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也哉臣

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殊

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

類耳其馴習者無他因彼飼秣之久固狎熟如

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

國家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畜之無害於

事不傷於財亦是為喪志之戒况所費不貲者

乎以獅子言之日食羊貳隻月計之則六十隻

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

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

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

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

乎無是理也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

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寺財力有限下宜濫費

如此靜言思之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

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儻隨事寬省一分則疲

救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回夷執是

物以來豈真知以下事 上之敬不過假此携

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觀厚賞規大利耳不然

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苦耶况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 聖學凡聲色玩好

之慾一切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等知

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未之及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法 勅下該部遣通

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

後勿使復進仍其物歸其人薄其所

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 勅邊臣自今以始諸

夷凡有來王奏請 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



曉以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本地勿得得住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地變如是則聖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

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仰寧謚之休萬邦樂雍熙之治彼周之武王與唐漢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誠宗社之福生民之幸也

嘉靖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

二四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舉欺蔽明法守以慎考選以重軍政事近該御馬監大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牧馬千戶所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俞命既下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已經本科而臣等昏眩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方自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會考題奉

嘉隆疏抄卷十

二五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咨兵部銓註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陛下人惟求舊政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膝之 請又重違乎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準及以類 聖治而辜陛下也或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風 旨是承而不敬多紀律者今多考之旨於該部之議既以昭布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於後叮嚀至再雖選限絕漠少知法



守之人且不敢犯而况 至尊嚴下大日照臨  
號稱近侍者敢剛愎恣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  
得正德十六年本監谷大用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正德末年亦

可謂盡矣專橫擅權至谷大用亦可謂極矣刷

剔弊端貶抑僭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

用尚不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闡法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誰欺况

其所考官員臣等訪求累日秉章縮鑰者非勢

豪明託則腆賄陰行攝局理屯者非宿昔殷勤

六十五卷 隆慶抄卷一

二十六

則臨期鑽刺甚至一丁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

以參手其列擬議欠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

奏牘且曰移咨兵部註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

由彼立命由彼出罔 朝廷而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衛亦未徑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

於程度不無有乖而猶幸羊存終將可復豈若

今之部擬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

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道

之以紛紜 朝廷事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奉行

移劄之司 黼履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

雷霆之威翳 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

今假借不究誠恐柄馭潛移綱紀浸弛黜陟大

事尚凌僭而敢為進止小端將蔽虧而莫憚等

之而上亦曰殆哉參照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惡典與肆

踐不思上損 微猷予奪專恣惟冀下伸貪慾

竊弄威福顯著不思擅侵部司公然不遜凡此

舉措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為首惡厥罪不亦

彰哉如蒙乞 勅司禮監備查即奉

六十五卷 隆慶抄卷一

二十二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 奏是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

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年老事故罷輕貪墨

不堪任用之人本監續該

奏行黜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蔽者知懲

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

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



無徵驗詞涉講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嘉靖五年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  
十八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乞寢食圖以保元化事今者道路傳聞浙江  
鎮守太監梁瑤差人挾貨貪緣帶管織造事之  
有無雖不可知臣竊惟天下慮焉蓋珠力有通  
神之便智有移主之機萬一

天語既下而爭之祇益見其難矣請得而預言之可  
也維我 皇祖立法垂訓酌天地之中貫百王  
之義載之 會典可攷也間嘗伏觀織造之

今有曰凡供用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  
內府置局如法織造每歲供用段疋務會計歲用  
數目并行外局織造由以言之 內局以供

上用外局以備 賞賚馬耳絲料則有常賦人匠則

有常役侈靡則有禁織巧則有罰服幹濯以臨  
朝躬儉約以率下是道也傳之萬世可也不知  
因何兩浙等處添設內匠二員專管織造正德  
年間或以萬金而付一人或以數人而守一缺  
參隨狼虎其椎名色網羅之密如初任有所謂  
拜見馬歲時有所謂節禮馬各項有所謂分例  
馬料派有所謂解扛馬樣段動以數千帶造多  
逾本數稍有未足立時退回甚者或裂之去故  
有變產陪官驚見抵罰今歲織造之家乘歲荒  
蕪之地凡諸疾狀何可具言詩云太東東來抒



軸其空言民窮矣又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朕彼牽牛不以服箱窮斯病病斯怨為人上者之有念於此也不亦可為於邑也哉仰惟

皇上改元一詔凡係新添內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臣浙人也偶有所聞為地方祈哀焉誠恐管帶未已必有專差釁門一開諸弊皆作鎮守官辦也市舶採辦也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造也陝西織絨也南京龍衣也畿甸皇莊也與凡添設者之率而踞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

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矧今南直隸等處旱魃為

嘉隆疏抄卷二 二十

實疫癘大侵浙江寧波等處倭寇遺患沿海蕭然四方災變報無虛日正謂有九死無一生也為民父母痲痺乃身可使手足自斃之耶夫百姓安則 朝廷尊中官榮焉反裘負薪皮盡而毛無附焉此謀者其亦不仁甚矣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鑒于 成憲守 明詔而不移視嘉靖如未至自奉寧如 太宗之衣敝垢而思所以覆冒乎天下 中宮寧如

高后之補故衣而思所以慈育乎萬民賑濟有時惠蠲免無虛文可也如梁瑤者叨居列鎮苟懷利圖上負 天子下負百姓矣乞 勅司禮監移

文痛加戒飭并將其所差及近日各處黃絲幹辦之人通行查究以破奸宄之計以塞禍亂之源是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見今日之堯舜焉何其幸與

嘉靖二年十一月內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二 二十一



兵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慎出令以嚴政體事近該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為禁誑賺絕奔競以清兵政事欲乞出榜京城禁約仍通行在外衙門刊刻木榜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禁誑賺絕奔競事情具見卿等奉公守法至意今後在京在外衙門一應養病革退閑住等項人員但有潛住京城內外黃緣請託通行作弊指稱打點事有顯迹的著緝事衙門及巡城御史從公緝訪拏送法司追問明白來說各邊及漕運軍士糧賞草料輕賚等項銀兩都一體訪察禁革奸弊還各通行依擬出榜曉諭

禁約欽此臣等特罪該科凡事關

國體有所聞見不敢不言竊謂

朝廷禁令務存大體不在繁密大臣舉措宜秉直道不貴周防其法密則弊益滋其意疑則事愈繆耳目具屬利害攸關不可不謹為照尚書彭澤所奏前事紙緣近日推舉將官偶致物議故欲借重公法辨別私嫌事雖主於禁奸意實在於彌防不然選將用人本兵重務果使三公至正則亦何嫌何疑至無關節之可通人將何事於請託所貴嚴於自守不須曲事隄防仰賴皇上聖度兼容優加采納如澤所陳

奏紙為禁革軍職而 睿旨批卷則兼言各項人

員仰見 聖慮淵微誠非臣下淺陋所及但臣等伏讀 聖諭曰緝事衙門曰巡城御史本專為在京而言然中間復有各邊漕運一體訪察字樣詞 旨未甚明析竊恐道踞流聞人情疑駭抑或潛啓詐冒別生弊端似於事體未為穩便又况 奏內專主禁革各項軍職潛住京師又在京閑雜人等本部吏役指稱打點誑騙等情事本一節別無條陳以無關 國家安危大計亦不係 朝廷興革重務何足垂 示永久乃令刊刻通行惑閭閻之聽聞損 廟堂之舊

規欲乞特降 明旨循照舊例仍行都察院參酌定議合無止令出榜於京城內外曉諭禁約

其在外各地方關涉錢糧處所自有鎮守總督撫按巡視等衙門率能遵守 祖宗成法及見行事例禁革軍職不必刊榜通行煩費民財加災于木所貴 朝廷命令使四方知所信重則彌文簡而政體嚴矣伏惟 聖明留神擇善甚嘉靖二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京城內外但有軍職閑住等項文武官員黃緣請託通同作弊指稱打點事有顯迹的著緝事衙門訪拏都察院出榜禁約該衙門知道



兵科部中郎自壁等謹

題為信 明旨以杜弊源以光

聖德為首 以言事忤 旨荷蒙

皇上不即加 懲戒是 餘深自警省方

圖簡 少贖過愆以回 天慮夫何連日以來

疊奉 綸音揆之事體似又未覺穩便然此臣

等又不敢循默以重他日之譴也近該鎮守江

西大監黎鑑多 奏參隨十名節奉

欽依准他欽此又該鎮守大同大監武忠姪武英

奏乞見任管事節奉 欽依准見任管事欽此即

此二端自

三十四

陛下視之若為小節然而問閭憔悴益重怨咨冗濫

弊端因而漸起往事之可徵也臣等查得見行

事例各處鎮守參隨許奏帶五名又節奉

新詔內 欽各處鎮守有仍前奏帶人多許該科即

時劾 奏究治欽此查得黎鑑先年用銀數萬

兩賄賂錢寧謀幹山東鎮守見今奸黨齊諾招

詞可證任事之後搜索容商屠州縣監按詞

訟羅織平人比今山東之民食肉寢皮然猶未

已其若羸庭瘡殘 簡命而又廣置心腹

也柰何不自省愆實緣 簡命而又廣置心腹

多布牙爪迹其行事設心豈有善哉必將以所

毒山東者移而之江西矣所痛江西之民生遭

蹇運既已久罹逆濠之網羅方仰太平又將飽

此惡鑑之毒手益深益熱然則何時而息肩乎

臣等故曰問閭憔悴益重怨咨者也至於武英

一節尤可憤人且赤子戾骨肉之恩

朝廷興問罪之旅然猶五甲三令靡見奏功老師

費財徒勤 宵旰幸賴 廟堂建不戰而屈之

謀 朝廷施功疑惟重之典陞官廕子俱各有

差彼時鎮守等官桂勇之外與難者誰乎夫平

時既不能圖事揆策邊亂於未然臨時又不能

窺敵制變宣力於有事緬而思之獨無而乎然

皆忻承直受靡恤人言如武忠者則又托老疾

以要 君假歸休而固寵其姪武英先奉

明旨廕陞百戶已過望矣既而中變又進為副千戶

今又不厭貪心希求見任看詳不由該部

內勅輕賜 允俞於戲名器之襲何至此耶即今

淪落失意之人傍觀側聽望風效尤援例而舉

之不識其何以為禦臣等故曰冗濫弊端因以

漸啓者此也夫法使為天下公而後令可行可

守也今 朝廷為法令自出之地先後

德音自相矛盾使臣等苟且將順是乃自坐欺罔

之局敢乎不取也况臣等與黎鑑武忠素無睚

三十四

三十四



恥直以待罪該科顧公議之欠平媿臣救之莫  
逮故敢進此說說之說伏乞

陛下以禮御情屈恩申法追回二次

成命於黎鑑之請則許其照例參隨於武英之官

則令其照舊帶俸庶幾

國法正人言息而臣等亦得安靜供職可杜後詞

矣

嘉靖四年十月初九日奉

聖旨黎鑑多奏參隨革去五名武英已有旨了該衙

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家謙

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

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

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

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

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抑

以彌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

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

事銀兩著劉家謙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時

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

外傳言咸謂邇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畜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

况今天變屢行兵荒登見當重惜財用以厚民

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 國費此實

朝野之同情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

默是以輒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心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

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算

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 內帑銀數屬之內



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掩覆已過投可乘之際以構會臣罪耳夫當 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強辯反噬言官則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親查左證則言官無敢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遂其奸辭於報復者孰不盡用其計是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言之偉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

臣工所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罪乞將

臣罷黜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奏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寀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重 詔令懲欺罔以杜後漸以定

國是事近該錦衣衛校尉亢鏞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

該千百戶等官李全等奏辯復職奉

欽依李全等陞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

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該科道查勘事竣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員復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

職級的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

的係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

等抗 旨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已該科道部備

官公同查勘明白朝廷從輕革罷免其追陪俸

糧仍與冠帶閑住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

過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撫拾勘官首為禍階沮

壞新政好生不畏法度并寓本之人本當擊送

法司究問且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

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許復禮等論

奏覆奉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查革了

未盡的還著原差科道該衛官係部重再差



官一員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複屢  
對審駁查勘出原冊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  
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旗還有查單未盡的著原差官員再查  
明白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  
該職單及回還原冊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  
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率人眾撻拾勘  
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并張  
迪車錦張昇等部饒這遭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刑賞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  
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  
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况  
今無徵則夫在賞罰之下者孰不滋僥倖之念  
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而厥朝入而暮獲功  
張銳錢寧辰賄而西陲職故勘平人為捕獲劇  
盜撥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違衽席而邊徼  
奏功目不識鋒銛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阜  
金紫賤若土苴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單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

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宜頑不肖前如王邦  
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曲垂寬宥榮以本  
等冠帶免其追陪俸銀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  
不忘城社之憑而虎狼之貪尚憶豚羔之飲今  
又如李全元鱗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  
盟以鑽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夤緣得  
旨為名流以打點成事為高致出入 內府三五成  
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  
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諳事者矣但  
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其言貪圖賄賂而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機宜不惜反汗即賜施行此臣所不能不  
駭愕也况先次 諭旨降一則曰原查勘有  
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單  
未盡的著再查明白來說則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下之  
以緘佞口而壓眾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全元鱗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應留



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又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  
駁查數次况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  
以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令  
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  
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復  
奏 聞祇見 宸聰之瀆而彼職役緣由一一  
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在所應革數內誰敢少  
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勅下該部不必再查以招後釁仍將王邦奇  
亢鱗等通行拏送法司照依楊忠等事例問擬

發遣以為屢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該科若循  
默不言獲戾益甚用是不避讎嫌不辭謗怨披  
瀝 上陳小人進退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待罪之至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劉家謹  
題為舉正欺蔽事臣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  
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蔽扶善抑惡  
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  
依阿從事徇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  
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暗不能  
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  
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  
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仰遵舉正  
欺蔽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  
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重輕苟非甚不得已之  
故必不可悻悻然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  
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  
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機違其言而必去用其  
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  
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違弼之志未  
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  
乎以義自處然歸疏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  
據肝肺昭然寧知其不退號于人曰我輩蓋



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諒於已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効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来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効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

溫旨假君父以道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也我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屢次

彈劾者濫選焉惟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陛

一級隨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無知之權歟飲苞苴之飲

陛下...復有只如今陛下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乃排...

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

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朝耶臣愚欲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

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其被劾情由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效或

優加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跡清而奔競息此臣所舉正者二也然我朝準古制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

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所以防親暱而革欺蔽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平時而

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大學士楊士奇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

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一時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

私相慶賀杯酒流連日奉勅於

朝堂暮請宴於私室遇途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



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以

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躡直不阿敢言

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沮斥之則是所以成

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

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浮瑣為可厭

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訪察有如臣所言者

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直難敢

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

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舉正

者三也方 今百司庶政事屬欺蔽者多矣特

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

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

亦有不必要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

傷觸必多惟

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黃臣等謹

題為抑曲藝慎 恩典以節京諸事臣聞人主賞

功惟其當焉能薄而過賞斯曰僭恩人臣律已

惟其廉焉非分而貪取斯曰敗類故明主存愛

於頰笑之間哲士致審於嫌疑之涉為是故也

臣等伏見皮作局帶俸副使陸宣等奏為陳情

乞 恩申詔舊制品級應得俸糧以全實惠事

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照得陸宣

等先在內織染局尚衣監各執本等匠役後因

乞陞誤蒙 聖恩俱與今職續該工部北田清

史司造冊每員月支米一石送繳戶部隨波陝

西清吏司查得正德十六年三月該局帶俸副

使劉斌等每月支糧六斗六升六合六抄係是

會題事理節奉

武宗皇帝聖旨卿等說的是各衙門匠官俸給減去

三分之一至今遵守今陸宣等亦是傳乞之數

實與劉斌事例相同移咨工部照例減數支給

外以致陸宣等食多務得之心如狼未厭又見

龍顏等全支事例以故曲附恩齊之計如火始



天恩圖思報輒敢仍懷怨望妄肆陳乞又不思龍顏等先因 乾清坤寧二宮工完於嘉靖元年九月內該工部尚書陶琰等會同六部并科道等官題稱龍顏等十名原給冠帶一例量陞等因是龍顏等積有年勞又經會官擬奏較之陸宣事體大有不侔事屬妄奏參照皮作局副使陸宣等所供之事雖云至重然而逡巡就緒其勞不多所列之銜雖云不腆然而名器甚夥其賞已過臣等固知 聖惠溥施乎天下無間梓匠之微但以輿論每存乎人心共惜繁縷之請鑿帶尚虞其終褫祿食敢觀其取盈及查正德十五年未奉 明旨裁革冗員之先工部支俸之官共八百二十四員其年冬季支俸銀三千三百兩有餘至正德十六年裁革之後止存一百二員其年冬季支俸銀八百四十三兩有餘禁網漸以加密費出漸以有經至嘉靖二年新政之初萬方咸思向化百廢俱興向熙夫何豺狼之跡盡掃而鵬狐繼繼之性甫除而轄轄肆舞靜言思之莫究其故是以本部官員積至三十一員其年秋季俸銀積有一千六百四十八兩有餘夫額設堂司之官未聞添註必是倖進之雜流歲入江淮之賦多經蠲免

難繼倉儲之冗食况今幅員疊見災傷撫按屢求 內帑山林嘗聞聚哨府縣預括民財興言至此誠可寒心 陛下勿以此斯役之微未必能傷大體當顧經國之遠猷勿以此升斗之祿未必即耗京儲當計通年之積數况遊手之徒善伺人意故匹夫倖進百人彈冠况將來冗濫又莫知其紀極也伏望 皇上大奮 乾剛深思 國計乞 勅工部查照陸宣等陞官始末緣由應否支給全俸再 勅戶部查照今次所奏龍顏事例於已果有不同及查劉斌等事例於已果有相同各待 題覆至日將陸宣等付之法司先正其罔上玩法之罪後將俸糧仍照前項題奉 欽依內事理月支六斗有零仍望著為定例以後遇有各衙門傳陞乞陞匠官一體減支如未查出之先已行冒支全糧與陸宣等事體相同者俱令改正其冒支過月糧於以後月分應得數內扣除完足方許另行關支如此則民財可望少紓國計可圖少裨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六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飭法令懲奸惡以保治安事竊見錦衣衛已

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

查革之 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

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看辭說者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耶抑將以法委該部

聽其執之奏之然後罪之耶邦奇等之奏至再

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使

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王錢寧

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為鷹犬搏噬狼狽各肆其

兇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挾騙之財

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數人牽十餘人或

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

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

偽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

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奸言數十年間死者填

獄冤苦之聲籲天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毒誓下查革之 詔少紓人心

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藉其害重復之產

或降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渥矣

無涯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抗違

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發財陰主其中歟故凡為之申

理關說者皆奸黨也不可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叅駁其敢若

此耶且該科批邦奇等之奏尾已六具叅矣而

該部該司未開引 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束之高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

則莫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

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眾曰該部言非本

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已叅出臣愚以為大臣

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

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真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

萬方同慶者在 登極一 詔中間事體重大

關涉國脉者在裁革數條此輩手攘臂壞之

一朝則厲階之下環而立者默以伺者睥睨而

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決時省日視東塞西築

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

遏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噴然及其破

壞潰決然後曉堯其聲罪可贖我臣聞法者



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

旨下教遠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  
先朝為罪人使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為頑民  
使

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奏擾如此况一二年之後左右  
之人為之游說耳且熟聞者乎是誠不可不憂  
而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  
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  
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  
真而蓋九偽之罪哉凡人不有所懲則無所畏

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科任其數奏之詞巧辯厚誣  
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

陛下念治亂之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  
擬發遣以杜後患臣直犯眾怨為

陛下陳說所貴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  
甚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毛玉謹

題為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以回

天意事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

以戒之是猶蹈覆車之轍終不免於覆矣可不

懼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權紊亂

朝政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

氣焰熏灼權移主上威脅人心繼而張銳張

忠張維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

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錙銖填蹊壑之

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

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

處不下數萬而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

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宜鋪三變於宸濠錢

寧江彬繼變亂以致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

下之不亂者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

天祐 國家篤生

皇上起自藩封入繼大統祛宿弊而革故鼎新用

老成而因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

之禍亂達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

該南京守臣各奏風雨異常郊社陵寢

宮闕及軍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患尤甚

陛下嗚呼特勅臣工商加脩省臣有以



陛下克謹 天戒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臣  
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 新政者殆將竭盡臣  
固有以知

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  
災異可消 天意可回尚復何言而大馬之私  
有不容於終默者以正德年之覆轍日擊耳聞  
非若殷鑒於百公之異代也鑒之而復蹈之可乎

近聞京師藉藉有言皆云谷大用魏彬張永暨  
張銳張忠等當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滔天  
死有餘辜幸蒙 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  
平復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

嘉靖疏抄卷一 四十四

是求以趨炎附熱之人豈肯為投閑置散之久  
頭鑽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

龍近侍內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置買莊  
田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  
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內臣而不知戒則涓流不塞恐滔天之必至正德  
年間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投間抵隙貢諛獻諛盡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幸之請託與夫  
奇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祈之類以漸而至  
有一於此皆足以為 聖德累可不慎哉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 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開有  
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託於未然大  
奮 乾剛痛懲前弊將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  
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以什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 國愛民無過於求以開賄  
賂之門聿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源  
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平之基端在是矣

嘉靖元年十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盡惑專權亂  
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

嘉靖疏抄卷十 四十五

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  
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  
從寬發遣黜革豈容實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  
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  
在京的着司禮監南京的守備衙門各嚴加鈐  
束還着緝事衙門密切訪拏科道官指實劾奏  
不許容隱回護



江西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田美等

題為重 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事近該

御馬監大監閻洪等題為清理馬匹草料事奉

聖旨這內厰及各馬房馬匹自永樂年間設立以來

原無科道官查點罷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戶

部尚書孫交等及科道官論奏奉

聖旨這內禁錢糧馬匹自來定規已久了不必紛更

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

論 奏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又該太

監閻洪等題為遵 舊制以安軍伍事奉

聖旨勇士旗軍已有前旨不必點閘驗審了該部知

道欽此續該兵部尚書彭澤等論 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伏覲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

二日 詔書內一款在內天師菴中府二草場

在外壩上等十九馬房倉吳家駝裡外牛房司

牲司牧局今年合用錢糧草束於原會數內減

去一半坐派蘇松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

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又一款騰驤左等

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并科道官查出

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詭冒名籍未經裁革

仍又黃緣回衛虛掛名自者各照原擬舍餘發

原衛民丁發在京缺軍衛分各充軍役食糧差

操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

過方許收糧欽此欽遵臣等仰惟

明詔一出天下翕然稱快以為此

聖天子維新之政自今以始太平中興之業可立致

也夫何旬月之內以一近倖閻洪之言遽爾變

更雖經該部科道等官執奏

陛下終未俞允使良法美意託之空言城狐社鼠肆

然無忌臣等叨居言官寧忍阿意曲從而為

陛下言哉夫戶兵二部乃 朝廷軍馬錢糧之司查

點驗審則二部職務之所當行矧

綸音一播百官之所承式四方之所取信而夾有不

可易焉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今出惟行

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實不易之定論使朝更

夕改則 詔旨皆為虛文矣何以示大信於天

下哉痛惟數年以來權姦用事國之大體十喪

八九天下亦岌岌乎其危矣幸而 天啓

聖明嗣登大寶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正宜謹終於始

而為更化善治之計可也顧可獨左右之私情

沮 朝廷之新政而失天下仰望之心耶

明詔數條無非興道致治之事今以一閹閹而

背違 詔旨則凡經裁 食之人皆將



以為口實必至於事事勿更矣履霜堅冰其機可畏

陛下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然此二事雖係該部之職掌舉正欺蔽實為言官之所司其中間事體及累年事例臣等蓋嘗講究大畧虛增馬數冒派料草則內外馬房之弊也詭名冒籍虛支糧餉則騰驤四衛之弊也弊久而不革則財日竭財日竭則民日困書曰可畏非民又曰后非衆罔與守邦

陛下念及至此寧無轉移感動之心乎且孫交彭澤皆

陛下者舊老成之人科道等官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哉大抵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臣等所言是也公也為國也非為身也閔洪等所奏非也私也為身也非為國也伏望

皇上明以照姦勇以從善恪守 明詔無惑讒言乞勅戶部工部再加詳議內外馬房每年終仍令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具奏以憑會計騰驤四衛勇士該督補者仍令開送

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其大監閔洪巧言亂政再乞

陛下痛加切責俾之悔過以圖自新勿使怙寵以十國憲如此庶

朝廷之紀綱不失而小民之困苦少蘇久安長治之道端在是矣

嘉靖元年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不准



戶科都給事中臣黃重華謹

題為省冗食以裕國儲事近該戶部題准兵部  
咨開各該監局未及兩月之間收充軍匠五千  
七百餘人歲支食米及冬衣布花數多乞要收  
回成命免致蠹耗倉儲以後陳乞一切報罷  
等因奉

聖旨人匠已收充的罷以後朝廷自處置欽此臣等  
嘗聞之蘇轍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  
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  
而已前項人匠正所謂事之害財者也臣等屢  
奉明旨豈不知將順於萬一哉然而弊端一

開後患實大故不敢不別白而申言之也正德  
年間權奸用事政令不一各該監局官員恣意  
行私濫收匠役辦納月錢私役占用以致倉儲  
歲用不繼

陛下踐祚之初明詔查革中外相慶以為美談數  
年之間倉儲稍裕利害得失效驗昭然今者何  
為而復有如此處置哉徇左右之私而忽久遠之  
計臣等竊以為過矣此等匠役多係市井頑民  
已經革退若使再入公門則必假藉聲勢影射  
差役此目前之患可見者也監局效尤援例陳  
乞何以應之倉場所積蠹食而盡何以給之此

將來之患可待者也明旨謂捏

奏存留設計影射着該部參究發遣今乃輒許濫  
官靡加裁抑先後頃殊何以取信於天下哉凡  
處天下之事必藉衆論之公今此事科道既曰  
不可該部亦曰不可蓋科道為

朝廷耳目之官政事有缺不容以不言該部有  
社稷安危之責倉儲有虧不容以不慮科道與該部  
之言均為忠於

陛下者也顧乃如水投石而不入至於各監局之  
請如響應聲而必從臣工累諍不能取信

朝廷近習數詞乃能轉移聖聽非惟一事之缺

恐於國體有虧况今各處地方災傷屢報來  
歲漕運尚未可保固當節公儲之粟以備軍國  
之需豈可收無益之人以啓後來之患伏望

陛下外恤人窮內憂國計俯從該部所請收回  
添充人匠成命至於各該監局逃故等項匠  
役勅下兵部查照先後題奉欽依事理嚴  
行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官員作急解補如  
違從重參究治罪如此則冗食少革倉儲可充  
陛下有納諫之明臣等無過事之慮矣

嘉靖四年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管律謹

題為節冗費以應脩省事臣惟近者天變地異無處無之乞免求蠲無日無之此

陛下聖明之所親見睿聰之所親聞未必不驚惕於神慮者也臣等方欲伏望

陛下裁冗食以裕太倉之儲禁浮費以甦極困之民不意誤聽人言選補勇士昨該兵部執

奏未蒙俞允仍命選一千二百名中外聞之罔不駭愕仰惟

陛下誠乃堯仁舜智之主少疎舍已從人之心臣備員諫垣知無不言臣之責也依阿從事臣之咎

也臣敢為

陛下陳之夫京師之地土瘠沙塞密邇北虜我

太宗皇帝何以建都於此蓋

天子自將邊之意所以百五十年海內宴然諸夷懾服得無漢唐宋不支之憂其資給

國家贍養官軍獨賴東南漕運糧米五百萬石耳

先年扣用每歲四百二十萬石外餘八十萬延及五年間方蓄一年之積以備災傷旱澇自正

德以來投充倖進罄其所積無餘矣蒙

陛下登極一詔裁冗節濫儲蓄少充天下無不稱慶

今未旋踵復選勇士一千二百名是復舊之

始自

陛下塞之又自

陛下開之但利歸姦人謗叢

陛下為臣子者胡寧恣也况此糜費以月計之則浪用一千二百石以歲計之則浪用一萬四千四

百石腹疫民之血供坐食之徒俾太倉空匱遂不令有餘積倘遇一時天旱水涸舟不能通兩

澇途瀉車不能轉則內而直禁之兵外而營操之士張口失哺

陛下必責之戶部戶部必責之有司有司必責之百姓斧鑿相槌之勢必致不測之憂一日事或出

此悔追何及且華夏所共戴者

陛下一人騰驤四衛固不可以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名遽為足也但善治天下者貴識時審勢顧

今時與勢皆未可也

陛下何不留神以自察乎且富有四海府庫皆

陛下之財固不可以歲糜一萬四千四百石遽為濫

也但一黍一穀必男耕婦餉足胼手胼治之以人力者一有不勤不生也風宣日暴露潤雨滋

養之以天時者一有不至不熟也下盡人之力

上盡天之時使不樽節而愛惜之固足以斂人

之怨乖天之和矣此脩省之念不可不造端於



是也

陛下何不留神以自察乎事雖一節關係實多臣所以不敢避忌而瀆

陛下之聽聞矣願

陛下暫收

成命以待歲稔財豐之時未為晚爾惟陛下念之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

十一

陝西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孫澤等謹

題為審輕重別公私量緩急以固邦本以光

祖烈事頃者吏兵等部欽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

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

蔣泰蔣清蔣景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

受俱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威範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等仰窺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十一

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

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焉敢固為

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數者皆出

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於誠默也蓋

國家之事有重有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

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有不可對舉而並言

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鮮不創行

逆施妨政害治而啟釁召禍者臣等敢以

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績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姦盡感百度紛更民命

國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軍恩厚澤猶在民心  
積功累仁尚疑 天眷乃得 元良入承大統  
以光啓 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  
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

陛下之續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亂救壞賴

陛下之脩舉責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

皇極經世一

五十六

今變異頻仍災沴重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  
南山東阜滂非常畿都郊甸疫癘大作流離轉  
徙哀號載途病餓死亡僵尸蔽野又况邊儲無  
素烽燧屢紅長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  
不遑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而救焚猶恐緩不及

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俟時者亦

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此最重而且急者愆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

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

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

不及故昌國之爵 孝廟終身新於其父而今  
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茂德偃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驟進五爵之中夏臣遂  
濫叨官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  
官 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陞之 詔猶在耳也蔣泰等何功

吳振等何親乃一日傳陞四五人及一親二三

姓則 成憲可故違

明旨可食言歟至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為動念而復增益之近者又復

勅吏部大傳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俱加

皇極經世一

五十五

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士隆豐城侯李旻惠安

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安伯陳璉王田伯蔣

輪俱加太子太保旁及濫施名器溷襲獨不念

爵賞者天命有德之人人君鼓動天下之術執

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

厥責匪輕恐此膏梁紈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 東官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

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而

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



夏臣徐光祚郭勛等心愈勞而事愈非恩愈濫而夫愈遠意愈高能為有無不之為緊要者而於臣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上下者十有十萬

陛下憂之忠義建祖宗之舊章其言於明詔終歸於上天下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傷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憂而縱於祖宗所未有禮法所不宜者以深為何其於重輕公私緩急不審量至此也死者

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與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六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哲之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猛省也臣等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荒旱於天下而獨於京師內以兩賜時若永麥豐登或將為是奪鑑益疾而以休徵答予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謂嗷嗷不瞻矣收成無顆粒之儲災困苦之極賑濟之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忍流劫鄉村之民縣不特兼蕪之礦徒可通知也試觀今日之誠寒心而

陛下獨未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恣濫恩非賞益干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亂隨之則是臣等誤

陛下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英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道臣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廟簡升之重而思所以光揚

祖烈憫四海兇荒之急而圖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廓然大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

貽萬億無疆之福而威里亦得保全今譽與

國同休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九

陛下之重急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無至

矣豈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聖旨各處地方災傷軍民困苦賑卹事理著戶部會

官議了來說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繼文等謹

題為遵 成法明職掌以裨 國計以隆

聖政事竊惟 國家莫重於財賦財賦莫大於

內帑蓋凡所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沓

奸弊易生則遠運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

初凡 內府庫藏設有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

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意固深

遠也迨我

皇上踐祚以來敬 天法 祖凡所規畫一遵

成憲乃於 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 請特復監局

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懽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過是遵行已逾二載積

弊漸除民方稱便適因言官論事不合偶觸

聖怒遂革監局科道此原興之自我

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績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申明為

巡視科道職掌題奉 聖旨這庫與監局同遵

旨行欽此伏覩 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

供用庫監局為無異也如果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則有不同者茲

該部移文章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之司

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心焉敬為我

皇上陳之蓋監局錢糧因為重大然多由於內辦而

外解者猶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

浩繁額派外省又皆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

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民運也則非巡

視無以恤其困苦誠非監局可得而同也故該

部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

庫為捏報燒毀錢糧奉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

題將供用錢糧俱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令巡視

科道一體兼管奉 世宗皇帝欽依遵行已久

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為 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與監局

同革則 成法不遵恐非

陛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 中外載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誤廢 先世之令與遂左右之私

情忘 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 聖政之累臣

等備員該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瘵曠之罪

大矣故不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 先朝之典 俯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

令科道照舊兼管巡視庶法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以普 法令不致紛更而  
國體攸全矣臣等不勝隕越之至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

六十二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一群心以圖治本事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夫志不聞於所私是謂大同而上下之交成焉德業興焉泰之理也仰惟

皇上粹質天成虛中聽納所以萃天下之公光明之治日可俟也然 改元以來 維新之政名隆而實則病焉正以此同彼異群心之未一耳乃者大小臣工論議紛紜自相抵牾此世道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故若忽焉不加之意則傷和兆戾豈不有負於 聖明也哉臣竊觀近日章奏中僅得御史黎貫見京師各省三邊皆窘乏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

六十三

可慮也於是經理之 請御史盧瓊見直隸

山東河南殘於盜賊也於是振之寬輸之

請左給事中安磐等見亢陽愆時謂民隱或救也民

望未慰也於是安養生息之

請是數臣之言謂皆今日當務之急而不可不急焉者也荷蒙

陛下勤民恤本既下該部議之矣臣復以為言者蓋

以 朝廷之上方將大舉仁民之政左右近臣

勢必惡其妨已則承此群疑之隙為陰沮之地

司國計者亦因委之虛蓋而姑為目前之應也

且以方今國用虧民食之殆有難於兼濟而



是者仰於官歟賑發借貸日益無所恃矣仰於民歟賦稅服役日益不可支矣公私俱匱則具蠹財之弊節財之方正本清源之道在所必講者如戶部尚書孫文應 召以來蓋嘗銳意脩舉然屢為

陛下左右所沮廢格不行豈非以衆志不同上下不交之故也哉臣請述之如九門錢鈔較入鎔銖重為關市之暴單之可也各門內臣不便沮之京通臨清徐淮監督大為輸運所苦單之可也各倉內臣不便沮之馬房王典廐牧而已干預錢糧肆意剝削革之可也各房內臣不便沮之

上林苑子粒地畝復人戶之業止額外之科何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陵戶計丁優免懲其避重就輕又非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熏皮房與鷹房草場恣劫奪之計啓盤遊之端斷給還民孰為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夫孫文以耆舊起用不得一行其志如此此其歸老之疏所以有辭臣固恐其於前科道所

請將深懲自怠為吏牘之彌文而已臣又謂今日內外大小臣工同委此身以仰事

陛下則其所以為心亦同此公而已矣何為外議曰可中官否之外議曰非中官是之然其所賴以

匡救者執政大臣也又以小臣之狂疑阻惑之適以見短而致疑於

聖明也臣謂近日言官之罪固其自取也

陛下勿疑言官自疑也何也是惟無私私則必相攻訐要亦何害其為致同之道哉伏願

聰聽睿思深究大同之理用乎上下之交自委用以來之所建明會各堂上大臣通行擬議何為耗財之蠹在所必去何為節用之宜在所必從賑窮蠲負若何可行違餉內儲若何取辦合衆論之長為畫一之法上頌

聖覽裁斷施行臣知良法美意必有可觀國需民食

必有所濟而 朝廷信任大臣之心益重

采納群言之量益宏公卿百執事益將同寅協恭次第圖為而 新政成矣生民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林俊等謹

奏為糾劾事嘗謂致治以簡賢為要任官以舉職為良淑慝不明勸懲何在比者權奸播弄法紀紛更事既不經人多懈弛間有迂踈之士政體未諳甚至貪鄙之徒官箴罔顧茲惟

聖明繼統聿新化理之機萬國來

朝肇舉黜幽之典一時嚴斥雖已精嚴凡在存留尚餘瘵曠揆之公法合示戒懲切照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順天府等府州縣山西等處行太僕寺苑馬寺監運使司宣慰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張恩等祿位均叨忠勤因著任藩垣

嘉隆疏抄卷十

三六

鮮旬宣之政司憲度之激揚之風治都而勿牧不知宰邑而漁獵為計監法大壞

國用曷資馬政全隳軍需馬賴蒞戎孤其撫御參幕閣於勾稽詔令雖頒奉行未至

憲童具在瘵格少脩以致災異頻仍寇盜間發封域因而多事民庶為之靡寧

朝者罪固當如在任者責以難違若非大彰

國法無以伸振官常伏望

皇上煥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先將來

朝各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仍將在任官員通行各該巡按御史查提究問庶懲往愆痛責來效

收廉平之政以長醇厚之風緣中間干礙京官及在方面五品以上官並土官土人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他每玩法誤事本當究治且都饒這遭着回去好生守法循理撫綏百姓未完的事務各完了

嘉隆疏抄卷十

三六



南京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林若周謹

題為戒倖成以圖長治久安事臣聞去歲山東盜

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

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兇

焰熏熾隨處戒嚴至有以屋

聖慮近據陽府手本飛報前來已於二月初三日

被大軍圍住洪厰集地方勒絕殆盡人心始得

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

蕩平可幸矣但瘡定思痛豈不寒心曩日劉六

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雖無一生全但兵民死

聖諭錄抄卷十

一六八

于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千萬民財沒于劉六

劉七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千萬猶

曰以是為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

常僥况於兵戎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

日蓋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

幸而不知安靖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地方之

梗不一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子為之也

亦可一憐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

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

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

鎮守之徵求者又不止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

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

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 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則亦庶

乎彌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

心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剝

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

所用或有不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

人所能獨辦皆無籍小人為之分投舉借以成

之耳是以奏帶參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孰

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

聖諭錄抄卷十

一六九

各多取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

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為乘此盜

賊方息之初貪官污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

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

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言及此者而

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故養

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

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為

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初各處巡撫按備查鎮守府叅隨人員不許無名  
 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  
 鎮守者抑債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  
 為之申明仍著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  
 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  
 事害人者即便提問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  
 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  
 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加黜罰則一  
 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心  
 於臨事孰若預究其本源與其徼幸萬一之為  
 得謀孰若曲突徙薪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此但或末之舉耳今舉是  
 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若徒取必於幸者又况  
 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為必以幸而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  
 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舉哉臣踈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  
 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矣但去一臣未  
 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嘉靖二年閏八月 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邵錫等謹  
 題為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事臣伏觀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欵內開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  
 造兵部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欵內開以後年分  
 還著巡視科道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  
 會計以免冒濫欵此通行欵遵聞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朦朧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  
 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四衛勇士旗  
 軍人等虛掛名額冒濫食糧乞要照例查驗以  
 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拿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欵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霸上等十九馬房通年虛增馬數冒支  
 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浪費并將太監閻  
 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欵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  
 竊謂

陛下當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嬖倖拒忠  
 言至於若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  
 聽而明亦莫不以偏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謹進  
 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分也古之大聖  
 莫如堯舜猶必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采天下  
 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



高漢元帝偏信石顯是皆不以天下為耳目而  
以近習為耳目以致姦生惟惺禍稔蕭牆而卒  
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  
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中官欺蔽之  
患耶仰惟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年信  
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  
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  
逐一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  
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明旨成法具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谷大用等竊

嘉隆疏抄卷二 七二

弄威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  
是以每年占役軍無慮數千侵剋錢動以萬計  
嘉 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知前項軍馬

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道  
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迷事之大者也天

下臣民莫不延頸望想太平夫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閹洪等首先沮撓恣為欺蔽  
妄 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 天令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

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

移其令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閹洪等一言遽  
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  
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  
妄為事事違背其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  
該部大臣懇切執 奏科道等官交章力爭其  
心惟欲

陛下遵 明旨以昭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  
生民計為 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旨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沮橫議  
易入而難回耶且天下之事出於一已者謂之  
私合於眾論者謂之公前項清查軍馬錢糧之

嘉隆疏抄卷二 七三

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閹洪等獨以為不可行今  
一言為主眾議難移豈以在廷群臣之見不如  
閹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嘗反覆思之  
不得其說將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

計省草料折銀共計二十七萬餘兩今若踵而  
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節省民財

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知

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虧耗浪費日甚則生  
民由此困窮將來公私告竭咎將誰歸

謂 無害也由是而觀則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

謂



查之法決不可罷矣夫以不可信而信不可罷而罷則是踵先帝之弊政違

孝宗之成法徇左右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

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

耳目也人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資股肱耳

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于大臣科道之言一切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

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無所用其聰

明

陛下孤立于上將誰為治乎臣等嘗謂書曰慎厥終

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道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

與也自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亦

未有與治而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曆服之初政令得失所關社稷安危

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費以足

國節財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也今

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竊恐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也臣等以為

陛下固大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太監閹洪等怙

寵恃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而不知

國用之匱乏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知

生民困苦之所當憂乃敢欲踵燕貪肆為欺用

以故實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旨意蒙蔽

朝廷使聖明不得一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

何清明之朝而有此壞亂之事乎既竊

陛下之富貴又弄

陛下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

有餘辜曾不思自來權姦蒙蔽身不免於誅竄

則亦何利之有况今改元之初風霾大作日

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固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脩省以謹初服然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

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問於群臣曰

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是

也今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

覺悟早去竊恐聰明日蔽上下惡政日加于下

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此臣等所以夙

夜憂懼而不能已于言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

自宸衷表明以燭姦剷以去惡將太監閹洪及

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

宦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



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 詔旨聽兵部及  
 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 內府各監局等  
 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詔旨不合者悉  
 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  
 內閣議擬然後 批荅不必徑從 中出務使政  
 無過舉其左右近侍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  
 上達許巨等 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多門  
 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姦庶幾 天變可彌休徵可  
 致而克舜之聖亦可以媿美矣豈惟天下之幸  
 實 社稷無疆之福也若果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嘉靖元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

六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而不避煩瀆乞裁濫役以節京儲以光  
 聖治事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  
 人等復收應役奉 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  
 用役這人匠七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糧兵部  
 知道欽此臣等參詳累日遽欲抗言然前疏盡  
 矣而  
 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為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  
 新政將來 聖心悔悟復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瘵官  
 之咎無所於追維追悔無及矣是以欲罷而不  
 能默也且此等人數襍沓不齊或市井遊食之  
 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乙名以途  
 人而詭充子姪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  
 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 內府驕炫鄉隣身  
 不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而謂  
 之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  
 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 朝廷不覺逮  
 陛下登極之物盡行祛滌仰頌 聖德中外翕然  
 蓋 天祚我 國家而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  
 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能繼與不善等類  
 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輒憂必可  
 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于



陛下者我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臧繁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君近而地親知禮而守法夫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幸其啓譽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與作既任與作必皆以浩繁為辭以缺人籍口便益所在誰肯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

陛下之側自此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曰水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

特體國之意但稱洪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美何則法立於前者甚善而未流之弊難保其不無與貽於後者當遵而通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苟於特勢不合咨怨不息縱有經傳明文何補於治即今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象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美弊源既開焉有紀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為人作俑以叢天下後世之責哉其必此等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致該監不察而遽責

宸聰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原謹

題為懇乞

聖斷議處

王府牧地以飭防裕餉

事臣近巡歷固原向校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昌護衛千戶所見在官軍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楚府牧養歲費俸糧幾及三千隨查該所建設撥給緣由頃畝孳牧數目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王府州衛並無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半箇城三百餘里中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約荒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

三二七

熟不下二萬餘頃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一員經收馬十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馱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孳牧等因臣惟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群牧蓋王皆握兵兵必資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遙設一所於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孳牧乃尚被數百以群牧之虛名此於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墾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及四五百金至於科差輕省禁網濶疎則為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



其幾百千計也此於利害又不相權矣夫

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

以養牧卒將以養親而其實乃為蛇蝎膏脂將

以者收而其實乃為逋逃淵藪此豈

聖祖賜予之意亦宜 楚王節度之宜况臣觀海

刺都地方接連靖虜密邇松山虜巢虜之窺伺

浮薄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刺

楚之制馭譏察甚難即今該鎮亦常為此地分布

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

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

其束之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

慮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句結之

虞外防一隙內地俱堪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其不

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過計竊

以為該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

以母養後患在 楚府以當獻之以助兵餉以

豫杜後憂如蒙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衙門將

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

仍將該所革去武昌護衛名色改為海刺都守

禦千戶所庶乎軍政有統而邊防可飭年例可

省而兵餉亦裕矣蓋臣聞嘉靖中

秦府嘗請河墾地曰

高皇帝以賜先臣也尚書梁材執奏不可曰陝西外

供四鎮內奉 四王視 國初生產物力千萬

不佞豈得空地更給 藩府秦之請地稱引

祖恩又其適封也尚不之許而况於楚乎故雖以義

斷之似無不可矣又臣觀嘉靖以來

諸賢藩或發帑助工或辭祿助餉莫不憂先大計

楚之富固天下稱最其賢亦天下推先也臣意其

感特效誠雖在重利亦當不措而况於牧地乎

故以理度之亦必無不可矣再照固原一鎮控

制三邊而環鎮內外莫非莊牧其明擅公家之

利而陰為地方之患者多矣除

肅沐莊田與苑馬牧地先經諸臣建議外尚有

慶府群牧似亦當併議者查得韋州群牧所先年

欽賜草場一區坐落柁子山邇來日闢日廣荒熟地

不下三萬頃而容納流徙亦不知其幾百人臣

向巡諸鎮凡告追逃軍逃民者大率苑馬窩占

為最而柁子山即次之海刺都又次之而該所

官軍見在六百二十有奇歲費俸糧七千四百

餘石其所歲入不過十一是亦利害不權者

該府國處河外地在國中似難輕議盡削而較

韓府之地少國貧



肅府之改租充餉則亦當稍為裁制以示公平臣愚以為韋州之官軍本為群牧而設則甲軍之糧餉亦當於牧地而取如蒙

聖斷准臣所議將前項牧軍比照屯軍事例於牧地內每名量撥一二頃以充月糧牧收之外照舊征操則在群牧不過捐一二千頃於二萬餘頃之中所捐不多而該鎮則省六百人以七千有奇之餉其益亦不少矣臣非不知奉揚皇上厚叙之恩而甘心自取刻薄之議但籌

國計於詘乏之時不敢不謹而籌二府於名義利害之較似亦不得不然伏乞

聖明矜察下大臣詳議如或可採俯賜施行臣愚幸甚逸計幸甚

萬曆五年十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兵科右給事中臣夏言等謹

題為杜傳乞以光

聖政事昨談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該科伏觀

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虞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

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

德乃可授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

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官物故輒將

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

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

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

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

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

然阿從而莫執 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

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能容太倉之未耗於俸糧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 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

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意也當時

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器自此稍

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 改元以來未及

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

事紛紜 聖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

憲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

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

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藩邸舊勞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

可也乃若戴義歷事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云極矣迺者

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鏤厚給齋糧帑

分麻布官造榮域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梁恭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實為過濫此則 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蓋係於 登極一詔今

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

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 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

也先後矛盾首尾衡 次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

此臣等考之故典武 職資格自軍功立至副千

戶凡歷四級以西此 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

虜賊四名額以西南 畝賊苗蠻功言之則該

擒斬十二名額以內 地反賊功言之則該擒

斬二十四名若以領 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

至三十九次例言之 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名

以陣亡例言之則該 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

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 係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

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

每員月支糧一石歲計 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

漕陸挽之勞小民水 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

德而

陛下厚祿之耶且武 襲至指揮使而上蓋軍功



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也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虞不言疲敝田野無人不能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寢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

網既紊百目盡睚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乞

陛下上奉 祖宗之訓下為 社稷之計今將此傳

陸戴錦戴俊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

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 中興之政

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

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屠僑等謹

題為遵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事近該錦衣衛

右千戶所旗幟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勞

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

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

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

道欽此又該兵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該

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於帶俸數內乞要見

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

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乞陞已非其據且嫌

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

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

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

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不惟不從併與小旗顧錦俱傳陞錦衣衛正千

戶世襲該部又行執奏為

成憲之決不可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 批荅曰已有

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

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考有勲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今邢福海等以其

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

其姊氏嬪御自有 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

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恩非今日可授之例

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乎千百

皆不宜授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

為明白治亂之機太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若奉肅奉

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有陳乞顧錦亦得併

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

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

鑒也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有寵命之褒矣

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

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

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敝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奉 成憲首 詔裁革天下

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查革  
方定 聖墨未塵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蔣珊等

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為百戶該部

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

女侍之故至以校尉之役而輒陞以錦衣五品

之陞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遂及其子孫世官

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

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諭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

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

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

可勝揀者於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言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

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邢福海等止以原

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 君德於乾剛之羨而聽

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

甚



社幸甚臣等職有當言義不容默懇切之私不勝

仰望

聖心悔悟之至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疏抄卷十一

八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事近該吏部題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蕤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

席書題為乞恩比照事例改陞館職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蕤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朝有此傳

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

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

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

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會典內一款

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

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叅出

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

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吏部銓

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實

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叅送法

司治以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將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

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我列聖愛之重

之布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途清仕路也不意今日又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矣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特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俯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

改授行人司職御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者俱黃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揚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邪小人壟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今璵璠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璵璠之疏必不上矣書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璵璠甘為膺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孫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清議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下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黜為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及璵璠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纒諂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實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道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改陞恩典出自朝廷這廝如何輒引大禮妄言掇拾又說偶合之辭大禮專正於綱倫好生不知事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法度終於廢闕天下後世將為何如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報答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欲人知趨之也全等糜費 帑廩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運追罰 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授權以寵加賤及臺廡濫於局外使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切念全等方革之初節奉 明詔有曰

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儉人糾類朋黨依城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黃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往迹甚明况閩安等五名俱係內臣傳乞事同一體法持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幸竇且法久則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其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



君德足以懷衆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

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

可不虞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歛

謗豈人情哉再照奉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

月始奉有 前旨查勘中間 奏擾凡七八次

俱經本科痛行叅出使該部據此豫為叅

奏縱不能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其幸謀或可潛

折寅緣之奸 恩未必遽須須亦未必至濫濫

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

姑容左右曲為求 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

賜追回 成命將季全閔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拏

送法司照依

前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美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雙怨

必多持以待罪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采之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

望之至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寢傳奉杜請謁以光

聖德事先該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稱係在奉夫人

弟安引先年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叅

駁再經該部抗詞執 奏俱未蒙

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都

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成命既下中外聞之

罔不驚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邢福海顧

錦 奏乞見任管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益切駭懼莫遑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 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

燕處 法宮凡關 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

雖文王之心成湯之檢身莫有過也詎意

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為 仁明之累臣等忝為

諫官職司補過凡遇小有虧損

聖德之事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

陛下事有過舉謹昧死為

陛下言之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間不階尺土間關百

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為武爵以待有功

延及子孫俾世其職比於文秩獨加優厚所以



重汗馬之勛勵忠勇之節也是以本

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職不許封公侯

以此耳

祖宗之法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重矣

列聖一朝率由罔愆中閒亦有爵賞謬濫之時多

中一平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後旋復釐革徒

保治體貽譏後人何益之有矧惟

陛下即位之初固已痛革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

欣慰今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踵故轍而

行之其實臣等所未解也且邢福海顧錦平日

不列行伍未經戰陣未有勞効而一旦官以五

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

祖宗之法不可在公廷之議咸以為不可也又况以

朝廷之私冒國家軍功之賞尤不可以示

天下也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

聖旨有勞勛然有今日遭際龍飛克陳大

內若家封錫之榮煥加名號之羨後宮寵渥

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

若慮不當緣寵驕矜難復廣希恩澤昔宋臣歐陽脩

所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上疏云張氏

奉入官之前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

皇明嘉隆疏抄 卷一一

為開人自招誘議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諭常情伏乞

陛下仰遵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內庭以汰侈

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且查得邢

福海所奏止是援引魏振事例所望亦已過

分而傳奉

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所予反為增濫顧

錦陳情不知憑何實緣忽同內降事體大謬

漸不可長至於乞恩管事且有明例不煩論

列所有昨來傳奉邢福海顧錦世襲正千戶之

命尚乞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臣

等冒昧瀆陳罪當誅死緣犬馬之忠誠不欲萬

世之下以此事首累

聖德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吏科都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抑倖進以尊大禮以惜名器事先該吏部題

王价原係朝 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退者竝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大禮若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階伏望將王

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監事錢

子勲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閑住人員建言大禮

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著致仕似有不

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嘉慶御批卷十一

二十八

欽依錢子勲准與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擬

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勲者復如此臣等深有所未喻故

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

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

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

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

勲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

我臣等查得上价錢子勲俱係朝

覲考察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真

穿窬小輩也詎出果挾自知稿木冷灰不復生

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 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勲復原職各致仕固已隨其

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勲復原職各見任是復

落其套內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

嘉慶御批卷十一

二十九

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著為定例以風勵庶

官今若復用价與勲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

在通何以示後諂諛成風和佞得志故自議禮

以來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价與勲則明白陳乞

不致於必得而已矣始猶以獲一官為幸今

如价與勲則恣意豁豁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

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勲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與禮汚壞其言亦不可

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若亦謀

大臣也亦曰价輩不可復進京職復之則奸人



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污壞矣垂涎富貴者朝以議禮駕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之言無以懲奸而杜倖是 朝廷之官爵真為小人所壞誠不忍

陛下之官爵為小人所騙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擬將王价錢子勳仍令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以節秩廩以隆

聖治事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興等題稱

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

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

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

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

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

人無瀆志爵祿慎則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同符堯舜者也而其已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

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猾賦性貪冒成風

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 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非

有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

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

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而又衛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深

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憫不先



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倖  
得使之矢心圖報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  
非分邊躡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杜則章服如之何而不侈越名分如之  
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者哉  
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當擒斬  
北虜九名額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額實授  
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額總旗二級當擒斬二  
名額若等身寄戈矛命等一擲甘心矢石且求  
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  
一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而可以希圖

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  
五石正千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  
品該支一十石總旗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  
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  
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  
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兩所給亦是民脂  
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  
意不過謂忠逮事 累朝積有勞勛生前犒王  
之榮金帛之 賜茲者瑩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  
殊典已疋酬功又何至上干 國家責萬世之紀綱

下賤 國家一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  
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且昨鮑忠初故之  
後京城內外眾口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  
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  
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足  
則貲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  
此則其席恬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落恩之  
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有優恤之恩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  
逃賞罰不渝儻有可錄必 賜追崇是則惟辟

作福之大義而何須慶等紛紛 奏贖耶且官  
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劉鐸等五十人異姓別  
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何乃混以名  
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 朝廷之器以  
濟已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  
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斷隸混淆於冠裳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  
胡雖作梗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  
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糧餉不副其需孜孜區畫  
固嘗履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



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恤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半鮑璇等勇士速

賜停罷仍令以後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勤

勞該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恩威出自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

冒叙功勳僥求官職則真無冗授足以服西此

捍禦者之心俸不虛糜足以舒東南漕輓者之

力而內治既脩外患斯弭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鮑忠故後思悼非常况先已有准

乞數名了這起鮑恩等准三箇勇士准收二十

名其餘革除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重爵賞以彌弊端以全政體事近談

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人等援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

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

一冠帶匠人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

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

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判計得六十八人

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

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所以奔走群動者莫

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者莫越於

文武二途故武職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

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

銓而序班亦係議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

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黃緣則姻聯戚畹然

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傲外死事邊戎未

需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費

校述遭白首青衿動經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

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

而倫之前項人役張順耗廩徒手擢官者難見



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知也且內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始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褻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科部參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衷行收放罷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箭王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蓋不得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後墨工咸通官籍其為黃

三五 隆慶抄卷二 緣之計固得矣所惜議禮清地可則工師

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使餼公影射之輩藉口藝技之微咸矜矜然有垂涎班列之想矣謂不作俑於是舉手又况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論事功則玩日愒時以為勞動避差役則假威 內府以復身家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冒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心倪之容彼亦自若 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持縱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特輕而

新政始重量倉廩則先時嗇匱而 新政稍充計帑藏則先特殫虛而 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俯墜異趣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 我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

上塵伏乞 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庸信

度之工亟賜收回 成命將宮匠趙奎等照舊

供職著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於文

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為恣意干紀之舉恢張倖門蹂踐公

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釁或可弭矣

嘉靖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古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部尚書臣金獻民等謹

題為重

詔令惜名器以絕厲階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先該錦衣衛革職千百戶等官季全等奏辯復職該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立前件具題嘉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閻安等名由營建定磔廢陞的都准與原陞職級內崔文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等各與做百戶職事不許當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不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叅究治罪欽此欽遵案呈到部臣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

不私人以官昔在

嘉靖疏抄卷十一

二六

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跡為之一清京儲為之頓首

誠與第一美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

奸諂奏辯節奉

明旨不曰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擊送法司究問

不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誨海內經今數年忽為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信於天下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鄰承近侍尤以昇人今以權門廝役市井豪紳非有汗馬之

勞果授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曰不許當緣管事奔競者已成風矣雖曰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者已踵至矣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塞其源念詔令不可以輕變名器不可以輕授將季全等照舊革罷以息人言以消天變實

宗社無窮之福

嘉靖疏抄卷十一

二七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四川等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汪淵等謹題為慎爵賞以正

國體事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奏

初旨內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一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

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

國體臣等未之信也

陛下 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

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

力無所為况 先帝之遺詔明白 慈壽皇太

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於定策

太監扶安何與於贊襄至駙馬等官崔元等之

奉 符迎立太監張佐之藩邸効勞惠安伯等

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皆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貴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蒙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分已足於禮已崇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勲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千戶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以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

不世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與劉基如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

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功

勲官爵下及于爛羊祿賞反輕於故袴古人謂

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又曰眾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初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眾之公



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大典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

廷臣擬 勅恐非 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

以 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

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

非巨等願望也臣等聞朕之不表身之災也况

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朝為鑒乎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僥

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廁崇

階冗食贅員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諂前轍臣等愚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有貪饕儉

小急於富貴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

利賴得美於

陛下之國事何我濟一己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置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

長隙不可開臣等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

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

覬覦夤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極弊大壞不已也臣等特罪言官職

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

故敢不捨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 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 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藩邸入繼大統雖關天運有勞諸臣特封陞

以酬其功成命已下不必撓阻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張九叙等謹題為慎爵賞嚴主威以正 國體事日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兵二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

肇脩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

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墮是以異禮貌而特

錫之也既乃尚書喬宇等覆奏之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

等見之伏竊愕異夫王后無嗣建支子以繼

太宗禮之經也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甚深遠矣况

陛下以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

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

與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領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寔尊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詔券俾子孫世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漢盧植

語實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進之何勲

之有豈橫貪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

身名武不能用卒受關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

等之所知也費宏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宋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

矣親捧信符迎立等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

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裡酬過其

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心

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若

前代徒為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

歿死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

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

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

極加祿三百石盈溢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以

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其職守固已蹙蹙不安又以太子太傅

蔭子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

當也夫叔援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

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柰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

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

請機事多以官人司之迤於東京委任漸大於

是舉動四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披庭永巷之

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

騰叅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

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不可言

今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出於宦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廢其弟姪

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泰文張欽張淮各

能同心替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

廢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

武宗之世事多同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今乃以贊相大計歸

之臣等恐 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景

經論列

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樂因旅進

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

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

石廢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且等

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閔洪趙山

黃錦李清王玗孫端趙霧李堂李雲張昇蘇瑾

郭神趙林陳林張柄劉臣劉銳丁王劉榮各欲

加祿多者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

四石廢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

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

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 藩府承奉等官不

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 駕來京既已陞各

監太監諸職并得著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

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

明王行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也當劉

氏開創之初諸王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

乃獨重資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况此二十七

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帝之下乎况我



祖宗之初治內之令甚嚴各監局內官無敢擅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  
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  
鄙弟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  
附強權者率腐身豎子以自銜進敗國露政之  
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  
為蹈其覆轍私昵寺豎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  
譏再見於萬夫之口我臣等誠以為不可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勅下禮部頒賞勲戚文武大小臣  
工既各以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踰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  
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

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  
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盡皆陞其舍人蓋前日  
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

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  
下受無功之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  
之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奈何欲以私陷臣下  
我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雖得例受  
封爵然皆以 太宗嫡統之親以次叙進

陛下繼專承統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招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曰 興國太后已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  
又推其情俾邵喜蔣綸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  
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真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  
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  
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次受封比綏和之末丁

傳皆為列侯陰冷女孽大千天常於是黃霧四  
塞異世再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將土過制傷  
亂士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敝寔以是兆今春

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  
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風霾大作變怪  
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驚惕而不知攬威柄懲家蔽以回變異乃  
欲大啓封爵及今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襲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多也  
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臣等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9 卷 55



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出已意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勅大領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內閣又不預聞故乃與一二近習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美威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徧資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前命以決蒙蔽之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已從人示天下

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絕姦諛杜群小微功固寵之心則主威日嚴人無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繫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汗膽不勝惓惓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自藩邸入繼大統雖天運有勞諸臣特加封廕以酬其勞成命已下不必挽沮該衙門知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戒不職以勵邊臣事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且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謀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靜勞績可嘉不准辭著照舊用心鎮守還廕弟一人做錦衣衛世襲試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廕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一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驚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飾詐能來温厚之旨而不能避與論之公能蔽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上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愚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臣敢詳為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兼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虧河上之師主帥辱推轂之命宗藩避難骨肉膠連闔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尤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未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



等官悉蒙原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  
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聲  
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  
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哉  
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疾益篤未審此  
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匆遽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  
撫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卒至授  
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卒至成擒博訪廣詢漫  
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履歷謂忠無要挾  
之意可乎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墮其計  
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  
今職之有疎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  
然而受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之不然何  
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  
為不可者也如蒙乞賜追寢成命武忠不必  
賜蔭朱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補前闕候將來建有邊  
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罔

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罷陳乞以重爵賞事近有針工局副使楊

等題本到科內稱

御用監太監丘清病故節蒙

天恩賜給寶鈔齋糧麻布蓋享堂碑亭造設安葬

乃引故官趙山為例乞將伊姪丘麟量授職

請錦衛食糧直差題奉

聖旨准他丘麟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等查得先因 御馬監太監趙山病故

少監王佑為陳乞廢其弟趙雲為錦衣衛正千

戶臣等嘗具疏題 請力諍其非未蒙

臣等嘗具疏題

准信該兵部尚書彭澤等反覆具題諫阻亦未蒙

俞允中外臣民方且以為此 新政之累惟目望之

近又有太監楊聰病故小火者張通又引趙山

比例陳乞又授其姪楊倫為錦衣衛百戶今副

使楊純等又以為例而丘麟竟得陞陞錦衣百

戶之銜則趙山一時之 特廢不得永為冒濫

陳乞者之定例邪臣等前日所以言極諍而

不容已者豈好為是喋喋哉正恐弊源一開未

流難禁有如是耳蓋武職必由軍功此

祖宗傳世之舊章傳乞盡行查革又

陛下即位之 新詔今使群小遂其請求則是

舊章不守 新詔自違天下人心必將謂

陛下拂 祖訓而濫 恩私廢 詔書而闕倖跖矣

其如治道何况此等 恩典在

先朝或由 青宮舊侍或酬久任賢勞則珍重褒崇

而偶一為之未嘗博施而濫及也今者不論厚

薄賢否而各聽其陳乞臣等竊恐名器泛濫則

功臣解體得之者不感其惠而覩之者亦不見

其貴重矣故古之明主謹繁縷不以輕授諸敝

務必待有功良有以也况官爵乎且故官趙山

等皆

陛下潛邸舊臣也

臣等嘗具疏題

陛下莫不曰恤其舊私貽之過厚似無大害然人主

為天下守名器惟賢是與豈可得而自私凡在

庭闕之下者孰非

陛下之臣庶邪舊臣可厚則奉公勞瘁者豈可薄然

各家弟姪豈可數計若使律門一開人皆沾惠

舊新蒙 恩臣等竊恐人多日永雖倍漕河之

粟不足以贍其養而錦衣一衛且將不能容其

趾跡矣則前日之冒濫而除革者又何以使之

屈服乎臣等伏望

陛下遠遵傳世之典使 舊章不自我而愆忘近守

登極之 諭使 新詔不踰年而反汗名器用守上



答

天心私授不徇下銷物議收回累次之

成命追奪三姓之廢官則倖門無踳陳乞者不得以

藉口覬覦者自是而息心此脩德弭災之實政

而感人動物之微機也臣等無任惓惓之誠干

冒宸嚴不勝悚息之至

嘉靖二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嘉慶抄卷二 四六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為裁倖進以伸公論事臣聞爵人於朝與眾共

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眾則論公公則民服故

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者

欽准廢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

知蓋騰物議率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

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安磐則又言之人三為

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諭曰已有成命了再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朝廷之政公則

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躡

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禁之

然則欽為亂國經澤等為失官守臣等為負

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為能守祖法何如耳故尚書于謙再造

社稷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

贛官其子王憲為錦衣千戶欽非二臣比而賢

官崇於子冕與王憲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

近倖中人之奴天下狗國死事之臣謂之其誰

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俾以加

俸有識猶曰非德賞也况賢非欽之類欽之隸



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吝改而持之益堅豈欽甘言媚諂惟恐失之

為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有藉之為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嘉靖建元以來冬無

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

伏望

陛下寢前 命褫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

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

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悵悵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奏

嘉隆疏抄卷十一

四八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自禮等謹

題為再乞

天聽慎名器以愜公論事頃者該兵部具題為

欽奉事據通政司送據蕭諫等各告受賸前來本部

欲便遵節奉 勅旨將蕭諫等應授指揮千百

戶俱照後註定各所司帶俸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諫等著堂上

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內府衙門該錄

的著戶部查照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復題前

事內閣蕭諫張潤等不係軍功舉與世襲不由

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諫等

嘉隆疏抄卷十一

四九

之罪愆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

臣交章諫止情已罄矣詞已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南京六科十三道

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示蒙 准信臣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候

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

且使要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月之久大臣累

疏辭免而尚未得度感曉近習畏避而醜

釀益深夫爵賞以為勸功也衆悅而後賞之理

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

我况錦衣係近侍衙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

擇而槩以廕叙私及其人則將來咸曉近習比

例黃緣充斥律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

正德年間之轍矣况世襲必有軍功見任必待

考選此祖宗之成法累朝之事例若一旦

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守而服天下後世

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肯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

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披瀝肝膽盡言於上以不免於

斧鉞之誅為是邪且此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

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

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治若違

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

遍閱而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密勿大臣功

在社稷誠有如聖諭諄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准賜伯爵况近習之廕叙顧敢居然冒

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民咸

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為得之情故連累

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

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廕過制在諸

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賞之失本以廣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

則難開事例從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

自足酬勳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

何以示法天下也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

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

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見今邊

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

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

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好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

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

與國同休戚天下安則人臣安矣若惟貪圖

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

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晦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觀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覘天下諸藩亦必

拭目而具瞻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



望

陛下思之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國體臣等何

為不知特順德意為羨而且好取戚畹近習

之怨恫邪臣等言論及此拊心自訟深慚精誠

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開陳愧古人遇巷

之誠曠瑣坦諫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聖聽收回累次之

命姑且封蔭之恩於有功者別加議處務使賞當其

功不處非義之惠於無功者斷之以義務使賞

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於

祖宗之成法何守而不墜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

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

四方之變可以節糜費之供成中興之治者

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嘉靖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已累有旨了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該衙

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斬濫予以重武階以彰

聖治事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

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

富等晉賜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

衣衛指揮僉事著任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

正千戶黃鉉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

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酒麪局副使

米用題稱司禮監太監賈友病故已將姪男陞

授節奉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

甫閱崇朝疊此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

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弗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

授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

雖破常格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

而終止或恩濫而中裁悼心固慄慄也逮至

武廟之日漸開倖進之門嗣我

皇上纘緒懲愆鑿弊一浣而新之見諸



明詔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侍御之臣縶身家而速功利朝為一辭焉移

陛下暮為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聰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有若崔文有若閻清有若周永以營建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未肆也然而倖實浸已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幸諸臣愛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惜名器當局

互為益梅轉相騰葛輒尔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榮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寶鑑脩葺

旌功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縟

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

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

秦文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儀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

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

人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獲別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竊

陛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懇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知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校力奚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閉疎畏光耀多矣但其徒擁虛器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襲

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直萃至此謂之繩武可乎况今各處春旱秋霖

天妖地異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綽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

器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

丹悃擬列臬囊因以徹九重而回於穆乃復

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默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實而拓其所僅存返厥

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



以徇情而裂當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弊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

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憚則特黃

富照張淮等事例任之南撫以示優渥雖於事

體非宜然亦母寧過厚之意若

聖衷仍有未憚則將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陟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

照舊帶俸著役賈通止與旗後所司食糧此則

臣等勉為將順之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清時美政可以忭中外而型無

窮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裨也

嘉靖疏抄卷十一

五十六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重官賞以全 國體事臣聞賞以待有功而

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

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類賤而官則

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而官之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

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為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

子求即明帝不許而止賜萬錢夫公主之與內

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即官與指

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

嘉靖疏抄卷十一

五十七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

者有八旗總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

狗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

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諛等以

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

職匪徒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

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

使席寵陳乞者藉為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

斷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况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

今朝鮮使臣常慶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

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中國之人可知

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臣

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

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前

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五八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裴紹宗謹

題為抑濫乞以清朝政事臣惟

國家設武職之官以勸有功間有帶俸與見任者

等也是皆名器所在政體所關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題本到科內稱太監郭昇

病故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之例將伊姪郭

洪量乞陞錦衣衛百戶直差管事奉

聖旨准他郭洪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查得近日濫乞之官有趙雲有立麟有

楊倫乃今又有郭洪效尤緣洪等有何功於天

下社稷而輒布非分之恩濫無紀極而破壞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五九

國家之名器政體一至此乎且太監郭昇雖稱歷

事有年勤慎頗著然蟒衣玉帶尊頭用事亦足

以酬其生前今既物故又復 恩蔭其姪濫與

前官是以報功酬勞之典而為啓寵市恩之舉

臣恐將來沮將士激勵之心結忠勲憤憤之氣

所得者虛名所貽者實害且

陛下以潛邸諸臣昵於私恩聽其濫乞似無太過以

臣反覆熟詳見今天下水旱災傷各邊急缺軍

餉謂宜澄汰冗員猶且不給若又濫乞群小將

使倖門不塞小人皆得乘君子之器入斯賤之

紀綱紊而政體乖



祖宗畫一之法蕩然不存 朝廷公平之政從此而

壞一遇有事何以勸忠而策能且潛邸諸臣不

輔成唐堯之治以榮身名反蹈釁

先朝故轍自取咎害只今道跡旁觀者已竊笑其愚

如正德時之為也臣等嘗為此濫乞趙雲等三

次疏諫不蒙 准信又該兵部尚書彭澤等亦

嘗執奏竟不 俞允而又有此洪之濫乞也嗚

呼澤及臣等皆股肱耳目之官

陛下棄之而不用以一元首而獨運於其上不可

也伏望

陛下勉從彭澤之言及臣之論杜濫乞之徒無使如

揚倫郭洪接踵而援引也則 國是庶定

祖宗勸功之法不至於終更廢墜矣乞 聖旨

成命早賜收回 宗社蒼生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 張原謹

題 慎重賞爵 聖旨見吏部奉

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依都督同知陳 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

承襲欽此又 欽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 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

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

與做正千戶 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 心者切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

天地之常經 元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勿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

檢人心砥礪世道

祖宗大統為天下 我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

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

予以隳

祖宗天下法制也 齒齡等無間闢百戰之功非俊傑

九德之士徒 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富貴已

極名位已成 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

及四氏封公 有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

人授六品 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

武職者二人 惟 寵賚頗侈賞賜濫



私厚戚屬輕用 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 魏聯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制

進封以伯固 何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等車

何謂耶若以而 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

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 國則論功行

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

勅今年又降一 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 見以賞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

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

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陛之

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

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階

重職也封拜大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 內降 手勅率易行

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况 大恩不可以頻假

上爵豈容以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意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

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

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

絕私恩而不肯少焉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

義理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焉

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

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克愛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

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訐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

饉連歲餓殍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咤

而數數累章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心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

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

導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

防 俯納臣言符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咤得知足之令名臣之此

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觀茲事

理之或舛實有不能忽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

世之義及臣也是以昧死上



聞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一

二六四

工科給事中臣胡訥謹

題為慎名器以保全功臣事竊惟爵賞所以報功

也重則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充弊

不能治何也夫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與器

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奉

勅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兼加太子太

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廷之臣相

顧驚愕謂此殊 思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

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

不世之貴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

益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

加以散官者率皆奉若

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蠻夷戎狄不式王命逞

其凶惡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

草竊奸宄親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及劉我

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敗

王章國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

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

遏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

猥加以官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識者之憂也萬

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



受而受是不良天之命何也賞爵出于天非夫  
 人之所得私者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  
 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  
 任職可乎九齡對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  
 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  
 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未服汝為使相  
 品位極矣彼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  
 亦未嘗輕負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  
 唐之功唐不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  
 光祿等庶罷罷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不盡獲於前人而無負乎厚祿豐爵覆  
 鍊之刺方且籍籍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  
 益重其過臣知此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  
 受也昨談徐光祿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勞之答之夫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  
 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况中又有拜  
 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  
 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于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襲鑿宋  
 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  
 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佞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

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莫

宗社於無虞矣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賞以酬勞朝廷令典勅旨已下如何又來奏擾

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循

典童慎爵賞以重 侍衛事臣竊惟我 國家之制

設立親軍錦衣衛以扈從 禁近語其職掌則

直 駕侍衛巡捕職莫親焉任莫切焉其堂上

管事尤非帶銜帶俸之比每一員缺須兵部選

推二員恭候

欽點方得到衛管事蓋因其職任親切

簡授之始必極精詳非可請乞得之者也乃若前開

住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黃浦顧可使之違例復

嘉隆疏抄卷十一

六十八

職僉書管事於錦衣堂上哉臣查得

會典內一款凡錦衣衛官為事復職雖遇

赦仍調在京別衛帶俸夫帶俸原衛猶且不可况左

右都督為武職之極品管事堂上迺錦衣之尊

官浦以革職閑住之臣一旦兼而復之其如

祖宗之憲典何方

皇上之御極頌恩也廢司禮監太監黃錦弟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錦即具奏辭免乞將原

任右都督姪男黃浦准復錦衣衛堂上見任管

事事下兵部迄今尚未題覆蓋以稽之

舊例在所必無是以從容有待不敢壞法紀以徇所

請爾茲黃錦病故該監復申錦前奏朦朧援約

准錦原請黃浦遂得復職管事夫錦在內侍中頗稱

勤慎人亦知之值今身歿之後

皇上念其舊勞錫以恩賚亦豈為過第以臣愚思之

則大有不可者據奏鮑瓚昔蒙 准陞錦衣衛

堂上管事是瓚猶見任錦衣非若浦已經革職

瓚止陞遷本衛非若浦起用管事於例亦自不

同况我

皇上御極以來飭綱振紀錦衣堂上諸臣或以自陳

罷免或以糾拾革去惟慮冒濫名器以妨職任

嘉隆疏抄卷十一

六十九

則鮑瓚事例昔雖有之尚當議更以光

初政詎援前例之所無求今日之必得可乎不可乎

且予奪者

天子之大柄

命令一出誰敢撓之今浦之革任閑住迺

先帝所奪也該監代請復職是欲予其所已奪矣廢

錦弟姪一人迺

皇上所予也該監代為辭免是欲奪其所已予矣撓

朝廷之予奪伸群小之私情其誣

上行私一至于此若不及今裁抑竊恐此端一啟請

乞成風使他日錦衣衛官率得倚勢犯罪以



希圖再入以干 憲典未必不自黃浦復職始  
之也寧不大可慮哉夫

陛下之加恩于錦者亦至優且渥矣黃保等六名欽

蒙 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黃斌等三十名欽

蒙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以 朝廷錫予而言

實為

特恩以臣下冒受而言已為過分則于黃浦復職一

事惜其關於 國家名器尤為重大或以

法典裁之或仍

前旨行者待錦亦不為薄何又復其原職至使濫廁

於錦衣處之堂上仍得食書以管事違當導之

嘉隆抄卷十一

七十一

明例施 曠蕩之洪恩遽爾輕以授浦如此耶臣待

罪該科義不容默謹披瀝誠悃冒罪

瀆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黃浦復職管事一節果於

會典前例有無違礙併查鮑贊事例是否相同如

果臣言不謬即將黃浦照舊革任閑住另選錦

弟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承

新命可也如其不然或將黃浦復其舊銜調於在京

別衛帶俸可也其餘書官事等項職名一切削

去不許復得僥倖濫膺斯

聖恩與 國法庶幾並行於不倍矣再照錦衣衛乃

近侍衙門先年雖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近  
年以來乞 恩傳奉併冒功陞廢者較之原額  
殆數倍焉迨我

皇上嗣登寶位紛紛請乞猶為未已夫以 侍衛之

官聲勢烜赫有力者孰不欲得之顧爵以馭貴

帝王所重而傳奉請乞陞官

祖宗於此為禁甚明在今日誠不可不慎其所與也

臣請此後凡有 特恩並乞

勅下該部具查事例取自

聖裁不得徑行傳奉其有朦朧比例夤緣請乞者悉

聽該部執 奏如該部徇情玩法容臣該科一

嘉隆抄卷十一

七十一

併指實參究庶倖端不萌而 政體以尊名器

無濫而 侍衛益肅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管大勳謹

為懇乞

刀慎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以裨

政事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上除前職感激情深涓埃報切日夕兢兢兩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

題一本比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

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

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好黃浦特准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七十一

錦原奏辭新恩并照鮑瓚例著復職管事兵部

知道著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

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

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卹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

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

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起而天下之亂

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為國必防

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尚可隱

忍規避于 君父之前哉謹按革職錦衣衛金

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情臣請為

陛下一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悉聽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

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舊

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該

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任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詠已

故太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陞其弟姪義男為都督錦衣衛指揮等官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七十三

若黃時坤黃時泰黃時鎧黃安蟬聯金紫其餘

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陞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

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使為

錦後者揣知過分解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

犯親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乘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

例朦朧將錦名奏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

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事

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援為例



馬况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夤緣急為請乞貪冒無耻之輩遂裁  
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  
玉於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并三公豈不盜  
名器而紊紀綱背先帝而忽前

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神靈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毫髮僭竊者也黃錦雖勤勞其分

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部營壘地蓋饗堂建碑亭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

看守同朝五貴會聚一門勢氣張大誰敢為黃

氏竊塊土折寸木迺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

茔家事也若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矣豈有

堂堂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

骨哉上擬陵寢下冒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戶部計筭

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

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設官員及多餘冗員一體具

奏查革決無可以復添耗需彼黃斌等三十名

果何人斯乃敢盡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

國將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

數十年其需耗又何可計耶且以

朝廷之廩祿養冒詐之厮流收無名之豺狼糜有

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

等陞級鮑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體乾論

劾蒙先帝溫旨嘉納深燭冒濫裁革大半今

皇上秉攬乾綱肅清朝政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

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生前

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人者皆得被

封拜蒙甄錄而能使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

中官尚然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

鏑功銘鍾鼎者抑將何以報之伏願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貪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保等查議舊

典裁革以正朝廷之統體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

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



杜矣臣之聞

先朝宦官若懷忠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公効忠

贊助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

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衍矣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為陳乞與外

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禮科事干名器責所

當言他非違郵臣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十六

隆慶元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達謹

題為去疑二專委任以杜神效以隆

聖政事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

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司

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

之府也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心腹待

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

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任科道

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倚言官矣而空言徒益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三十一

於奏章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

公議尚有鬱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

日夜汲汲思有所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

旬惶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今隆滁州

判官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

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

夫史道輩指劾廷和蓋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

若可諉也至議侵內閣之權則倒持授柄臣不

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

體也若有見也至於雜言官之口則因



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

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

有幾一一數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

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

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冠不在衣冠則在

草莽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公議在臺諫

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

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曰

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

若可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

者何也蓋恐疑二之未定而來讒賊之口間憐

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

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

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董所論事是也噫此說一

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默者也他日言

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碍者必曰言官所論未

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董所論楊廷和事是

也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以此言

進於

陛下之側者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觀

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綺錦以媚貴妃結堯佐

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

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

籠錦者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

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夫以彥博夫人

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

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

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

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聞也臣竊見

陛下慈愍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款備極有至誠

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董奉罕獲承乙夜之視故也且夫

古之任大臣者顧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

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至我

祖宗 列聖悉由茲道議機 密則左右豈非謀大政



則畧滿率忘令猷鴻軌載策粲然可述所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光華長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合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且政關慎密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議者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則未免失身之虞因循則浸成誤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忱恂不孚

陛下雖屢降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扞格也且今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於友朋或申欵於簡素逮及相見尚多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啞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况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非得屢奉面顏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而不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當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蠶滋之後實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奸計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謨也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為害又孰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但臣遇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有大政大疑必面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須明示惻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臣得其任矣至於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左

右祈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天下水火賊盜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幸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裨劾與補拾者則未免有曲徑以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以啓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除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已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事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數



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必預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

絕請託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

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為補拾也執此二

端則自餘章奏雖不必一一 省覽行之而當

自不必勞 宸嚴美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

言之終何以逃

陛下之明鑒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

隱固已網羅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

嘉慶疏抄卷十一

一六

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

見反正也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

大是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蒙嫗煦姑息

之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

腹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為大重言官罕承

命言臣方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為橫行鳴

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也自相詆訐自相非議

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

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撫膺始

之以竊歎繼之以長太息又繼之以哽咽流涕

也哉所賴 聖明在上養平和之福斥偏激之

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乘便伺釁翕訛交鬪之

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殞越之至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疏抄卷十一

一七



吏科給事中臣周治謹

題為內外大不相和乞 賜天語嚴責以敦

國體共濟時艱事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

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

已從人為虛忘雙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

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

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

也近如 內閣大學士程鑾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

周尚文奏討錢糧馬匹 題覆疏內知巡撫總

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乞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一八

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

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為

心此不祥之事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

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

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之時義大矣哉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

一身之見親切今天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

亦聽為是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

其職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

持而足不行則運動阻而事廢其心與志所欲

易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

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

足自相賊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我風教之大

禮讓為先禮讓之行 朝廷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物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楷模觀

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

之釁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訐之禍流

於下由今溯昔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

及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地位而萬物育大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一九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必傷未能消也歲開

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

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兵之命而邊境未

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共日將命之臣也今何

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

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於內魏同心

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悲人窮凡可利 國家而志小民安邊禦

不精思詳畫上以啟 君心下以勵群

天何大學士程鑾嚴嵩高濂藉



寵靈崇已徇私播弄威福市恩怙怨聞二輔臣在

內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詔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自手足聽命心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為之進退吏部宜有良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而畏之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焰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者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也崔鑾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碍尚書許讚兩世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臣言非誣也詩曰有采雍雍至正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

陰擠陽非互相詆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才共

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向心哉臣恐

大臣不和則儉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朋比媒

孽啓釁非國之福可惧之甚也往時論劾輔

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讖之

去矣其伊敏生俞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構抗驩堯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可惧之甚也既今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藩

籬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策臨敵

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

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大臣欲其權力是

以制三軍之命如願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乃

以相抗各自為心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

用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

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搆擊非

國之福可惧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



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往任諭羊諭  
 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  
 畧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  
 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  
 其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  
 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擒兀朮強宋室當無  
 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  
 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  
 義激其烈士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  
 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  
 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  
 是而人和所結堅利喻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  
 擒也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臣誠  
 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  
 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  
 臣無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輕黜  
 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  
 惠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也

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群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  
 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國虛已忘讎各務和讓於  
 下群臣肅雍百姓大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中  
 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  
 傷國體私切憤懣恨力不能排聞以號訴  
 於宸前誠得天聰而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  
 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殞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周怡這廝所說諸不和負君致禍都是然本心  
 初發則是訕謗曰朕日事禱祀不如先務和德  
 于上人和薰蒸神之聽之夫朕事天體神多  
 荷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論  
 天下治安則你凡為有位者果能秉忠修和盡  
 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焉他每內外諸臣不  
 和如何不即時指名劾奏至此日纔說著從實  
 輸情回將話來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曹嘉謹

題為持公論破私黨以伸國法以定

國是事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

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

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

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攝御則下之

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

制君威弱而國法斃治亂安危之機轉目變矣

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

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

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

各以其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

或為之耳目互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姦之深慮也故李善長

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婭而托

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

比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

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

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

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乂可比也顧乃一切懲之

採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

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照奇衷防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大奮乾剛以詘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

大順之道也但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

聞宵旰之計徒勞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

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

者不得不眾且篤其受攝禦者不得不重是而

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

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

福之柄積習日貫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

德十六年明問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姦巨惡誤

國欺 君以推罪於天地

祖宗者百慮千修以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

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嚴旨切責下之 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

符奏附勢但蒙 溫旨以留廷和至律身處家

之際無不該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往授臣不過欲固眷任終



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黨  
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  
不揆大體不徇公議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  
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  
科道之會太交章一二簡在

聖心乃敢冒昧反覆變詐巧佞百端幸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

結朋黨符同奏啓變亂

成法諸大罪安能追鉞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

矣澤獨敢為而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內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三十一

關外廷 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盪惑不能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際及力沮 衛不

附權姦不寫威武大將軍

勅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得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復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哉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

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逆料但在御史則

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則給

事中魯公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其必無求

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法  
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內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危諫暗邀人心有不

赦之罪人所共知者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必詰責刑部覆題何必執奏該科出納何不

參駁 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

夷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家作好饒人以免連

累忽因訐及以私遂盡誣之以咎道道誠不足

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張

朝廷之聰明無乃墮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

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

皇自敬德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

謬妄廷和尤當引咎况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

部何憑重叅以啓拿問之端彭澤何敢傍侵以

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

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復接

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

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毀鍊

淫賊去聲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



儲新貴亦受此苦謫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咨儲等所壞何至今

日反襲其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

愆何恤乎人言道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

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兩詞備具眾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無聞其免止之情

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奏

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神孫正宜恪守

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崛強不可制之

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大順之道昭矣若猶

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

絲綸之便以遮蓋已私竊恐伏 闕扣閣者駢集而

請劍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近日之

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誦功德者皆贊伊霍

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醜蜀之望彼方陰排異

已巧用私人翼張熾管而其人不可撓也故寧

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弃其垂

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

我銜於 朝人繼桎梏我服錦繡詩曰有覲面

目視人罔極 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

痴狂者耶 廷和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

臣所以全堂 無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 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簿示

懲戒以少終 具慎憲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九卿六部近 恭謝遷韓文馬文昇劉大夏之風

六科十三道 遂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等

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之 良法舊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 職守代言崇擬者毋招權以樹威

承 旨覆奏有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敘用

毋陰行指使之 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

之勢其餘部 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無觀望以

求容奉承而結 好上下協公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 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擅

潛消臺諫之志 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

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 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禍

以彰 聖朝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嘉靖二年正月 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巡按監察御史臣劉敬謹

題為預防流弊激勸臣工事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治本

早朝宴罷以圖治道孝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滌

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 大禮以定

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何在 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其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

形之章奏臣愚以為此前代衰頹之風不可啓

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為之防也臣觀漢宋

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自相危言激論互為

標榜故奸人乘隙而中傷尋致黨錮之禍偽學

之禁淪胥及溺而杜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

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為之憤歎不

平今遇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韙之言哉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機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握兵之將雖有奸邪無

所施為况實無其人也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

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

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交章其在言官則

吏部又得請 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是少如

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

一旦撫拾悉皆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

曉也且 國家綱紀法度昭布森刻

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身致過之不暇孰敢比

周為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已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示群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

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

陳洸事有案卷荷蒙 省令退避即令行勘久

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情矣但

今二三之臣宜深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敘天秩斷自

淵衷如其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

君之義昔成王稱君陳曰尔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

后於內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

德此則各臣學識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

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

廷之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以撫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玷



於清時况過年以來邊卒強悍兩弒撫臣而國威大損大勢莫而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一髮致勞九重西顧之憂在

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國威以彌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

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者未瘳病者未起流移者未歸剗風雷星宿之變禽獸蟲蝗之災山崩川裂天妖地異上帝所以譴告之者可謂極矣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賑窮民以消天變也戎籍無稽軍旅多空京師及三邊無數月之儲郡縣無一年之積百

姓有朝夕不給之歎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食足兵也國家養士為何所以匡濟時

艱恐不在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鞭策群臣以闢有為監之往古驗之目前

猶當漸銷異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臣又聞傳說之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益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之能好

諫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

祖親賢聽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首其口出言定能容之諸

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眾思又曰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體也書曰敬爾

有官亂商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

體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之體也司

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

之體也趙抃曰君子不幸有註誤當極力保全

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使安其位程頤

曰論人當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此強擊之體也凡此四者又地曰言官之體

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

君人之體由是法祖親賢聽言納諫為忠邪之分

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憲不宜妄紊又老臣者舊

不宜自老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廣容以廣

聽聽如侍郎切切士寧所論當直言官選以部屬此屬

瑾時弊以恐非祖宗之舊如聽其言切恐

緘默者切而敢言者主矣楊旦汪洋詳察無過宜

當召選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議禮論成之

臣俱宜重移內地或宿其原職死者



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

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修其職言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比奸朋邪之說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嘉靖四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疏抄卷十一

二十四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沐謹

題為乞昭 聖斷採輿議以定大計以彌遠忠事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守

備事權上重積威所切愚民矢心承順武臣恣

肆捶楚正下民被殺無敢訴冤又稱留都遠隔江

淮將臣推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

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

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江宗等議得守備權任委

實太重人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

舉合行人自陳辭凡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之

庶事權不偏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

喜且懼以為此 國事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

臣工寡言深慮今 廷議僉同

聖哲英斷同濟相成之機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勳蔭

賞富無以中外寵要夕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

婚姻勢益基固恐未易動摧既伏承

俞旨衆乃舉丁加額嘆曰吾其大哉

聖人也固永懷微燕翼垂裕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

休也及 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守備等事欽此群工

乃相顧 鵬舉竊謂諸 廷議謀非一人私議

嘉靖疏抄卷十一

二十五



陛下業已允之迺今忽異 前肯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忭叨陪

末議竊見諸臣深愛遠慮之意似有未盡徹乎

隨睿者敢繼陳其義惟

陛下故其萬死而 無德焉竊聞陳徙新之計不火未

燃之時則主人徒疑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

清明全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

故未形而事未易逆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

先事而陳憂未亂而揆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

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賓貢以

時可為治安矣賈生乃逆慮其強大欲制分其

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迂生之言

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乃知逆計

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有時

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羣工効忠徐鵬舉以庸

才叨靈寵激力重負將救靡違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當

典兵謂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

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其夾衛王室奕

葉子孫無相為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

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

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

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

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右江淮左建康

金陵長江天險者昔人所謂形勝三國五代世

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

必以金陵為據又况我 皇祖開基創業根本

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

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

以分封諸侯留都雖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然

宗廟社稷宮闕百官固俱在也是即王畿之地矣迺

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雖非錫之土姓徐

氏固隱若用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之

柄徐氏世執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

是故雷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

思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為眾所畏附

與大得眾心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暴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偏尊君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

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

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奄

開黃參四庫全書第 11 版反外



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兵營柄諸功臣猶數

易歲更無得世重者留都遠在數千里之外迺

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

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

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

易也且國家初制原非世重者稽之古典參

之今制考之往昔安危治亂之故則徐氏不當

世任畿內政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他人即

陛下勲臣其威重貴勢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舉猶

可得才望賢臣為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

愚不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美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深惡

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

利易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國家禮文制度大政懿

典有乖先王之制非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改而復之聖神英武固千載一遇不世

之王也惟茲徐氏世世之制異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未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

同軌之制今所當釐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

以乘時奮議深望於

陛下者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

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長積疑懷畏之臣容復

可以典司兵事耶伏望聖明鑒往代之失策

循先王之懿矩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忠議杜將來之隱憂

特准徐鵬舉所辭解其兵柄仍勅兵部別推才成

忠廉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請

陛下簡命而時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世復

遠於憂患宗社生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

氏霄焰聲勢視京師任事諸功臣不啻拾倍南

都士大夫雖心志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畏徐氏而忍負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死進愚說焉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等無任恐懼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徐鵬舉准他辭堪充守備的兵部便會推兩三

員來青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講謹

題為明公論以消私黨以福宗社事臣竊見近

日山西僉事史道舉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

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

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

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

又曰此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諾宣騰聽者駭愕

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

之屬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

甚也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

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

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也夫號為君子而亦

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

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

邪正互攻公論不力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

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意其亦可畏也已

况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

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

奸擯美檻虎潛復噬之威冗員汰矣死灰萌復

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

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

乎邊境此其時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

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

稔怨倒戈自攻以快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

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

旁窺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

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虞也而

顧胥讒齷齪自貶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

落其覲覲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

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

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忽

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

祖宗之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太祖文皇帝設以是職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初章疏日簡

總攬在朝廷其勢不能不輕後世機務日繁

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得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

是以儒生堪視昔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於輕是以

逆瑾恣專擅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

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

之後內閣大臣乞骸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三



日擬票由中履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太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

變謹徵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

朝廷者政令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亂治之歸審邪正之辨

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勅下大小臣工均念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

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

弘容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

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見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

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

之重而無忘小嫌先

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 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

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

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列頸乎許國之盟緣偽

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剽激論以惑人者自

消其幻術官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

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

股肱成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彈冠之

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立精明之治

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

陛下詔揚廷和等急出供職以成太平之功將史道

薄亦罪罰以昭含弘之治臣不勝戰慄懇祈之

至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三十三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專信任慎差遣以戒不虞事切照前歲甘州

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總兵官李隆為之也李

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害忠良實天下之大

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

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曾綸御史喻茂堅田麒

先後文章為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據憤

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

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監察御史劉紳奉

綸旨蒞治其獄二臣祇承 聖意訊諸奸黨廣諸輿

國子監通志卷十一

三四

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許銘忠國之心受

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

不悉得獄具上諸 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奏 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

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門文武之

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眾之地秉公覆審咸曰

李隆法雖難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

法司所據惟當奏 上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

員到法司覆鞫不勘問明白來說各寫勘單也

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

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為言內

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

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

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

法豈有遷延徇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

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由威斷

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

國子監通志卷十一

三五

雖河西之人亦將瞻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

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

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瑣瑣以警言

進嘗讀易於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

者當致其罰也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

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

刑言有司以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以既聽



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

無可疑者乃復遠動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况

陛下平日所托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

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

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

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

使則日日隨行 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

膺任使邪抑亦就其職事少閑若佐貳者以行

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

鬼域之情又安知其果之以當

聖意否耶為恐中有冤濫誣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

德音若但求李隆真情罪往來跡陳九疇備詳之

矣罪犯重輕劉紳之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

而已矣雖有他能其奈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

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

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

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紳將及甘州玉衛之衆

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

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肆出撫按仍急張

告示諭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眾疑稍

釋實以前日之變誣誤者眾故畏罪者多勘官

之往彼自疑曰謀首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

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

隆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

不與俱至甘州誰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

知惡極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

相助圖為激劫之詐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

密則南走亦不刺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

固懷恩此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執

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

者亦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

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

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

設有疎虞他日必為 中國大患三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

朝廷復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釋中外之疑

于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道  
憲典之誅殛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侍罪言官妄賣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嘉靖疏抄卷十一

三十一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汪文輝謹

題為明言責正人心定

國是以保和平治體事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  
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遇  
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

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時舉其端未竟其說大  
臣不以臣為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月  
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對必先自  
盟臣心也願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  
激于草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  
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

嘉靖疏抄卷十一

三十一

陛下采嘉言新 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立言大義

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一日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

司對駁職糾劾固將正 君心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  
人者哉臣每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  
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眾賢和于

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堂議論稍殊猜疑一  
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  
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勝情亦隨之或服或  
叛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日顛倒是



非惑亂 聖聽以致老成者舊進退不一而

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

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

事理辨人物止釁塞弊議正辭嚴時有指斥聞

者愧屈非終無所為而大義足以服其心乎四

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

鑒使今日不知謹諸揆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

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况傾

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人才之

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有所慮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

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眾正而階禍

亂此尤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

一義乎二議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

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

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

舊為新且處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

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

法立一弊生及行之不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

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日亦不足矣如臣舊職

驗試所與巡視其事者惟執繩引墨鎮之以靜

而內外竟自安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

得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添以行

戶矣巡視有科又參以工科矣至於本色折色

更新復舊前後奏請尤為不一彼皆通達

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

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有堂呈大要

謂不可輕於變 祖法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

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人而已即此一節其

餘碎瑣迂闊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

戒也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

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

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眾所

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行本端良而才或疎

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恥

追咎不遑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輒

退者不曰罷輒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

不曰貪汙而曰簞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

國體也今則捨其已往揣其未行陰私之影響

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奏章以致彼此相

謔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為眾嗤笑人已之間

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

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



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  
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  
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  
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  
為不堪矣故按其小疵指為大蠹又巧為形容  
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決於引去以此求人  
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 國家之用哉此臣謂  
苛刻所當戒也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  
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  
於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  
無人是以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  
容掩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  
人是非未當該部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  
明知其非亦莫與爭其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  
面不可失夫臣子尚有一字認錯何以感  
格 君父冀收 成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  
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  
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  
憲天下之心察之不必徇以套語久之事理既  
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心  
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  
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前之失勿用將來希

旨之人蓋長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  
遠忠貞直諫之士遠則獻諛諛譽盛德者日至  
於前大臣任已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  
或有過差之處孰從而聞之易曰夫履自厲言  
賢者每傷於所恃也况所謂妄希風旨者必乖  
巧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  
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  
前日 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  
辯之為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諫之士雖見識有  
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  
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况宰相之職不  
當以救時自是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祇在  
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臣所以先  
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論處  
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緩急之宜以外臣視內  
臣參奏者當辯其玉石之異此蓋不專為言官  
而發今日不敢漫賞 天聽者嚴於自治先清  
其進言之本耳 聖朝氣象  
陛下以寬仁聖神主天下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  
于下中外人心自洗蘇銓曹濟各部大小  
臣工清矣撫按劾多當即察其言者亦無容  
矣至於言跡請旨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美



臣之深慮過計者為精明之治既少見効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畧也振刷大嚴反為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撥尋大過漸成頹薄之風讎隙可平也攻訐大深必起有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 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剝喪矣故臣今百陳四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 國家之福哉 臣質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下人心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于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疏考其心術務遠留邪正以仰荅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盼中外俾深懲既往為戒將來對案焚香靜夜平旦此心此際孰監孰臨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偏諛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冲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 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

宗社之至計者亦可少舒矣臣瑣瑣干瀆不勝惶懼之至

隆慶五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貴州等道憲 御史汪珊等謹

題為遵

成憲開言路以防壅蔽事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彭澤 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因罪新陞僉事史道論

奏大學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

駭愕竊謂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

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繫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來諫官多朋

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

意檢人以此榮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

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人臣進言於

上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乃欲推抑之非社

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之益憲宗初

雖誤於聞聽及聞李絳之言幡然改悟遂成中

興今聞臣主俱羨光昭史冊誠為可尚大抵言

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

情鬱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

而後喻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

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御工誓無不得諫所以明

無不照而天下後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

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

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而淮南之謀寢而

不發佞隋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氏擅權惡聞

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正論之

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諷

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

因貽祿山之禍唐之社稷傾危以此言之則言

路開塞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

我 聖祖高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

道等官各寄一言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

奏彈劾蓋所以開言路通下情以防壅蔽之禍以

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頹權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發 明詔首開言路崇獎直言之臣

天下忻然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將謂澤必導

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

祖宗成法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夫史道論 奏楊廷和其言之是

與非自不能逃 聖鑒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

一時小臣之失耳夫懲羹者不必吹齋畏噎者



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之路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臣等恐臺諫  
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將畏威  
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之  
事誰啓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誰與通隱伏之禍  
機誰與發其為獲救之患豈小小邪澤之言曰  
糾劾大臣必其奸貪不職負

國殃民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  
如唐介忠憤激烈如朱雲者倘有風聞果可抑  
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

科選道尤宜詢訪學行老成請練治體者是也  
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參奏則是鈐制縛束

以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逆瑾之流弊非復  
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曰不許懷

挾已私或為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  
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  
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道

陛下以拒諫之計伏望  
皇上仰惟 祖宗之成憲深鑑蒙蔽之隱禍允踐近

日之 明詔毋使林林先入誤中之言如蒙  
特降綸音收回 新命仍遵 祖宗朝故事許科道

道各得數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  
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

國體事臣等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

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

執憲擬罪不遺其隱匪曰為深以明法而備讞

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

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真以慮遠

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設刑則

朝廷無失刑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

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

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

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

明法而戒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

忠觀變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

降之賞太厚則損傷國體而

朝廷輕矣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

罪也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

黨簡以擒戮二豎遺孽亦議遣調雖云法差

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云法重而部

永武滢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趙鎮戴濂等之

用雖非為訓而趙鎮戴濂等之參則亦

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為大然陛

賞曰量行則

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

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

如是則綰為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

昭 國是以為 朝廷惜大體為邊境防遠患

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伏外越擬者

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畏避當言而不言

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

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為愚言

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於聲罪誅賊莫

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

宥之不足感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遠矣

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眾所不及

知而置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非為眾



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噪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為劫殺良善焚燬公廨逼竄撫臣出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此非

國家所習有固未易言耳臣請言其習者假令二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奪其資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強劫人賊不知將坐以謀殺人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况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君父之美其與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

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賈誼所謂是皆於主上為近者也應堂之分誠不過於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不顯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以指揮千百戶同謀將重撫鎮以防

國家於撫鎮重其權任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時執而殺之今既不能正法聲罪以撫撫鎮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今以往撫鎮威下同末為士卒視之無

大尊頭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復輕於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視卑也日惴惴焉死生有領之慮又何暇為

國家嚴法流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誤誠非細故矣傳曰水弱而人卑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鮮死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耶且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累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慮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故大同辭耳臣等以為固不必然也夫賊深釋釋皆從實

陛下神武之義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奸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以姑成此辭哉徒使陛下救之不罪奸雄易犯之跡開撫鎮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為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則

國是王法胥以焉定後禍隱憂胥此焉寢蓋東



偶不可追將桑榆之救也臣等愚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

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劫殺撫鎮官者俱以

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

使天下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屢赦中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

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

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黃綰等稱總制侍郎劉

源清賄交通貪功僨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不主事唐源抄卷十二

十一

陛下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

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

於危辱奉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

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

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嘗

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之句倡聚為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

賊主則誓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

逃走者源清即撫死以殉宸濠遣偽將將兵百

餘人到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

耶立斬齋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

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注以

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謂其首挫宸濠之鋒

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為閩

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滅亡之際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卒未死耳使

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

諸臣交判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

由此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

尚當蒙八議之貸况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

乎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牧民之官失於

不主事唐源抄卷十二

十一

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

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

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

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効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

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與若治軍行旅

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向與邵永乖戾不

和又權伴任均不相合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



從未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才能明

辨論議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徇

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臣非厚誣誠不敢多與

也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

與臣等合非臣等實私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

卻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五十六

顛末不自備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

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

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

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

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為叛

逆者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

以舊忠代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憫憐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死若其奉職不効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

為人臣債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夫為

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為仁債事不舉職則

必罪無有不失為斷如是其誰不勉思忠義死效驅馳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或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

氣固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矜裁又肯得黃綰參稱潘倣孫允中俱應敘用

夫潘倣職重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

民休戚寧動倣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

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

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

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敘何

以示耻皇惑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五十七

陛下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釁為

良圖養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人義日乖臣節

日敦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之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倣等倘蒙

容覆得不竄流為幸已極猶將覘顏垢面玷饜

朝紳叨迪簡之例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命仍罷倣等庶少存廉恥以

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

具夫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明法

正罪使 朝廷誅罪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



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淵衷之所注也若遂以為奇勲顯績優賞駿拜張皇

誇訥天下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思勸且

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無

疆土之責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

越職以謀敵因機而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

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

居難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

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

窺朝廷矣將謂朝廷過視大同為勦敵強

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勲受上賞甚

非所以示威崇體尊朝廷也故臣等為楚書

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為

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敏

當遷吏部別擇美秩加常敘二二等請循制陞

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樊繼

祖挫威於城下張贊受命於軍中亦復會天因

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走則賞

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弘遠而

國體尊奸宄潛折而邊圉戰近可以示天下遠可

以詔來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勦事大臣雖有異

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綰異也亦非綰之見不及

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朝廷之體貴於

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况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

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封非畢達廣

延博議然後聖治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

之嫌外懼羣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等之所大畏也且天下

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

足為綰助亦大臣集眾思廣忠益之道異也迺

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公論在廷是非公私無所遁飾臣等席

囊闕下以俟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

歷塵群縣誤蒙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踈狂過

承溫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庸故

事每過計誓死稱塞故言多忤眾觸犯時忌罔

知死所亦惟仰恃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開 聖心辨忠邪以存

國體以圖治安事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

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為言

官惜也惜 國之大體也惜

朝廷日漸多事而此非治安之理也敢為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

於 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

上為

陛下保盛德下為海內憂民窮為紀綱理其緒為法

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執是數者憊倦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十六

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

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

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熱

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

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

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譴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

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

內臣之怨報

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

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

媿無微不見柰此左右忍為欺蔽何哉臣言及

此亦知左右之臣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怨報

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

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

為欺蔽也深矣臣請

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

其不為身家當為

陛下矣而被言近侍每有陳奏必以中言官為辭則

是言官以忠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十六

陛下為心而近幸者若以言官為辭也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

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

旨死者葬祭廢敘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職

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侍則又

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

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宏藩壯輿為世道計切矣纔

二三年之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

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



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為謹

相率而為阿徇為卑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

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

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况

此官此俸手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

誠動

天自咎而譴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

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

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實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用別群下之忠邪審言筮之通塞係治

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悚然誤其於左右是非

枉道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

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

指陳哉不然

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廖紀謹

題為乞 有言官以彰

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事臣惟君以納言為聖臣以

敢言為忠敢言之臣未必皆當而納言之道在

無不容蓋雖以勸忠直亦以廣聰明二帝三王

率致雍熙悠久之治皆此道也近者馬永論郵

陸完等事委是出位輕言

皇上不加罪譴但使之南京帶俸間住

宥過之恩永固感激不淺矣而臣初聞

命竊自深慶以為 睿知所發動涉精詳欲一掄揚

以盡愚衷而未敢也蓋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會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臣以

正德十六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曾逐一觀視軍政該行整理

者不勝驚愕玩愒之勢已至七八雖嘗竭愚摠

慮補救一二偶因言官論劾旋以衰疾乞休遂

歸衷情耿耿恒以負任為愧臣雖身居田里而

一飯未嘗不以南京為憂蓋南京有操江營有

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軍士大約十萬餘名迄

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瘁弱不

堪其精壯可用者僅可萬餘名未經戰陣不識

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使驅使此兵之可



憂者一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十八里東西南三面猶有重門八烟輳輻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多蔬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者二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盔所執者木刀竹槍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昔無事之時虛應故事習為輕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執此木刀竹槍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三也三者不獨臣憂之凡任南京有識者皆以為憂也三者既為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軍事固雖有人俱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為可憂也臣近荷 召用至京退朝之餘每與已故尚書李鉞私相論及南京可憂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一二員奏請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斯為保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臣之此言同朝二三大臣亦皆聞之前日楊銳准告南京坐府臣心竊自私喜近日馬永獲南京安

置臣亦不勝私慮二將之去南京實天啓 聖聰有此 成命乃篤周祜之遠覽保根本之大猷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懼忭之餘欲候 天威少霽日陳本末申薦楊銳馬永寄以營務重責成以彰陛下器使之恩釋臣昔者負任之愧言官一時未悟聖意以馬永勇畧素著夷人畏服犯顏申救如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之御史鄭洛書又言之陛下皆不深究而御史魏有本愚昧奏詞狂直蒙調外任 聖恩誠為薄罰在廷之臣不勝悚懼故都給事中解一貫御史許翔鳳等又交章論救臣以事關國體職在用人未嘗不咎有本之狂而深望皇上開容納之量先年給事中等官衛道等論及世廟街跡雖蒙 聖恩謫外旋以科道交救俱賜復職此見皇上明目達聰之哲含私光大之量雖舜之舍已從人禹之聞言則拜亦不是過朝野傳頌至今不已今有本初試言職事體未諳言雖煩瀆心本無他伏望皇上恢天地之量宥芻蕘之狂



俯從言官所請合無將有本仍復原職惟復量加罰

治則

陛下容諫之大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於前矣又望

乞 將楊銳馬永俱俾南京坐營仍照北京坐

營體統行事則

陛下奠安 宗社之遠圖上有以隆

聖祖根本之重地下有以貽 後嗣無疆之丕基矣

臣待罪銓曹用人者臣之職用將者兵部之任

今以吏部而言用將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難逭

但犬馬惓惓一念愛 君之誠憂

國之心自有所不避也干冒

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天威仰祈 俯納臣不勝戰懼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見忠愛魏有本准復原職楊銳着南

京坐營該衙門知道

吏部左侍郎臣霍韜謹

題為擴大公以贊

聖治事臣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

苟權有輕重人競其私則忠賢沉屈下僚庸材

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觀

陛下宵旰孜孜圖惟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

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

郡邑有司未見其慎職職私未見其改厲政治

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

變災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

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

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

開具積年綱弊為

聖明陳之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缺員聽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考覈案牘具存可質也自成化末年

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納權賄言官攻馬自

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

寺卿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

巡撫都御史至要且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

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重權所在人易行私故



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於吏部不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等丞惟吏部專擅推舉故科道部官欲陞小京官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託腹心於吏部或假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官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較縮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材真材不任吏部權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六

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百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矣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部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讎讒即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懇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

聖上睿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功出諸

輿論予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權焉甚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美秩也况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矣可勿重乎伏乞

聖斷者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光祿寺卿太僕寺卿皆秩官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丞南京通政叅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即會九卿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六

旨擢用吏部毋自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中舉四人焉在外叅政叅議副使僉事運使知府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無踈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擅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已也將謀沮之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秩皆知出諸輿論予奪實由



冊典屢行 宮掖太廣 恩幸弘博

神氣太勞有以致之與臣聞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中凝則聚通則流而不得其防則為溝為壑靡所不竭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為本而愛惜神氣者必以慎節情欲為先是以古先聖王妃匹有常數御幸有常期誠不以一時快心適意而勞形搖精以貽莫測之憂况妃匹廣則服飾必廣御幸多則寵賚必多徒取快心適意之觀而恣為勞民傷財之事則或基無窮之患故不為也今

陛下年齡甫壯正如四時之春春則方盛而易於發

揚唯於發揚時常思保合則盛者長盛茲者

聖躬違和甫安又如一陽之復復則尚微而戒於擾動自非擾動中養以安靜則微者愈微此

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臣所以雖在千萬里之外而一念犬馬愚忠自有所不能已也伏望

皇上深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遠惟 子孫臣庶仰望之殷

敬身則如敬 天地

祖宗 愛身即以愛 子孫臣庶 神氣雖復而調

養保護必萬分加謹於前 宮掖雖廣而接見

御幸必一切大省於昔凡快心適意之事足以勞形

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勸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體

聖心惓惓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

畧述推陞京堂官府官兩款積弊伏乞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為定例永承式焉奸臣不便已私擅議

改更科道官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贊

聖治之萬一也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只照舊例從公推用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兵科都給事中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謹用人以圖治安以免物議事先該本科給事中張原題為懲貪暴以儆在位該兵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朱宸周傅陳昇等俱革了任着帶俸閑住該衛掌印管事員缺俸部裏便從公訪推通曉文義練達事體立心操行素有譽望的七八員來着欽此隨該兵部覆題推舉得署都指揮張銘等八員疏上 請奉

聖旨再推七八員通寫來欽此中外人言嘖嘖咸謂人數過多必有夤緣請託之者如正德年間事也甚者又謂投獻莊田遣人打點物議紛紛莫知其故臣等侍罪該科豈容循默切惟錦衣孫近侍衙門掌司法令然掌印管事官又日侍

衣嚴統率官杖總理庶務尤為一衛之樞紐必得廉潔之人而後官校不貪必得簡靜之人而後官校不擾必得謹愿仁厚之人而後官校不躁外此取材辨者或恐喜事邀功取剛强者或恐作威變法皆非此地之所宜居也先在正德年間一因用匪其人遂至竊柄弄權勢傾中外使天下惟知有權要而不知有

朝廷者十餘年幸而 聖主龍飛撥亂反正元兇就戮餘黨悉除迄今衛所官校人員始知懲

畏法不敢生事害人朱宸等一經言官論列

陛下即為罷黜別選賢能代任臣等仰窺

聖慮深長知此衙門非尋常閑散之地此官非泛常不急之銜關係其重不可一日任非其人者也近者朱宸等之退既為其私矣為其貪矣若今日進用者果如人言夤緣請託則亦何異於彼我將來之事貪私之弊又不知其何如矣是不惟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亦且不足以服退者之心也伏望 皇上慎重此選 勅該部詳加訪察於 聖諭通曉文義之外務得廉靜謹厚之人奉公守法不矜材智不弄威權不黷貨利

者斯可舉用如得其人雖不必多補員數用一人而可以抵數十人矣况成化弘治年舊例該部推舉三四人題請 點選一二人未有七八員之外復推七八員之數推選太濫致使退閑降級依憑城社者群然跋望人人自以為可得無恠乎物議紛紛也如有前項夤緣請託果如人言者該部即行叅奏或臣等科道官查訪得實奏 請拿問庶奸說懲而賢材得矣然舉正於既用之後又不若精選於未用之先為得策也嘉靖二年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楊名謹

奏為遵奉 明旨昧死陳言以効愚忠事本年

月初四日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 粹詞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

劣無所知識何蒙

皇上簡拔及第竊 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近 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

未是以上慰 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

之說屢費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平和

問學未明故 言多踈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殞越 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一十四

言實出於大 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

譴責也以臣 愚特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

然得於見聞 真不容已者况承

嚴命之下苟復 不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

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 一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

矣故敢不避 以亟謹以所見聞出於臣民之公

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已許之復 察之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

之首尚書百 之表而汪鏞者小人之尤者

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人 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鏞豈不以

鏞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 臣工罔不驚愕雖問閭細民亦切切

不已皆曰此地 非鏞所宜處也蓋以鏞之為人

心行反覆舉動 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抵期於

報復向總憲 臺稟遭論列今遷吏部又被群言

臣恐失今不處 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

其報復之私 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

勝言哉此鏞之 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

奸回立心險詐 阿奉權貴叨受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一十五

天恩蓋不必考 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

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典 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 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

子者朝夕觀 效皆如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

此勛之不當 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

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照

國祚者也位 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

深久者不得 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寶仁輩

庸惡道流統 攝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既極

粗鄙及聞其 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



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於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禮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華不當用也臣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於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况皆

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以遺我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一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於廢棄老死已

乎雖累有以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

慨然先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

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忻躍此可以觀人心矣

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諸臣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

至於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

燒造輓走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嘆以戾大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以妖術進過蒙采聽於內府修建醮事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今不惜靡費使之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播樂敢於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之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實緣債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祿之祥可以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一

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

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厘

明諭臣罪安可逃哉伏乞 聖明原臣願望之至宥

臣狂慙之生將汪鋹等 早賜罷免得罪諸



亦明勅該部量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祠之事一切遠卻如此而民心有不響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竦遠賤士朦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甚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厮既欲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真誠明白指說却乃心藏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脅制 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善意引黨類志在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奉

七十八

刑科左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慎選撫臣以安地方事臣惟各處巡撫都御史係一方之保障而邊隅又地方之險要者也得其人則不惟其身無害而且地方無事

朝廷攸賴非其人則不惟取殺身之禍而且貽地方之害於無窮上厓

九重宵旰之慮前日都御史許銘被害於甘肅今日都御史張文錦見殺於大同雖曰強兵悍卒大肆惡逆亦由二臣者非其人是以前居既無撫馭之策臨難又無克亂之才遂使將卒殺之如獵狐兔然而畧無所難也上為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奉

七十九

朝廷之羞下貽地方之患任非其人其害一至於此臣竊見邇年用各邊將官皆由眾官會推而用各邊都御史反不由眾官會推只以腹裏地方為高以邊隅地方為苦往往推陞都御史皆先用之邊隅俟年歲既久而後陞選腹裏或在京在外不問其人為何如但年資稍相應者遇缺遂陞用殊不知職任有輕重地方有緩急邊隅之職任較之腹裡為重邊隅之地方較之腹裡為尤急腹裡安平無事之處常人皆可能而邊方決機應變之地則非有大材大抱負者不能也輕重緩急之間較然矣今乃一切顛倒任



用所以致亂職此之由昔人有云將不擇人以  
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隅地方險要邊隅都御史職任重各  
邊一有巡撫員缺乞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選務要平日熟知邊  
情曉暢戎務威望素著文武兼資者俱以副都  
御史重任或以腹裏念都而改陞或以腹裏副  
都而改調或在外地面如宋之膏中有甲兵而  
後推或在京堂上如唐之禁中藏頗牧者而後  
用年歲既久功效攸著則兼以侍郎職銜而久  
任之職任既重用又得人則足以為一方之保

障而地方可保無事

朝廷可保無虞矣夫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未聞有借材於異代者惟材者不用而用者  
不材是以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今各  
邊巡撫都御史如兩廣有盛應期順大有劉澤  
宣府有張縉大同有蔡夫祐遼東有張璉延綏  
有周金寧夏有張璿甘肅有 天敘雲南有吳  
祺貴州有楊一瑛以愚料之奇材固有冗材亦  
多幸地方安寧無事可見一有如今日不克負  
荷者多矣前車既覆後車當鑒臣願

上、既往之失為將來之戒寧先事而過憂無後

時而有悔乞 勅該部會議如其邊某人如臣  
前所云則仍照舊任用如其邊某人不如臣前  
所云則急另推官往代將本官改調相應地方  
如今日蔡天祐在大同懦怯無謀受制于賊惟  
朝廷急 賜罷黜以警其餘則曲突徙薪賢於焦  
頭爛額遠矣臣又聞各邊巡按御史其職任雖  
較之巡撫為稍輕然亦有地方之責今都察院  
差撥猶前巡撫然不論輕重緩急專一以腹裏  
地方為上差以邊隅地方為中差巡按邊方者  
必新任之御史而巡按腹裏者必老成之御史  
也殊不知

朝廷用人惟當權輕重緩急豈可以此為上下哉

若邊方得一老成練事御史與巡撫協力其為  
地方之助多矣臣又願  
陛下勅都察院今後差各邊巡按御史亦必揀老成  
練事曾在腹裏巡過按者然後差往則巡按亦  
得其人而地方亦有賴矣  
嘉靖四年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修大政祛流弊以隆

聖治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大要有二文與武而已文以綏太平武以戡禍亂雖古聖帝明王所不能廢也然而用舍予奪雖懸之天子而進賢退不肖上以紓

九重之憂下以慰群情之望使守正靜侯者無久淹之苦而夤緣奸巧者絕倖進之私是惟在當任者之公與明矣但近年以來吏部每失於專擅而不公兵部多至於徇情而失當忘人臣匪躬盡瘁之節負

嘉慶疏抄卷五十一

聖明勤政願治之心亦已甚矣故有或聽權貴役使而升非其人或受囑托而心懷貪得或陰厚鄉里而援引要職或夤緣相知而邪缺倖進波蕩風靡相習成俗矣今復緘默不言臣恐弊又患生不能仰答

聖治是重貽罔上之罪矣臣敢冒干罪戾昧死為陛下言之且吏部者天下文官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邇者有副使纔二年即陞參政者有僉事纔二年而即陞叅議者有知府纔二年即陞副使者有員外纔二年餘而即陞知府者有應任七八年而未及一轉者有才力不及而却陞兵備

副使者有陞驛丞為典史一選十數人而弊端甚多有已選縣丞而地方狼狽不肯赴任假勢囑託而擅自復選者有陞遠方軍民知府又不赴任夤緣而即調復裏者有出身吏部大肆貪淫而却曲為陞擢者有吏部官互相排擠傾陷而無退遜之風者有凡遇好缺累次求討如乞丐者有序該陞遷自分不便而不肯就者凡此皆因循之陋習類風日下吏治之不精百姓之不保有由然也至於兵部者天下武職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邇者有營求漕運嫉毀同僚而即陞總兵者有託親勲要而即推備倭者有交

嘉慶疏抄卷五十一

權權貴而即陞都督者有因公至京營求而即陞都司掌印者有未請邊務而却推邊關總兵者有邊方將官而却總領裏戎務者有推難避難不任邊城而營求畿內守備者有貪墨無恥都司通省差人大索軍官謝禮而陞為叅將者有以雙壘將官坐營而號令三軍者有案候用而經久不行推用者有將御覽揭帖高下其手而賢否不盡開者凡此皆漸染之弊政蠱壞日深邊務之不修保障之不固有由然也夫以天下機要而莫先於吏兵二部今乃積弊釀奸如此是根本之地固已不清久矣



通者幸賴我

皇上聖哲神謨洞鑒此弊易置兩部大臣更化善治天下想望太平於變風動之機惟其時矣但弊端滋甚一朝頓革是惟在於得人以理之也伏望陛下痛懲邇來相沿之弊聿新立賢無方之規將文選考功武選職方郎中合無不拘本揆補常格凡遇缺人務要廣詢博訪惟求慎重有立堅定有守之人然後用之仍照例久任必公庶昭著者擢之京堂以酬其勞中間若有委靡不立而聽人役使徇情失守而懷利自便者亦乞昭示黜罰懲戒今後庶人知警也若惟蹈常襲故日

嘉靖疏抄卷二

二八四

復因循在吏部而使好官美職能自擇而致之如取諸懷袖在兵部只沿資循格而陞遷如常是賢否無別賞罰不加則凡罔上利己之事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此則今日之積弊而革故鼎新以成中興清明純美之化是故有賴於聖明也仰乞宸斷特賜施行著為令典務使著實舉行永為遵守不得朝四暮三廢於半途而視若泛常如此則

國有常典人皆奮勵私意忘而弊端絕本潔清而忠良進文恬武熙海內乂安

嘉靖疏抄卷二

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著更兵二部看了各加整頓勿得仍蹈前弊

嘉靖疏抄卷二

全



湖廣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盧瓊等謹

題為言官自劾不職乞賜

聖裁事竊惟我

祖宗設立科道責任最重成化年間原無考察事例  
弘治以後法漸相沿節因多官會議考察六年  
一次舉行蓋科道既考察留用則可以拾人之  
遺非因科道拾遺而又令自相攻擊也

陛下龍飛以來考察再舉今經部院會考兩京御史  
降黜比之庶官已嚴今桂萼之言復令臣等互  
相糾劾蓋以言官賢否治亂攸關公忠方正然  
後可以彈壓奸邪剛明嚴肅然後可以振揚風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十六

紀臣等才不足以集事明不足以察奸職欲盡  
而知不周心欲為而力不逮曠瘼之罪何所于  
逃臣等所不能盡者職也所不敢欺者心也所  
不敢亂者法也必欲扶同糾劾則是開攻訐之  
門滋報復之計此漢唐叔世之事豈

聖朝所宜有哉誠恐紀綱法度無可執持非

陛下勵精求治之 聖心也况言官係天下綱紀又  
在

陛下維持綜覈之耳伏望

念臣等之愚不能覲顏就列念考察之典不可數易  
屢更得臣等量為降黜以肅風紀謹題請

旨

嘉靖六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吏部已查有

先朝事例又屢有旨著他每互相糾舉來說如何日  
久杭違不遵又來執奏本當究治姑且記著便  
從公互相糾劾若再回護決不輕貸吏部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一

八十七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毛愷謹

奏為乞慎考察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事

帝王之治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亦唯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理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効也仰惟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教

天勤民惟日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歷

聖慮茲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教特

勅禮部并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

黜陟一時臣工懼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正王言之大真如天地之於萬物長

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

可以復見於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

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正士習不甚端是非

不甚分名實不甚考邪正不甚辯苟于黜陟之

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明允公當之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

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

明著之實而以往事證之且如朝

觀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

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

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

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

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已端潔而

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

靜愿慤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

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

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

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

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

也揆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



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  
 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  
 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  
 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必使有不可解救之  
 勢或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有不  
 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摭拾妄奏或買  
 罵吏皂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通告  
 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  
 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  
 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  
 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

嘉慶隆抄卷十一

九

之門或加以惟簿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  
 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  
 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默者未必盡當也至於  
 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  
 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  
 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  
 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  
 鑽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  
 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  
 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為陰險狡  
 猾之吏以挾持嘗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其才

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  
 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  
 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  
 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

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為圖善於既事之後不若慎防於

未事之前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為多有浮薄

仍踵故習旦夕奔馳彼此扇惑流謗生詭文非

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未必留

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嘉慶隆抄卷十一

全

聖明在上 一大語叮嚀且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

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

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

聞誼不容默伏望

皇上俯察微言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

痛釐久積之弊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

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

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與者雖

媚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

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直徇有虧漏人心所不服



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諭無負而唐虞成熙風動之化可

成矣

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知道

嘉隆疏抄卷三

九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浦鈺謹

題為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事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

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惟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

文復用委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為

嘉靖之治猶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凡太

息者不獨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

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

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廢亂天下殘傷

嘉隆疏抄卷三

九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

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

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

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惟銳之羽翼乃罷遣閒

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

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如初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

貶斥既以摧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

沮撓大臣展布之誠政干闈宦章疏累上而不

行事涉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以君子始焉



進進而終不能用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  
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黃緣之謀周旋於黨  
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不獨一秦  
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其心而相  
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  
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瑛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  
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  
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  
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  
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  
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

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四

陛下釐紛未久殷監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  
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成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

奏革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

任大臣處以優容之誨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

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設施之柄以發其器能

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法其權不昵於貴戚之忌

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翹其引用之自以

發其奸重以法律之他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

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  
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投之隙君  
子有樂用之心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  
一以厭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  
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幾決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可表人心悅而天意順禎

祥應而災異消太平之治可望矣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四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曰翰謹

題為決壅蔽任夫臣重言路以隆治道事臣惟天下之不常治其幾大要有三狎於近習而壅蔽之為害間於群小而禮遇之或衰憚於改過而忠諫之惡聞三者有一不預為之所則大壞極弊乘之矣

陛下嗣位之初剪除權奸起舊臣而任之事導諫官而使之言天下忻然謂太平盛治之復見矣夫何通者以東漸不克終崔文以齋醮邪術愚惑聖聰乃奪刑部職守付諸鎮撫司問理屈天下公共之法以逐崔文欺罔之奸陶淳以陰險之資結

嘉隆疏抄卷二

一六六

交宦豎撥置芮景賢違例受詞差官校逮拿知府郭九臯開告密之門以納賄竊威福之柄以凌人伏願

陛下大奮乾剛遠斥崔文懲戒專恣擅權之黨追回官校窮究撥謀受賄之人則壅蔽決而

聖治日新矣刑部尚書林俊於崔文之事執奏不阿乃其職也

陛下竟違其請且著令認罪回話嗣是戶部尚書孫交工部尚書趙璜亦各以差錯字樣回話夫股肱大臣撓其職而摘其細過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伏願

陛下於公卿舊臣隆以禮笏待以誠信朝夕延見講

劇治理使群小不得伺間而大臣得以竭其忠則股肱惟人而帝業日隆矣言路之通塞安危治忽攸係也蕙之使言猶弗敢况阻絕耶都給事中李學曾給事中章僑以諫為職言之切直分固當耳

陛下不諒其忠誠而責其輕率妄言以是為輕率必緘默取容者乃為慎重耶以是為妄言必承望風旨者乃其當言也臣恐浸淫漸漬日甚一日天下大事去矣伏願

嘉隆疏抄卷二

一六七

陛下於凡科道童輩留神省覽咨訪乎輔臣不謀於近習言有可用輒付施行於李學曾章僑容其切直免其罰俸

朝有諍臣

陛下得聞其過矣實天下臣民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臣謝汝儀謹

題為乞廣 至明大 兵斷以昭

盛德事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斷過者即報傳布海

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大監崔文罔 上擅權

陛下 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咄去邪勿疑

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

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匹休百王垂光萬代

也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為民降罪德

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仰再造之

恩既而奉 明旨曰罷崇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不帶於中邪書曰從

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

王盛節莫過於此直親要道惟斯為極豈固在

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心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

歲月之久憂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

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闕諸臣傷於急迫因

箠物故為數頗多已非盛世之事今死者不可

復生幸而存者尚稽回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

休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健之中依依於下僚編氓

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

易致損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

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袞之言所當急從臣又聞御

史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

康陵司香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佇追奪之 命日久未見舉行其

左右者為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念於中耶易

曰履霜堅冰至始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

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豕之羸而逆蹢躅

之孚皆喻君子之於小人貴防於微也谷大用

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足為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遣其誅已不足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



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 施行未幾王堂

且備南京以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

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為

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奸惡皆有所憚而

不敢為故其鑽刺夤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

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

萬機之煩豈暇必照一墮其計根據將日深威福將

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欲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嘉隆原抄卷十二 二百

陛下豈宜再誤喬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

明故其照臨之及不以遠而弗加天地惟至健

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立養浩之心將充軍

曹熙余寬等為民張漢卿郭楠等謫官呂楠等

慨然召還一體叙復寬免不以邇泄充大罪黜

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香另選內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

懽懽翕然稱誦而已也臣愚猥蒙任使遠在萬

里犬馬微誠昧死上干

天聽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原抄卷十二 二百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等謹

題為乞禁濫舉將官事伏見近日各處保舉將官  
 疏奏旁午月無虛日抑且人數太多舉貢太濫  
 及至循名求實不無匪人與廁其間臣竊惟將  
 者三軍司命國家所賴制馭夷狄之人必其斬  
 將塞旗有萬人之勇而後可薦出奇制變有無  
 人之勇而後可薦敷詩書談禮樂有貫古洽今  
 之學而後可薦昔之人有在趙而強秦不敢東  
 向在漢而鮮卑不敢南牧者固雖非其比儔要  
 亦可謂智勇才識者也苟得若人馬用之庶乎  
 士卒豫附邊圉又寧 朝廷賴之以享平明之  
 福書之薦剡斯亦不忝矧今中原多故疆場有  
 警上厯 當宁宵旰之憂而 側身拊髀每以  
 選將擇帥為安中國制四夷之急務故廣求薦  
 舉之 詔每下於 大廷之間蓋自  
 祖宗朝來已然矣良法美意本欲蒐收真材網羅實  
 學使天下英雄畢集吾之彀中但薰蕕異味玉  
 石不同體凡物之情不能皆齊又有匿詐以釣  
 名銳始而怠成者是故知人則哲在堯舜猶或  
 難之宜乎後人往往多識之不明也臣博觀諸  
 臣薦疏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其間不無是非混淆

賢不肖雜揉至有賣貨無厭滿俸無恥懦怯不  
 振累經敗衄昔年劾罷而復祈推用於今日他  
 處失事而又欲改除此地者此類本非藥籠之  
 粼未視為蹊田之桃李乃或因其曲跽擊拳之  
 有禮唯諾奉承之適情阿私所好槩焉而濫及  
 之又有省祭官監生人等假稱建言輒行舉用  
 祇欲以公家之大典為商販之奇貨不知所為  
 斬將塞旗者誰也出奇制變者誰也敷詩書談  
 禮樂者誰也間有謂之儒雅者殆亦不過寬衣  
 博帶周旋揖讓之容而已耳

國家緩急之用何濟哉是何也連坐之法不行故

也我 祖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

過之條而今皆莫之講每有論薦曰應

詔旨或曰遵 憲綱不思秉公 體

國乃惟徇利而任情 朝廷之上名實眩真而無

所底定本兵之地冊籍莫據而難於區處將帥

乏奇材異畧之士疆場多羽書烽烟之警尋弊

皆原於此昔李克論卜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臣謂此言非特可以卜

相雖以之卜將可也雖以之卜諸臣工亦可也

今日連坐之法固難卒行然人情真偽每有相



感而事之善惡必以類分苟因其舉人者以察其所舉之人或因其所舉之人以考夫舉人者率如李克之言以稽其是非以定其賢否黜罰隨以加焉拔本塞源則亦庶乎可行也伏望陛下勅內外官員并各處緊急缺人其非有地方責任并省祭官監生人等俱當自避嫌疑勿得輕易保舉將材其相應保舉者必求智勇兼備聞望素著之人而後具實 上聞勿得一槩濫及匪人正員之外人數冗濫再乞 勅吏部訪察舉主定擬賢否或有濫舉即行黜罰臣再有愚見敢茲瀆陳各處將官必久任而上下安之所謂將知士意士識將心是凡况山川之阨塞虜情之強弱人情之勇怯地方之虛實尤必以久而後諳知豈可數易屢遷視如傳舍使賢者因之生因循玩日之心不才者假之遂覲覲避罪之意昔李牧守代郡李漢超在關南趙替任延安皆數年倚如長城臣之愚見盖亦如此更望陛下將各邊將官率責之久任成功勿得輕易遷轉其被劾官員已經革黜者查係犯贓其行止有虧失事重大人數終身勿復起用見在者必候其事明論定徐為去留亦勿得先事遷轉使得遂其奸避則人知警畏而邊方有賴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謹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

接出 聖諭朝覲在通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

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的

卿等嚴加考察仔細說來欽此蓋近因御史葉

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嚴切臣聞之不勝懼驚臣切思葉

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

波及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衷心洶

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

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

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

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

國家文靜和平之福其關係匪細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

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懇以疎庸鄙水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

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

皆因鈞致黨人之罪遂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于不救此誠可為戒者我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恩收田前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

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諭垂慈曲加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光美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萬罪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候

命之至

隆慶四年十二月內奉

聖旨已有諭了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紳等謹

題為乞貸直贖近臣以昭

聖德事臣等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

大禮告成多士盈庭禁不得語而翰林院編脩鄒守

益脩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直贖觸

犯 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

來瀆慢好生輕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

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脩本業累次輕率

大禮已定了巧拾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著錦衣

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

于踞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秉不欺之朴忠

職 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二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窳求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厲激昂願立於 朝以各行其所

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

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

茲相繼以言獲罪束縛逮繫事出不意驚駭耳

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畏愞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律 其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 必置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 諫鼓之置謗木之立葑菲之采芻蕘之詢古之 帝王尚欲取一得於千慮之餘求無過於有過 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 粗疎無取引喻失真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 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體舛誤關 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時

皇朝通志卷十三

二

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 昧不敢愛身自古直慙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 為盛德之累故英君諠辟往往含垢納汚以示 包容彼非不能強懷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 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志之士各 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才不甚惜此所謂以有德 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史 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聽虧清之治索忠義之氣孕危亂之 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 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 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犬 聖政光明有以比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至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嘉靖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

皇朝通志卷十三

三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乞加意 聽納以省空言以勵曠官事臣惟

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

甚非所以昭令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寔

繁每抗激而不下聞者不足以戒言者始足

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於治今

之言也病於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

詬大間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病痼疾久而盧

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瘵曠斧鉞在念

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初未之信也改

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

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耶邇來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

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使

外無失於士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不知坐

天下之拙也此固

陛下神聖諸臣莫及問有一二過言不足信執此而

聚棄之歟其殆左右神姦日伺其便

陛下之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

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

事 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如法言異言責難

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夫有信任之

說卒未嘗 面進一大臣自夫有罷黜之說卒

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隆之說卒未嘗

清錦衣之藉言 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

也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特興也言

詔令虛文渙汗之未能也言 宮府異法協體之尤

難也李隆僉曰可殺既 朝審而覆勘廖鵬數

請行誅籍園園以養生他如下羅洪載於法司

却崔文之齋醮票擬出自 內閣章奏經由

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

以為煩且實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日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畧無滯礙言詬之通似莫過於

今日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

旨了曰已知道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

擾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於

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賢防之塞寔莫過於



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託諸空言也正德年

未縉紳摧剝之餘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耳批

鱗櫻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救羞比仗馬之

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

自厭之矣惡用是啾啾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

裁將吞聲而為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

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

不逮匪言勿言劫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

無侈于辭以眩其名於天下各該承行衙門按

日覆 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 親覽車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

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昌深乃官事請先

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

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

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

一旦之命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試監察御史臣陳詒謹

題為 宥愚直以彰

聖德事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

頃者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未測不知其出於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

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

憂疑之際 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

將以為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姦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投間

抵隙獻媚行私以僥倖於富貴利澤之途則天

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盡述者乃冒

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於 太后非

陛下初心也

陛下自臨馭以來所以致孝致敬於 兩宮者平均

如一蓋無毫髮有愧於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

所共知者也若今日之事果出於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群下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

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知者將以為

陛下因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



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

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社稷之計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

朱泚俯賜釋放以安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聽納之門以答臣工之望則

宗社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論事不察虛實妄言煩擾這厮輒先論救

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併打著問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十三

八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遵

成憲保全諫官以開言路以光

聖德事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

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

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

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為

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

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于酒

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

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

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

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群

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

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表

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宗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

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入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

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相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

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聞

群臣之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

不悔則常特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

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許直尚書李慶請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

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你可諭衆人以朕之

實心遂 命士奇書 勅引過命謙如舊

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

雖許直煩瀆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闕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陛前面劾之土木之難給事中王跡面劾群奸至手

擊錦衣衛指揮馬順致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

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蹇謬

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

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

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羨少

渝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

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示天下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

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而罪之

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

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

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踴沮

奸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弦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

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耶且繼曾所以敢觸諱

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

不愛身重祿縱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 朝廷設諫諍耳目

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

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

之臣無乃為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

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屣而諫

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李冬華冰霜夏殞山谷

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於元



且之日南京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詔求言上下交脩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奸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乞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近該禮科給事中劉寂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節該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外任欽此臣等一聞嚴命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徐而思之此非

陛下意也太監崔文誤之耳臣等伏觀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委聽言官間有論事過激舉劾過訐者亦每荷優容不加之罪是以言

者爭先獻納願忘忌諱先民有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明則臣直信其然矣今日劉寂論劾

崔文傷於狂直實

陛下聖明有以感召之也夫崔文從事齷齪濫費財用劉寂得於傳聞即指而論劾其事之虛實未加詳察固不能無罪但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心則可亮也迹雖涉於輕率而念惟納忠言

雖近於謬妄而志在惜財

陛下誠亮之則其萬一猶可逭也然此事匪特一人言之內閣大臣嘗言之吏部等衙門嘗言之臣等六科并十三道亦嘗言之未幾復聞



內間齋醮日漸停減大小臣工莫不欣欣相告謂

陛下樂於昌言而勇于從義如此三五之治無難致

矣詎意奸深崔文即取于中旬月之後伺間乘

釁復有查明銀數之請誤蒙

陛下聽而行之取因疏辯遂得調外之

命臣等故曰非

陛下意崔文誤之也夫文與取雖有內外疏密之殊

均之臣子也

陛下於文一則曰饒他以寬貸之一則曰宜照舊安

心辦事以慰悅之至於取則畧無假借非惟不

聽其言又從而斥逐之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

親果如是乎况取本以一介草茅所受者

朝廷之官所食者朝廷之祿予之奪之取何有

焉第恐因言罹禍則人皆以言為諱殆非

祖宗設立言官許以風聞言事防微杜漸折奸萌之

深意也且此端一開則直氣自是而沮言路自

是而塞奸邪自是而肆志忠鯁自而垂首將來

雖變兆幾微禍貽隱伏或有大不利於

宗社者人誰敢言

陛下亦無從而知矣如正德年間逆瑾用事摧抑言

官始令回話不已而罰俸不已而降調馴致惟

銳恣于內寧彬橫于外上下乖隔

宗社幾危此

陛下於潛邸必嘗與聞今日諸臣亦有嘗所共見者

可不鑒其故轍而忍復蹈之耶伏望

特弘天地之量少霽雷霆之威收回

成命仍復取官則取之感恩圖報自不容已而

聖德之光益有以昭于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懇

切析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

從降調外任以稱朝廷容育之恩這斯每如何

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王時舉謹

題為陳未議以重臺諫事臣切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己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人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持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復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肯將緘默而苟容之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未謹即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三

二一六

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二事仰賈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行則憲體崇而言路廣矣

計開

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惜故必廣之咨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胸臆撫拾浮辭徑欲罷斥言官其阻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紛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劾罷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構陷而奸邪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

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悉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三

一七

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美也但

皇上之所俞允者多據各部之覆奏而各部之覆奏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眾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佞巧之奸恃彌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為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諉之曰業已有旨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竝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  
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  
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嘉慶錄抄卷十三

工科給事中臣衛道謹

題為優容諫官以隆 聖治事該禮科給事中劉

取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取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劉取劾奏太監

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不

下六七萬兩因崔文有撫拾之奏而劉取遂蒙

外任之除臣切惟

祖宗設科道等官寄以言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也言之而當則採而行之言之不當亦宜置而

不問古之善治之君於直言敢諫之士或賞之

緝或加之官正所以作其慷慨敢言之氣而誘

之使言也誘之使言尚有不肯言者况因其言

而挫折之乎頃者崔文奸邪壞事劉取劾之乃

其職也但其事不詳審言多過實誠為有罪然

亦薄乎云爾自唐宋以來諫官許以風聞言事

取之罪亦一時風聞之誤今遽斥逐之不亦太

甚已乎慨自 先朝逆瑾寧彬相繼擅權一時

敢言之士斥逐畧盡賴

陛下英明誅竄權奸收錄擯斥士氣復振天下翕然

稱 聖夫何近日以來李學曾以觸忌諱而



律章備以觸內景賢而罰俸乃今又逐劉取矣  
遠近聞之莫不驚駭咸謂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仰窺之有以知其非

陛下之本心也將無以崔文之奏左右之請重寤其

意而有是乎夫文官官也取言官也取劾文而

陛下逐取臣恐天下聞之必謂

陛下為官官復仇而逐言官其為 聖政之累

聖德之累也大矣且聞非獨陷一劉取也近嘗排一

刑部尚書林俊矣始俊以守法不發李陽鳳等

於鎮撫司

陛下令其回話回話未幾而稱疾矣稱疾未幾而乞

嘉靖疏抄卷三

休矣是俊之去雖名曰乞休實文有以擠之也

陛下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又逐一諫臣夫大

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諫臣者

陛下之耳目也內臣者

陛下之廝役也以廝役之故而去大臣與諫臣譬之

人以一指之過而自傷其股肱耳目謂之智可

乎且俊已去矣取已逐矣為文者方且侈然安

於其位 明旨答之曰端謹老成曰小心廉靜

曰方切任用溫言喜辭不一而足嗚呼彼文者

臣不知其何如人抑不知其有何才能而

陛下眷之不知何以至此極也且方切任用者不過

用之設醮誦經而已經醮佛老之左道左道亂

政者必誅文得免鈇鉞之誅幸矣

陛下寵護之方為之卒遂一言官萬一有權幸甚於

文而奸賊如壁影者又孰敢指而言之耶臣恐

人人以取自懲結舌苟容壅蔽日深奸邪得志

豈 國家之利哉今天下誠少一劉取亦不惜

一劉取惜之者言官也亦不惜一言官惜之者

朝廷大體也 朝廷大體

陛下柰何自壞之耶伏望 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將林俊遣官諭 旨再賜慰留將劉取仍復原

嘉靖疏抄卷三

官以存大體特 勅法司將崔文李陽鳳等通

行提問亟 賜罷斥則天下幸甚尤望今後諫

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 賜包容庶幾登諫

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治益隆矣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取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

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優容之恩這廝如何又

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

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臣等切惟人君以求

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

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

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

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

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

君於臣子之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

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

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

咈於一堂之上言者無費辭受者無難色是之

謂至治三代以下人君於其臣之言或聽或不

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

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 聖體屢爾違和具務

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睿覽其間千數

百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於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感動覺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

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

小心翼翼武王之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奏

旨諛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於遠

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荅也夫所謂諛衙門者如今之

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故凡銓選禮樂錢

穀甲兵刑名土木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

白諛衙門知道可也至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諛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在人

也夫臣等所言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乃

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也

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當採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

以為言官大言者之戒今徒付之於諛衙門毋

乃以其言為常談不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

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拂戾於

聖心而為是拒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拒絕

人言傳曰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譎面諛之人至矣與讒

陷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可得乎甚言人言之

不可距絕也臣等思今日如此之批荅非



陛下之過也何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  
 不以上聞是謂蒙蔽或票擬不由內閣是謂攬  
 權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  
 之總明為國大憲其罪浮於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至於攬權  
 苟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國不得治天下  
 不得安寧者其弊正在於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又忍蹈襲之耶臣等職  
 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切念稽  
 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心有餘  
 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  
 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等之言不  
 足聽也不足怪也今老臣耆德杖起於朝法家  
 拂士襟連於國其所以排琅玕而叫閭闔吐忠  
 朴以報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所以失忠良之心  
 塞諫諍之防豪傑解體奸邪萌志聰明日蔽於  
 上惡政日加於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矣

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勵萬幾而不間於旦暮之功  
 俯聽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切於身心者務躬行  
 之不怠利於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君身  
 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臣等萬死  
 謹再噴 聞惟  
 陛下采納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容直言齋嚴謹以廣

聖聽以戰近習以安人心事臣切見禮科給事中劉

取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堂豈容擅便動支劉取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

劉取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豎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 朝廷缺失奸邪情狀責

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於

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且觸忌

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冀善言也所以

畧小過而存大體也取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通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脩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

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檢按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庶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

事出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侵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效舉職事也當取此疏下時臣

切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踈暗

不知 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

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取以假齋醮侵 內帑劾崔文有

是事當 命內司稽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

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豫為 朝廷慮無不可

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

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墮甕矣

乃敢喘息而肆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讒譖而誣誤

陛下手詩曰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止有此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被劾自以肺肝畢

見所懼在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及

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

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

一無顧忌乃讒言者發其陰事潛為沮擊之謀

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謀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蓋有言必有讎凡言官所指不讎之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奸宄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齧粉也罕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

嘉靖疏抄卷三

三六

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於君下無怨於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况陛下嘉靖改元之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

史為千古盛德今敢忽以言得罪臣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默汚之觀者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詔

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粗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傳之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當自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

嘉靖疏抄卷三

三六

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未主之下乎就使寂言委狂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主而資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

矣敢雖狂妄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可况可使聞於夷狄乎敢設以他

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



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官也文之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取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闢異端也寵幸宦官非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取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阿私近幸之故

陛下雖曰取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取之名愈彰而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最於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彼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為

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事一出遠近傳布其於

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失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旨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盡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於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兼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取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盜費 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取以為文愬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 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於一時而實使

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

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局

踏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於人心威令未行於左右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

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脩獎忠直求善政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惡言拒諫是病之

人耳烏喙而却和扁也况左右近習多官掖宿奸習於揣摩敢於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銜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



天下之口細民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  
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忙隸趨鉏  
不特起於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急收

成命存劉寂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前聖

聖德予以疏通既塞之言跖予以招徠將散之人心  
予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矣  
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  
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  
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犯  
近幸但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罪一也一時  
之禍是為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  
臣非不解而為是警言也亦非瞋目宵行而自  
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  
誠日夜拳拳於君父不願

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踈遠而亮其表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於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罪言官  
之事果非

陛下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待罪言官

之臣亦幸甚昧死狂瀆干冒

天威

嘉靖二年八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高等謹

奏為體詳情以保治安事臣惟保安國治之道無

他要在通天下之情而已能通天下之情然後

能得天下之心古之善治者然也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膠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其意以尊卑之勢相

懸則上下之情易壅故曲為體悉多方以求通

之是以天下人心翕然歸往運祚之遠者七八

百年次者亦不下五六百年至於後世遠不及

古一治一亂要皆繫天下之人情通者治壅者

亂曉然可屈指計也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信用輔臣召起遺逸廣通言路剗剔

弊端大小臣工朝入章疏暮奉

綸音靡不曲中人情允當重體在朝在野欣望

治蓋由

陛下真古帝王之資故大通天下之人情以基億萬

斯年之運祚者也近聞在廷諸臣何孟春等

有次闕之舉致冒

天威宣諭挺辱臣等切惟諸臣雖在直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夫諸臣冠裳袍笏從

容朝署之間何其榮也身一伏闕遂至幽囚狂

野之中鞭撻大廷之外何其辱也寧為此而

不為彼諸臣之情其必有甚不得已者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

陛下之明日月也少肯迴光內照掩躬自省察諸

臣今日之情果何為哉俯伏闕廷之下以干

朝廷不測之威其情必壅而不能上達者知其有

所壅

陛下必思所以通之矣尚忍罪之邪惟

陛下之明不加之意斯以諸臣為欺罔將見諸臣之

情益壅則天下之情亦壅天下之情壅則恐天

下之心危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自古天下之

情不洎壅皆由小人而壅之今日諸臣之情桂

萼張聰之所激也蓋

陛下大禮之詔下未旬月而萼等敢為兩考之疏

不除萬世之笑未已之說以黃惑

陛下之聽上援天子之尊以行曾臆之見欲

陛下為朝更暮改之政以快其胸學偏見之私在

廷諸臣之情隔於殿陛之遠而不能面陳見於

筆牘之繁而不復取信故惘惘危迫而至於伏

闕諸臣至於此豈得已哉

陛下當思所以體悉之不宜重壅之也在易上下交

而其志通於卦為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於

卦為否否泰之幾繫上下交與不交耳



陛下身為保泰之主其可不思所以通上下之情耶

且諸臣之所以為此者以

君臣大義百不忍負故忍而就此耳

陛下從而加之罪使或此風遂長人乃訓之朝署之

間俛首結舌旅進旅退胥而為害是豈

陛下之利哉况情之於人猶水之於川也通之則順

壅之則逆故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陛下其可不加之意哉伏望

陛下遠法三代之哲王近守

列聖之成憲博采群議不偏聽而生奸大通物情不

壅下而啓蔽惜人才如元氣繫人心於命脉實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三

三六

宗社無疆之休亦

聖明永終之譽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事已經發落况今又有詔旨了李高等這厮

每狂率輕瀆又來拾掇好生欺慢法度本當拏

問治罪姑從寬饒這遭還各罰俸兩箇月再敢

有來撓亂奏擾的定行責治不饒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史于光謹

題為赦過宥罪以光

聖德事臣聞之聖人喜如春怒如秋天道在我也其

喜以天故天下共仰春生之仁其怒以天故天

下共範秋成之化往歲先後言禮伏

闕諸臣坐蹠妄之罪

陛下怒而罪之此凜秋肅物之權固天之道也然是

時中外臣民皆知

陛下特出一時玉成之意使之動心恐性所謂益之

以凶事非固欲終絕之近談御史張袞疏乞

聖宥果蒙 勅該部着詳部報一出不但舉朝臣工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三

三七

加額忻仰比都下厮役賤吏皆歡呼告語以為

聖天子將還前日得罪之臣矣天道煦物之春其襲

人一至是哉既而吏部詳覆上請

聖裁而 命下報罷又有以仰見

聖意玉成之深欲其磨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夫

大地之春有所不動動則必舒

聖人之仁有所不行行則必貫况諸臣皆

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 中興之業者

而廢謫已兩閱歲大臣未遂其先憂後樂之忠

小臣未遂其幼學壯行之志家居者或年垂晚

暮謫竄者或處于瘴鄉一旦有如劉安世之齋



志以沒如范祖禹之梅州不逐

陛下愛惜人才之心必有 宥過後時之悔雖人才

消息代不終乏然沮德明求粟之奸寢淮南叛

逆之謀者皆譽望素著之臣也伏望

陛下早施春生之仁即起諸臣於懲艾之後必皆感

恩思奮以圖報稱將來績效可必其有大裨補

聖治無疆之休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以仁山等謹

奏為乞鑒 天威宥狂直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

矣而 詔旨太峻譴責太嚴驚駭物聽不亦為

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開言路雖有拂意逆耳

詆訐狂妄之言尚能 虚心以聽俯就延納其

時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

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

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未及二年之

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寂之言而深斥

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

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上 聞以效一時之愚

陛下不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

囚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

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哉臣等逆知非

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讒  
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

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塞臣等恐忠直由此而解體其諫由

此而咋舌目覩特弊口不敢言將來

主上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

之臣下之奸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

使其時或有美權靈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寵

納賂濁亂朝政如錢寧江彬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災異疊見東南之死

殍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豈宜輒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之量思 祖宗建章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

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決不以

言罪人尤望自今已後凡有奏章必付閣下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人猶

有效忠之願破奸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浙江等道署道事監察御史臣梁世驥等  
奏為 宥言官以存

國體事臣等切惟人君以無聽廣納為明以蔽疾

匪瑕為量明無不照則邪佞不敢奸量足有容

則讜言日益進是故逆耳之言明主之所亟求

而直言不聞識治者至以為甚於災變之可畏

也近詠給事中鄧繼曾以 睿旨不關於

內閣而建言遂失之跡狂僥非涉之於疑則必聞

之有誤要之忠直之過也

陛下責以悖慢誠是也下之 詔獄得無甚矣乎臣

等聞之既驚且駭將信而疑以為

陛下即位之初既 詔科道官照舊言事矣今茲舉

也無乃 聖意之少違耶臣等竊惟國家之治

否由言諾之通塞體勢所在關係匪輕自古善

視人國者每先之此固

陛下之所洞鑒者也夫繼曾之所論建其中詳悉固

未及知觀其意大約以王言為重耳臣等敢以

為本無邪心也非為身家謀也在昔商書說命

有曰王言惟作命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紉蓋言所係之重且大也如其

善而莫之違則一言有興邦之利如或未善而

莫之違則其害又可勝道哉繼曾之心疑有見



於此又以身為言官職專封駁言不激切不足以動

陛下之聽用動効忠之益遂違納約之規是誠可罪也原其情誠非為身家謀也實本無邪心也罪亦可恕也况夫古先哲王每以為聰明有限治亂非常從諫者昌自用則小於是乎植旌置鼓立木垂鞮以來夫諫矣又慮其不諫也於是乎假之以優容喻之以德音又恐其不直也又於是乎有金帛之錫衣馬之賜惟欲必聞其過而後已以至於言之難受者則每置於包荒之中事之所無者亦必以為先事之戒固未嘗厭薄

言路而罪之也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未嘗以言受責也故唐臣陸贄進言於其君曰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表我之能恕今繼曾之言直矣狂矣能恕能賢乃

陛下之美德今茲罪之得無少損矣乎且我

祖宗以來設官分職獨專以言責寄之科道百餘年來扶持綱紀悚懼奸邪多有賴之未聞以進言而下獄者惟正德年間乃始有此其時其事鑿戒顯然

陛下之親燭也豈以為盛德事耶今一繼曾固不足

惜所惜者 國體之所係治否之所關耳蓋人情畏懼者眾剛直者稀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哉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國事之可畏者至矣言之誠可於邑况今災異頻仍饑饉又甚天見變則五星聚于營室地見變則震動聞於四方人心危則盜賊充斥於各省尤可傷者鳳廬江北父忍食其子夫忍食其妻道無完骸野無生意此仁人之所不忍道也

陛下正宜大下哀痛之 詔廣求消弭之方不憚於省躬不難於聞過庶幾上答

天意下回民生甚不宜以言為諱而况可置之於法也哉傳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唯明主可以理奪在昔誼主或聞諫而怒後悔怒而賞之書之史冊後世以為美談如蒙乞霽

天威將繼曾出之獄而薄其責恕其罪而復其官用以嘉天忠直因以勵夫將來則

陛下納諫之美名容受之盛德始光前軼後而休明之治此其基之矣臣無任懇切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王官謹

題為優容直臣開言路以圖

新政事臣請近日 朝報談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

事林應駭為諫言回詰事奏奉

聖旨各罰俸有差臣反覆思惟不勝驚懼切謂李學

曾等所言俱剴切忠直其於

新政深有裨補在

陛下當欣然嘉納以獎言者而乃罰俸罪責為阻塞

言路計耶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以用言為先故

人言之用不用言路之通塞攸關言路之通不

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指前代明有徵驗不敢

備述臣請畧舉我 朝之治耳目所及見聞者為

陛下陳之昔我 孝宗在位時 御經筵勤學好問

退朝之暇延訪儒碩咨諏治理至於臺諫及諸

臣言議罔不嘉納而俯從之故其十有八年之

間令出唯行信實必罰海內晏然軍民樂業及

其佳也天下至今猶思之慕之而尚冀其復出

也此無他用言故也其後 武宗繼立好尚武

畧不御經筵退朝之暇惟異類邪術之人雜侍

左右日與狎昵晝夜頌頌外事巡遊極諫忠言

扞格不入故其十有六年之間政出多門嘗擬

刑濬海內騷然幾致大亂及其佳也天下至今

猶恐之怨之而惟恐後之繼今者復若是也此

無他不用言故也夫同此天下也一傳之間而

忽懸異祇在人言之用不用焉關係良不小矣想

陛下毓德藩邸之時已嘗知之方其 入繼大統天

下臣民之所仰望于

陛下者不但直如 孝宗而已蓋將以堯舜禹湯文

武而深望之也今纔二年耳 詔令不信刑罰

不中名雖嘉靖之維新實多正德之遺弊一時

中外之臣咸懷忠良因事獻納各圖報稱豈意

陛下以忠為妄以諫為擾以臣下養廉之資為

朝廷罰贖之具一至此乎臣恐天下之事其所由

未有漸者其幾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預見

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聖人于

幾則兢業以圖之今日之罰俸雖小然無已則

將揖忠良之口壞耳目之司必有禍患之來奔

潰決發而不可收拾者其幾甚大也

陛下於此將欲為 孝宗耶為 武宗耶將欲安天

下耶危天下耶為

孝宗以安天下則臣民安而

陛下亦安矣為 武宗以危天下則臣民危而

陛下亦危矣夫豈汎然身外之事不切於己者



陛下可不早見而預防之哉伏望

陛下將李學曾等特賜優容收回罰俸之

命於其所言事理一一聽用行令益恭厥職勿替初

心仍將嘉靖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奏章通行查

出燕閒詳覽如欲

陛下時御經筵日近元老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讀大學衍義溫習講章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停齋醮慎近習遠聲色重刑賞者其言可用也

必用之以至一事之建白一政之匡救一

嘉隆元年

聖六

命令之封駁務必考究可否採擇施行用集衆人之

長以成一人之治庶乎慎終如始鑒

武宗之愆成孝宗之美中興之道無踰於此不然

則權移左右害及臣工深成欺罔之奸重致敗

亂之禍其去正德之世無幾矣又何以

新政為哉臣愚犬馬懷私不容緘默用是昧死冒瀆

伏乞

陛下試垂聽焉

嘉靖二年 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大經等謹

題為恭遇脩省懇乞

聖明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崇實政事臣等切聞天心

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

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

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

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天心默佑 靈祉呈祥固有以徵

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來天變疊

形災患漫出人妖物怪前此所未有焉

皇上每遇災沴以來時申脩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

嘉隆元年

聖六

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之

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 泰道方隆之會

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愕災異

之疏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於此覘我

皇上敬畏天道不遑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彌變以為脩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

異頻仍至形禁近若真有以譴告之者何哉母

亦徒循脩省之故事而未底脩省之實政歟明

王遇災而懼所以脩人事回天心者固非一端

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衆思以咨善道而脩省

之政以是為先務焉今顧有不然者臣等於本



月十一日接到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陳十  
事章疏見其因事敷陳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  
間亦有之誠不能逃於 聖明洞察之下但意  
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據  
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堯舜三代之盛王望  
陛下一時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  
愧之荷蒙

皇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禮者感激  
鴻恩圖報無地復何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  
君臣交儆之候而罪摘狂顛殊非仰承  
二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脩省之實以盡格天

之道耶伏望

皇上擴包荒之度 弘虛受之懷俯亮愚忠收回

成命俾問禮仍以舊職供事采其言之可行者悉付

施行則實政允脩而天心默順

聖恩覃布而災異潛消脩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  
不是之圖雖日從於衣冠儀度之間以是為脩  
省焉竟奚裨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臣等  
待罪言責深負曠厥脩省方嚴不避瑣

實干冒 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馮成能謹  
題為仰戴 天恩恭陳末議乞 賜益弘虛度

宣布德音以隆至治事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弘虛懷延納中外進言  
者悉荷 無容此誠堯舜翁受敷施之量四海  
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  
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  
事體本內敢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  
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  
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荷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詞涉踈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  
感激無地矣但嚴切之 聖諭方傳播於群臣  
而容納之 仁言未宣昭於天下恐千里之外  
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妄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一身殉 國家者當此之  
際正言跼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後有不阿之直士又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照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陛下聖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昌期各思靖獻是以數月以來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激於意氣涉於風聞而粗疏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愧悚汗下

嘉隆疏抄卷三

一

仰服 聖明矣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諸臣志在效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者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無論其言之當否在茲蓄而竝容即其諳事體者行之不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哉天地之容物也非不麟鳳也鷹鷂虎豹無不畜焉非不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君

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難直豈列于朝家言戶說竝聞於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集棄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離何者上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下兼度是非利害竝存於中係乎上之所導耳故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顏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國是將日非矣天下之患尤有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常責王珪溫彥博附下周上而次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嘉隆疏抄卷三

一

陛下固將上法堯舜者何有於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豈無悔心導之使諫若

太宗之 諭玄齡者耶况今災變頻仍霖雨大

水若大同之水電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

正側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兼容師帝王之遵軌 渙發德音昭

示天下凡 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



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跡

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於廊廟而懷忠

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聰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庶皞之風復見

於今矣夫人君德莫大於改過名莫大於從諫

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已私者則曰諫

官彰君之過不知改君之過者正所以彰君之

美也一不察而惑之則獲蔽之禍生無所不至

矣惟聖明其坐照焉臣愚忠激切干冒

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二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隆慶元年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的未嘗不即嘉納昨諭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官審擇所言以承朕

意禮部知道

貴州等道掌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鄭本公

等謹

題為容諫臣以開言路事臣等切惟人君之德莫

大於聽忠言人君之量莫宏於容直諫自古聖

帝明王致盛治于當時垂芳聲于後世他美雖

多二者其最也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頒明詔內一款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

許直言無隱可謂真得帝王為治之首務矣一

時大奸大惡皆以言官糾劾而剪除畧盡大利

大病皆以言官建白而興革頗多足皆

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三

陛下兼聽廣納英識明斷故數月之間歸美

至德稱頌太平至不容口中外臣工知

陛下銳意治道故進言者多原其意固欲盡忠于

朝廷究其實間亦有風聞過當者是何也言不激

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其勢然也

陛下于如此之言始則受而容之置諸不問所以處

之者誠是也繼而厭之又繼而罪之夫厭之已

不克終美罪之是何矯枉之過歟近者給事中

劉寂劾奏太監崔文侵費

內帑銀兩續談崔文奏辯

陛下優旨待文獨令劉寂查明銀兩來說所以容之



者至矣及劉寂自劾乞罷又調外任處之不已甚乎夫 朝廷設官豈特奔走承順為哉有官守者欲脩其職有言責者欲盡其忠今寂有言責者也知而不言則得罪公議言之少過又得罪 朝廷跋于前而躓于後為此官者不亦難乎倘有事關

社稷機涉安危臣下俱畏罪而不敢言倉卒之際不亦殆乎譬之人有盜者家童廉得其過而謂主人曰某人盜若干某人盜若干與主人所失之數雖不盡同原其意則惡盜厚主人一也今則怪其言之過而撻其身豈理也哉昔者給事中

梁本茂御史謝珊論及內閣印信一事

陛下始則令其自查繼而釋之今寂之事正與本茂等類而言之有據又非本茂等比

陛下昔之處本茂等既如彼而今之處寂者乃如此臣等恐天下窺見 聖德之淺深也唐陸贄有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由是而觀之今日容寂則美在 朝廷而失在寂如罪寂則寂有直諫之名而 朝廷反得拒諫之謗矣伏望

皇上察天位之惟艱念入言之當恤乞將劉寂原奏

章疏再加詳察其事果實見諸施行其言若過置而不問仍將本官量情戒罰免調外任照舊供職如此則言路大開言官作氣天子之明可見萬里之外矣

嘉靖三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四話又不認罪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這廝每如何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擊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嘉慶御批卷十三

五三



廣東等道監察御史臣宋憲昌等謹

題為容直言以隆 聖治事臣等伏惟

陛下龍飛之初 聖德欽明垂心政理

命令之布儀刑古式天下延領企踵思見治化之成

夫何近日以來事不稽謀

旨皆中出凡有批荅每奪原擬事多拂乎民情

旨未愜於公論字或未稱乎 睿文詞或未達乎

淵意臣等愚昧恐 聖質英明雖得之天縱而萬機

繁冗間涉於忽畧歟不然則顧問者失其職而

代言者非其人矣方欲陳列而給事中鄧繼曾

乃能先言之此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六

陛下直言之臣也顧乃以為忤慢下之

詔獄既而又有不必擬罪降一級調外任之

命違忠直而杜言路恐非 中興盛事臣等固不敢

愛死而已於言也夫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是以古之帝王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如唐太

宗令諸司凡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

不得順旨施行務盡臣下之意今繼曾有補拾

封駁之責顧不當循默自處也

陛下欲追隆古好諫受言之量豈反愧於唐太宗乎

臣等又請以 祖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

太祖高皇帝嘗來思願之直嘉許好問之忠又

詔天下使言朕過今繼曾雖愚賢欲忠直於

陛下也何賞嘉之未及而反罪責之耶

太宗文皇帝嘗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使

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今繼曾亦敢言之臣也何

陛下反以為忤耶 孝宗敬皇帝虚心求諫盥手受

疏其有關於治體者讀之數回不忍釋手在位

未嘗輕出一諫官今繼曾以言獲罪榜笞拘繫

淹以旬日而又謫之遠去是黜諫官矣

陛下敬紹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七

祖宗動法 皇考殆不宜有此舉也且正直之氣難

培詭隨之風易扇自今以始誠恐人將循默大

臣重祿不極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其患之大殆

不可以勝論者矣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慰繼曾而復其官以作言者之氣其諸臣凡有

敷陳猶望包以 大度無以溫顏涉詆訐者可

以優容之詞藻者許其直致匹夫片善採錄不

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總天下之智以助

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命令則君臣同志而遠邇歸心



絲綸明允而萬方承式時艱不足憂而

中興之治成矣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原抄卷三

五十八

刑科給事中臣沈漢謹

題為乞宥言官以廣

聖德事近試監察御史魏有本題為明用舍以肅軍

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以從

寬發浩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

責者盡其忠此先正之格言而實後世為人臣

者之龜鑑也馬永武臣也身為上將手握重兵

折衝禦侮戢眾安邊其職業也顧不務此出位

妄言

陛下罪之誠是矣而魏有本復為之論救者豈以永

之職為當言也又豈以永之所言為是耶蓋以

永之在邊智勇過人韜畧出眾士卒感其惠外

夷畏其威實

陛下干城之將也其為陸完奏乞卹典所言雖非然

陸完已死矣子孫已微矣聲勢無所可托富貴

無所可求其心猶可亮耳昔齊威王使章子將

以應秦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

章子大敗秦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不叛也

曰章子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



君哉魏有本之意以永不過受知於陸完尚思  
圖報於既死之後不忍負之又况荷

陛下生成之恩覆博之德其圖報稱於

國家者又當何如耶故有本畧其言而取其意錄  
其功而忘其罪是以為論救耳今

陛下遽斥逐之不已過乎夫有本諫官也非馬永將  
官之比也官以諫為名則天下之得失利病皆  
得而言之其言是固當從之其言非亦當容之  
何者以諫官之職在於此也

陛下責馬永出位妄言而有本之所言則非為出位  
陛下責馬永不脩本等職業而有本之諫言正脩其

職業今

陛下於有本之言不惟不聽之又從而尤之則非

祖宗建官之本意亦非

陛下用有本之初心似與近日責馬永之  
明旨不合也漢唐令主一遇天災必求且言敢諫以

明朝政闕失今

陛下上法祖宗遠嬖堯舜近因四方奏報災異  
詔令臣工同加脩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速會官議

擬來看是即聖帝明王克勤天戒之盛心也故  
方求言而罪人言是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  
之實臣恐天下皆以言為諱杜諍臣之口塞諫

者之心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是而欲彌災致祥胡可得乎伏望  
皇上怒狂瞽之言開進言之路少霽

天威收回 成命 勅下吏部復還魏有本原職使  
照舊供職倘以時方試職輕率遽言或量加罰

俸以薄示懲戒則

陛下無拒諫之失而益廣從諫之量盛德無疆令名  
永世矣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三

二六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獻愚忠請齊 天威以弘

聖德事內開近諸臣奉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

飛陽開陰闇臣猶必盡其說者臣聞周之士也

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

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君勢厲臣節也當今

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繩之以急政雖若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

臣恐如病之深者怒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

使良醫措手無所此可思而喻也自

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三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疾疏通耳目嘉惠

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者固自

有數餘非高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

影承舛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體群臣之初意屢 聖怒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但令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言

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

決壅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而垂情於

此則至道容眾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倘蒙

陛下矜憐諸臣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

斯君子長者之道也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

隆貴不得輒私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

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即加其臣今其犯法者多

豈盡不才乎蓋因循詭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

而

陛下奮然以剛決之一旦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

於姑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這御史所奏言雖似忠意猶庇護姑不查究該

嘉隆疏抄卷三 一五三

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周在謹

題為乞 恩寬宥言官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內開先任吏部尚書王瓊侍郎桂萼力薦其

才以為可用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奉

欽依王瓊既公論有干不必起用欽此臣敢論萼之

薦瓊及松之論萼夫瓊之廢斥久矣萼欲起而

用之萼誠見西北二邊虜患孔棘意以經畧之

任惟瓊可辦而不知瓊之不足以當此選也夫

瓊以陰賊險狠之資久在謫戍如柙中之虎思

欲咆哮食肉者非一日矣即一旦起而用之彼

將背其所舉援其所私以逞其無忌憚之為何

所不至哉是故逆制而預排之松豈好訐以為

直哉故萼之薦瓊固為 國也松之論萼亦為

國也萼急於用人故專取其才松審於擇人故深

鄙其行其心一而已矣夫萼

陛下之股肱松

陛下之耳目今萼之薦瓊雖非而古位如故松之論

瓊雖是而遠調遐流是何待股肱之厚而待耳

目之薄耶臣聞宋唐介劾文彥博之私仁宗以

之彥博為之營救甚力

陛下之聖遠過仁宗桂萼之賢不及彥博調松之後

不聞一言救之大臣休休之量固如是乎伏望

宥松狂直收回

成命俾松仍以原職供事則言路開而下情達直道

顯而

聖德彰矣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周在這廝好生輕率狂妄錦衣衛擊送鎮撫司

打著問了來說



欽差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右都督臣馬

永謹

奏為陳言請乞 天恩重言訪宥罪臣昭

聖孝以廣 聖德無窮事臣伏觀 詔書內一款朝

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鈞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為先行孝之誠

尊親為大

聖君創始制儀為世立教至重伏惟

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皇帝立世廟

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御臨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

尊崇之儀誠繼天立極議禮制度將以仁孝化

行天下垂教萬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

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固執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獄杖責

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群疑

盡釋 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頌有成

規 恭穆獻皇帝真位 聖心慰安我

皇上大孝至仁之盛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巍然煥

然盡善盡美臣復何言緣人臣之事君如子之

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未能仰達

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上報 聖明之貞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滯有歲月捫心悔過無路自新生

不若死終為天地間之弃物臣本武夫與諸臣

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竝日月

寬慈仁厚海宇包涵 臨御之初下

詔博采為堯以廣視聽臣雖猥無能荷

聖明作養見今累官叨銜五府濫司總戎負寵懷恩

能無感激自守邊方以來每思盡死報國苟有

一得之愚可以上荅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

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臣通查見

數憐憫愚執宥其罪愆或復原官或從寬釋庶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咸感再造之

恩必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且仰見

聖德如天仁覆四海洋溢四夷如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浩蕩無涯莫不畏威慕德革心

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于無窮也臣民幸

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恨矣

嘉靖五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豐熙等罪過朝廷自能從寬赦宥馬永如何出

位妄言著一併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陳守愚謹

題為乞均 恩赦過以實備有事先談試御史魏

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已從

實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

談衙門知道欽此續該部給事中鄭自璧等題

乞 宥疎謬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朝廷已從

寬處置鄭自璧如何輒為論救好生不識事體

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

道欽此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

境事奉

聖旨鄭洛書這廝結附馬永瀆擾朝廷好生狂妄本

當治罪但巡按用人且不究治該衙門知道欽

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惶之外臣愚伏念三

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宸斷所施若為差等反

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久輒干大議而

忤 聖情耶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

未請事體加之歲時宜免其咎且臣聞之職是

之馬尚望前途失晨之鷄猶思改旦不以一事

之失而遽屏之戶外彼雖孜孜悔過莫蔽往愆

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之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况邇者災變異常上動 宵旰之慮已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不

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

不無一言之得苟有一言之得固

陛下所庸采取以備脩省者而亦弗忍棄其人矣且

脩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倏爾出一言官以疑群

望臣恐事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

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凝思弊習不除和氣不應有

負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

本復其原職或 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

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載之私而草茅均沾雨露之澤凡為臣

子者宜無不披瀝肝肺以圖補報化戾為和實

肇于此臣無任殫越之至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光祿寺少卿臣余才謹

奏為廣求言以達民情事嘉靖六年正月初五日

欽奉

聖旨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請寬恤小民以宣脩

省之澤已有旨待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

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

所開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

可著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民

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來以備

朕采納斟酌施行所言務要切于政事合于民

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彌災變副朕敬

三希堂印卷二

一七二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頒群情

欣躍茲蓋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于天下尤加志于窮民誠

古帝王不虐無告不侮瘵寡之盛心也九重留

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霄漢的然有足徵者但

拘以四品始得以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

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賚鮮品或 賜宴勞不能備及群臣則

可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宜復有內定臣

嘗伏觀 大明律一款凡 國家政令得失軍

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竝從各陳所見直

言無隱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

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

言况好察邇言設詔求諫舜禹為君率由此道

是故不惟問之在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詢及

菑荒而又詢及工瞽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

言况當言者願拘之而俾不得達哉今之四品

以上大臣皆能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 清問者矣但群臣之中或曾事故居

家得熟聞于土俗或因公差便道得採訪于民

三希堂印卷二

一七二

風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冒儒書獨

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

聞于朝葑菲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詢博訪之

美意哉若小臣輕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達四聽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求言之路勿拘四品以上

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的實者俱

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于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噴于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

民之情皆得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了余才既知民間利病著明白開具奏來以備采納施行該部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浦鏞等謹

題為廣

聖恩宥愚直以開言路事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

聞而治道興言路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恣而治道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因邸報刑科都給事中高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

陛下將郭勛拏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聖明天縱 睿知神授昭如日月威如雷霆不以勛

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聳然大奸大詐之徒聞風震疊潛消屏息垂首

隱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見監揚爵春初所奏中間一槩舉郭勛之事

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聖心蓋將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之如

時之獎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欲使之悟而後喻也蓋揚爵之為人臣初不知

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察其平日儉素之行忠直之心外無狡詐鄉里

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官養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

城市之內俟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



如此去年荷蒙

陛下錄用起廢入官今春感 恩圖報積思陳諫乃

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

必于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况楊爵

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 君之忠則同在高

時既得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 寬宥且在獄

已逾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

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

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

朝宇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斷不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闢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

大開臣下孰不效忠思奮竭力熙載以觀太平

之盛與臣遠處關陝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懼戴罪之至

嘉靖 年 月 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鍾繼英謹

題為懇乞 恩宥有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事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

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為運者也言路關則君德

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未有不由于開言路者也

敢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

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

葆天和耳目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

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

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

有以觸 天威以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

職為民夫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于訕謗也

乃恃 聖量天寬不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採謀謨無論大小一有

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之內外臣工

孰不頌我

皇上涵弘之度博大之仁復出千古也茲乃于石星

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天地萬物一

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恣然已耶天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

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誠



氣莫伸口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于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石星日者肆言無忌指摘

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俯賜優容還之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願我

皇上毅然以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之譽則言路闢君德隆國祚昌而元氣之

嘉隆疏抄卷十二

一七二

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初八日奉  
談衙門知道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駱問禮等謹

奏為懇乞 聖明廣延納以隆 大業事臣等伏觀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并將各監局科道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切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 盛德而定 大業者乃不思敬懼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已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

嘉隆疏抄卷十三

一七三

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官豎且信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跡藉藉皆謂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而縱官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如此亦無辭於眾口且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况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爾萬一不幸致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

哉即二臣所 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



有不忍已者

陛下乃并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 懋堯乎用中之初心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股肱之大義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推萬世之紀綱慎儉德無間頭微 釋成心有同冰雪如一財用之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

後即於刑推而 萬機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 大業亦可永固矣夫劉

體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

大小諸臣母以二臣為戒二臣所 奏應否畧

其言詞之贓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

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國體政計為

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帝王竝

祖宗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

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刑科左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為容狂直廣聽納以隆

聖治事臣聞古之人君其致治者必受諫其受諫者天下必治其召亂者必拒諫其拒諫者天下必亂從諫弗弗改過不吝湯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下 祖德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以其無當之材適自焚之禍是商之天下以受諫而興以拒諫而亡此一代之明驗也唐玄宗撥亂反正姚宋韓張諸臣論諫建白靡不見從天下肥矣之言誠足傳美萬世天寶以後漸肆荒淫林甫專權仗馬有戒而祿山之亂成矣是玄宗之天

下以受諫而平以拒諫而亂此一君之明鑑也

其他史冊所紀無不可徵是故人君必以聽諫

為聖惡諫為愚治亂存亡關係不細臣嘗在論

太祖高皇帝人臣竭忠成全其君與夫拾君之失持

若之過補君之缺之言未嘗不仰嘆

聖祖之德上與成湯同符也 聖子 神孫率遵

遺訓重熙累洽天下賴之至于

孝宗尤稱盛焉正德年間群邪用事忠諫阻抑天下

幾危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除科道官以言為職必百

司庶民皆許疏陳得失莫不乘時自奮以言



聖明望治之心

陛下聖德為謙多所獎誘遂使正德之亂轉為嘉靖之隆天下臣民何其幸也當時論諫既多不無雷同鄙陋臣之愚昧實嘗過憂以為芻蕘之言恐致厭棄已而仰瞻 聖德無不包容馴至改元漸不逮始或應之以漫語或替之以嚴詞甚或示之以薄罰一二年間遽不相似此豈雷同鄙陋者直有以竇 聖聰歟抑其狂直峻激有以犯 天怒也然則臣之初憂今見效矣夫忠臣非故訐其君也食其祿不可不匡其不逮也君而誠賢則曰彼食而祿者彼非自為也彼為吾社稷人民也彼有蔽吾聰明而誤吾國家者可誅彼有徇吾意欲而竊吾祿位者可誅彼有為吾達民情壽國脈正王法陳治道者則可賞者也

陛下豈未嘗如此一思乎昔唐臣陸贄告其君曰臣之進諫有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然則諫而失者賢君猶當誘之以來天下之善况其諫而得者既不能用乃又從而罰之乎臣請以近事言之如東廠受人民趙紀告詞 奏擊知府鄭

臬科道兩次會題正其非法

陛下乃曰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賊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章僑會本之外復獨爭之陛下又曰趙紀事情待一千人犯拏解來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三箇月又日來賞罰無章 命令未善李學曾請定議格條并悉付 內閣以杜私謁

陛下又曰朝廷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箇月 天怒所加朝野驚愕豈但諸臣惶懼失措凡使明目張膽欲抒愚衷論大計者亦皆望風退縮不敢復為撩蛇履虎之事矣以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心其為害豈淺淺哉且科道止據 朝廷成法謂東廠不得受狀 駕帖不得出京非謂郭九臬不可提問也查得趙紀曾以前項事情兩具

奏擾未嘗一言及人命賊私一節該衙門勘破奸弊已經參着立案不行奸謀未遂乃輒添入事情捏告東廠此亂法梗化之民所當懲治不赦景賢不思例不應受法不應行乃輒具



奏以惑

陛下及輕論劾之章更肆無理之辯遂使

陛下反疑諸臣之言謂不足聽諸臣豈不知人命至

重哉豈不知賊罪可惡哉平時內外貪酷官吏

科道糾劾能職未嘗少恕即如近日東廠管事

千戶陶淳接受宗源銀兩威逼鄒興致死諸臣

曾以告之

陛下豈于九臯乃獨欲脫之邪

陛下于淳已明之獄止革管事尚未遽罪何獨于九

臯之未經勘實者而致嚴如此耶臣愚以為此非

陛下本意必左右惑之姑飾詞以相應耳又况提解

問理則有司存獄之既成自合請

旨何勞 朝廷之屑屑處置也其不幾于行臣職邪

至于李學曾之 奏中間多論及貴近群情衆

怒讒言競興必有以激

陛下之怒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然則如

景賢受狀之變亂 成法不以為罪而空言建

白者乃抵之罰邪是皆臣之所大惑也夫臣而

狂直輕率以犯君上者罪也臣而緘默阿順以

誤國家者亦罪也然而犯上之罪得罪于一時

誤國之罪得罪于萬世今

陛下方赫斯怒詰責諸臣而臣復以狂言冒犯斧鉞

豈臣之大不避忌哉亦恐得罪萬世不可以自

逭耳又况

陛下本來好諫冀竟有終豈其不一二載遽爾大相

遼邪故臣愚日望

陛下改之不敢謂

陛下畢竟如此也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臣之所以狂言不敢負賊其君之名也伏惟

致商室之興亡鑒玄宗之得失敬

皇祖之遺訓嗣 孝廟之芳聲俯察愚衷少加

采納并將先次會題及李學曾章僑所論重

賜詳覽與三四大臣商議改正收回李學曾章僑

罰俸之 命更加獎誘如此則豈特

陛下君德增盛斯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

嘉靖二年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試御史臣蕭廉等謹

題為懇乞

聖恩宥法官以重風紀事竊惟

京師五城例差御史巡視欲其禁伏姦暴緝善

良以奠安重地但

輦轂之下權貴繁雜雖以御史執法之官亦不能勝

其撓法之眾必賴 朝廷主張於

上特有震撼曲為保全然後風紀可以振揚職任庶

可克盡近該御史楊松巡視西城偶因少監黃

雄違法等事未敢擅究先行奏

請雖其為言不無忿激之過乃其為心則欲守

陛下之法以安

陛下輦轂之民非有他也隨該黃雄奏辯仰蒙

皇上罪松奏事不實降其職級調之外任夫黜罰之

餘猶叨敘用之資是

嚴譴之中實蒙 寬大之恩矣為松者固感戴無涯

而臣等同官之臣亦方震悚無地安敢復有陳

告以干 天聽哉但念言事過激固松之罪而

見事即奏亦御史之職也若因一言乖謬遽寢

其事一事過誤遽罪其人則不惟臣等將來懲

噎廢食臨事束手竊恐貴勢得志姦究效尤風

紀不振或至重地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不小此臣等所以不敢避同事之嫌而輒

陳其先事之慮也仰惟

皇上廣大同於乾坤 明睿並於日月自

即位以來未嘗以指斥

乘輿而輕罪一言官乃今以參論中璫而重譴一御

史正昔人所謂干人主易忤貴臣難萬一天下

傳之史冊書之其於 聖德關係尤為不小此

臣等所以不敢不一陳愚悃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推日月之照臨擴 乾坤之覆載

察松無他

俯容照舊供職庶法守不撓風紀益重而

聖德益光

聖治將益盛矣臣等無任懇祈悚息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同御史俞一貫等題奉

聖旨近來御史通不諳事體如何又來奏請

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馬錄等謹

題為優言官以存大體以彰

聖德事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

故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

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

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夫庸庸碌碌

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則利於身而不利於

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雅重

且言官舉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

詆毀賢相李沆且謝之古今以為美談見今御

史曹嘉慶有章疏論列大臣蒙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夫茂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

意臣謂嘉雖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

不至此况其所言未必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於言官言有不

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

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善開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

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

體群臣也

陛下因曹嘉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謫竄遐方而後

已是於大臣何厚於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通報

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惑於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璽向信輩之

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

投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

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

何哉夫曹嘉一時有感失之躁急

陛下罪之有所諉也至於給事中閔開陞授僉事

命下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

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于開此

曖昧之事誰得而見况嘉雅有才識人皆知之

固不假手於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

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墮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開也因大

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

類相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

變不可言也且天下之患莫甚於朋黨竊觀今

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宸斷早為之處乎且臣與曹嘉

實同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



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萬一

陛下惑於人言復以處曹嘉閣閣者處臣臣亦不復

顧矣惟望

陛下不厭煩勞 親覽臣言惜人材難得

勅下吏部復嘉閣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

大之器豈非

清朝一盛事乎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四

三

河南道監察御史鄭洛書謹

題為述格言以資治道事臣觀三代而下君之英

明者莫過於唐太宗臣之善諫者莫過於魏徵

當時勸行仁義君臣道合太宗謂侍臣曰林深

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人自歸之此本

乎魏徵之勸也遂致貞觀之治外戶不閉斗米

三錢可謂盛矣所上奏疏具在唐史宋名臣包

拯曾列三條進呈於君厥後仁宗四十二年深

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

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

恩禮待士大夫天下翕然歸仁君德治道不下

太宗豈非有得於拯之疏乎臣伏謂魏徵言於當

時亦可采納於 今臣輒不自揣竊附包拯之

意亦謹釐五疏備列於左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 賜覽觀則其君任賢納諫之美

其臣輔君進諫之忠可以槩見而治亂興亡利

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龜鑑拊髀古人責備廷

臣將必有在亦廣學立政之一助焉惟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計開 貞觀二年太宗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

為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



問下民舜明目達聽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近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臣謹按兼聽則公忠讜論進偏信則侵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一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衰有朝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夫忠正者不言讒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望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

五

卿等以為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宜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諭臣謹按太宗欲通下情而防壅蔽魏徵告以畏民心而保君德交相儆戒爰至太平

一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

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為一體輕物則骨肉為行路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民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雍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懲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賞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

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

六

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繹此十思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太宗褒答之臣謹按魏徵告太宗十思而充之雖比隆堯舜可也

一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齊體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人成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蓋信之則



無可疑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既同魚水豈有變志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誠能敷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四五帝可六矣太宗深嘉納之臣謹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地天交泰之時也太宗常言為群臣思龍逢之誅又使群臣為已思隋事之失可謂上下相信豈非魏徵此疏有以啓之歟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四

二十七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見群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朕開懷納諫卿等無怖懼不盡言臣謹按言路通塞

關君德之盛衰太宗患群臣不諫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言者無罪成太宗納諫如流之美也

嘉靖六年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朕已省覽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四

二十八



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臣魯論等謹

奏為俯順輿情以宥言官以光

聖治事臣等竊惟言官之犯 聖顏未有不以罪自  
懷者自懷罪以犯顏豈得已哉蓋事出於天下  
之公不得已而犯顏以爭之寧自速罪利及於  
天下也伏念

陛下登極以來廣開言路常見其有犯顏之官而未  
見其有犯顏之罪雖以疎愚狂菲之人亦萬一  
有裨補焉往者有禮科給事中劉寂所論崔文  
事情皆公天下所不容者也

陛下乃至謫譴臣等竊為過矣近見邸報又知東廠

嘉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密差旗校出數百里之外前至德州地方緝拿

劉寂坐以冒支舍人王福廩給私乘官舡及御

史黃國用擅出紙牌護送等因當蒙

聖旨將劉寂等一千人犯拏送鎮撫司打著問欽此

臣等切照舍人王福自是齋文人後合有應付

劉寂不過乘其便順豈有無所憑據冒支之理

御史黃國用適有河道之任因公順差以防剽

掠縱使盡為劉寂護送亦為 國惜賢禮導之

出疆之義於法於禮恐亦無甚妨碍也再照東

廠之設止於京城百里之內緝訪姦細惟逆瑾

孽敵擅權始有私自遠出拏人之舉紊亂

朝綱天下至人痛恨

陛下自擊而欲痛改者也乃今一二年間復有此舉

聞者駭愕前後言官亦往往備論俱未蒙

俯賜俞允而崔文何人乃能累動 聖怒如此其於

國體甚有乖違臣等待罪言官不容隱避敢相率

冒死 上言伏望

皇上俯順輿情稍霽

天威勅下法司將劉寂照舊改調黃國用照舊巡歷

其餘一千人犯暫從疎放庶 國法正而言路

通強臣少戢而治道隆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曰韜謹

題為信任大臣停止差官織造以光

聖治事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

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

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著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餓殍載塗盜賊

四起官之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

剝削凶殘民不堪命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

之所言者皆忠 君愛 國之實心不可不聽

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為信任大

臣之弗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

竝立自古未有群邪蒙蔽於內而股肱大臣能

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輩二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

乎夫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惓惓論列不

敢輕於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密遠決

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俱不之聽獨於此輩之言乃聽之而不疑

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明聰明為此輩

所昏乎抑劉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

之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

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之債則勢必肆其餓

虎之威殘斃百姓也

陛下為民父母痒疴疾痛舉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

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

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

仍 勅司禮監將前項蒙蔽奸佞小人查出斥

逐于外庶

宗社無疆之休在是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韓楷謹

題為 宥狂直以光 聖德事臣聞人君以用為

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

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理之所在

何知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來與天子動容事關廟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

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欲其墜伊脂韋以自媚

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

英君誼辟衆時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

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襟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

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

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蒙釋放夫一繼

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為可深惜耳無之

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愕必謂

清明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

流傳四方關係非細况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正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哉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有一繼曾

於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

罪於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於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於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

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

曰繼曾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於

朝廷而 朝廷竟不加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盡

者皆集於繼曾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况天下惟

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士氣

若蹇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惘惘款款者竟見

摧折將相顧驚駭率為誕慢諍臣噤口直士咋

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

無所底極刑獄寔繁法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

輿情豈可以望於治世者哉亦豈所以望於

陛下者哉臣與繼曾竝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

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



言為罪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四 十五

刑科給事中臣葛鳴謹

題為留輔臣 宥任直以消 天變以安

宗社事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興任

人而治者也頃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於不可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於不任股肱一

則罪逮言官顯是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

忽之機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國無老成人古所甚

惜况堂堂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耶若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

在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引燭焚手詔

奏曰但道臣沉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為執

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

造 勅書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邪若以廷和議禮

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於古未嘗無考據於事未嘗



無兩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駕邪說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杜稷則 睿旨亦嘗許之矣胡乃

以萋非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伊尹之告太甲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於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

之忤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藏疾川澤

納汗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

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官以諫名理宜廷爭予以少霽

天威用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

結舌亦將焉用彼為矧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忤慢臣恐將來人懷覆車諍臣杜口

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崩水湧雷震

天鳴或白氣且空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徧滿

寰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

而邊境之軍儲此皆

杜稷之憂天之所以訖戒

陛下者至矣臣每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知曾一念及否也今流民甯

聚賊已漸不可撲滅各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

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饑殍當此

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啟沃之

方信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

進言者罪其狂我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謀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

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左

右大猷股肱王室將繼曾速賜赦出以旌直臣

從此日坐便殿 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

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

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杜私門罷傳乞以重

王章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敢言之氣用廣聰明停

織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天下

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錄

臣恐將來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我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宗社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矜狂愚以廣從諫事昔聖王之興詢芻蕘拜

昌言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罔不因事納忠

致主於理下逮於矇誦警箴庶人傳言工執藝

事以諫然猶立謗木置肺石於是民隱畢達國

是日昭矣迨後世以降官以諫為名如諫大夫

起居注知諫院統寄以言責而求言之道始盡

惟官以諫為名專其職也使專職者懷疑顧忌

挾慮遲回是聖王之罪人也寧忍自負乃若此

我亦惟上之人鼓舞以作其氣優容以昌其詞

聽納以行其志乎信以收其效此所以來天下

之善而成天下之治也故主聖則臣直古今美

稱言出而禍隨國家大戒其機可不慎哉給事

中郤繼曾諫有專職也頃者觀

綸音之發偶觸於中而狂瞽之言遂冒於

陛下責之以輕率忤慢固無所逃罪矣但其區區愛

君之忠拳拳為國之意 天王聖明夫豈昧此

詎意 震怒之餘下之 詔獄繼之貶黜是猶

斥一鳴於仗馬戒三緘於金人非徒不導之使

言而且奪其職遂令 朝著之間見者解體海

宇之內聞者寒心凡居言職者鑒茲覆轍皆入

畏途卷舌吞聲撫膺竊嘆則上而政治是非下

而生民休戚遠而盜賊夷狄近而肘腋蕭牆誰

將為 陛下告我猜疑日開扞格日盛

陛下乃孤立於上而天下之事未見其可也伏唯

陛下熟思悟言跖之不可不廣也直臣之不可不惜

也天變之不可不畏也人言之不可不恤也乞

將降調 成命速賜收田仍令繼曾照舊供職

則從諫宥不拂之量改過垂不吝之休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四

二十一



刑科給事中臣張達謹

題為乞宥狂愚以彰聖德以保治安事

惟帝王之盛德莫先於受諫國家之大失莫甚於罪言上自典謨下逮史冊歷二帝三王之盛以迄於宋元之末造其間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忽若響應聲如影隨形信然不謬

陛下深察於此即位之初首詔求言凡

先朝以忠得罪之人死者加秩廢子存者復官陞俸

風勵所及誰不忠奮故言職之臣今日進一言

涓刷弊政明日進一言斥逐姦人日揭天開治

功炳煥然當求理之朝苟避犯顏之咎豈不

宋書陸詵抄卷十四

十一

上負聖明下忝職司也我是以昨者給事中

鄧繼曾伏覩

綸音以為未悉於理有此奏陳蓋不知

陛下上聖之至非下愚可窺獨斷之雄非儉人敢

竊或者批荅之際

皇心未加偶有未當為之臣者正宜持之從容感以

誠惓待聖衷覺悟然後進言則

陛下有聽言改為之美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豈不

善哉顧顧直之性一時激發迫切之詞冒昧上

陳遽逢震怒責以輕率忤慢而下之

詔獄繼曾誠可謂狂愚也矣雖然其一念朴忠不

忌諱不顧利害實則可憫臣竊聞古之求言者

有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輕率可聽也有曰

事涉詆訐者固可優容則忤慢可宥也又况近

者四方災傷骨肉相食地震山崩妖星怪電奏

報旁午正當下詔求諫之時固非指過罪言

之日

陛下若不矜宥繼曾狂愚使凡言職者以之為戒

治體所切緘口不言禍機之伏拱手待至因循

積習將不大為國家患也哉且繼曾奏筆迹

涉輕率而時事所關亦至切詞類忤慢而

國體所繫固非輕古人言有安危出令治亂在所

宋書陸詵抄卷十四

十一

任此惟

陛下熟思寬其罪而察其言則聖德有光治安永

保臣與繼曾同官亦知覆車可戒今復昧死而

言者非為繼曾遊說也實為天下

國家慮耳若曰朋比回護此則罔

上之罪惟有剖心則明伏冀

陛下加察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信任大臣以光

聖德以保治安事近該內織染局題差內臣前去蘇

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不允其所奏始而臣等科道等官言之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愚瞽之憂豈在廷大小臣僚

所言皆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詞之足取哉臣等

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宇與廷和等皆老

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謬知無不言者

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

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

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差官臣科道等官以為不

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

天下之人聞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也

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和歲豐財力富饒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一可言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

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足

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

煩差官而服用自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

之念徒事虛文又况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

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

文賣不待則母子相持大慟投河而死讀之使

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由民窮之極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恣然於此是

必一持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立於



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為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而不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在之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我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薰之使言也彼為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意經世者亦豈肯隱默居官哉古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

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為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字與廷和等所言收回差官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之責亦必塞矣下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7 版反外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王時柯謹

題為乞霽 天威少弘聽納以盡下情以別淑慝

事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

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

奚詐為孝臣從君命奚詐為貞夫能審其所以

從則知所謂孝知所謂貞矣以此觀之則臣子

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是孰非孰孝

孰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董綠議典禮逢違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

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

侍上言辯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若馬之嫌

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拂逆者之為

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

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姦賊為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敘秩而博庸則在乎

上德罪雖天之命討而刑罰則主乎君實恭之

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

乎激切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

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莫回於萼等益堅倚任之心於諸臣益致猜嫌

之怨臣愚以為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

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

而其實為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

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

或捕下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

為

陛下私於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且乏天地

包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等坐要美官安享厚

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舍其

榮遇而甘僂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而桂

萼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以要忠誠之名而

使臣工皆為誹謗已圖取寵於上而使人人得

罪於下已方曳履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

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桎楚之辱

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如此就使其論為

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於天下

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恥與同事蓋天理之

復萌方獻夫復悔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璁

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唇舌



二人且不屬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已重二人且掩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為嘉禾之蠹亦猶儉邪為正直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決已之憤其後也至於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此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天之變守祖宗之法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蕙等特賜寬宥胡侍復還原職以示優容方獻夫席書從其辭以全名節張璁雖已到任桂萼患病未出乞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其計不出乎此臣觸犯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一日題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情尚未問結這厮好生玩法本當拿問且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該衙門知道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林有孚謹

題為容忠直以昭 聖德懲貪婪以儆臣工事臣

聞臣直適足以昭德法行乃可以懾姦近該給

事中評議曾論列時事言之剴亮者

陛下震風雷之威下之 詔獄又該撫寧侯朱麒賍

私敗露法所必治者

陛下拂天下之平悉寬免當宥而不宥不當宥而

宥臣竊惟

聖治未平夫鄧繼曾言雖不忌而忠犯九重之怒事則有裨而心罄一得之誠惟求職以言而盡無暇計出言而禍亦隨蓋

陛下之直臣也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

陛下不急容納之顧乃罪其輕言而禁錮撻撻無所

不至將使無復敢諫者是必有甚不便於左右

者也夫道之使言尚有弗言者况從而阻抑之

言路壅塞臣恐在此一舉矣朱麒通同乎群小

而侵漁之端公行乎賄賂而論劾屢至祇欲利

盡歸于已不復知職負而民已疲蓋

陛下之憂臣也

陛下不即窮治之乃復令其仍舊守鎮而所役羽翼

皆在不問將無復能制之者是必有甚便於左

右者也夫圍之以法尚有法外者况從而縱之

之姦貪愈肆臣恐在此一舉矣伏乞



聖恩務極其公溥特諒鄧繼曾之顛愚曲從宥免

作言路敢諫之風

國憲不可以私奪特昭朱麒之賊迹頭加削罰以示守臣不職之戒則

聖德愈廣

聖政為平而臣工皆知所勸懲矣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四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宥狂直以振士氣以廣言路事臣聞人臣之

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古之帝

王或稽眾舍已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弗乃至

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藝事以

匡其上其有不恭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

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莫之以

言猶恐其默而况加之威則臣下不得自盡

人主不得聞過而社稷危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拔擢者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

狂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

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至

祖宗不難法矣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

俱以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咸知二臣

之無罪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盛德事也夫臣之事君猶

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逃焉者也食芹曝

背雖野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侍從值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言雖激

切其憂時感事忠愛之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

文必行誼青為翰林所重而呂柟大節尤著



逆瑾播雲柙獨懷寶遠逝講學明道以俟時之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茹拔夙夜圖報固欲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柙輩

陛下正宜置之左右以資論思啓沃之益顧忍摧折

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佞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搆以奇禍故忠賢

播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聖明振作培植士無賢愚感

嘉靖疏抄卷十四

二二二

德採納然士君子之氣尚有萎蕪不振未能悉

復我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此風益靡

元氣日耗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勅臣下同加脩省柙守益以進言相繼

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邪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諛諂面

諛之人至

陛下誰與其理哉伏至

陛下深惟社稷安危之計天地人心去留之機

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言為

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懼將呂柙等特

賜寬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

一 備負諫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為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嘉靖三年

聖旨這事情待鎮撫司問了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

知道

嘉靖疏抄卷十四

二二四



南京雲南等道監察御史臣田麟等謹

奏為有懇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事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

姑從寬調外任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

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世道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

請舉我 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

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之間言路開君子

衆而幾至雍熙之治其在正德權姦柄國中傷

言官言出于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來言路

塞小人衆而曠成壅蔽之禍然則通塞理亂消

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來首頒 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

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

勵思奮然章疏屢上而猶患於忠讜之未盡議

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日以來又大

異於前矣邇者給事中劉最因論齋醮而糾及

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莊誦 旨意曰本都當拿問曰不許仍前奏擾臣等以為

陛下登極之初望太平可立致也不二年間而一旦

若此臣等切為 聖明惜之夫人主之於諫官

必廣聽以啓其盡言之忠必優容以作敢言之

氣狂直者宥之踈淺者恕之諫而不已非盛德

事矣况從而黜之乎且最以言為職而舉劾中

官蠱惑之非乃其分也就使言或過當觸犯

大威

陛下亦當宥之以獎方來以彰 聖度然後人得以

輸誠布悃勉盡其職况齋醮之事舉

朝皆以為非崔文之奸天下皆知其罪今乃右文

而逐最官府未見其一體黜最以快文行罰不

不能無異同臣等實不知其可也原最之心非

有他也欲斥佛老欲祛奸佞欲

朝廷惜財欲 人君節用其區區忠亮之心以

陛下之 聖明豈不有察冒昧干瀆之罪以

陛下之寬仁必無不容意者左右媒孽其罪以激

雷霆之怒擠排下阱而肆中傷之計耳臣等恐自最

既黜之後人或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諛佞

害正事有大於此者誰復為

陛下陳之

陛下亦何由而知之然則最之去留若輕關於 國體者甚重况清禁之臣 天子耳目所司者



朝廷紀綱所在也豈宜輕於黜謫以傷

國體自塗其耳目自壞其紀綱也我夫最言官也

前此刑部尚書林俊大臣也最以文而調官俊以文而獲譴

陛下於最不少假借於俊不加勉留臣等恐奸邪得

志傾陷忠良天下之勢自此紛然多事矣長循默之風挫忠鯁之志恐非

國家之福也方今邊夷騷動而軍士暴露於外者

不息旱荒太甚而生民死亡於道者相繼正

陛下憂勤圖治用賢求諫之時而元老謝退諫臣屏斥何以慰天下之望哉伏願

陛下收回成命復最之官不徒宥其罪而且從其言

留俊之去不徒用其人而且行其志則

聖德益新人心感激嘉靖

中興之治庶乎有始終全美之盛矣

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程啓克等謹

題為有言官以弘化理事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

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

除外伏念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

重於依違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

觀望多而紀綱廢壞古之聖王深為此懼於是

立敢諫之鼓設進言之旌復置言官以言為職

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曰從諫

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

諍為揚惡小人巧於揣摩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

期於責難其辭忠鯁剝切時之治亂亦係於此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往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

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大萬方無不感仰邇者王邦奇流言功

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楊言

冒昧上陳似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

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効其忠也臣等皆以不

言為羞揚言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輿阜備



刑清既不伸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  
示天下哉况其官為給事中以言為職參與會  
同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有愈  
於不言者乎狂悖輕率不猶愈於觀望者乎今  
使不言者官守觀望者任使而敢言者出之外  
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以言為諱禍機病蠱  
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芻蕘而或遺禹  
聞善言則拜固常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賞諫臣又曰君  
仁則臣直又曰主聖則臣直有臣如言

陛下仁且聖矣赦而復之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  
宥狂瞽過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楊言復還原職  
庶幾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  
所得多矣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楊言已調用了吏部知道

兵部右侍郎臣黃宗明謹

題為乞霽威嚴遵原 旨以平政體事臣竊見翰

林院編脩楊名一本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是見納忠但說奮力自性朕性拙不能

如日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

不合民情者可明言之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揚名者自當俯伏遜避待罪

關廷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體所當然

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撫拾浮辭

以干 聖怒奉

聖旨楊言這廝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直誠明白指說

却乃心存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

脅制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良意引黨類志在

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臣伏讀前後

明旨寬容威猛各當其施真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

之為威已足以成揚名定案夫孰敢有異議哉

然揚名疏內妄肆論劾至詆吏部尚書汪鋐為

小人之尤夫汪鋐初掌銓衡方將矢心以圖報

效而遽以小人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其

受而不為之辯說哉是則汪鋐發憤所為至於  
辭氣過激連根引蔓追答既往之罪通詆在



廷之臣以泄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刑罰輕重自有中制包荒憑河各有攸當連坐之法非異代之美政今以一揚名之妄言而必欲連坐主使之入則在 廷之臣比肩立

朝者孰不人人自疑儻錦衣衛該司官奉法過謹則必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根株日引而不能已况揚名已經兩次用刑死而復蘇瘡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困斃深圖豈不反為

仁明之累臣生當 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坐視旁觀緘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起紛紛之議哉此臣之所以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冒

萬死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伏望

皇上勅下錦衣該司遵照原 旨止將揚名速具獄詞奏 請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反側有羊心之漸而揚名亦得全生以彰皇上寬仁之度矣

嘉靖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揚名罪惡死之有餘未傷吾仁明之治方將究主使之人名堅執不招想若宗明即主使之尤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一併究問來說不許畏避

欽差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為乞垂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竊見南京山

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駁等論列吏部尚書

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駁等通行拿解來京臣

連日反覆思惟馬駁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舉往事肆

其論說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知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

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駁等職居言路言雖冒昧心實求稱

况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

哉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牽繆所賴

陛下天涵地育藏疾納汙庶幾奉令修職可幸無罪

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

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窺藜藿者惧焉則虎

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

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禍之柄大臣不敢行

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



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言慮

而後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

故曰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

遺審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曲示優容或將敷等行彼屢法司提問以懲

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跡如此不惟敷等感激懲創凡聞敷等之

風者皆知以狂率為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臣

極知愚戇觸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魏良弼這廝懷怨黨救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

打著問了米說

戶部廣東司主事臣周天佐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彌災變事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

門條陳且欲務關 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

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

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關

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崇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

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

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

時即欲冒昧 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

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

有所見寧忍終默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

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

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

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

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

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  
否耶昔人有為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  
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  
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  
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  
疏原爵之心特 錫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  
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

耳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  
之有也

嘉靖三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

嘉靖疏抄卷十四

四二五

欽差總理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龐尚鵬謹

題為懇乞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以保萬世治安

事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  
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於言官狂躁者必杖而  
遣之彼慙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  
詞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法乃言官復兢兢然懷後艱  
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益恐心思

嘉靖疏抄卷十四

四二六

或懈於憂動則佚慈易長耳目少偏於視聽則  
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  
本無他

陛下駭聞其所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者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  
能終朝矣忠諫踳蹇則諛佞成風時政之闕失  
不聞 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於 內庭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  
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遠邇却步中心切疑况逆  
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決擇於其間



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乎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

草莽餘生或斃於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

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為英明

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姦究不

生言忠貞為社稷之衛也故言跬之通塞而世

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跬與城門並開其慮

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

直曲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戒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旨 上裁但責其論事持

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

著為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於

清朝讜論飛章於 禁闥驅群邪壅蔽之患燭四

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

乞給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

矜其愚姑從遠錄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歧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

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拿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

動周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

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

備嘗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強顏不慚若使諸

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法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於 朝退後具本叅

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辱罵不及於公卿

鞭朴不行於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

願

陛下留神其於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

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

用賓等謹

奏為懇乞 恩慈鑒亮建言臣工以昭

聖德事臣等侍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內該太

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這斯抗違降二級調

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任旋蒙不次

嘉慶庚子卷十四 四一九

遷擢竟至今職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祇承

陛下休德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廷之辜罰乎繼而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

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

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

陛下近日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

陛下責之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懲戒之意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

但臣等竊念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

人非病狂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

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

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聖臨

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

顧疊疊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

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過究其意

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

怡者直以感激

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

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

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於

嘉慶庚子卷十四 五十一

陛下以少罄其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內首言受非

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

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懇

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為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以觸

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倘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埃之

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

之句句而摘之則 日月照臨燭火失其微光

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下

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  
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以來虛懷納諫言路  
宏開而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復終之以贊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盡  
之諭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隣者成著明  
矣周怡感千載一時之恩效忠之有地其輸誠  
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慙直至於如此  
爾即怡之能王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  
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

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  
臣方各慶幸得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  
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收錄相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  
諸臣效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  
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參閱其疏內亦有云惟  
願

陛下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福長居九五之尊子孫  
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紓萬一如此

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抗違  
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  
彼士人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黜用者多有  
改途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  
縱其言狂慙有類抗違而其終始正直一節不  
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驩之好今  
惓惓為之控訴於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畧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  
原於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

臣等亦有負於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  
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

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詒  
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  
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  
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  
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張煥等謹

奏為懇乞 天恩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以重 國法事臣等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惟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悚伏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困心衡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念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陳之又該十三道御史使

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僻彼皆得而彈劾之惟

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

或得於風聞或切於目擊則不惟責不容委而

一念忠赤必欲達於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

可少慰也問禮所奏於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

贅但顧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

舉 面奏之制感激踴躍竊喜隆古都俞吁咈

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

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黃惟之事

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為當 今法紀凜然

釐穀之下惟敢恃強喝眾毆傷平人問訊傳景元

持案突入則惟用計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且

題固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也是二臣者在問禮

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日知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

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則有之原其意則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俾

松所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內兩被降

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失真皆為言

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小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於言者

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叠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

支聞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

事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

處者頃因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

人各一疏用備采擇雖芻蕘未賤皆得盡言蓋

特勢至此不得不爾 皇上求言於前而罪



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之有懷必吐也法紀人心所關甚大伏望

皇上俯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駱問禮楊松仍以舊職供事果其罪難竟有或

量行罰治以懲其後至於黃雄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宜守法以

供職役或有亂法干紀如雄者許言官據實劾

奏則骨鯁直諫之臣接踵而出雍熙太和之治計

日可待矣臣等無甚悚息待罪之至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四

五十五

史料給事中楊傑謹

題為乞廣 聖恩表忠義以感激人心以維持世

道事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

地維賴以尊立聖帝明王急先褒崇以維世範

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

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之人能

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錄

褒崇之典實有待矣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

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鈇

鉉張紀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

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方大理

寺少卿胡閔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

廖昇盧原質侍講方學儒婁連修撰王敘英給

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鈇戴德致韓永御史高翔

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

梁良王何申郎中梁田王主事陳敬布政使張

昂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

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

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

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

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

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

嘉隆疏抄卷十四

五十六



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  
 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為  
 缺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  
 干贖 聖德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  
 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於人之知  
 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  
 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  
 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  
 焉爾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風勵  
 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  
 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啓模範於將來  
 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據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嘉慶疏抄卷十四 五二七

皇上矜憫群忠立準萬世 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  
 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列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鉄鉉等死忠實跡付史局  
 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  
 各追贈官謚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  
 宇以時享祀則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  
 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鉄鉉等真忠臣也知

而錄之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感激爭自奮發矣  
 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  
 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  
 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  
 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給事中不諳事體輕率進言本當究治且饒  
 這遭

嘉慶疏抄卷十四 五二八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趙允謹

題為憫忠貞厚恤賞以勵風俗事臣伏覩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

許達仗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

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司事協

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

議擬奏來定奪欽此節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

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達

祭墓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達同時死義精忠

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達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

旌忠還著照贈官品級祭墓他男各一人做

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

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

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也節一出於忠貞

功或成於際會優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

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

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

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忠義之臣顧慮定

而行或觀釁而動仗

聖威於坐勝因眾志之既携跡雖心微功成不計故

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

許達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

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

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

如燧與達則平時不阿皆可抗其謀臨時守死

皆可奪其氣兇威自滅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

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

擒項蒙 詔旨褒加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惟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於

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廕子

止於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

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於得生遷延而待功或

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於太山大節勝於

成功也况父子出於天性哀痛極於終身萬一

二臣之子困頓於家貧偃蹇於卑品或祿不足

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

人將為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

功惡死而毀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

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



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於廢子一

節於百戶之上量贈爵職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效究消矣

嘉靖元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孫煜許遠忠節可念伊男原廢百戶上還加

二級與做正千戶世襲

嘉靖元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錄忠裔以均郵典事正德十六年正月間該

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祠翰林院

學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四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

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雲南誌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悼痛 贈官錫謚廟食於茲以彰忠義

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

父老者曰我金華人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黼黻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間者有王禕氏濂徙

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

同鄉晚進景行有幸而萬里之外莫瞻遺像

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

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不載猶一日者乎

查得先年雲子徽以

恩廢補國子生知縣事歿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

乞 恩比例錄廢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



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禱自

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嘗一

命之賜揆之郵典似為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廢

之望而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恩蓋將以厚

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瀛則並而

廢錄一節若干禱乎少斬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仗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偉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

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達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

而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中興燧達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

孫燧許達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

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酌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

猶或追之况 國初之臣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

公論之在後者益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彼而畱於此也伏望節

省濫官之私以郵忠義之裔

勅下查權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京或量與一

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黻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

也顧不美歟併乞查雲自黻陰後存否承襲而

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禱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四

六一四



江西等道監察御史臣龐尚鵬等謹

題為遵 明詔廣 郵典以勸忠義事近接吏部

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達給事中

充軍常泰清紀郎為民周秩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續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恩不濫施何復更為

竇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奸無

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

劫氣凜凜猶存伏遇 先帝覃恩

皇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

等皆百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耶馬從謙以危言

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達常泰周秩等或以大禮或以大

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人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

並絕於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

建言得罪者聲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卹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紛然有詞皆

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

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體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祇

承 先帝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垣之臣存者 召用矣歿者

恤錄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

恤典一切報罷則嚴穴之人聞

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擗眉此於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

公將為萬世之法豈輔弼諸臣日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

無以自解於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勅下廷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於九原取取英魂却結思奮雖死猶生而天下

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



陛下者益濟濟清明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

嘉隆疏抄卷一四

十一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王治等謹

題為懇祈 聖明重 明詔廣恤典以光

盛治事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等

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恭周秩

恆錄之典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

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

為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斬之乎意者五

人生平間有不逞以當

褒卹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

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

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批鱗叩

闕不 允不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

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事內陳遵 詔卹錄從謙等不可中

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

前此群臣奉 詔卹錄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



等應該 邱錄緣由且列該部疏內臣等無  
重贅直據此 邱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  
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

恩責斥蓋誤於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邱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戇之小過此固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績美一也伏觀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善狀

不可獨使沉昧於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

不宜獨使抑塞於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一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邱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四海

四也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

言得罪諸臣雖然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遺漏

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恤錄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且時事多難方

之材遠接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據忠弼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

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禪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虚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遺賢將見幾

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臯夔何益於 今日我一事輟而眾

正之志阻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

邱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獎直容死

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見用者尤足

以興起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

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

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馬從謙所犯係子罵父不准申良等姑依原議

吏部知道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承 德意錄愚忠以光

聖孝事嘉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節該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

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叙大

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

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

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

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條

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

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

於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

職盡忠一切有裨於政理者條具奏

聞是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盛

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揀拔擢任撫臣矢心戮力無以仰酬萬分然鄙

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有

若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

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

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

敬之終身不衰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前

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已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於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

禮則以臣子事 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

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

官皆 祖宗 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學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

臣貞士輒隆禮遇則諸臣者正

獻皇帝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有其過憫其愚從其寬貸之調謫遠戍者復

還原職被撻物故者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

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真

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敷 錫群臣渙頒 恩典

君臣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乖但此舉措揆之

堯舜之德委有違戾 繪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

感慨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妥於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於是乎况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皆

操履醇厚學識闡深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

正安磐張漢卿朱泚馬明衡等皆涵養冲裕論

思有體亦宜出入 禁闈以責後效至於給事

中等官張原毛王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

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

諸臣愚慙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成與維新之

恩特垂 聖慈將前諸臣曲 賜優貸俾調謫者得

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於政理者宜莫急於此而得萬國

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不出此矣臣犬馬

微誠冒昧萬死不勝戰懼殞越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沈承謹

題為亟 旌忠勇以昭激勸事臣惟宣武功而彰

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

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

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帝王安攘之

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

稱急處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內開總兵

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

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

知矣臣嘗訪其為人淡薄寧志忠勤自許馴驕

悍之卒而制其命削方形之變而代其謀忠勇

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聞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所殺獲虜逆傍徨

宵遯此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

有未盡之賞 睿謨宏遠意必有在昔宋藝祖

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非有執文之

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賞以

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竊以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

曠湯之恩可徐施於生存而懸賞之典當終

於死



後今尚文既死勳績猶存

皇上恤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而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人而勸千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厚報而已誠於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議贈之以爵命之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被直若春風時雨萬象皆忻九邊之廣百萬之眾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於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翟鸞伍堡之修初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廢子為錦衣衛

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程鸞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厚其報也臣又聞之忠莫先於狗義勇莫先於敢死董賜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兵

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隆贈 國有典常已蒙

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赤每

滯於 上聞廣遠之德 仁恩恒寄於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

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特勢又有難易之殊以

開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通人心于

詔諭之間而况 今深仁厚澤萬方攸同其易感又

可知也臣願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翰林院特將董賜

江翰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顯布

朝廷憫惻之意惓惓垂恤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

人易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賜

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率忠義

之師厭焉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

心戰為上制梃以捷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致異致而

同功一體臣非敢私厚於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懷難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而與奪於其間則冒濫或得於幸成功

忠反抑於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而不能下究絕邊窮塞

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通安能奮發興起以自



效於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重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座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焉臣不勝干冒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八年奉

聖日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酌報  
許多怨恨姑未行究治不知如何即死這厮言  
官不行重効乃欺肆狂譏朝廷擅權市美吏部  
都察院察着了來說

續修四庫全書

二二二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乞廣 仁恩全名分以振紀綱事臣聞禮莫

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而紀綱者所以彊理上下

整齊人道不可以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

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

察其命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

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

朝創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

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

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

旋踵底於殄滅

國勢益尊而無机隍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

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管將官復戕害撫官

陛下初欲寬貸許其自新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

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鬼虺其魄復

肆跳梁幸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人自奮勇氣百倍旬日間

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驚服奸惟易危為安之

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璿掣軍宣府駐劄總兵

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暗遠阻江湖

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滅厥孱寇搜捕首惡而後青史肆赦  
脅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  
猶昔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  
觀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邊官挾讐謀同計  
害辯雪極苦冤抑等情節該奉

聖旨張文錦處事乖方激成邊患李氏何如又捏詞  
奏辯主使之人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  
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憾於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文錦叨  
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  
效之戒然事在 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

手士卒又從而懲憑之傳之四方群小皆藉口  
而寢生陵替之階其奈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  
為將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懇於太  
祖乃召而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曰農家也又  
問自漢超為將契丹敢祀邊乎曰否太祖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於農婦乎漢超  
不守關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遣之由  
是將師感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  
文錦在大同若果貪財縱肆剝削軍民或妄與

軍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况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若槩指以為激變死有餘慘

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事誰復肯任其責

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出入

禁庭後雖分遣歸鎮其輩猶懷怏怏迪屢不靜且

稔知內地軍士強弱稍不如意輒敢撫劍疾視

讐其長帥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

矣然則何獨歸咎于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普日月必照之明將臣言下  
之 廷論參詳公論再查張文錦晉鑑修復水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卹或容其奏辯免  
行追究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

敢為張氏之謀也實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陳洪謨受命巡撫一方當理職務未必修舉如  
何又出位妄言欲盡理天下之事况大同之事  
情朝廷處置得宜恩威並著邊境已寧張文錦  
家屬薄示懲戒有何追究却乃持出意見輕率  
奏擾好生不知事體著從實回將話來該衙門  
知道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臣張氏謹

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

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司諫阻馬市預伐

仇鸞逆謀 聖恩俯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前洗一歲四遷歷底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片斷腿

觔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

汗日夜籠極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

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

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陷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捐軀市曹

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蝼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

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死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  
懇懇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臣以報  
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犯人沈東妻臣張氏謹

奏為披瀝血誠懇乞

天恩容令身代夫囚事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二年

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

科給事中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

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

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

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

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

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築築寡妻顧

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饑粥無資欲留以給

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縲囚之臣誠不敢

復顧私家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

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以常世死之年臣夫未

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

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

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

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御結圖報無窮矣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法司知道



戶部尚書臣馬森等謹

題為明會計以通時變預遠圖事山西清吏司奏

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各府州  
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  
及農桑絹絲人丁折絹及本色絲綿各存留本  
處與解納

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  
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  
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  
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  
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

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

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  
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  
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四分秋糧除奏豁  
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  
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  
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該起運秋糧米一千三  
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  
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  
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  
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  
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司局光祿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

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  
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倉口坐派民  
運本折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

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銀七錢六錢不等共該

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

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

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大倉庫草七

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折徵銀三分

五厘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

折銀二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

零在京五草場并備派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

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

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課鈔關船

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

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

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

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項扣省等

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



七兩零及香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花并各營將官家丁軍士馬匹折支口糧料草

內府各監局會無買辦棗兒等項神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寺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在京五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邊近年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等項銀九十八萬四

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半兩淮兩浙等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放外此外尚少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並無坐派年年搜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八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

千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處蠲免錢糧以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酌事宜條為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搜括未得未能盡如原議之

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案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

久之謀尤當酌議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因宣府鎮奏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

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一鎮耳

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六十一員名今增至八

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凡屯糧秋青草束皆日漸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

以日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於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



青而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於今

日矣顧臣等雖庸駑謏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亦不給此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條

三原縣志抄卷十五

二五

開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若拘泥執滯坐視而不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前之急則可以為久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二百五十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百萬石內除撥餉鎮三十萬石又支湖廣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減折與撥運蘇州倉等項行糧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糧

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額半若或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為三

年之蓄亦不可得况於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

河道阻滯輸運不通而白糧亦阻六官百官之

需皆取之於太倉又將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

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撥括之計

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

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於先而復

詳其說於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

自今蓄之乃為可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

則臣負

三原縣志抄卷十五

二六

陛下委任之罪雖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天下幸

甚

計開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

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會同右侍郎

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來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石

每石折銀五錢共支放在庫銀三萬兩以江

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

錢氏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



依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收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之數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二千五百一十四兩先該部

題取十萬兩但於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免運米改折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九

二十七

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免米改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壹石伍斗

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免運一石折銀七錢

改免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

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

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賚席板并耗米

等項折銀扣解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

折免運七錢改免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

不查處以致二十二年輒洽襲此議改折

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

尚書方純題

准每免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免一石徵銀八錢已有

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

時查知江西免運改免每石加耗四斗又

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賚折銀一錢八分

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免運一石民間徵

銀一兩三分改免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

係一六輕賚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

先任大理卿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

王傳招內每免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伍錢以

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

年皆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免將餘銀解回

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

此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三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

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改撥天

津倉改免米六萬石及

頭陵承天二衛免運原議改折免運三萬七千七百

三十四石七斗改免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

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

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免運米三百二萬二



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二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兌運不撥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糧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壹兩但於內有

嘉慶四年五月

九

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呈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懋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裨

國計事內款開補缺舡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兌改米席板枋木輕管等銀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舡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舡以濟全運乞留河工銀兩補造舡隻原係輕齊銀

兩每扣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銀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准庫補造舡隻去後本部失於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齊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舡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全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嘉慶四年五月

二

詔歸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齊席板等項總算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查扣接濟邊餉其減存糧銀兩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湊前於議河工并嘉靖四十二四五年三年減存糧銀查追補造船隻已自有餘外共十萬兩仍通查催一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軍需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無聞且運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於各衛所俱於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等處又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



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覈追納徵解庶不悞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賞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餘石各旗軍行糧皆例於本衛造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扣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一

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在在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照行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百兩四錢九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

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通運所除坐派支關夫船外尚有額稅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交接防送逃軍囚徒而設今俱各倉長解及差壯快人役管解並不以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二

夫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單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駝騾馬各派養寄民間自行餵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成詳放



牧何用警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係編前後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以出冒監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係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戶部大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

一各處攢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四千兩張家灣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

餘兩近皆奏請 聖裁

一京師積蓄全在大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矣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累次空運遺鎮及河阻歲災倭警燬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

有三年之運而餘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兌運改折又於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及昌平密雲二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習為例在昔既以改折空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兌運當矣而船米則宜灘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

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輪運

一薊鎮撥漕糧充班軍行一萬二千一百四石

七斗原非舊額出於庚戌年虜邊差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令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



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納京通二倉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一千八百一十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於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百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漕運都察院曾建議寄囤通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十五

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相應依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於隆慶三年為始預發銀兩於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此二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告難又各差去上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漸

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還銀兩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復原額於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於轉運

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於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虞今日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撥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十六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奏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內帑失量入而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無以特勢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宜亟行講求者也於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下之舊制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於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



給於 內帑矣

一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  
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  
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  
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於百  
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  
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  
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  
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  
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費出無經而官

民糜費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  
節浮費不重守今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  
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於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  
見有可績之效則廢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  
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  
心一體以圖報勵有為於今日而后戶部  
得而不平重創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於  
揆括計窮而教禁無術矣以上所議臣等  
慮遠圖者以此俾生財積貯究極本源首內  
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后有濟至於冗役冗食

之費累經建議輒復停寢而邊鎮兵馬添增  
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舊清查覈實酌損革興天下稅糧原額已定  
邊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  
議開另行題

請至於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於  
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  
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所奏都准行你部裏還行與內外諸司各要  
實心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吏科右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特賜節省以足

國裕民事臣惟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帥奮欲有以大舉而捷伐之

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顧各該建議諸臣或

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

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

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

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

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

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經歛

之紛紛而單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

之奏有曰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

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

前者云爾也計之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勲

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

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

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

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

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

員唐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

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

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收入者漸廣未

有底極錦衣衛官之

奏乞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而禮部之譯字生鴻

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

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

及以大工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逐轍不一蠅營

狗竊窳窳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

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

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

至于官則有輿隸廩祿之類所費又不止此

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少者哉臣又思

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戶口猶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奢



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及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原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

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

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

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

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算

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

單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澄等

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

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

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

情臣近又查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

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取去明日內官又復以

昨日所進者實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意然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

者因內官之濫滿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

初樂有品度其供應之際自難以稽查以本寺

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辨其是非而會焚之

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

光輝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

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

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

之饗膳酒醬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為之度

數而又於歲終大宰以九式節財用蓋亦聖人

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做成周之典 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

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其衙門一日

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

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

科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

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

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

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見其有餘矣此

臣之所謂單冗費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

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

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

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若之未得

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馬在彼  
能省數十萬金之費莫馬在此即得數十萬金  
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  
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  
之蓄一歲常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  
而可不行耶况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  
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而所在官司急  
於督併然筭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  
之心而死亡不瞻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  
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

嘉隆疏抄卷五

二十二

臣固不敢於此時諺為迂闊之談而目前辦幹  
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文戶徵馬盡  
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侵費  
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  
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  
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  
徒俸門既開必至侵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  
冗於今日者乎竊察未遂必至泛濫無極將來  
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  
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  
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單冗費既清

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單冗官  
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  
臣愚憊憊尤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生民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  
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著實舉行毋  
得陰為庇護耽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  
此輩當緣倖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情弊及  
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  
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實叅  
奏治罪仍偏 諭京城內外諸司除事干緊要軍  
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嘉隆疏抄卷五

二十二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醜  
虜情有之則為舜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  
則為殷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  
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我使失今不圖悔  
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  
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  
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  
不幸而加之二三千之災或連年之欽財已  
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殆有不能不重煩  
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悠悠拱默坐視之特



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

上陳伏惟

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隆抄卷三

二十五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黎貴謹

題為重 國計以保盛治事臣聞古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

蓄者曰國非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

不可言而各省三邊亦皆動以窮告一有盜賊

水旱師旅之興輒東那西補或借發

內帑或橫歛民財猶不足支撐如此一年且不足矣

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

國家命脉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

今有中人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以供公家之賦

下以為父母妻子之養善為家者必先預計入

嘉隆抄卷五

二十六

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蚤夜思之吾家歲

入幾何為費幾何其合營辦者何業合裨補者

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治家者反

是矣今 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

而又承正德靡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

一二言之如 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

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

百四十三石 國初所賦沙糧米二千四百七

十三萬四千石今所賦二千二百二十萬二千

三百七十四石而 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

之衆軍士之增及凡百支費視



國初不知幾倍徒矣以賦入則日損以支費則日  
加雖巧者莫知為策矣不知

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

勅下該部使詳考 祖宗初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

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入若

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

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有無與今日賦入

之數仔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逐一一定為

經制以十分為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內臣幾分供軍士幾分供

不特之費又餘幾分備盜水旱師旅之用幾分

備遞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數將來

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

度如何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

如何可以裨補無缺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為遵守以後逐年將內外之費用

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數總為稽筭半年一

次奏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不節矣然其數

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也必

如成化年間事例令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

糧每半年一次查算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造冊仍要見實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何項

應存留支用倉糧若干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

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尚該若干有

餘可備警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限

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順差舖馬人役照地

遠近定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次造報

及所報之數不實將經該官又行巡按御史提

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數如指諸掌矣雖然

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所以害財之源則復有

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

刷卷查盤稽考各處拖欠侵欺之數以一縣周

歲計之大率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

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令者已完糧未完糧皆

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

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糧無復查理致

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一時

拮據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

國用抑亦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為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省免者盡數與免以後嘉靖二十年為始

查照節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守



令務將一應錢糧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請布政司查理任內錢糧果完方與轉呈撫按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戶部查單相同方准復職如未完及捏報者吏部查出即行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扶同保送官仍一體問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注意錢糧拖欠侵欺之弊可絕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財不可勝用矣

嘉靖二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九

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謹

題為酌議任官事宜以少裨

國計事宋臣司馬光嘗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虛

空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母乃屯政不脩

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覈實未嚴以故歛之

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屯田之法專官

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所以

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暇逸

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

實稽檢于尺籍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聞戶部

題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時

哺不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放尚稱又安財用缺

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

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者何以應支

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區

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

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特罪

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故據臆見用備采擇

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

...



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推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同之所置關推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

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然操柄行私義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無遺利乃不盡利于

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舛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官通判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五

三十一

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既甘心以聽而不復計

其也光錢糧掌於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

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樹稍不降節通

判郭希泰劫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

關務尤可類推夫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

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益行加額必至

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膠柱而難通其

要在于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

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

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

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

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

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

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

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添以浮于

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

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

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

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通查

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五

三十一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治之法者實舉行未必

無資于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通因考察各差部臣諸涉

瑕疵者斥調降謫不少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

事楊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上權利事一

書是占素養若不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

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改清職以示表異

部臣不職者回部考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

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惑而人心競勸矣權務

之不可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宜無濫職可



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浸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屬椽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羊來錢糧詘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各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月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務簡而官全設者乞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重其裁減酌量裁酌員下俸薪勒限停征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單俸資無從稽考夫省官本以省費而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行查革已征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裁單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一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事不可更置也

邇來締飾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輒動繇絡道路迎送之擾供億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省而

制使大吏統舉動體貌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隨間事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胥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閱武巡閱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者通行的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先經有事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之日尤屬贅員至於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的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禁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際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勸報夫徵貪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查



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通因貪黷日熾凡撫  
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賍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  
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望焉  
殊非所以重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檢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

千未完若干監追賍銀完過幾分未完若干逐

一查明行各該巡按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

日題覈輸邊事例速行歸結則法令之布既足

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剋剝于民者亦可取之以

償于民也差內追完賍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五

間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

白開豁奉

肯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

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

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

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

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為計惟有加

賦一節為足以救目前之急竊恐邦本所在關

係匪輕年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寇

無處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剝肉充

腸氣息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

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夫名器不可假人而爵

爵非盛世事少知治體者孰不知之臣愚以天

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

民生困竭與其括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我國家任官之法極為詳悉

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

不肖而黜逐譴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六

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開曹散局似亦可行

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虛銜似亦可

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碍于選

法者量行開納要亦時詘而通行之以權取之

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此開納之所當議者五

也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

易措之足以宜民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省一事則 國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見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

根本所在日望我



皇上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糧支一二三年者 勅下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通融之間而匱乏以濟民困可紓矣至于服飾器用尤宜節儉以昭令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匱乏實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隆慶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二十七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邦彥謹題為仰體

聖心敷陳愚見以圖之國裕民事臣等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故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蒙皇上軫念積儲匱乏特

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

廟謨於萬一况臣等待罪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目浩繁出入之頭緒紛沓

嘉隆疏抄卷十五

三十八

有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亦可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萬幾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太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歛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聞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舻千里



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贓罰商脫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江之在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聚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軍冗貪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乏歲用益煩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三二九

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有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街之官日增月盛是雖當勞酌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例也况京師之眾皆取之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奔何其事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至于九

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為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失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士無益之眾反從而兩倍之若是其謂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四十一

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倉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食糧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領要數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選之數齊赴本所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于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



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握  
 韜鈴者或邊事未其諳一遇警報輒自周章至  
 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望頗輕則參  
 將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  
 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  
 之妙策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無非以節行  
 糧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糧之支聞在  
 薊鎮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  
 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款邇  
 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嚴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  
 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  
 脂名參究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  
 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於節縮而尤  
 貴於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  
 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湊給  
 耳爾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  
 又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  
 無碍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墻而人  
 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

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類  
 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  
 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半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  
 措處過錢糧若干督完過拖欠若干以上年為  
 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區處督造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廕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  
 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  
 百于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  
 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於轉移運用  
 之大則惟在於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  
 國計須相事宜手足腹心元係一體則視之誠不  
 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  
 空逃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已陪  
 官軍師生俸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  
 具撫按疏中亦臣邦義夏間差回所目擊者今  
 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  
 而該部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



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處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糧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聞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已耳運糧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則公私兩便而救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堪行然非得人以任之敦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

嘉靖疏抄卷十五

四十三

修亦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燕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另行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招採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駱問禮謹

奏為懇乞

聖明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

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意者非節用乎然九重之尊

萬機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揮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群臣欲勵行狗國將自何處始今

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嗷

嗷不曰廢置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必惜

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

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

衆人之口衷益失宜措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

矣蓋自古帝王之治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策

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

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謂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

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以為獨得之見豈不迂

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儉之實卒莫有此

出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財則恒



是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勅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折為四分存留其一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其處以其事用若干其事以某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奏送然後會議畫一其項果可去其項果可減某項雖不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衆論去冗剔蠹必就其三分之二之數而後用而

嘉慶疏抄卷十五 四十五

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宗廟中為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倒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言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况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制其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率非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

加省故陵夷至此誠宜操切振勵而亟返其道則真始也雖若固陋急道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家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莫能出此出於此則世世於始敷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之實苟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裏首新同歸於救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嘉慶疏抄卷十五 四十六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謂不用矣以殿海之堂為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其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舞文官府紈袴養蠶目不識一丁是不履京師而我然冠服且有官守之青名器之濫漸不可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置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謗誚為

下言之抑古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



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  
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  
下一切均禮

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盈此  
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  
待用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盈縮如  
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數  
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  
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  
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  
卒莫能外此臣故不避譏諍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嘉慶疏抄卷三五

四七

勅該部議擬施行則其盈縮斟酌之間尚當冒昧一  
二如曰書生之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  
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甚一日恐更有  
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節 內費以重大計事近該

內承運庫署庫事司禮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  
棟等具奏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聳  
動 聖聰蕙圖多借查得太倉銀兩未及往年  
十一已支過數計無所出等因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裏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減去

嘉慶疏抄卷十五

四十八

三分之數暫於京庫粳米撥補該戶部題覆近  
查內官內使人等實在食糧之數計支米石歲  
額有餘若於太倉撥給是踵先弊欲將該庫見  
在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題奉

聖旨這該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於  
太倉給以後年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  
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糧務開倉糧的數坐派節  
奏

聖旨糧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臣等待罪諫垣職司  
封駁竊見未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天下需  
出入以理經費譬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鮮不困踣仰惟

皇上登極實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一歲之用內比郡邑外達邊陲罔不饋竭加以連歲災傷生民疾苦若非

朝廷百凡度支賞予成造一一檢量多寡存舊裕新徒欲傾耗府庫誅求小民以恣無窮之用恐非為 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自古忠臣愛君率皆相用為戒臣等頃見天象謫見地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屈每有 上言輒望

皇上躬行節儉以圖富庶之效伏觀

綸音有曰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肇啓侈端乃至誤蒙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造急缺錢糧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棟等以元年粳米減免 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府庫之財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太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一切干係儻至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棟等之心不過緣以職掌迎合 上意以取寵悅多積歲餘以資浪費豈知樽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內承運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犯人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會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於太倉銀庫收貯竟斬不采臣等外間未知的數度其所積不為不多雖比年關領成造鋪 官賞賜等項節有動支該部又經

供進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繁反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至今日三四年之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足以資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計歲用粳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選減革又節奉

欽依事內一千員名原額糧米着照數減派心其食糧人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贏餘雖減



免三分計亦不至多欠若能稍益積餘足可接

濟支費今又准令太倉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

後照舊徵派歲餘之數民何以堪大凡

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貳良可矜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

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厲橫作饑饉荐臻骨肉相食既

已一面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

傳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

私俱竭既非在官又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五十二

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而熟計也該部

剴切論奏豈固為吝借以違

上命哉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長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去奢從儉自 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悉從節省一應寶石珍珠無益實

用悉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梁棟等

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

萬計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賜通行停罷不必過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樽節用度候至豐熟漸

次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數

仍查先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

融支用歲計有餘以續不足太倉撥補暫免撥

運以守舊規仍遇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糧的

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糧混舉增加道非啓

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祇緣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叮加戒飭令其協心樽節無恣妄費以遺罪譴

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生免逃亡之苦治安大計莫

重於茲矣臣等冒昧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五十二

上言不勝隕越顛望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財用十分缺乏乞

賜清查欺冒以裨 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而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無計措處議下群工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于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于

嘉慶抄卷十五

五十三

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銀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司將本監收各庫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開隨據內官監揭租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雀覓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

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為增添自隆慶元年

未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

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步項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于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以楊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係河下稍低一許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牧馬匹本監願准採行蘆葦蓋

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項以為盤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廠等畔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在監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日積月滋

嘉慶抄卷十五

五十四

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備飭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官呈稱本廠道衢高峻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圓鰲山添顧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後苑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擬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果品并修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架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盤



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  
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  
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  
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  
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房  
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  
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外三  
小廠每月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  
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于在外楊村  
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撞糠房馬鞍山  
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監  
院廠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五十五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  
木廠山西廠鑄鍾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揪  
棍土廠通廟宅隆福寺瑠璃窯黑窯北果園洗  
花房河西花園柳花園土城花園外而添作蜂  
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  
備用廠金殿廠外水窖廣通寺慈惠寺西安門  
北小石廠海眼荊溝橋狼岱地亦有銀兩本監  
該管房地廣闊錢糧甚大各處租數目難以細  
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之數隱  
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

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遂將該監庫廠積貯  
合千錢糧照依供應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  
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  
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家差等項從  
重察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  
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  
漏家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照各部關領工  
部辦納且有羊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  
工覓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五十六

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  
尚該銀一萬四十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  
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  
待前項房廠稅租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  
細瓦廠店房係內木廠石廠在官匠作悉皆官  
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  
皆官地其間曾經題

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  
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取租稅充入私囊悞言  
官聲言其冒欺之罪動輒委諸供進支用則是  
利歸已而以過歸諸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

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

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

忌科道之稽查我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

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據

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

吳求儒等質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

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奢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在內庫公需應存多寡

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

大清高宗純皇帝

卷五十五

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容科道

官查出參奏及照揪棍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

籍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取隨卿

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竇仍舊侵奪取煤射利

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甚誠如國害民之尤者

也仍乞 勅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

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

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

人若之奢侈四方係之安危

朝廷之者好左右視之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

切觀該監開稱成造圓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

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樹檀白玉盆之類悉皆浮

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

部銀兩在廷諸臣所謂充之內帑以備緩急今

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

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

而浸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鰲山物

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

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

知矣况當中外訕之之時果能身親即儉俾內

大清高宗純皇帝

卷五十八

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之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國者何至為賣

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

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

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

之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

玩好逢迎

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

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儉節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隆慶

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體這斯字樣  
次狂妄着錦衣衛挈在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  
為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大吏部軍  
只照舊行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五十九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靳學顏謹

題為財用至急講求貴廣懇乞

申飭當事臣工協心共濟以祇承

明命事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

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於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碍可

以弘濟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於塞責又不

可仍前遲延有辜

嘉隆疏抄卷十五

六十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

議覆請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親時多事奮欲効諸臣

攄吐宵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

日侵並將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奉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既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

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

未悉者如斯而已其於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

之至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共也而



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特不言備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虞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而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於脩築之役者若以其不在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獨患少至於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

卷之五

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無徭役夫馬供給交際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於詞訟一節今世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贖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於止有郡縣有司分決於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無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贖罰所得能幾何哉臣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

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於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按贖罰從比免解可也臣於理則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才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而通行矣屯田而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財用之誑之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諫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

卷之五

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天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宋也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於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威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益重比備契丹慶曆以來召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誑之故倭人得以翦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也而坐夫駁戎之無策不獨夫駁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



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人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一者可知而不悞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兵增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

成祖北征至於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城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起至今增兵益戍稍倍於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歲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之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乃以臆撥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也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踈繁然或通名仕版或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脂膏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歛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五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室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違於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於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

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議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日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



力日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非故次之至於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師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日之中召募見五為實何也應急齊事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耳故曰次之至於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

嘉慶隆疏抄卷十五

六十五

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聽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試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義用也而酌量於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之如免班軍之役而微價以解邊非一計乎實之其歸也而通融於因革之際先其實

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今開枝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勇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雖濱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耳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於此

嘉慶隆疏抄卷十五

六十六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匿難職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曠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南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於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櫻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



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勉而  
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  
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  
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  
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輸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速  
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  
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  
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  
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居住部  
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  
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  
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膏竭筐篋終歲而辦  
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  
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  
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  
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  
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  
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  
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以六千人者分為二班  
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於官以其半而給三千  
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於正貼  
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

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  
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  
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於邊其  
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  
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之  
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  
無戰鬪之事者臣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  
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  
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  
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  
馬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  
已而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  
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或曰懲  
墮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壹不可恃以  
為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  
兵虛設無謂冗食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淫  
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  
間也若乃求其實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  
主臨僕焉為係甚重今乃懷生顧養銷鑿積弱  
為邊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攝羗胡



蠻夷我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總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於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戍徧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勤矣又以

畿輔之卒皆 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眾即敢扣腕巖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勤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

嘉慶御批卷十五

六十九

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若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通融斟酌斯其時已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於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貪洩之以尾間而益之以吠瀆也何益於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為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誠以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於天時地利人

力相待而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質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駕疫之妨以一年之歲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飢寒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違違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質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亦質遷以通用與銀異質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色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柰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

嘉慶御批卷十五

七十一

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糴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言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可觀未有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



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於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舊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常言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天宋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不易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富室之積足相與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智勇將奔走於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錢者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行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於我而有餘不窮也曰錢者權也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

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馬明日與人以萬金馬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耳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於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與漢廷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酌本所費多而所得鮮也臣愚以為此取效於旦夕計本利於出入蓋民間之是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主以修潔羨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影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



錢四文誠十不酌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窖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甄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

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如係官則量給以上食如係民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人工取之見後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

也臣不知工部及

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油用其一二十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而斂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回

多尚可一

召而訊也獨至於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日盜不便一日官吏為奸不便一日商價挾持不便一日豪家善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於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賤彼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奸商豪右依託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

我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

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錢銀兼之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此謂自貴近始夫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



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歛  
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無藏  
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於一權故也此權  
不可行之於天下以啓盜權之釁

請於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  
員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  
事於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職  
掌各省歛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  
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於俗仍以唐宋以來  
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於下有納於

上著之以必行之今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

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  
使矣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聖祖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  
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

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主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鑪鑪而風行神運不

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賈堅築本利較其錙銖臣愚  
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休服中

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  
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  
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  
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區畫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鼎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  
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  
西秦其形勢皆不足以扼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

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  
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

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視死如歸臣固  
觀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

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  
屢驗之然其珥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  
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

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



三萬為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為真  
寒心我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  
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  
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殿倉石隋以  
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皆在而  
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  
幾何我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賢為榮而所慮者人  
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  
益有損焉臣且不堪任其咎也臣前疏謂一曰

嘉慶隆慶抄卷五

三七七

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  
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  
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  
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  
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  
意於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成效未晚也此二倉  
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  
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  
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  
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十萬以上及推其以義  
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

多臣所謂法令之任官倉亦極難則惟各民  
正稅之數於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倉蓋富  
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  
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款賑極貧大款賑中戶又  
大款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  
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倉無銀焉明年曰  
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  
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彼曰役占何科擾我也  
又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  
遇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  
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於轉徙  
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  
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官府主持而鼓舞之  
終空言耳臣

嘉慶隆慶抄卷五

三七七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欵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  
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裡盡報各府已  
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季天通計  
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  
歲備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欵散之利歸於  
官若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  
而欵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以此  
藏於富民即藏富於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從迂誕又不知其可否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則罷其議臣亦仰塞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

勝幸甚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着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十五

五十九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為懇乞 聖明廣延群策豫處 國計以保邊

圍以永治平事臣奉都察院劄付一道內開戶

科給事中雜遵題前事戶部覆奉 欽依行令

臣等條陳理財事宜在外限三月以裏到部欽

此財用誠為 國家大計詎乏誠為今日深憂

科部題覆誠為救時忠言 聖明欽依誠為

經國至意臣子於此苟有一得之愚自當百拜以

獻矧煩勒限開導敢自任情緘默乎願臣待罪言諾

一年有餘矣先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題行

會議臣時不能一言非不能言也竊嘗攷理財

嘉隆疏抄卷十五

六十一

一事由嘉靖中年以來諸臣之題請部臣之議

覆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果無一之不行者乎

即如今年詳臣之條陳部議之條件不知凡幾

矣自今觀之除臣等所奉清理邊費而外果有

一之見行者乎夫 上有求言之意下有盡言

之臣而事靡成功 國鮮實效何也母亦事關

重大者不敢言故所言類皆瑣細而不足行與

言涉貴近者不得行故所行類皆委隨而不能

遂與引前事以觀其效良可觀矣則雖使白圭

持籌計然畫策臣亦竊疑其無益何也苟無神

術鬼運之謀則亦竟為盈庭築舍之空也



事屢陳不無條貫錯雜一年屢議不無事體周章徒使全盛之世屢揚朝不謀夕之聲

聖明之朝數蒙言不能行之議故臣之不言非敢自

異諸臣竊以為道謀可省而國體尤所當重

也况天地生財本有此數今日雖云困訛之極

百費未能悉充然苟力持節省之心要以數年

亦當漸復至其所為節省亦豈必多言哉惟在

聖明再加之意而已

陛下誠弘投珠抵璧之風益嚴匪頒好用之式

常存為天下守財之念時塵四海困窮之懷則

慈儉之寶自足以格臣民之心而凡內外之蠹穴倖

門自將改絃易轍共圖節省以仰符

聖心矣所出日省則所入日增浮費日省一分則

內帑日增一分固必然之理也欲求長策又孰有

大於此者乎且內帑之一金郡邑之百金也

郡邑百金之供閭閻十家之產也

陛下誠為內帑惜其一金即為郡邑省其百金亦

即為閭閻全其十家矣慈儉發於一念覆育

徧於萬民以裕國計而所以培

國脉者胥此得之又何事於他求耶此則微臣所

知亦臣之所欲言者也外此則非臣所知亦非

臣之所能言者也臣嘗速事先帝又嘗蒙

恩任使查刷光祿錢糧豈不知

陛下用費節省比之嘉靖年間十減六七然猶狂瞽

冒昧以是為言者以為聖性恭儉誠視

先帝有光而所遭時勢則與先朝迥異先帝藉

累朝豐裕之積又適四海殷盛之時故雖四十年興

作尚可支吾而一時群臣凡遇取用亦自不必

爭執此非會計之得人臣之順乃時勢之易也

陛下雖承累朝熙洽之餘實當先朝匱乏之後

自非萬分節省不可康濟故一有取用則當事

諸臣未免冒昧執奏此非會計之失人臣之逆

乃時勢之難也

陛下誠不以得失而責計部不以順逆而疑諸臣一

洞察於時勢難易之間而理財之長策自可立見有

不必群臣之屢言不已者矣此尤微臣一念愚

忠所欲為

陛下言之者亦未必非科臣部臣之所欲言者也伏

乞

皇上軫念時艱留心國計赦臣狂瞽

鑒臣血誠少賜省錄而力行之焉宗社幸甚生

民幸甚臣干冒威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五年正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楊繼盛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

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

禍患隨眾隱默不言切惟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馬擄我妻子焚

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

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

兩翼飛至都下以刺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

百萬赤子之讐言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

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

多矣臣至都下見僉叅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

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暫准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我國事乃至此我夫以漢之武帝唐

之太宗不過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夷狄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

干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

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

之事我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賔服尚

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

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

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

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

失信義况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代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

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

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

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

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

禮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

民之慘奸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



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鑿馬市之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鑿嚴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名跡誰肯興起此隲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戎兵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侯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馬市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我

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



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因有所請許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執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駕田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東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

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擄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一二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



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現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况馬多獲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虜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以獲青蚨之利是昔者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則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

嘉慶陸軍部卷一六

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斬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功予之隆者蓋為一張國是征討逆賊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鷓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受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然

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保身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嘉慶陸軍部卷一六

忘憂患忍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壓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非三二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于關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已久又會官集議揚聲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肆意續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掌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忬等謹

題為乞平政令示鎮靜以安危疑以全威體事臣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雖于

聖德無所缺損而成和之化胡可謂醇速變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謂順紀綱法度幾至淪斃胡可謂立人心机隄鼓之易搖胡可謂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廟謨廷議當有為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六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噎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得宜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

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徧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召經奉

命拊循不能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斂以肇豐端

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手足之分即其舉措少

率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關呼噪稱叛此可謂非罪乎今縱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迺過懲於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勅報即懸斷而遂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於都司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鼓衆呼噪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求原無他意至于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法惟懼弗深於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七

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慮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聚厚積餉給不置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

親藩死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奔援五也愚積惡稔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寧廣三百餘里邊臣節戍士馬精銳厚餉積藹堅甲



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萬糧仰給遠在外地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朵顏海西毛憐諸衛皆 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讐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庇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為矣今

陛下重于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二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慎之以靜曠然示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為 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遂斷是非曲為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其各分乖舛法度隨廢見張皇之形示懦怯

迹使天下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 國威不褻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關在我即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全 國家之體旬日之內軍士不款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 聖明虛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過勞 聖慮重塵 廟堂以損

陛下英明之治臣等無任惓惓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曹忭謹

奏為仰 聖斷 勅群臣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  
事臣伏觀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畿輔

皇上大奮 乾剛斥諸不能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  
方略不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京畿幾百  
萬生靈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  
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臣遙在江藩遙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  
諳戎務顧復自念虛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場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臣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自隱忍緘默以負  
我

陛下虛心之訪坐視時難而莫之救正武臣且不敢  
毛舉細故煩瀆 聖聰臣切見今日之所以釀  
成外患而漸至邊務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  
計之不熟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虛文而無  
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嘗  
讀宋史至司馬光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  
為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  
所以當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  
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茲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  
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厲堂宇之慮然臣則以  
為議論紛紜茫無定着當事之臣祇以虛文相  
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  
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  
來

皇上焦勞 宵旰廣集眾猷一時建白臣工先後相  
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略亦粲然明  
著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  
何也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  
人諸臣建議也

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者議是帝堯詢  
謀佥同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  
行是又周文遏古為祐周宣薄伐于襄之心也  
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而下其議  
於諸事之臣則其言其事又有合不利不利  
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  
常不宜於通變若是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  
且眩於明實牽於掣制寧因循度日無敢違眾  
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入一人也此所  
以玩愒之弊日以深而虜患之來日以近也臣



愚伏望

陛下大施 聖斷勅下廷臣乘此虜騎遠遁敷求實  
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採實之政求言雖廣用  
言必當如脩邊必求脩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  
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  
政之實如清理錢糧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  
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  
類難以枚舉言言求行事事求實一言之實求  
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臻則精明治功  
煥然振起而踵承習弊一朝頓革安內攘外之  
弘綱守邊固圉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

嘉靖疏抄卷十六

十五

與牧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非得於嘗試曾  
經慣歷及在地方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身所親  
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偽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  
後未能直知灼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  
如親身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望

陛下急勅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  
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  
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  
奏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臣言彼既親在地方  
其於知見必的即於因言求效殊勝於論學談  
如是則內焉群策畢舉外焉謨猷日進誠非

送制事有責成虞虞預備有方向至臨期無費  
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覽省生民幸甚邊圉幸甚不勝大願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因邊務建議紛紜該部題每  
狗情依違議論雖多實行者少戶部兵部還查  
近日各官條陳疏內擇其於兵馬錢糧有裨實  
用的會同該科重加詳定歸一具奏務要着實  
施行其泛濫不切窒碍難行的不許題覆

嘉靖疏抄卷十六

十六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王燁等謹

奏為陳膚見以替修攘事臣等竊惟戎狄之為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敢於孽鰲若此意者上天赫怒故驕其心視其魄假

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虔劉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

選將練兵繕墉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

黎洶洶焉不能朝夕在於斯畢收群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備採擇况臣等以言為職又安敢猥陋自嫌借

冒是懼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款款之愚乎蓋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言豪傑

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戢難常有餘力由此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事去

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頽弛無以備不虞 諸有之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乏也况濟

舟行太行之卓乎宜緩而緩則張 迫

垂於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勤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糴通德食糧之議者有歛京師畜產之議者噴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國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廢萬一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逞之虜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為

陸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治兵莫先於飽其氣今

萎蕭積弱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採手感頌謂莫之敢撓臣等雖甚

罷篤竊笑其說之甲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逞者惟吉惠與俺

答何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台吉之

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四一餘萬矣衆寡之分固已不倫一整我節制之

師驅彼審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默百自群皆奔矣况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



謂虜之獷傑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  
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  
乎哉蓋勇智竝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  
年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穿之獸耳以孤懸  
之虜深入千里之內地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  
阻使間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暢我軍威  
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貪暴時出掩擊以牽其  
肆掠候其去而集後陳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  
右之夜則多鼓鑿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  
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邀之或閉其泉  
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

三原隆平抄卷十六

十九

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  
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亡羊而補牢未  
為晚也臣等但恐牢之撤而羊愈舐逸耳夫秦  
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逞勇力者也今宜勇而  
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  
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鉄以為權可以  
擊堅而無缺引而夫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  
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  
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  
分其兵於某處按伏其兵於某處應援其兵於  
某處防禦崎零隔越王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况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  
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往  
昔楊琳孔霸溝之敗蟻則為近日丁璋石湖嶺  
之覆沒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  
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  
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不聚其勢重也臣  
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  
賊窺竊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馬東犯應朔  
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  
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  
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

三原隆平抄卷十六

二十二

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  
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移鎮彼地更  
增戍於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  
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  
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  
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之  
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  
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  
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  
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之援亦如之其深入則  
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



信地而東兵以坐視不以已出我境而返轅以自敵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牽於東則西兵偵然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於西則東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產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於戎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何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重優偵探者之賞給使之必明必信則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算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於不腆之虜蓋寸寸而守之不若扼其吭之為要惴惴以防其擊不若擣虛之為得勝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為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綏德而虜勢橫遷之榆林而虜勢逼者正得扼吭之策雖然如法度之束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敵鋒鏑交加不死則

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牆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勇將無勇制率皆遲回顧望以偷生乞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挲頓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將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蛙則式之見螳螂以擊輪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款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將昭軌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于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上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債平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平力弱而且有成美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驚心虎搏之心除貪利刻單巡邏失機者罔赦餘如簡節跡自治之無責其承迎無待以苛細以長養其按石超絕也桑掉缺之



則緣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攜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謀則倖役而狂駭甚至執主帥加克逞焉紀綱之不振義分之不屬至此極矣為之帥者平居諄諄翕翕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為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

國朝嘉慶御批卷十六 三十三

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入營勞來而即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

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給於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逆不可懷來也得若人而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紀不震不懼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且將歌舞涕洟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攜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獵夫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

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教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博噉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尤艱於衣食抑揚初率之道似或闕焉至於治兵備糧孰不以為土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而連亡相繼徒克吏胥囊橐為生民一重擾耳况土風不諳甲冑不勝而無濟於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蓋嘗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

國朝嘉慶御批卷十六 三十四

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實而為浮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食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鑑為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石填海也况軍士所急需者燕粟耳芟粟告罄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是錯實邊實粟為有見之言固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底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之廢臣等則謂必盡寬其法而



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寬大之政達人尚焉而况於荒莽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帥豪戶墾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負為便廩之克而架梁防護尤足為捍圍之固瑣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其鼓衆怨而遂欻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用者其由来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五

皇上渙發 明詔沿邊壤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劫將官墾執廣者無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其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 勅撫按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殷發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優

有事之日以恤士田畝皆困倉糧不蓄而自京乘耒耜者皆七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於然眉之急空竭 內儲剗心腹且無益肢體若謂王制無不獲之士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指於與草之蕪沒而顧斬於我軍我民之播佃主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為軍士腴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甑待炊不常涸轍之鮒而西江之挽不及於救也則究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拯困急若以此為蓄糧之長策則非矣至於勞來安定猶在州縣之官時其艱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五

難而賑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董督之稽其夫家眾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蕃茂然後為糧之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不必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州縣正官員缺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虜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雖有戰車矣何廢而不用



乎臣等讀史見趙宋順昌之捷歐城之捷皆步  
 兵也以長刀巨斧乎踴而進虜固馬不及馳矢  
 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做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  
 程况戈矛及戟神槍機碗連弩之利器虜豈有  
 之而遂謂不可支乎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  
 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隨弛而顧紛紛於買馬  
 責豈無所歸耶况孳蓄之馬也墮腫腫於江之  
 南北無濟於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  
 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邊之死監而歲解備用  
 之銀於軍府斯無利於軍民矣臣等見弓矢之  
 造徧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欺  
 冒而徒以散弓往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於戎  
 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值悉  
 解軍府聽其選工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  
 謂馬價弓材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覈之難而侵  
 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非所以語經畧  
 之宏規也前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  
 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為難方財用之久匱  
 則劑量贏縮之為難方兵威之久弛則鼓舞振  
 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  
 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橫出則鎮

嘉慶疏抄卷十六 三十七

嘉慶疏抄卷十六

三十八



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兵柄之歸  
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  
等以為議復河套於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  
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  
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蒙傑而委重  
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  
為彼據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收牧孕育  
於其間異日醜類益蕃則勢益甚其蠢動  
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  
我故疆承 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

狼望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遺孽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  
用井陘之役夜半之諜何如哉疾癘已祭蓋不  
待徵往驗於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  
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  
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偏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備  
販之夫將領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  
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已也乞大 賜振整自  
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  
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  
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

保和榮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契緊焉夷狄其  
標也民其本也急於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  
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逋之使揚鑣競馳於宇內  
征督不已繼之筆楚筆楚不已繼之械繫有司  
承望以苛急里胥賞緣以肆效民之騷縶不便  
甚矣周書有之用顧畏于民若是獨不宜深長  
思乎臣等進此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四征弗  
廷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大  
小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庶隅之無

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臣辱之  
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坊  
傷庶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於舉矣臣等叨  
竊南垣仰報無由感切特艱有懷欲盡遂以猥  
焉蕪濫之辭冒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禔涓  
埃此實

皇上不遺萬莩天包地育之 至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丘樞等謹

題為剿虜收功乞 賜申飭邊臣以圖善後事

臣等竊惟中華之禦強虜張 天討以蕩群氛乃

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討之

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

天威 廟略立 命六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

不旋踵而犬羊逝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

洩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震懾

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

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而邊臣者

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為條例規畫以効

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耳謹直敘

管窺大略以俟 聖明採擇焉一曰破邊臣之

常套夫邊事之不振皆常套拘之也人亦孰不

知其為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

效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矣即

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疲錢糧

竭百姓之脂膏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副之職非

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

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踞通行使郵程之俱備有

往復之金幣以清禮有泛常之宴會以糜財以

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督撫而敘巡按及臣等

縉紳之美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諂諛夫如此

類未易枚舉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

規良法永為遵守外其餘事體因循任行整飭

縱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法繩之

則除略於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展布其驥足

矣 二曰除邊人之積毒巧猾之弊何處無之

其在邊方為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刷

游弗違姑息為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主謗

故昔執是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

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

啓窺覷之釁剷除糧賞可憐寒餒之脫中攘奪

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原庚

為虛占役而又賣開別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

之名矣豪強上據而莫能誰何屯糧有徵收之

數矣官吏 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

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

將官府及地方年宿弊次第剷革無分官

民豪右但有一沮撓聽指名奏

請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與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

謂也其三曰略邊務之虛之自庚戌以來封疆

之



分區擺邊也條例事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  
僕僕然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  
哉他姑弗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  
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  
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器  
哈虜敗逃出境皆紙上空言可知矣合無許  
新任總督鎮巡等官愈加刻厲此後如某事當  
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專務期着實舉  
行責其成效無徒粧點門面取快目前非但上  
為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  
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微  
一時之幸少間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  
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  
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弊之邊察庶其有瘳  
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處其方舉槩而  
未竟其說欲不開事規不須題覆使得便宜行  
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遙度以掣  
其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鎮大小諸臣  
鑒前轍之非遙勉同舟而共濟閩外之事悉以  
委之諸凡建白注措 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  
功罪賞罰自有 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  
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無任悚息企望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厮每既知見如此如何不先行奏論且遂因  
欺君謗上勾賊入犯兵科本職如何不劾丘權着  
錦衣衛等在衛裏打六十棍着為民其餘都降雜  
職邊方去



吏部尚書臣楊博等謹

題為欽奉 聖諭條陳邊計事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

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群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

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行大小官員懍忠殫

慮破格講求各另刻期具 奏容臣等的量緩

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

議列欵上 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竊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

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槍

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

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祇

承自昔防慮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

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

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

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

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

即為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詹連日面相酌議

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

條 奏不敢驟及外謹將近來東西六鎮戰守

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欵 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勅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

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

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

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

輔臣本兵議之邊兵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

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乎

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

乃 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

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

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

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

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遊擊友從未減是以今

歲虜警言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

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

惕而副將等官田世威劉寶晉進忠吳光裕等

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

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拏到京聽法司查照兩犯

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

勝懇切祈望之至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題

奉

臣等兵部集議來說欽此



計開

一定薊昌守牆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牆延長  
 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修繕河坊  
 口古壯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  
 有徵驗因猾虜潰牆近說者遂謂牆不可守  
 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  
 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府官兵  
 守兵單弱援兵不至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  
 于墻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  
 等官趁此冬閑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  
 備即為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邊兵分  
 營配搭每站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  
 猝遇虜眾攻牆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  
 我乘高而擊虜騎雖強恐亦不能飛渡  
 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踞咫尺平其海昌  
 沿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  
 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  
 年關外增設墩牆深得關禁待暴之義近議  
 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口左右衛等處俟其  
 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美合無備行總督御  
 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  
 照舊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貽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  
 山西門戶鴈寧一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  
 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虜衝先年鴈寧一帶  
 添築邊牆增兵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  
 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  
 事固未見其乘牆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過  
 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兵為守頗易  
 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  
 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關  
 外遽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  
 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  
 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倒馬龍泉諸關層峯  
 疊嶂頗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虜若南  
 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介馬而馳亦須  
 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虜犯宣  
 大巴入內邊南窺內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  
 然後乘牆保守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  
 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芻餉合無聽總  
 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兩



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操練必須的有稽報方可登牆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馬芳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牽於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一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於宣府亦可效而行之蓋總兵官馬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踞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年量撥賤處發官銀雜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

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惠既不費事在可行

隆慶 年 月 日奉

聖旨



欽差戶科給事中臣張東壺謹

題為虜志益驕邊患至近亟乞擇要酌幾豫明戰

守以重 陵寢以安畿輔事臣於十月二十日

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

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採度

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

蓋臣以為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妨踈東路

何趨燃肩之火哉欲待事竣還奉

聞誠恐不量緩急既負循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

入 貢夷消息已至有欲捨居庸關進入順古

北口出去捨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合

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撥勾合大眾

要便來捨都說好捨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

已視吾 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

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

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

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

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 京師肩背南山又 陵寢肩背也譬

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

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為

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 陵寢三

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近邊矣臣惟

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

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 京師直北矣查

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

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

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

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

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颺之騎直擄南山不日可

至其為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

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

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

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節附

邊住牧悉為壯虜驅迫星散藩籬已空而險深

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

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虜掠間有黠猾者乃反

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

寨亡命之徒久投羶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

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

斥乎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往者

宣大諸邊緊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

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

意修築頗稱高厚又牆之外浚之為壕塚塚之



外窺之為害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踏攻墻皆可憑守今惟壯踏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踏斷為虜所必窺而復來也况声息欲捨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踏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眾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

嘉慶御批卷十六

四十三

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乎迨至報及軍門方始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為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騎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為中按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止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為禁山自張家口至驢家口聯絡為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為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

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壕頗可為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陵寢後山殊無間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口尤為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口出入已成舊諳之踞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必將惟張家口是窺况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

嘉慶御批卷十六

四十四

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踞而為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直為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踞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踞畫牆為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為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母恃其不來母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



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為南下總會咽喉別無歧踞於此築壘浚壕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為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况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類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為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賜之兵二千已至東踞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為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踞將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北踞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為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鋒砲軍之聲嚮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孳孳孳頌頌晝夜準備或者先聲所至姦奴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為無益者也臣為 陵寢過許又有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錐石廡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陵寢肩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為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治昔花鎮皆可徑通之踞四海治邊林谷峻深樹卉蒨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敢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情及復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參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為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為守株待兔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治宜添設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 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踏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踞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踞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謀按伏憑險固守如懷來封水谷以西即居庸關糜子谷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過西犯之踞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



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遷延左次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搦預待調遣為頃刻起營之計後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筆解法司議處合先嚴例預做庶幾聞敵即趨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趨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衰據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參遊速整戰具

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為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察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遇警雖畏糧被甲惟怯禡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為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則縱使搖動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而者總副參遊守備等營

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才者鮮能堪此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選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請籌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做便宜置吏之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做市租皆輸幕下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

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乎擬議貴精咨詢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為主帥之師友者以替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藝勇絕倫者許招至麾下優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請補用可乎此皆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頽弛之弊以建萬億年永



翰林院編脩臣胡經謹

奏為請大奮

乾剛益整 王師靜難一方以振綱紀以綏四方事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戡亂明主張弛之大道賞

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

用而政事和恩威茂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彞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

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筆門俎豆

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人人

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存呼聚稱亂至戕殺

主帥囚偏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夏

之危矣邇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剿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

蠢茲窮寇殲決有日乃復誘引胡虜數萬餘騎

衝斥突入直抵版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敵

衆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

能久駐復自解牧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

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 臣愚無知竊意今日

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

而在叛卒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

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得

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

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何養

成大變固其所也 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

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

犒愆期要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養養之恩

固世世在也乃敢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

餉脇我良民害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

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釜几魚肉耳安足

上勞 聖慮我獨惟胡虜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其休息今百有餘年故部落蕃盛

弓馬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士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脩火

堦欠明虜來則遠避虜去則狎追以是習為故

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互寇如今日無能也

臣本南人不諳此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

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則臣聞不掉之尾起於中

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幸際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

雖遭茲乾虛特氣數之少慳耳夫夷狄猖獗自

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中華翻天覆地之

交極矣幸而 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止虜能復躑躅時耶雖然天下事

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牯

慎其微也猶豕之牙握其機也蓋微慎則早見

而豫定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侵

譬則人之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痾疾也良醫

藥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

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賊

十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

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

嘉慶御批卷二十六

五十一

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資實用六曰厚陞賞以

勵人心七曰畧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粟以

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

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 一身天地神民之主也

陛下 一心萬化闔闢之原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

治成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大

同有兩睡之藩雖六鎮有西北之要害燕晉有

天下之脊脊無大同則宣府之勢奪無宣大則

六鎮之兵搖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

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弱兼收群士之策乘熒熒之方張

絕炎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

府庫之財不得已也而為之是為應兵應兵強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其斯之謂乎夫大將六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拜韓信於行陣而七國服

宋祖命曹彬為都部而江南平是兵之有大將

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縮進退惟

心之一是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副使 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常虜設也

今擁衆直入且號百萬則非常虜矣集兵四萬

嘉慶御批卷二十六

五十一

夫亦為討叛卒計也今虜寇相援衆寡莫敵而

負固援強前掣後曳獨且柰何哉矧兩貴不相

使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謂今日大將誠不可

不設也待之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

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

以壓衆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使其耳目改

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了十夫

披靡虜騎至萬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怠弛積弱

之弊也昔 聖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土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將不自



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可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  
無以禦虜恐無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  
耳若外攘內攻則非一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帥  
與張瓚邵永軍表裡相濟一專於攻賊一專於  
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  
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  
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近憂者必多遠  
慮古之立將也君親操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  
君不許臣不敢將於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  
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今

朝廷之上惟在擇將不在畫策將得其人則凡安  
危之計攻守之畧予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願者  
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兼以專  
便宜行之而無待於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則智謀勇鬪軍器自勵虜寇  
不足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  
曰貴速四曰貴靜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  
器謀勇竝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  
招勇可詐可貪可俠可盜母使懦弱之濫與世  
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今  
為亦已遲矣而復遲緩猶拱手徐行而救八

灾溺之中是以無程督率朝謀夕發以赴軍門  
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飢餒之民  
重食而輕命故因也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  
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之為將者若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  
民濟盜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游食之民性同  
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於是  
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  
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  
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櫛  
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為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  
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獎  
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子必有死士書曰功疑  
惟重於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勅下本兵備查  
先朝此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授大將大將  
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勵臣未之信也昔  
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為赤眉所敗光武  
畧而益任之卒能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蓋以  
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竝使各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



權宜征西將士張膽勇氣無復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奪其命敗之兆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備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馴之而後可擾生之而後可死志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飢其孰與戰哉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誓同誓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人同之變或撫或剿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而已矣易曰得其首獲匪其醜仁義並用之謂也蓋首從別則賊心二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行而後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固死之文武闔關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胡則南走中原近

嘉靖抄卷十六

五十五

陛下分遣諸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止大同之俘賊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将如趙克國者而不敢為漢遙度以取金城况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置喙

批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之也目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効儻不以臣言為妄狂而加封非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靖抄卷十六

五十六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以圖永安事近

該鎮守太監王繩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

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邵永侍郎周叙前來

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任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

齋駕帖拏解來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

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

臣等伏讀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一五七

聖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建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

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

至懷惟九重嚴遠君門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

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于

聰睿者尤多也至

陛下所觀者又皆危城之疏况一偏之論議且復抑

揚輕重於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

文致之罪即臯陶聽之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

事非類

陛下聖明公虛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

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日矣近有

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

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

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呼罵字者進各軍聞

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罵

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齊人將都察院門打

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鐐肘送監又將都察

院并文卷盡行燒燬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

信壅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

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

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

抑此者非有所恩怨而厚薄之也自全之事在

於此也且今之官府所以得行威雷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力在已也呂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為雷誰復與用命者况

其受侮遼陽潰死者屢彼縱自媿寧復不畏死

耶若曰往政之雲則遼陽已發之其苛政刻令

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

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

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宥之積三者寔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  
厥罪惟均法固不得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

至於軍士之多辜若不正名聯義以昭示天下  
竊恐姦雄之竊笑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已器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  
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明典固在也軍士誠孽乎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  
輒自猝辱如此且聞其髮鬚半拔體無完膚袒

宋書卷之六

五十九

裸牽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

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

則執名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

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倒首

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真正元凶數

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畏懼

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

怨寔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

軍者若口無與於軍而二三姦徒為之是欲示

勘官意也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三乞見丐

子繼成獄以報

陛下以塞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而悉赦之猶不使

無辜被茲刑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曾

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五紛

宋書卷之六

二十一

亂喧囂不肅予不知操上馬輒隊廢弛殊甚欲

據法行罰却被管軍人眾環座號呼大噪不服

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迺甚卑其為

情亦甚畏矣豈不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

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殊固可

以規人心無畏也如此猶謂法令能行紀綱能

立此非愚則謂管軍宿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寬大議者嘗推今日之事故

陛下今且有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直為是煦

煦筆目前之安不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遣也無



亦慮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唐  
中葉京師再難為德播遷天下多故藩臣雲擾故  
藩鎮之臣果敢而起憲宗怒憤懲創振累世之  
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  
定諸藩再興赫然稱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  
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  
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外可謂危篤矣而叛  
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  
萬據上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  
此萬萬烈矣而 廟議先定群臣効忠卒之醜  
虜悔禍叛賊悉平斯可謂天下寧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皇皇 祖宗之時宗廟  
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  
臣等之所未解也近又傳聞軍事之議欲聽  
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韓邦奇等語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知邦奇等語  
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任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更  
當事之臣過為承武遂往以叙往又此又何異唐  
時藩鎮之為耶昔撤武仲以功求為後於魯孔  
子以為要君蓋廢置予奪 君上之權也軍士  
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柄在軍士

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  
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夫體損威  
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  
伏願  
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  
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  
得即聽邊臣取二三不辜苟且了事及  
勅吏部別推才望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輒  
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肇將來廢置之端則  
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  
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款  
陛下問罪與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  
成湯居亳於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  
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又問  
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  
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代葛夫始以乘恤之  
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  
稱聖今  
陛下所以寬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  
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款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於葛伯之征矣



夫葛伯隣國取罪止於不祀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養臣僕罪浮於葛伯甚矣

陛下庸肯盡宥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於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於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 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顧身親顯使 國家暫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

嘉靖疏抄卷十六

六三

固不及也誰肯為 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之策以自取疎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妄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異已讒毀構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是以忘其愚陋復陳醜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是以和眾然如負

陛下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叛逆為當然猖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

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難

陛下大聖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臣瑣瑣於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論徒聒陛下聰明者然使天下聞知凜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弼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守經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四十二

嘉靖疏抄卷十六

六四

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已者蓋誅死者於既往所以戒生者於將來孔子固為後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今日如臣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慙慙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明賞罰勵人心以靖地方以重民命事臣聞  
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  
舜不能善治此言雖籠統論政而論於興師之  
際尤為切要臣等敢因大同之事一為籌之且  
軍士叛逆罪惡深重 朝廷屢頒

詔旨而不信重賚金賞而不從其克頑悻悍之性犯  
順無將之勢已自可槩見威以刑殺良不為過  
但

陛下好生之德天地與同揚武之餘恐延無罪不得  
已而為寬假之舉所惜將官軍士姑息苟安老

師費財迄無成效揆厥所自蓋

朝廷賞有餘而罰不足故也

陛下以都督馬永所奏下 廷臣會議本日早議得

欲令侍郎胡瓚所領人馬再令馬永帶領本鎮

八馬若干一併前進臨逼城下守取首惡如彼

不肯擒獻攻城進取等因議擬 上請竊惟進

兵之說一以全 朝廷之威一以彌不測之變

今日處北事之第一策也臣等至愚夫豈不知

但今 天兵臨城渠魁即殲此固生靈之幸設

若似前據堅守深屯關握鑰前項兵馬進退無

據白手平人被賊驅使方攻則拋石下天若皆

本鎮之軍攻開則先鋒受敵者皆無罪之卒鋒

銛之下善惡不分軍士貪功憊酷無忌誠恐逆

賊未見誰何而闔鎮平民糜爛多矣且官陞二

級銀五百兩 朝廷之賞也解人之肢體焚人

之室廬逆賊之罰也富貴之與生命輕重較然

人非病狂喪心未有以生命而博富貴者今

朝廷激以富貴賊徒窮人以生命我施其人之所

輕而彼加其人之所重趨避之間審擇已久緣

是降 勅切責之旨若罔聞知互相擒捕之文

徒成畫餅克敵制勝固不難哉如蒙乞

勅兵部一面照依前議行令侍郎胡瓚等調統兵馬

逼壓鎮威一面再 請黃榜一紙先行申諭本  
鎮似以為 天兵此來專為剿除謀殺桂勇家  
口真正首惡 宗室居民并九堡去逆效順軍  
士無得驚恐其總兵及副總兵遊擊等官所統  
在城官軍平日俱受 朝廷厚恩分當圖報各  
要奮激忠義整搦兵馬若遇 天兵到日即為  
內應將逆卒首惡擒出以免大軍進城致有玉  
石俱焚之慘有功者照格陞賞如再仍前扇惑  
訛言或畏懼威劫或私德小恩或牽連戚屬縱  
一惡養亂互相觀望不用命者事寧之日總兵官  
以下應戰軍卒以上官照失誤軍機軍照謀叛



為從等律悉行處死無赦夫苟示之以此彼將謂助逆者死不討惡亦死不助逆死於賊手不討惡死於王法與其徒死賊手孰若死於

朝廷利可富官可貴而名實兩全此宋儒蘇軾論

諫云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性半一人怯

有驅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

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虜怯半者奔利必跳而

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

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

豈有怯勇我豈要皆以勢驅之耳夫諫美事也而

言勢驅者抄卷十六 一六七

猶以勢驅則夫鋒鏑之下尚可以言語文字為

我故今日之舉內應為先內應之幾賞罰為本

賞罰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攻守咸宜上全

天地好生之仁下免肝腦塗地之苦事不濟功不成

者無是理也臣等待罪該科列名會議匆耿之

際語不成倫惟

陛下採其愚得速賜

宸斷而施行之臣等不勝幸甚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詹事府詹事臣霍誦謹

題為夷情事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

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

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

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

彼未悔罪邊許通首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

邊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險遠乃

無番文足據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

問之議夫土魯之無道也而哈密久矣我遂

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宰東誘我去亦斤掠

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耳肅而邊患遂補付矣可

言土魯經畧抄卷十六 一六八

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

遠來款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

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不歸我哈密也

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叛眾亦六八而我

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

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眾叩關曰取彼叛

人也将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

殺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

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

蘭為變於內即耳肅危矣可虞者四也亦曰今



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  
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  
西也若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  
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  
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  
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謂甘肅去年銀一錢  
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禦  
禦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一引輸  
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糶救粟自築墩臺  
自立堡伍歲時屢豐救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  
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  
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  
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  
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  
遂徹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逐凋  
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空虛稻米  
一石直銀伍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於  
太祖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  
于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于戶部則利歸戶部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六

六十九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七十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紳等謹

題為杜狡夷覈罪狀以安中土事頃者日本國差

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

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仇殺因而

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

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大監梁璠巡按監察

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駭

愕竊惟外夷入貢我國家著有常法其來

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

固不以逆順為之踈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

號倭奴自漢魏之相際也適中國俗尚貪狼頗

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有

日本為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艘艘數

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

藝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

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

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

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為事不得間則陳

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劫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我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

四年兩却其貢僧人如瑤發陝西四川各寺居

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

謀為不軌故絕之夫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

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

關廷顧茲小醜時犯海道因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

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

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

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

矣宣德之末來稱貢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

渥捆載而歸蓋已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

高犯我機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黨剽劫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於

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

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

最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醜相繼到來

既曰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

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之數迺至數目則

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况在

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受之禮真屬未分強

弱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

牢檻嚴其羈縻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巫之虞

一失措置未有不喧喧而爭傷及人類者也恭

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



官監大監賴恩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知司署  
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任議處  
未定而令素卿之慢藏落窺賊之奸逆以已形  
而聽宗設之謝罪其愚弄之術避地觀望盜賊  
縱橫謀未展於一籌禍幾延於兩府寧波及府衛  
及備倭巡捕一應謀事人員倉皇失措既散自  
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  
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為患巨  
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以黜而  
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令據法查覈死創艾  
後來及照日本國最爾海夷猾亂中夏九年使  
者肆為不軌荷我 明天子仁聖曲賜宥宥容茲  
以讎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與問罪之師  
但釁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  
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遠伐之  
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准浙閩巡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  
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守守官將  
見獲夷黨宋素卿等勘審明白取問罪由宋素  
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二還宗  
設人眾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令三之典

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肅復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於脇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  
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詎  
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為世美談况  
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  
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於

皇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  
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  
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 樞事人員并死事  
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勅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懲勸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  
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  
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寔繁有徒合行給  
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踪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特覺察即便擒拏  
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 勢常尊外夷之侮  
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 允沿海生靈得以  
共享太平之休於無窮矣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棠謹

題為責成任事重臣及時經畧併陳末議懇乞

聖明加意邊務更祈

申勅大小臣工協心為國以圖久安長治事近該總

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

封通其緣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刻刻成冊分送應議諸臣會議重覆參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

聖旨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

守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禦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

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

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觀

故不徒苟安於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

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

耳難乘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

為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

可施威可加羈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

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曝肉以伺鷹空奉

以搏虎恩流於姑息威由於構怨而曰任事曰

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患憂可不仕倦蒼夷

昔之多詐而在板外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來

之無患而深慮板外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

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

若以為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

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待之為

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安防守未免於疎

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

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

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

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

戍屯通為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

而南牧雖時有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

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

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

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猶賴都御

史余子俊秦紱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太夏等

經畧諸臣脩築崖壻深廣濶整審擇要害增

城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

險來亦可拒也去亦可守也因循極壞於嚴高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七十五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七十六



公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  
初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  
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  
甘慘毒財物悉歸耗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  
用可忍言我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  
驕板升日衆以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  
棄未愈退愈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  
受恩深重忍漫然目覩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敝而不之救乎則今日汲汲於  
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  
矣夫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

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標兵有調兵兵非不  
足也傷殘於槍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饑餓刑役  
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  
不豫而憂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寔兵寔兵  
必須恤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逃亡嚴賞閒役土  
並自之禁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  
△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  
△何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  
△內選領用工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  
△保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勿妄役使併那

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其搗巢耕馬媚虜私  
易而將官家一文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  
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如此如之何其可也  
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險乃為可恃  
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  
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  
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  
費不賴於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  
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之  
備匈奴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官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

軍率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  
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  
未必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以其可墾者召募  
為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  
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  
近轉輸為力則易仍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  
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蓄積有餘邊儲  
不匱不惟糧食足而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  
養而逃遁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  
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墾田之費其在軍



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  
 虜則又有入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  
 必皆動支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  
 未能遽盈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  
 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議  
 開除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  
 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  
 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  
 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  
 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  
 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  
 冒濫支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  
 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  
 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  
 目通行查明 請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  
 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裕用務求邊費可繼  
 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險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  
 之急固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皞是大慶  
 也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守雖殊  
 腹裡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志諳熟

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  
 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  
 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之  
 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費積弊至今今  
 若詢舉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  
 今邊方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惟才非兩考  
 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  
 超遷夫久任超遷則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  
 備分守守備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  
 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  
 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裡堪用者腹裡陞調邊  
 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  
 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  
 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者藩鎮節度  
 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  
 叅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  
 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功  
 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進疑持奏者之議論不同  
 同事者之意見互異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  
 率每撓於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濟急  
 精神耗困於文劄之煩冗志氣消阻於展布之  
 危艱雖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



得采臣請參奏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  
事關大計者必須奏請可以自處者徑自施行  
言官不必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効巡撫  
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  
是以欲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須朋好黨惡誤國  
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  
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播弄臆致傷國體臣  
請毋得槩及庶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  
責成而諉托不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  
敢自是一念惓惓寔懷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廢弛之久每

嘉慶疏抄卷十六 二十八

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連歲生靈  
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  
之策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天開太平之治故  
使從古所未服之虜酋倏然款順又如王崇古  
等毅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幾  
與時也伏望

陛下以繼述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  
以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疆圉保太平有道之長  
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  
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有武職惟以

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  
不分文武誠能懷柔處置得宜勿啓弊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徠拔升之術以此為  
功特加頭擢偷惰憤事重行論罪

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郎吏  
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令妄費毋使破冒  
以便二三年接濟期於成功為務毋分彼此共  
圖實效合行事宜通行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  
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毋徒空言玩愒更  
祈

嘉慶疏抄卷十六 二十八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宮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  
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  
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  
無出此矣  
隆慶五年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本內差字改正行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邊方失事重大懇乞

聖明亟賜正法典嚴勘驗以警將來事即今山西石

州之陷薊鎮永平之慘達虜深入侵犯劫殺焚

燒數百年來邊方失事未有如此重大者也臣

待罪該科自聞警報以迄于今蓋嘗連名具題

申飭參論幾至二十餘疏仰干

天聽荷蒙

採納悉下該部看覆議行臣愚無容復贅但一念隱

憂尤有見於今茲事勢甚不容於舒遲寬假俾

二邊失事諸臣仍得以踵習故套僥倖漏網者

敬為

皇上陳之夫山西薊鎮諸邊參遊兵守基列星羅總

督鎮巡監臨策應

恩賚之施獨先糧餉之給罔後無非為禦虜計也今

虜騎長驅縱橫出沒犯山西已至月餘出邊始

盡搶薊鎮未幾旬日滿載而歸平時修築分布

竟足粉飾空言猶謂

國有人乎罪狀昭彰刑憲倖免在山西則鎮巡止

於聽勘輕重未分在薊鎮則方欲掩敗之功希

圖倖免猶謂

國有法乎失

朝廷之上所恃以整肅邊務畏服人心者惟此法

典焉爾法典誠立則重臣畏罪謹之加將卒懼

刑戮之及孰不淬勵激昂圖萬全於戰守以免

罪愆法典一慙則人知勇往者未必有功退縮

者未必至死交相蒙蔽詐冒紛如本遠避不前

也而曰堵截本卻走觀望也而曰被圍本兩軍

未交也而曰對陣本一籌莫展也而曰調度甚

至掩他人之功以歸諸己割漢人之首以行其

私主將樂軍士之虛報軍士樂主將之通同因

緣為奸肆行欺罔將來邊事日就廢弛誠有莫

知紀極者矣然則為今日計是尚可舒遲寬假

不亟亟於法典是正哉欲正法典須嚴勘驗山

西失事諸臣有罪無功屢經科道論劾可據斯

固不俟勘驗宜以失律喪師罪之特其間罪有

輕重差等爾若薊鎮所報斬獲達賊首級太多

使果一一皆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罪猶

可少贖豈知近據所聞尤有大可駭者如永平

衛開住指揮周文成同子避難在途遇賊斃死

其子移屍道傍以歸次日往尋身已無首人有

見者語以官軍割去夫昌黎樂亭之間死於賊

手者無算即一文成而不知姓名首被割取者

何限也又聞巡按巡關所至號哭奔告者

奏隆原集卷一六

二六四



女盜數百人僉謂所親被賊砍殺官軍割去其首欲於首級內尋認夫據報功首級不滿一千今無首身屍告有數百即此以觀則其所報功次真耶偽耶又何可得而掩也且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題揭相同俱云官軍奮勇追殺上山達賊一滾下崖跌死於中者不知其數將數十丈深澗頃刻填滿茲據劉燾揭稱耿巡撫行委推官高尚仁將前崖下跌死賊騎逐一番檢割取得真正達賊首級六顆餘多腐穢難辨殊不知深澗寒冬何至腐穢支吾遮飾情蔽顯然蓋賊將出邊必同輜重先行每以搶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五

掠平民為殿官軍不能邀擊達賊於前又不能奪回人口於後顧乃驅之顛墜以死然則跌死不知其數悉為虜去男婦無疑夫此展轉溝壑者先後報稱自相矛盾如此則其所報功級九百五十五名顆真偽錯雜如數百人所奔告者益可信其不誣矣堂堂

天朝正值

聖明臨御之初大小臣工弗思殫忠竭慮蕩滅腥膻總副參遊既以故套而欺督撫總督巡撫復以故套而欺

陛下數使花場各捧梅崖等處填溝滿壑之屍盡是

負屈含冤之鬼幽魂遍野白骨盈山風雨晦冥悲號悽慘奪全軍之氣損

中國之威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燾與隨卿身膺分閫重寄事勢至此良足寒心尚且不思引咎自歸乃交章題

請論功行賞將誰欺欺天乎於此勘驗不嚴則故套踵習掩罪飾功僥倖脫漏者衆矣法典何從可正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即將山西失事諸臣分別罪犯輕重各開應該擊問發遣革職罰治罪條請旨定奪再無舒遲寬假以傷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六

國體嗣後雖有報獲功次揆諸理勢豈有賊進一月無能捍禦賊退一朝遽克成功明是割取漢人首級不問可知况州城破陷向來所無縱有奇勲何可贖其荊州所報功次亟咨都察院轉行該巡按巡關御史務要親自研審驗視果係真正達首方為准報其有告認首級諸人俱聽一一當前認識審對明的即與領還查係某營某軍割取如律重坐仍行曾經達賊殘傷州縣各將殺死無首身屍逐一查數開報前來蓋貨財乃達賊所貪首級必官軍方取查無首之身屍稽見在之首級則其真偽多寡大數幾然



者矣若勘驗明白中間真正達賊首級無幾多  
係原被殺死平民首級則將士之罪固莫可追  
督撫欺罔誇張自叙功績其罪尤有甚焉即將  
總督鎮巡等官一併重加叅奏恭候  
處分庶法典可正而將來邊事少知加警矣

隆慶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嘉隆原抄卷二十六

十七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虜情漸改邊事可虞懇乞

聖明嚴飭督撫諸臣急圖善後事宜并叅玩愒將官  
以固疆圉事臣於五月內出關彼時即訪知俺  
荅及青把諸酋雖稱款

貢而貪欲無厭且其部落時肆搶虜已經案行各  
道轉行各路叅將今後但有虜賊百騎以上臨  
邊拆牆不拘已未入口曾否搶掠先行馬上差  
人星夜口報一面據實申呈以憑題

奏區處去後隨訪得八月初四日有大同新平堡  
叅將尤繼先帶領把總劉祿在於所管邊墩備

嘉隆原抄卷二十六

十八

牆隨同家丁二十餘名射箭被擡腰在低處埋  
伏窺見箭已射盡尚未打箭帶領達賊百餘人  
將尤繼先拉去打訖二棍背上射二響箭有家  
丁前去救護賊怒砍傷旗牌張儒家丁楊達子  
木廷丹張存禮等四名俱各未死今已平復當  
有遊擊時爾直同守備麻承勳差通丁郝白三  
李登揚羔索王三等送與擡腰直遠段二百疋  
牛十二隻羊五十隻皮金二百張隨擡卓席筵  
宴至晚放回又訪得八月二十九日有黃台吉  
第三妾威兀慎比妓以送回鞏任守備王懋賞  
原逃通丁為名帶領夷人六十餘名由宣府



全右衛鎮溝臺并牆一空約有一丈六尺直至本衛北門眺望許久意要進城被守備黃明臣再四阻闌與羊二隻燒酒黃酒各一罈燒餅一千回因嫌太少奪去黃傘一柄有通丁任達子鐵蓋于大瓦撒等引至張家口見叅將賈國忠厚賞去訖又訪得九月間青把都部落將新開口堡守備趙熙扣執索銀六兩買瓜食訖方始放回又訪得十月初二日打喇明安部落把都兒台吉銀定台吉帶領精兵三百餘人一半皮襖一半穿甲由膳房堡野狐嶺第二臺拆牆三空各長二丈許一齊進入聲言要與青把都一樣撫賞隨將該堡守備張汝松名下把總張維屏官軍趙尚義等家丁武應舉等拾餘名搶去又將居民閻留兒石正妻砍傷及虜去走踏打柴人十餘名因見衣裳藍縷俱各放回併搶去居民武二等馬驢十三匹頭見屯興和邊外連日放回白朝曹伏江二人講話等情夫臣未至地方以前無論已乃自七月以來搶虜劫奪無虛月也小民被虜無論已乃把總守備叅將等官皆挫辱也窮夷零賊之剽竊無論已乃懼腰把都兒台吉銀定台吉等夷皆見今撫賞者也情如此寧保其貼貼無他變乎且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沈涵謹題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甦民困事臣以一介草茅待罪關陝惴然恐無以稱任使而副德意也所至召長吏集父老問所疾苦除事可使民而臣又度可徑行者已隨事調停不敢一一瀆奏乃若兵馬錢糧事關軍國須用題覆方便遵行然非查審的確委係斯民剝膚之災則亦不敢以瀆宸旒也為此冒昧條列上請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議覆施行軍民幸甚臣愚幸甚計開

一議買馬查得成化年間因延綏鎮添設城堡抽選土兵每名免額糧二十石供軍名為免糧土兵未買馬也至嘉靖三十二年前項土兵一例買馬入衛仍每名再抽一軍名為新抽不免糧土兵當時苦於民差者糞投軍以免糧而糧未必皆二十石也中間八九石者有之甚至二三石者有之一槩投充不虞後來有抽軍買馬之禍隆慶二年該總督陝西三邊侍郎王崇古見得買馬苦累編戶議將倒死馬匹照糧數多寡分定期限如糧足二



而飄然長往又不能親過於臨時脩築徒勤操  
禦何賴守備膳房堡張汝松新開口堡趙熙萬  
全右衛城黃明臣各有城守之司俱乏預備之  
策送銀兩送段幣惟知媚虜為計謨或欺上或  
剝下但以了事為得計防虜於未入之始哨探  
已自欠明過虜於既入之後堵截何嘗効力以  
上各官所當重加罰治者如蒙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賈國忠等重加罰治以肅邊  
紀仍乞

申飭督撫諸臣凡一切邊事毋事姑息毋徇晏安從  
長計議務求停妥果有窒礙難行者不妨明白

奏隆慶抄卷六

九十一

具 奏其膳房堡一節或諭令俺荅青把諸酋  
一面將搶去人口等項照原數送還一面將銀  
定諸酋依夷法罰處或來歲開關絕此一技進  
貢或今歲

欽賞不許此首復領參酌虜情務求得策如俺荅等  
處置得宜銀定等叩關悔禍似應量為撫賞以  
全 中國之體如俺荅等推諉不管銀定等執  
迷不服則虜酋合謀情形已著似又當另為區  
處以申 中國之威庶寒盟者既得以制其短  
長之命則窺伺者或可永其款  
貢之心矣再照夷狄犬羊也邊臣日與犬羊從事

於刀頭馬足之間難保其絕無罅隙第諸臣不  
能仰體

朝廷初意每恐虜人反戈以為起釁自我遂惴惴  
然為一切彌縫苟且之計日惟無事是祝而他  
皆弗恤焉不知虜反日驕  
貢反日壞因循至此即封疆之臣亦自知其漸不  
可收拾矣更祈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

朝廷原無意必夷情難保終始使果受我約束則  
照常撫賞以嘉向化之誠儻其額外請求亦當  
量為節縮以示有限之義如或肆然虜掠志在  
挾求尤當不時具

奏隆慶抄卷六

九十一

奏求申一擊以昭不測之威俾操縱予奪機常在  
我而虜恐恐然以不得撫賞為患則  
貢市可長而疆圉益固矣

宗社幸甚邊防幸甚  
萬曆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酷暴邊官離視降人陰壞邊事懇乞

聖明申飭督撫諸臣亟為破格招降以弭隱憂以保

久安事臣伏觀本年八月二十六日

勅書內云副叅守備等官統領精壯慣戰官軍各照  
地方分投布列營陣且哨且行出於境外或二三  
百里或四五百里務將野草林木焚燒盡絕使賊  
馬不得住牧欽此夫草木近邊者尚欲燒盡况板  
升盤據乎囊輔臣條議八事內亦曰散逆黨蓋  
深見投入夷狄者非陷於罪累即迫於饑寒是  
故當有以解散之無使厚為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六 九十三

中國患也誠至計也臣自任事以來訪知邊外板  
升內為 中國逋逃之淵數外為醜虜住牧之  
巢穴逼近大邊實

國家將來隱憂又聞管墩官軍每遇投降降人口不  
肯收留或羈繫數內以陰為人尋爪臣猶未敢  
輕信然亦未敢謂其必無也隨即案行各道通  
行各站叅守等官嚴加曉諭守把官軍但有降  
人到邊審非姦細不論男婦即便招納如有故  
殺及送虜者從重擬罪去後迄於八月未見以  
招有降人報臣者後臣因巡歷所屬行至龍門  
地方見一老人越嶺而來望臣聲冤而其聲甚

哀遂停驂而睇視之見其衣裳藍縷容貌憔悴

潸然淚下問之悲咽不能出聲隨發巡捕千戶

張世勳審取口詞批行分巡口北道兵備副使

王汝梅究報該道審明招解到臣臣覆審得勝

良執稱年六十一歲係大同雲川衛人嘉靖四

十年九月內被大舉達子攻破張化堡將良搶

去跟住一十五年每要回家不得空便近於萬

曆四年七月十八日夜得便走至牆下說我原

是 中國人今要投降有守墩軍一人問其姓

名來歷知是一家隨說我是你姪兒勝友學但

如今法度利害我不敢收憑你從何處扒入待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六 九十四

到家時我來着你看等語良見勝友學不肯收留

又不收復回虜地捱至次日晚到一邊牆空處

扒入尋訪到家後不知何人與鐵山堡操守任

服義說稱勝友學將伊叔收留任服義將勝友

學拿去狠打五十大棍莊上眾人見打了勝友

學將良不容在莊居住說如今法度利害誰敢

留你良因無奈故來聲冤求救等語覆審勝友

學執稱相同臣叅詳招情及審據勝良言語臣

不勝痛恨夫叛 中國者殺無

赦尤仰荷

聖明特從輔臣之議明開散逆黨之條夫逆黨不曰



誅而曰散正謂往而不返者尤當設法以招徠之也况來者可麾之去乎今滕良係攻破堡寨搶去人口較之輕身投虜者已不同科乃友學係伊族姪至垂涕泣而道之而不敢開關延入馬良幸而扒牆得入矣友學以連累之故竟遭毒手捶之五十幾濱於死致使鄰里鄉黨視滕良如虺蜴焉惟恐影響之不幽而禍及已馬堅去人不返之心助夷狄厚積之勢於民為不仁於陛下為不忠有臣若此將焉用之查得任服義係三科鄉試武舉例不參提除批行該道依律擬議從重究治及將滕良賑濟安插以示優恤外臣

嘉慶隆慶抄卷十六

元十五

為照前項情節皆臣之得於親審者今一則曰法度利害我不敢收一則曰法度利害誰敢留你臣不知所謂法度者果朝廷有此法度令其不收也抑替撫耶抑將領耶皆臣所未解也夫替撫諸臣身受國恩謂其不能仰體朝廷恤邊至意而縱令邊官拒不納降固臣所未信然使其果能申明約束嚴諭將領俾曉然皆知朝廷有散逆黨之意而故犯者必痛加懲治以警其餘則滕友學何至忍於不納任服義何至敢於酷刑滕良亦不至間關於萬死一生之後而哀鳴於涇矣是替撫諸臣有不能辭其責者且

臣查得隆慶二年招過降人大同至二千一十一名宣府亦四百一十一名陞賞過將領趙崙等二十二員及查萬曆二年招過降人大同止九名宣府止六名萬曆三年宣大兩鎮招過降人各止六名夫相去無幾時而招降人數多寡懸絕如此是可謂無其故哉大抵邊臣每以中國收降虜酋索賞為詞即使其言信然將安於不收乎乃今滕良投降將及三月未見有人瓜尋者且一向邊臣亦何嘗因不收其夷降人而減去某夷撫賞也此又必無之事也臣又聞往時虜酋因邊外空闊住牧不常自嘉靖二十五

嘉慶隆慶抄卷十六

元十六

年以來板升漸多即今左右衛一帶邊外聯絡不絕又有中國人如馮豪傑等為之掌管遇有投至者即每名給穀九石牛一隻鋤一張豐州等處膏腴地土任其開墾以故去者接踵夫中國之逃入夷狄者既付之無可奈何而力不能制乃間有逃回中國者又必欲曲為禁阻而復還之夷狄彼方懸利以誘之而邊將乃嚴刑以拒之自弱之道也非計之得也伏乞皇上憫念宣大為國家重地板升實將來隱憂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如果臣言有據仍乞申飭替撫諸臣嚴諭各該將領將逃回人口加意存



留或困於饑寒則原其苦楚之情作何安插或  
陷於罪累則分別輕重之等作何宥免蓋有罪  
不赦則彼不敢來而吾亦無柰彼何故不如  
寬之為愈若優恤不厚是堂堂

天朝反不能如彼給牛給穀矣且又嚴禁將領之剝  
削痛懲有司之科歛務使見在者有樂土之安  
逃去者動思鄉之念儻仍有任服義等輩則照  
依軍法網打施行庶邊事有瘳內地益固矣若  
不趁此閑暇之時大破常格痛作一番將見板  
升所居 中國人將及十萬此而不已邊鄙日虛  
陵京肩背且弱萬一虜酋寒盟以

不事虛疏抄卷十六

九十八

中國攻中國則今日之馮豪傑等又將繼丘阜趙  
全而後矣其為邊害可勝言哉夫勝良不足惜  
也顧其事雖止於一人而所係於邊防者甚重  
臣謬有地方之責而又得於聞見之真故敢冒  
昧陳之惟

皇上裁擇馬臣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

嘉隆疏抄卷十六

九十八







本非懸絕日時所議通融之法無論軍多糧少州縣固省十之六七即軍少糧多州縣亦省十之四五况以延慶之地糧供延慶之兵馬有何不可照各處之糧石定徵銀之多寡有何不公徵銀則民無逃亡給價則馬鮮倒損有何不便固公私俱利之策亦均平齊一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天運壯丁以實軍伍此邊防急務也使一選永任以誰曰不可但有犯罪逋逃者有因糧差負者暨一切無籍棍徒勢非得已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百一

然後應選而各官不察來歷止憑賄保即為收營有著在逃未幾而隨即逃走者有一人而兩三處投充者有虛捏姓名住址清句到縣茫然不知而誰者甚至故將有讎姓名捏報投充以圖陷害者即如延長縣董愷因與伊叔董迎秋相敵即以迎秋名字投充清平營軍一名領賞銀五兩却同伊舅董開僧逃至神木堡令董開僧復捏馮堂詭名愷亦冒頂秦天右名姓投軍二名仍各拐賞銀五兩見被伊父董迎恩具告至情願討一明文以圖不後不相干涉又山西派民李相鉢先與

警表世宰傭工盜牛被逐後以世宰姓名在神木堡投軍一名拐賞銀五兩隨即逃走該堡反句世宰應軍至悲涕泣而道之此皆臣所批問告實者其他缺人之被累讎人之被害者可知也徒有選州之名絕無選補之實虛伍殃民莫此為甚迨今虜款雖未題

准召募然萬曆三年召募不始與之禍至今尚酷而今

之選補逃亡及招聚不丁亦何異於召募也合無以後選補召募之時除嚴審本軍外各該衛所營伍將召選到軍人一面暫且收營一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文原籍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百一

衙門查有著落方許以賞收糧萬一復逃亦清句有據不至莫可心詰而騷擾地方也再照將官中與軍士同甘苦者難謂盡無其人而私役私占科斂扣減者則比比皆然更有利軍士之逃以圖月糧之扣者尤為可恨合無以後每年終行各該道將衛所操防守備等官逃軍數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以定功罪而總副叅遊等官則各視其所屬之數而勸懲焉詳報督撫嚴實施行庶慎召於始而又稽逃於終不但問問免清句之擾而營伍皆實在之軍矣伏乞



議倉糧照得各邊腹倉場如銀鹽糧料則專備客兵支用民屯糧料則專備主兵支用除民屯隨收隨支無容別議外惟銀鹽糧料節因虧款已久客兵免調以故積貯日多紅腐日甚及差官查盤輕准池爛重坐侵欺即如往年侵涇糧草何止數十餘萬雖奉有明旨嚴刑追併然人亡產盡豈能照數還官問其人則曰監追查其贓則曰變賣空有追納之名竟無完報之實徒使曼及無辜而相繼斃獄者豈盡同樂之家屬哉損

國計干

天和莫此為甚此固由各犯之侵盜可恨而各倉之積久所耗者不終無也向該閱視侍郎吳道直查得固原鎮節省陳朽芻餉題行戶部行臣會同總督衙門議處除查明另報外他如分守河西道所屬永登等倉近年以來除客兵年例銀貯庫並引改借別道俱未台買外即先年積貯是在糧三萬二千餘石料二萬四千餘石草五十七萬餘束以往年虜未款時紐克客兵計之雖止足四五年支用然積欠未支率多陳腐若不及今蚤為易換則泥

爛益多甚者與灰土無異萬一地方有事所調客兵豈堪食用合無將一應客兵糧料草束行替撫及臣通行各道酌量往年虜騎充斥時某處某處約有客兵若干約費糧料草各若干量留年淺鮮黃者以備緩急其餘新舊相兼搭放主兵支用如倉糧每石時值銀五錢即於主兵銀內扣留五錢責令原收人役或召商糴買抵斗還倉料草准是陸續易換歲以為常惟主客數目明立文案每歲終仍於報部邊儲冊簿內明白登答不得差錯致難稽考庶

國儲不致虧損兵馬亦獲實用矣便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二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甦民困事車駕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陝西巡按沈涵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查得陝西巡按沈涵條陳三事內除議倉糧一欵係隸戶部徑自議覆外其議買馬選軍蓋均於

國計有裨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候

命下之日備行欽遵施行

計開

一議買馬 前件臣等看得免糧上兵原未買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百五

馬後因倒死照糧賠補故議立買馬之例相沿日久遂致編戶苦累不堪誠有如巡按沈涵之言者今欲通融扣算計糧徵銀解道貯庫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約以三年查照遠近給銀自補如糧銀拖欠做起運事例照數查叅無非目擊買馬困苦優恤貧軍之意相應依擬合無移文該鎮備行延慶二府以後免糧上兵每糧一石徵銀三錢三分各解該道貯庫限自萬曆八年為始如有拖欠比照起運事例一體查叅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率以三年為率若遇倒死并追賊對敵損傷等項

悉如所議於前項收貯銀內支給責令自補仍每軍每年各除月糧外給銀六錢以為軍裝之資其馬過三年不死者犒賞銀候巡撫衙門臨時斟酌行之不必拘定為例數年之後銀有積餘專備軍馬之用不許別項那移支費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 前件臣等看得召募軍率多無籍棍徒捏報投充希旨銀賞陷害平人及該營將官利軍逃脫侵扣月糧虛伍殃民誠有如巡按沈涵之言者今欲慎召於始稽逃於終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百六

無非防詐冒以實軍伍之意及查萬曆三年十二月內該鎮督撫官楊兆等會題為重責成嚴清勾等事內稱薊昌兩鎮管衛將領千把總等官不善撫恤致軍逃亡以十分為率二分以下者附近三分以下者降一級五分以下者降二級亦於年終聽督撫官查其分數分別具奏永為定例等因本部覆奉聖旨是欽此在卷大畧與前相同相應議擬合無備行陝西督撫轉行各道將領衛所查照原議以後如有選補召募到軍一面暫且收管一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交原籍衙



門查有着落方許給賞收糧不得仍前一弊  
混收滋奸者竝聽該道將衛所將官逃軍數  
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呈送督撫悉照  
薊鎮事例舉行伏乞

聖裁

萬曆 年 月 日 奉

聖旨依議行

三才圖會卷十六

百七

戶部本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蘇  
民困事看得巡按沈泗條陳內除買馬選軍二  
事兵部議覆外其議倉石糧一事係隸本部大率  
謂各邊腹倉場銀鹽料因虜納款客兵免調  
積貯日久紅腐日甚何來不堪食用乞要通行  
各道酌處量留鮮黃並自以備緩急其餘搭放主  
兵支用就於主兵銀內扣留召買抵還歲以為  
常通融主客酌處新陳以與本部近題事理相同  
相應議處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陝西督撫各都御史及谷都察院轉

三才圖會卷十六

百八

行巡按御史并劄付管糧郎中查照先行近本  
官所議通行各道備查各該倉場節年積剩實  
在客兵糧料草束總計若干某處緊要每年約  
費若干今該量留年歲鮮黃若干以備緩急如  
果見在數多相兼搭放主兵即於主兵銀內各  
照時估扣銀召買如粘抵還另項收貯其主客  
數目明立文案每年於邊儲簿內明白填註  
報部稽考如客兵糧料草束見今積貯乾潔足  
支一年查照前行不必盡行召買將銀報部扣  
省京運年例庶糧草不致浥爛邊儲  
國計亦有裨益矣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 月 日奉

聖旨是

巡按臣貝州監察御史臣邵光先謹

題為勉竭愚衷條議時政以重邊省事竊惟寧國

靖疆莫急於兵食而強兵足食莫要於紀綱貴

踞通嶼南 貢途驛站疲困宜為蘇息之謀備

文乃敘遠先務科舉重事宜計經久之費臣忝

司耳目叨按貴州恪循

憲綱之條期塞風紀之責除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

隨時因事舉行外今年已滿謹將後項時政

關於大體而速當救補者列為五事上塵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果可採

俯賜施行然識淺才疎自知無補於

聖治而千慮一得或可少裨於道方也臣無任倦懇

仰望之至

計開

一會計原額以足軍餉照得貴州貴前黃平等

二十衛所旗軍迷中土編氓三戶塚充原額

共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名軍餉銀米

原額本省府州衛所屯科秋糧與夫四川湖

廣協濟折糧銀兩通共二十三萬八千四百

九十有奇一歲所入本足一歲之用邇年以



萬七千六百七十餘名不及十分之二矣軍  
去粮存宜乎軍餉餘十分之八也銅仁加兵  
不過歲用一萬七千有餘雖移此與彼似可  
給足然猶待哺嗷嗷乞擾蓋緣川湖異省  
越相視連負為常而播州宣慰司為甚本省  
官員藉口土司難徵推調成習而黎平都勻  
程番三府為最司計者厭錢穀而漫無清查  
秉柄者任溷混而藉以漁獵事干軍需大計  
豈宜苟率相沿令無行巡撫貴州都御史督  
同布政司掌印官督粮參政通融會計貴州  
一省各衛所見在官軍共若干各府州縣并  
各衛學官吏師生共若干銅仁新募并石阡  
思州防守軍兵共若干每年該關支俸廩月  
粮魚鹽共若干本省銀米并川湖協濟粮銀  
原額之數給放有無虧贏如有餘為犒賞征  
剿支用如不足查議於何項措處明白具  
奏若督粮參政不依時赴川湖催徵本省并川湖  
掌印管粮官完粮不及分數照依近年前後  
巡撫都御史趙 吳 題

准事例撫按官會同參  
奏一體照例降調懲治以儆怵惕著實舉行毋得  
仍前姑息勸懲明而催督必勤源額足而邊

聖裁

餉有賴矣然不汲汲於正額之稽查惟孜孜  
於別項之措處議商民之稅用未濟而民膏  
已竭開吏農之例財未裕而吏弊叢生猶醫  
眼前瘡而剜心頭肉也况眼前之瘡未必能  
醫而心頭之肉剜割幾盡矣地方瘠薄恐滋  
弊藪而傷元氣所當深慮者也伏乞

一責成酋長以靖苗患臣惟貴州夷民俱三苗  
遺種伏則為民逞則為盜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所以樹長為理列以僚屬秩以品級又  
寵以漢官冠裳俾其壓東部夷以相安於羈  
縻之中也邇來此義不明姑息意殺獷悍為  
甚非為鈐束罔加抑亦縱容得利作梗衢途  
剽掠官商惡用長為執昔者孔明征夷就用  
其豪傑自來以夷治夷制禦常道况以本土  
之酋長治本管之部落實為本等職守名正  
而言順也合無行巡撫都御史申明激勸之  
令行都清威清思石畢節各兵備道將所管  
土司各所轄地方定其疆界立以碑石嚴令  
保安境土約束苗夷如本界內盜賊出沒  
究酋長即將夷盜解獻方與贖罪如有勞勩  
亦量行賞若有縱容庇護通同分贓等情



則聽巡撫衙門徑自查治重則題

請或照例降級或削奪土職以示懲創有能竭忠報效歷有殊績者敘議具

奏乞

恩勸以示優異於羈縻之中而寓鼓舞之術則土酋庶知敘職奮勵而道跡可望靖寧矣伏乞

聖裁

一並著恩威以肅紀綱嘗聞朱子有云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臣以為紀綱之振肅在恩威之並著乎夫所謂威者非刑驅勢迫之謂也惟信義以服其心而自有餘威矣所謂恩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三

者非家賜人益之謂也惟廉約以節其力而自有餘恩矣觀聖言忠信蠻貊可行梁毗清操酋長感悅者可槩見也貴州之紀綱敝也久矣假餉稿而私囊橐官軍不蒙實惠張虛勢而冒功名地方徒滋勞費相詐相愚則人心厭而威信不立餽贈而動支軍餉攤酒則累苦旗甲宴會者延繁靡花幣臺蓋豐碩奢侈之狀迺有過中原者勞民費財則民力竭而恩意不孚其軍民忤悞風俗偷頹法度日弛紀綱日紊大壞極敝有由然也原任巡撫吳前弊知懲措施似涉於過驟新任巡撫

陳清直素著矩矱可必其改觀但舊弊延

滋必仰仗

宸斷始可芟除宿弊而昭示遐方也懇乞

勅下巡撫部御史陳痛削前弊以漸更張大布恩

威並行不悖罰必當罪賞不踰時每開誠而布公勿喜功而妄動務敦信以孚軍民之心

如有不率者震之以軍法可也清約以自持

儉朴以率下一應靡費悉行裁革務節財以

裕軍民之力若其極則雖與士卒同甘苦

亦可也臣聞夷性至詐也而可以信孚至貪

也而可以廉感行將畏威懷德無事則可得

皇明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四

歸心有事則可效死力軍務重任兼制事權行無掣肘法度紀綱翕然振舉庶乎數年之間近悅遠來食足兵強我

皇上柔遠之仁威遠之義洽於無疆而弘於無外矣

伏乞

聖裁

一蘇息驛站以重 貢途臣惟貴州全省南接

滇中北聯湖廣既阻舟楫若極崎險所有各

驛馬館夷民不便軍舍代當多蕩產傾家若

清平衛則累及衛官之雇覓矣各站扛室站

軍不逃軍餘幫送時摩肩胝足若清平衛則



累及操軍之幫助矣上山下箐絡繹無休以致十室九空軍伍散乏愁苦呻吟悲之狀有不忍見聞者緣本省之遞送頗簡而雲南之供應甚繁進京之貢扛有數而夾帶之私貨無考各衙門之差委有限而黔府之遣給無窮夫黔府係干勳戚年有貢賦但內官指揮千百戶蔣旭等滿載貨珍及覆運絡多為近結遠交私覬通賄一槩俱以進貢為名不知所入於內帑者有幾何也指揮沐勳一稚子耳襲職後由南京娶妻回還擅遣

欽差沐府公子傳牌馳驛家眷套囊用夫及二百餘

卷十六

二百五

名馬至七十餘匹虎狼惡僕騷害多端雖臣裁抑於過省之時由湖至貴州省城哭聲載踣矣又雲南土物繁多之地不才官員囊私溢滿者諂諛求討俱給以軍務

符驗無一日而無黔府之牌也至於雲南布政司銀

扛之差諒必歲有定之起有定數差委官員多係營求便道回家夾帶貨物以濟已私私扛反多於官扛然各官祇為倚借之便而不知沿途之苦刻於肌骨矣且兩界相距半月程途苗佬羅仲雜居不時出劫萬一真偽不分漫藏誨盜累及官扛干係匪輕此又隱憂

而出於夫馬之外者也况貴州為滇南咽喉之地倘貴之驛遞有阻則滇之門戶不通而蘇貴州者無非為滇南計當通融參酌其利害而預戒其不虞者也懇乞

天語叮嚀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收斂族僕毋輕馳驛騷擾禁止馬牌毋得濫行遣給再乞勅雲南巡按御史查究指揮沐勳奉何

明旨差遣馳驛如有虛偽從實治罪仍將三司各道等衙門一應冒濫夫馬牌票立法稽查如有緊急鄰近公務難以頻填勘合應用憲牌者即用巡按印信掛號貴州巡按委官接境地

卷十六

二百六

方查辨明的方准應付如無巡按印信者即行裁奪但遇起解金銀等扛於一月之前雲南巡按御史查驗的確扛數委官姓名夫馬數目移牒貴州巡按御史行按察司轉行上下路兵備道差撥官軍逐程護送如有混帶私物多索夫馬者計沿途夫馬之費坐贓參治又卷查奉都察院勘合為條處驛傳事宜以蘇因故事內開四十一年以前扣減驛遞銀兩照依原議清查解部貴州驛站窮瘡無憑扣解祇為帶贖懇乞

附念定方疲敝一併豁免仍嚴革經過官員并本



撫按司道察守等官食剩廩餘不許折乾不  
惟可以蘇驛傳之疲困而可以防道踞之不  
虞庶於

朝廷貢途為有益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費用以全

盛典照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當科臣繆膺監臨

初到地方即首理科舉事務詢其費用該司  
應以原無定額每科動支巡按衙門贓罰等  
銀湊用臣甚訝之答前此當事者不為計處  
既而詳訪虛糜空虛軍民凋瘵雖開科之時

議派坊牌銀二千二百二十兩尚且追徵艱  
苦欲處之而計誠無所出也臣雖預期逐事  
裁省然至於禮不可缺而費不容已者更難  
裁減該司苦窘詎而援舊規以乞贓罰不得  
不照節科事例批允以充用為事雖苟竣終  
非可久之規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提  
學道酌議可垂永久詳報隨據該司呈稱會  
同按察司按察使鄧瓊提督學校副使劉日  
材查得貴州自嘉靖十六年開科以來一應  
錢糧原未計處節科止是隨時呈動察院衙  
門贓罰等銀湊月如壬子科以前文卷水沒

無憑稽考乙卯科用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  
戊午科用銀七千九百四十餘兩辛酉科用  
銀六千三百八十餘兩三年所積止僅足當  
科之用今甲子科蒙本院刻意節省先將一  
應宴席供用等項酌減裁定舊規幣儀盡行  
單去是以用銀僅止二千七百三十餘兩與  
禮既敦軍民不擾然猶措處不前只得查照  
歷科舊規呈動本院贓罰銀一千五百七十  
餘兩支用其餘用過之數多係那移借貸尚  
未補還清絕况本院贓罰銀兩近奉勘合鮮  
部委應酌處以圖久遠議得貴州本以夷地

設為藩司地瘠民窮財用缺乏不及中土一  
大縣而貢舉人材

因朝盛典合用禮儀其費實不容缺略者也查有  
舉人坊牌銀兩每科原額二千二百二十兩  
近奉勘合止給舉人一千二百六十兩尚餘  
九百六十兩每科追收不完雖奉勘合起解  
竟為虛文本院贓罰銀兩每年以十分為率  
八分解戶工二部二分存本處備賑貴州事  
簡贓罰不多近年解戶工二部每年共不過  
一千二百餘兩極多不及二千兩若當科年  
分贓罰銀並前項坊牌餘銀存留支用即上



年為準似足以濟科場之費但俱奉勘合起解之數必須題奉

欽依方可留用合無呈乞念恤邊省委與別省不同

具題留用永為定額庶免別項那移科擾

等因到臣為照貴州荒徼建藩以來附雲南

鄉試伏蒙

皇上久道成化文教誕敷至丁酉年闈專科又至丙午

年增解額人文漸著雖椎髮卉服之輩莫不

喁喁向風猗歟盛矣夫賓興

大典既比美於中原而科場費實誠當計夫經久

且前項贓罰牌坊等銀解之所以充

大帑而存之可以完

大典莫非

朝廷之公事也矧養賢以及萬民而其利無窮乎

如蒙

軫念賓賢乃

國家重典而貴州實窮苦荒陬乞

勅該部查議如遇當科之年將巡按衙門本年分贓

罰銀兩姑免解部與前項牌坊餘銀儘數查不

科舉之費監臨科場巡按御史嚴嚴緝查不

許冒破事完之日布政司將用過支存數目

報戶禮二部查考巡按御史報都察院查考

仍行先儘坊牌餘銀支用次將贓罰銀兩盡數  
支如贓罰銀兩支有贏餘盡貯為本處備賑  
亦不得因而妄費庶賢材永藉作養之  
恩而軍民不苦科擾之累矣伏乞

聖裁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嚴武備以壯國威以防近患事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鄰渤海元良冷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藉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治與朵顏三衛屬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朵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離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此

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眾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朵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朵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納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

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眾朵顏為強諸酋克詐把兒孫為最朝廷雖歲加以爵銜特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國為最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為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為中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於猾虜之



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嘗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其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疇昔之憤狗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弱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強以破其奸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智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變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陟峻林木稠密虜騎不能羈越而

唐書陸贄奏卷十一

三

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新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踈薄往日彛顏諸部落時向此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壯虜亦追趕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回故連合為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况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來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約我姦人備知我士馬虛

實此虜於國家真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壯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通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廣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鋼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

唐書陸贄奏卷十一

十四

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松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此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滌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羈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往者已已之變然則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是散搶掠大眾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



追至關鐵馬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踈濶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避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復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七

五

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劫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擄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轡我將士蹈藉我城堡妄行徑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欲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以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庵之復集寧知紀極

遭挫則遠遯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駱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詭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目甚長近因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延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下以疑我北鄙納姦人反戈之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七

二六

謀因兀良哈同利之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已之變喜寧導也直趨京師田小兒為虜謀出紫荆抵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縱其姦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立濬者欲以宣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真老成卻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荆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性在



朝廷較重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  
為善處之術臣迂淺之慮非特一虜患而已自  
古有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項以  
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  
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隨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貴近  
日各邊餽運不繼將士不免凍餒加以故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  
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歡昔唐中葉府兵法壞而  
為曠騎其曠騎之法大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  
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七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積兵皆聚於西  
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  
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  
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  
經訓練武卒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  
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  
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  
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  
喊寧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  
來告兵情動如此勢已寢乎其可畏矣萬一  
有奸人呼唱於其間且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八

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  
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况近年以來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成  
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劫道略大則攻圍城郭斂  
殺官軍隨城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羈賊  
起羈賊方息而曠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  
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然起窮巷奮棘荆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李奢侈日甚賦歛愈急  
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  
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  
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黃巢起  
於宛句其後巢賊自嶺南迴蹈江越淮直陷東  
都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弟賂官竄名軍  
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  
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  
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  
不出天子大廷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疎脫  
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  
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  
聲今形聲暴著夫人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



明者聽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哉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測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備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備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諸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瑣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持戒不

虞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豫防之宋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哉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今日遣某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况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祇承德意故太宗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已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國初南北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靈令旗神機營以司神槍火器是為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司歲

輪班馬步官軍練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二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散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閱官員據其日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



工匠為名一任恣意於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畜之等去歲止節有發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後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團營猶夫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陞之上軍羸老者斥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關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者陞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擴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踣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汴去邊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常蓄財不

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減之恩有司慮國計匱乏率多廢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屋鬻男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踣凶年轉為盜賊况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渠鍾淺闊之患當夫秋冬交河水涸漸涸裸身抗淺入水牽舡不幸舟敗米漂則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今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後覈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



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也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棍徒置剝削行伍賣放軍校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七

十一

氣質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務要先擇其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奏重治之如一把握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通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連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輒則

量行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選舉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則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斥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七

十二

旨成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駁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伍兵竝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陞為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回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略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



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此乃宜  
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  
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  
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外餘留本營  
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  
為一項一次備意外調發一次備團營選補其  
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  
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  
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  
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

英宗皇帝御批卷十七

二十五

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  
月糧亦宜略倣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  
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  
工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  
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則兵法有曰兵  
無選鋒日止又於每營之中拔其尤驍銳者三  
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  
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  
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員  
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通年出塞

及工於劫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  
役之師名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  
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  
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  
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  
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  
上遊奇偕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  
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  
班出戍周而處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  
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  
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  
煩瑣為

英宗皇帝御批卷十七

二十六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  
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炮之  
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  
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  
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  
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  
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



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鏑或以棒而為銳即其器  
仗真如兒戲昔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  
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圖南朝  
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  
因四方無虞營備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  
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  
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  
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已意教  
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左右開闔  
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  
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  
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鏃  
裹以氈綱命強者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  
者又以木挺為馬槓施諸韋稍俾地騎相擊取  
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遷讓之夫格鬪之法如手  
搏然精於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  
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  
人可敵壯士格鬪之法其避箭批亢擣虛固自  
有方平日不習一旦臨敵不耳目眩皇則手足  
軟顛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  
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恭稍  
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

放演習其安置之宜付量其高下之勢蓋槍礮  
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  
勺磕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  
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  
教練則營伍克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  
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  
可以銷寇賊姦究之漸可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  
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  
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  
若此施為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  
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  
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  
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日會議務求  
國勢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  
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為也一得之愚冒  
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  
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國初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與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朵顏等部恭順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立于永平或遵化冀州其屬衛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要較利害密度時勢善處之

一備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蠶之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

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恭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名而無萬人之實要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然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營官用邊上有功將官人為坐營其武臣世胄但世其祿不任其事把總管隊官員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團營不足於三營取之尤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驍銳陞為京軍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

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平或薊州或保定或易州臨清等處但宣府不必設輔郡以京營精銳將士戍之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做工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當拔其尤驍銳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撥其善戰有謀者拔以署遊擊就俾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管隊等項又於邊上夜不收中選其工於劫營者奏取數十人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角火炮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較為之方聞馳射之法甚至如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



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教  
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挿二三無羽之箭或腰  
無鞘之刀或以竿為鎗或以棒為銳即其器  
仗真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  
之使將各以已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  
格鬪之實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  
至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於演習如此簡拔  
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  
之衆賢如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  
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斷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嘉靖三年 月 日 奉

聖上聖明奏備虜防患事宜兵部看了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管律謹

題為脩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以防不虞以消災  
變事臣惟安不妄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  
庸主之所以亡衣既往之迹昭明可考仰惟  
陛下勤學鑒古敷公準今洞察高出百王謀猷遠追  
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居官禁  
不知外面事惟倚群工聞 命無任懼悅至今傳  
為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之弊於今而關係天下  
之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帝剪胡元凋弊之俗定萬世不易之規罷

中書省而設六部單樞密院而置五府五府之  
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知各二員僉書各二  
員統領天下軍所分掌在京軍馬上下相維體  
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假文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員缺  
寧 命六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僉府事未嘗  
輕及公侯伯誠為慎重權任成化初員缺定襄  
伯郭登嘗 上奏舉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 舊典迨今承平日久事漸乖  
張而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侯伯應任之  
臣不過三四而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



然以 國家兵馬網領之地坐擁羨養驕侈之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恒騁侵漁之術而為温飽之圖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於

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方觀望之兵存強幹弱枝之勢寓居重馭輕之機今乃坐營坐司皆委之侯伯中間謀勇才略堪任營事調度布置頗服衆心固有二三其人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幸今無慮恬不知慮固也一遇有警則多算能料者誰敢直前效用者誰敢不待臣言固莫逃於陛下之洞見也况我

太祖高皇帝肅嚴軍政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

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軍官富人不得私下接受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錢物及非出征不得侍立於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載典策今以此禁暴禦侮之兵資彼阿前擁後之具名雖管操實乃情事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二也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磐石之計亦豈動戚帶礪之福乎矧今 天變屢至其清地變屢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要固非一政臣以為兵刑政之大者

也蓋國之有兵人不敢犯猶地之有險人不敢踰是以易有師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者立武以衛 國備兵以保安使當時平而妄動黷用固以激亂使或世玩而廢弛不修亦是招亂固周公詰爾戎其之戒不肅默於成王極盛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世之明可望祛累積之弊乞 勅兵部會執政大臣早為計處從實體訪於侯伯之才德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猥卸劣陋果當罷斥者罷斥各處帶俸都督有年力勳蹟者查取到府任事不使虛糜祿俸在京在外都指揮有

才識超凡藝勇出眾名譽素著可以備急緩之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其數量擬署職俾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固基本之重可以杜覬覦之奸可以消災異之患上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

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郡縣無高城之據深地之阻而盜賊之患視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開庭廢在伍而敵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朽箭折殘旗破鎧而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天三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帝軍一十九萬



大同原設官軍二十二萬今兩鎮之間僅十之  
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推  
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川廣流賊  
諸藩夷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賞不及于勞臣

恩偏重於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  
一弊如此日益泮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於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  
蓋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  
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禡有犯不能  
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美意通於任

用別於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  
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  
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脩舉農兵以壯邦本以保萬世疆域事臣竊  
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  
設推關外聯各鎮表裏相維計慮之悉防備甚  
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其初猶恃朵顏三衛為藩籬後乃  
夷情漸變交通向道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  
近境窺伺竊犯不特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  
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  
常備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  
以為備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  
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  
在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  
至今邊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  
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設  
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  
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  
乎夫人情安於因循故不議罷客兵亦抑不親  
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地室家妻子靡托內顧  
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蟻聚無所漸替  
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陛下在



途不免騷擾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女相雜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餘矣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大家富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為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雖切今那西而補東顧崇失彼亦非通計也此為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殺以素不習

天壽隆疏抄卷十七

二二七

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畿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畧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寓兵於農之法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分為守調二蹄除火器弓弩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屨給不妨農事隨便演習調字蹄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嚴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蹄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

賊至各出與戰北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宋种世衡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管養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為國敵愾亦且為地方復讎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萬哉但須禁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疑聽調人數并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熟思時事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據一得冒昧開陳伏乞

天壽隆疏抄卷十七

二二八

聖明裁斷施行

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事竊惟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蓋興革者人君之大鑒不守則墮爵賞者人君

之大柄不慎則濫隳與濫智者察焉

陛下倫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毋事變圖

必顧公道毋示私恩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

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諛以

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災變儉德以

舒匱乏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嘉隆疏抄卷十七 二十九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究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為而漸

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往者玉田

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眷注者將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

以旁及者勳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於人耶或不念

流弊之極似無意於繼述耶蓋玉田泰和之封

雖分所當得而嫌於大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

制而惜其文階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

瀆也若 皇親封公 國朝未有 宮端重秩

視為剪桐豈所謂昭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陛下

陛下正德弊政吳振武受首為厲階豈所謂爛羊

頭龜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為後

世法者也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

陛下取武庫奉必園 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

長慮而却顧耶臣以為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

激怒 陛下而獄二臣繼疏請而解之至方隅

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之也乞

軫念四方告災 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

年乃所以益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者

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 母后氏也隆之宜也

嘉隆疏抄卷十七 三十一

但一門太盛慎猶濫觴振等則貪饕無厭其所

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

勅下兵部削免振等所授且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

而敢冒此不韙 陛下亦何忍棄

祖宗之法于不足守耶更乞 勅下吏部并夏臣徐

光祚等數臣宮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惜繁纓之意也由是太公至正昭王者無私

之道而善述莫大於是矣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璜謹

題為惜名器昭

國典以全戚畹事臣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侯伯者有加宮保者

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

可故敢不避忌諱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昌國之封侯後

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

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以加之也

臣恐不至於封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

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

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也鶴齡既公矣四家

必將援例以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

之分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恩宜同

陛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

而已鴻勳茂績其紀於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

倍也今則鶴齡於四家之列抑可以服天下服

後世哉此施於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亦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

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

爵比於諸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少待

於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處富貴亦甚不智也其子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者武衛尚寶者文職

陛下欲貴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乎以待位

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

甚况議奏討房地之事即今物議未平守法奉

公之臣如葉寬翟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

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於陳氏者之不可也官保所以

蒙養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者也此天下第

一等人之任彼夏臣者不覺循理守分保有富

貴而已惡是以當此雖曰無官不親其事似不

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帝王之先務顧名而

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於夏氏者之不

可也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指揮者二千戶有三一門

貴盛其賞之僭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

也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瓜葛者皆得為錦衣矣若夫奸巧之徒伺間投

隙行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



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於蔣氏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田 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七

三十三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劉敬謹

題為明公義割私 恩以無隲大業以保全外戚 事臣近見都督同知陳萬言奏討新宅房地該 部上念 國是下米群言公則抗顏直

奏私則婉轉譬喻蓋欲冀 陛下之俞允萬言之曉悟以共成

中興之治也夫何萬言不勝憤憤遂以辭地故激 天怒致將郎中葉寬等下之 詔獄臣聞之相顧駭

愕莫知所以不知 陛下此舉果今日之急務乎抑事有可已者乎葉寬 等之執持果為

皇明嘉隆疏抄卷七

三十四

陛下乎為其身與家乎抑有讎於萬言而故為是乎 夫寬等無讎於萬言不為其身與家直以守官 之故以求無負於

陛下則 陛下不過以椒房之親不遂其請而為是 耳如此舉措其為失德甚大不可聞於天下後

世明矣夫萬言本以寒素叨緣 戚里荷蒙 賞資甲第連雲其視昔之蓬華已大有間正宜仰守

祖宗之法旁觀 累朝 后族居室之制上體 聖懷敦守儒素不但為 君 后迺和平之福且所

以培植 國脉永世咸休端在於此其或萬言 喪其平生之守蕩不知止



陛下尤當以禮檢制使毋自驕奢以貽子孫之悔今  
不惟不知檢制乃以纖毫之遂而械一臣是以  
縱萬言而使之陵越也我

太祖高皇帝艱難創業傳之

陛下中間 列聖相承

皇后齊體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謁不通苞苴不行

嚴整儉素之風可垂萬世並無以外戚私室之

故而械繫有司夫 列聖不為而

陛下為之是 陛下矜矜 列聖多矣萬言雖

貴戚亦臣子耳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而已欲享

棟宇之安心寧忍乎方今留都九早請糧之疏

日聞三邊告急士卒辛苦倉無數月之儲兩淮

各鎮奏討官軍月糧者不知幾處四方多事十

室九空正

陛下宵旰憂勤圖惟治理之日乃以 外戚一第而

為此舉動臣恐失忠義之心杜諍臣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借使萬言未曾置第貸住京師尤當酌

量緩急詳審機宜俟時和年豐為之未晚今萬

言上棟下宇儘可棲身欲富之心亦何太速哉

迹萬言之心不過欲藉

天子之威以示張煥灼之勢以采投獻耳不知教

以儉子孫猶以驕奢趣之而况萬言起家之祖

乃自陷其弊也且新宅

先帝御幸之所其地面陽逼近 宮闈前者科道已

備言之苟有臣子之心豈肯求請其地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思二臣職守之自戒目下

驕奢之漸保 外戚無窮之緒

大奮乾剛特將葉寬等釋放戒萬言以禮則

大聖人之作為天下不勝感仰

嘉靖三年七月十九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隆疏抄卷十七

二十六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裁押 戚晚思倖事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

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

查空閑地土來說欽此臣等該科敢陳教之弊

惟賞予過多則恩數而為僭陳乞大繁則法傷

而為藝僭則濫藝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

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

衰廢替載之方積歷歷可考其國家欲保愛而

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

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微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習經訓豈不知雅尚冲

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博利之徒汨沒富貴

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

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會冒去歲深冬寒洩亟

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役數千餘人入春以

來增徒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錘街巷小民轉

餽上工咨怨之聲盈傳道踈况夫四方災沴相

繼江淮餓死之人穹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

是不思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

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郊田土又

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

足代耕况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更

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

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一塵之地一畝

之宮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頓

至顛越是其謀生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

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拆割而畀

之 貴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

析改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

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

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

張揖亦各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

復奉 欽依還查空閒相應撥給的來着大邦

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隄退其侵奪小民

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 戚里喧闐多起而

吞侵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



乎夫庸常之人所望 恩寵賜予逾涯懸壑 積不至猖狂踰檢僭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先該本科題 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

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久野無不

闢宜有空閒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不許奏

討違者科道糾舉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戒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紀法臣等奉有前例罔敢依阿伏望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

舉照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兼全貴戚始終無患矣

嘉靖三年五月初三日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等道監察御史臣張仲賢等謹

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晚事近該吏兵二

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

爵陳紹祖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昶

吳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仰惟

我 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厚也固隆之以

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母后之黨椒房之事

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

貴榮顯 恩同隆美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

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

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季以來外戚

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

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

終身先太師如張巒在 孝廟時龍榮雖盛以

都督之職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

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

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

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

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表彬以保護之功報關

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

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况 皇家公主



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  
 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  
 焉者今日之推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  
 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祖宗之成憲未可任  
 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况上  
 公之爵每待元勳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  
 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  
 萬言為國懿親待以異寵固為當然但都督  
 未幾驟加伯爵若復加恩何以繼之陳紹祖  
 之官充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處外戚之法也蔣翰幸沐  
 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與比隆者彼  
 當謙益自持盛滿為慎可也顧乃却非分之望  
 恣無厭之求子弟蔣泰等一日之間得授三官  
 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甚為輕易  
 若以為  
 陛下致孝兩宮推恩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  
 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  
 之家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

生常保其威自是以致  
 兩宮之歡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  
 俯從吏部所請張鶴齡免加新爵陳萬言尋以時  
 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泰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  
 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外戚者毋  
 曰戚畹濫封自鶴齡始驟進萬言自始見任自紹  
 祖始濫官自蔣翰子弟始杜泰等傷之源寒冒濫  
 之賂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與  
 國家同為悠久其為 恩寵曠廣無窮美臣等侍  
 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嘉靖二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原謹

題為薊鎮募兵 都城懇乞 嚴禁以定人心以

重根本事據南城兵馬司呈本月初旬有薊鎮

差來千總任世用等率領軍伴多人在於報國

寺地方挿立黃旗一竿手執陳遊擊白牌一面

上開奉譚總督鈞帖前來召募家丁三千每名

先給行糧衣裝每十名或二十名逐起解送經

旬日餘收送不計其數事干地方合行呈報等

因到臣聞 國家制治勢有重輕地有內外

杜外固以屏內而居重乃可馭輕洪惟

京師自 文皇帝始稱 行在即設重兵尚且起

取各省富民以填實重地及後定為

都會又蒙 列聖於額兵之外歲派山東河南等

處班軍一十六萬以備不虞其致重根本如此

邇年以來行伍消耗營卒僅存八萬有奇又值

薊鎮多虞班軍復撥去六萬之數其見在之兵

亦可謂單弱之極矣近該戎政侍郎王之誥題

請召募職等尚頗疑之以為在京居民止有此數恐

今之所收或即前之所汰且恐四方負罪之徒

與諸鎮亡命之卒入於其中不無可慮然號召

驍果壯實京營固蒐乘補卒之謀猶不失吾重

馭輕之意也至於薊鎮誠為北門鎖鑰家丁誠

係上將爪牙闕乏固所當求召募豈更無地乃

委任桀猾直叩 都門標挿黃旗廣收赤籍不

惟疑駭物望抑且搖動人心方今人心久弛戎

政初修軍法既奸徒所不便近利又常情所必

趨萬一在營壯士因懷颺去之心則督營大臣

又費招呼之力號令因而不肅隊伍必至不充

雖曰 國家一統天下一家在此在彼固不當

較但使人無固志視利以為前卻軍無定籍任

意可為去留不惟非疆餘弱枝之義亦恐非

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嚴行禁約以為維次棄伍者之防再

照譚綸帖文原開順天州縣等處而陳其可等

召募乃直至五城地方不惟於

國體有乖亦自與其將令相悖法所當究罪不容

辭伏乞

皇上勅下都察院將陳其可任世用等嚴行提問以

為生事邀功者之戒仍行譚綸將前項收到人

數中問如有京營士卒速行解回着伍庶俾明

塞而民志以定戎政飭而根本益固矣臣無任

激切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題奉

聖旨陳其可任世用着薊鎮總督官提了問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石瑤謹

奏為慎守 祖宗家法事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祭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永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

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

從今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

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 天子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

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况於后妃乎其曰后妃

廟見即今之 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宗累經祭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

已為定制中間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

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業始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師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

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與

則今日之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之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

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

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削而合

然 聖不自聖尤見

法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連思多少歷

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臣愚

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

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

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

宮闈以正 朝廷入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

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

既時作夷狄侵擾群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天下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

入輒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顧行乾之事陰乃

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



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僕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為

聖德之累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狼疑觀聽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

道所有謁廟儀注 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嘉隆疏抄卷十七

四十五

聖旨

聖母欲一謁世廟以伸恭思

皇孝之意雖奉

慈訓而禮制命令皆出乎朕亦是禮所當行非為干

預外事有害政體况 冊立皇后及各處進

皇太后表物皆正門而入卿如何說以陰冒陽又言

不可輕出正門語欠酌量非大臣體國師保愛君

之心該部知道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周昂謹

題為懇乞 聖躬詣 太廟行 大禮以安

神靈以慰人心事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宋

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

何得成王禮著作急擇日奉安 伸主朕難躬事

或太子或命攝行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且准舊行具儀來着欽此又

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

嘉隆疏抄卷十七

四十六

顏色皆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於奉先

也如此真天地神人之福也臣濫則言官無內

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臣聞聖王繼天立

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及始莫先於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

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禰親親之

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萃人心以立人

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莫要於此臣謹按易曰王

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之於祖考

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子孫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以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憚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知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

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諸鬼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

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 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懽欣交孚不言而

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

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

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比於常祭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

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計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

謂肅雖顯相丕顯丕承無射於人斯其在周廟

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化

不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無任拳拳懇

祈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昨已有旨周冕這厮如何首先敢犯着拿

送鎮撫司打着問明來說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朱泚謹

題為舉大禮以昭

聖孝事臣伏覩本月二十五日禮部捧到

聖旨二月三十日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日節命婦

免朝賀欽此臣惟

皇帝陛下入嗣大統已歷三年孝養

兩宮常如一日茲者辭免之 旨必出

慈壽之心謂

陛下憫災適勤脩省 母慈體國當示謙冲但

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烏得無疑咸謂朝賀

之儀近在 興國太后既以舉行今者

嘉靖隆慶抄卷十七 四十九

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不類禮數損殊傳布之間

關係不小伏惟

陛下之有天下天與人歸但 武皇上賓蒼生無主

當時為 孝廟後者亦惟

慈壽所欲立耳手提神器親授吾

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

孝宗格天之業身後人之所付托於

陛下者亦惟 母后一人而已上天之意萬姓之心

所以致望

陛下之事

母后者宜何如哉竭 一人之誠極天下之養

致樂盡情盡文乃所以慰答天人之心舉行脩

朝賀之禮在 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比之常例加意舉行以安

太后之心以全 天子之孝則

聖意以彰群疑自釋夫母子之際人所難言妻非成

文嫌隙易啟伏願

聖明曲加調護益篤孝誠允臻雍穆之休共享和平

之福興衰隆替實係於斯臣不勝拳拳犬馬願

效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嘉靖隆慶抄卷十七 五十一

聖旨免命婦朝賀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問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來說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馬明衡謹

題為舉行 盛禮以光

聖孝以安群情事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願其有

德而獲福尤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

福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 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

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懽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觀近旨復

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

諸臣及眾庶莫不盡疑之者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儀禮紛更之時正人心

勿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皆

私怪竊歎以為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沒之感

故情無聊賴不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疑所不能自已者也况前者

與國太后令且節命婦已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

之人 宴賜之餘咸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不行

前後情文大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怪乎伏

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

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

文未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

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杜其漸况孝

敬難篤而易踈讒言易間而難合徵之往事自

古為然其在今日尤不可不委曲而加之意也

伏願

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思念

武宗皇帝之付托追前日

皇太后之懿旨體今日

皇上之深情益隆 孝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明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免命婦朝賀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問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來說

嘉靖疏抄卷十七

五十三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何維栢謹

奏為懇乞 天恩暫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

事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溫着在院管事臣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

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惴懼不已於言伯溫素行臣

不盡悉其為御史時在湖廣素有青天之號

陛下久知其能足以重委故援金革之例起之於衰

經之中 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溫感激被

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決期而至蓋實以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

者幸賴 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

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溫一人不得以慰

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故三

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

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伯溫以 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

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懇終餘服以報於父

母之懷願乃延留 朝署苟自日月不能以情

事懇求是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溫之

嘉靖疏抄卷十七

五十四



所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 明旨而不可遽違一則以衰病

在病所當謹避而不敢於輕瀆故隱忍以自狗

耳夫謹避乃一人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

故苟含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

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稟於

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墮前美盡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温之節廣錫爾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

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温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

日朕閱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事

陛下之日甚長也臣願

陛下矜其不得已之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

為始補曩者離疾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

起一如常例如

陛下念其遠來不忍遽去不得已暫令移去郭門擇

閒僻之館處之以奉晨夕盡禫而止然後方面

拜 朝廷之恩出綏臺網之任是本經以從權

誠一舉而兩得則天下皆知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後世

譏誚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

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

君臣賢明共由是禮而不悖如使伯温今日果

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

言則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温之才猶忍為此則胥

效成軌循私滅倫將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

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今日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

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此 奏聞伏乞

聖明裁斷則伯温幸甚世道幸甚不勝殞越祈望之

至

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毛伯温朝廷因征討起復已有旨着到任管事

這御史如何輒來奏擾且不查究該衙門知道



上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安磐等謹

題為明禮制以崇風教事臣等竊見禮部

題永福長公主七月二十六日行嫁臣等聞之禮

在室孫女為祖父母期永福長公主於

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今服制未滿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行嫁則釋服而從吉其辭几

筵也亦用吉臣等謂於禮不合臣等謹按唐高

宗之妹衡山公主應適長孫一氏有司奏以永

徽元年秋成婚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

不可告於高宗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

改請俟喪畢高宗從之夫女於父母孫女於祖

父母名義稍似不同其為尊親一也三年之喪

與期之喪輕重雖若不同其日月之不可增減

一也高宗能以禮處其妹

陛下獨不能以禮處其妹也乎三年之喪至遠也高

宗能待之今去期甚近直數月耳

陛下獨不能待之乎且問閭小民有期之喪女應嫁

者亦畏議不敢冒禮而行况聖人以禮治天下

作極四方垂憲百世者乎臣等區區之私不欲

聖朝有一闕事請俟期畢然後禮成亦未為晚臣等

又見禮部一儀注駙馬見 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兩拜駙馬雖賤夫也 公主雖貴婦也

夫屈於婦逆陰陽位不禮意亦已乖刺至於見

舅姑之禮亦未開具如何并乞

勅下禮官更議臣等不勝拳拳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公主婚期

知道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公主婚期 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樂謹

題為憤切醜虜橫逆題乞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  
弘 聖作以預消虜患事臣惟天極尊于上地  
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  
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  
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  
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  
而人力之不可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  
僭夏如夜之不可為晝履之不可加首此萬世  
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而征誅必

嘉隆疏抄卷十七 五十九

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  
臣見近者北虜衆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  
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午犯紫荆矣而我邊氓  
逋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  
通事昨午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  
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夏從夷也履霜  
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  
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  
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  
典禮始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  
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

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  
神又何以過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晝度夜思輒  
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  
臣按帝王廟祀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  
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  
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  
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  
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太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  
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  
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

嘉隆疏抄卷十七 五十九

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  
元人稱為世祖者廁於其間夫蒙古之冠其先  
則字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恒之  
北其所謂鉄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  
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  
愈肆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語譯  
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衷  
宇數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  
此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  
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斯皆忽必烈  
之巨罪也得罪於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



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  
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  
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祖功聖烈所  
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  
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  
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  
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去胡君之祀而後驅  
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棄華夷  
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  
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

嘉慶御批卷十七 一六二

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歎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言  
夷狄生既不可居中國而治天下豈可以朝  
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  
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攷

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  
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都有廟春秋奉  
祭宜令太常掌之 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  
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

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  
者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  
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  
下列位號乃及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  
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斥也夫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之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於  
今者何也 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  
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

嘉慶御批卷十七 一六三

元以帝統認于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  
耳顧胡國秦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  
義臣為 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祖國初見於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衣是知  
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暫祀  
之耳 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胡元渺無干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  
之者孰料寥寥百餘禩襲常踵舊視若當然因  
而弗改臣知 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  
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



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世無不  
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整  
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  
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祀者曾去吳澄矣以  
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  
而不去哉我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  
像之骨屢闢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  
之無位者耳乃若忍心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  
梟雄悍忍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而  
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我胡君之鬼決不可崇

祀於中國如胡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  
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  
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  
統也秦晉宋齊梁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  
盜居中國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明斷之素也今帝王廟所祀皆正統者變之弗  
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  
統非元夷狄而顧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齊諸臣  
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  
深讐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何

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  
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  
使之共坐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  
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諸帝王實羞之諸帝王  
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  
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  
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  
心必不安也羞其與夷狄並立也非止羞其為  
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廷脩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  
實倉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

是胡元兼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  
以穢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  
無疑難也夫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  
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  
之初建脩撰姚涑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  
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  
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涑之正奏沮格未行  
迨及流患失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  
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荆吳之類耳進於中國



為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為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盤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也如曰待勝國常厚臣謂太祖於元之末王縱之北道封其孫為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大漠北胡鬼以示厚我如曰係國初所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我

嘉慶御批卷十七

二六五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國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太祖一旦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

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君既歿之鬼掃蕩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斥胡君

者若此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為

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禮侍

制命官各有歲時甚重與也此考方輿圖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志絕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築為陵不知去我朝邊圉之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府西廟址掃掃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非祭也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之胡鬼其惟曰宜乎况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隔越封疆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失當除此祀典之失當正既而承乏之言官廉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獻一得於

嘉慶御批卷十七

二六六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行令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撤諭并諸革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

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塞外水

絕根本仍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

國家輿圖之外即議能祀然後

皇上以默胡尊夏釐正祀典大義 詔諭海內必有

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旃裘之心續議重委本

兵嚴責總督選將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

奮士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

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

磐石之安誠 大聖人之作為曠世之事業也

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愧道或能殃咎宜

加臣身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嘉靖疏抄卷十七 二十六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部左侍郎臣唐胄謹

奏為導

成憲以昭典禮事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

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

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

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京

功臣廟之建此 開國之大典禮今有六十九

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

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

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

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

嘉靖疏抄卷十七 二十六

以後不與此可欺以其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

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禮雖甚

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己巳 命立功臣廟

於雞鳴山六月丙寅肅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

二人 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

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甫成丁德興俞通海張

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樓神於十壺蔣子文等廟

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  
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  
據而敢為此言也及細讀 奏稱英於洪武  
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  
祀非功優劣實死者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  
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論功以大  
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  
之藍玉仇成王獨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  
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勳  
尤著於是各授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  
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

嘉隆通志卷十一

十六

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此已十六年而英始侯  
其所論功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

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錄五百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

而英亦與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

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

言俱與廟祀無與勛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庚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

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

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即古禰祖從享

祭於大蒸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

不與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

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習詩書備孝友恭

儉讓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

脊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

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

嘉隆通志卷十一

十七

而與我 開國之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

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

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自擊乾

坤再造之期麟翼攀附之勞素季於平居而山

海排倒之機又獨得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

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異則自有出

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六位次東漢

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

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

朕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配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評



精如六王以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  
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蔡世傑耿  
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其死事而當時茅成  
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六王以下十  
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  
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東茂才吳復曹良臣  
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  
取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丁得  
興茅成而下六人其彙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  
兼廟祀其分法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  
故今位列參差之間尚不可輕移易况有無之  
類敢得而增損乎使勳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斂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  
類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  
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  
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勳知孝而不知學之  
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史籍萬  
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  
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伏望

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嘉靖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鄒守益謹

奏為守禮義以明 國論事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

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

小宗之義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蹈前代覆轍

皇上舍已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以義

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

朕冲歲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

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

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詒相傳且謂有孝長

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命以為忠若此風長而不

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

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

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

疾憚於易箦蓋愛之至也而曾子真之曰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

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曾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

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

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

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越之嫌而不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

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

有所搖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况 聖德高明視朝講學

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初認思佐太平大禮之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非



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奸人變亂黑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知誅斥而誤信其口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萎爾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付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伏節盡忠中

師丹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恃於

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之情信而用

之其忤 旨去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

弼正闕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旨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官闈而 盛德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

治尚其可圖也昔者 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

諫沮之 先帝赫然怒重加罰黜豈不以

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於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群臣之盡忠於陛下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脩畏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脩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涕愧無能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陛下而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與有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意着錦衛李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禮科左給事中臣王治謹

題為議舉典禮以隆 聖政事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龍飛物觀大小臣工莫不欲披瀝丹

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憂

芹曝思 獻久矣初以 先帝新棄群臣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聽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

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無博古通今之

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意嚴於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於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

莫要於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

昧死 上聞 儻蒙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計開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

子宗廟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

生焉如水之源萬派由焉故致隆如此其次

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壓於祖也

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竝萬世不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洪業

故倣周文武世室之制永言孝思已為義起

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肇慶誠優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帝竝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於父然實嘗此

面事 武宗矣顧乃設位於 武廟之右此雖

先帝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妥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雖當進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竝舉之不以為瀆者豈非孝思

之極有以體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儻不便於饗于彼則必祭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

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逆祀彼固諸侯均

之魯君一國者也但先後少紊猶為乖禮况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偃然處其

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斬

於稱皇考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於父子天

性之經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

得天經地義可為人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

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魯制過禮貽譏

於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迺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之事誠奇異安知非 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廟之奉未得歸一故一旦產此奇莖以示吉

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當在此不在

彼耶伏觀 先帝遺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

義始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夫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否耶且 世廟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歷於

嘉隆疏抄卷十七 二十九

祖宗終不免有桃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稍然禮專且尊實為萬世不改之祀但事體

重大非一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可質鬼神可俟百世

於以妥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之心為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伏乞

聖裁

二曰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

勤學好問視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

豈好為是勞苦哉蓋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

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政無以周其  
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具在此書試觀前古

有從逸豫而不蹈災危者乎有勵明作而不

享治安者乎則動學親政斷斷乎不容已也

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兩朝各有

定制經筵有禮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妙選宿儒

大臣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觀

嘉隆疏抄卷十七 二十八

聖顏和粹齋莊剝殺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宗克勤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

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欲當盡禮節哀勉

襄大事保和息慮調和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時責備

聖上也但不日 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朝講所宜並舉矣臣愚以為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侍伏乞

約下該部稽香舊章條例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



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朝也務有博議取舍之實事猶望

陛下朝夕勤政終始典學毋憚於難毋怠於易毋因

一人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興輕厭之心

庶乎 盛典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臣惟人主必待

賢能以弘化人巨必遇聖主以立功上下相

須誠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成推恩舊學

聖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忻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如濟巨

川者飭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

思効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矢報之心許國誠矣然崇之

以恩尤貴親之以禮感恩於言猶貴爵之以

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疎爵秩優崇而

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賢圖治之謂也諸

臣 陛下承被 恩賚云爾非簡在亮功之

謂也不惟失臣民治望之心且無以明

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糜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定天下之始 召社數等宜諸左右更番直

替四時變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為切至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

子之相親無睽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

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干撓掣肘之難此所

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乞

陛下取法 祖宗親自樂善信老成如著蔡倚輔弼

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

奏 召見閣臣面相可否臺諫隨之許其糾

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著為定規

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

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宗廟

易於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

拱以心存於照臨也况公卿在側臺諫在下

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無所容

雖欲放達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

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

繁華何物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窺或以宴



飲歡或以聲容呈或以遊戲道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嘗凡此皆人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人主當一一禁忌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忠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頰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

陛下宮中閒燕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大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縱聖人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敬謹齋明調適服御愛情精神防嗜慈於

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淋哲使

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

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

以瀆聖修焉庶幾燕閒之際非僻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澈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夫伏乞聖裁

隆慶元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7W 21181000583239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七四八

翰林院脩撰臣唐阜謹

奏為舉曠典以備大禮事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

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

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

大祀慶成誠祀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正月十

二日記 天地此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之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懼災

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

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

重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

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

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貞 敬天事神靈祝響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 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

闕典歟此前妨於 國郵今則委於歲凶議者

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些災傷迭報

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

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宜之大

者今此 特從罷免損孰其焉禮猶體也體不

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際欽天監擇日禮

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且備其禮

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也謂之備禮

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尊后

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

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

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故繼統之君敬

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未洽年

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

朝因郊肆赦補給賞賽為費不貲郊祀禮畢必

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

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民之

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

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

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郵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

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民沾實惠

以不負 簡命爾况禮行於郊百神受職則風

雨調寒暑時而休懲應之亦轉災為祥之端也

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

載觀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時之盛矣

嘉靖三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